

言所視天文倚察地理觀日月消息使星辰行伍
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經以制法度考秋福
舉錯時逆咎敗將至微兆為之先見明君恐懼修
正側身博問轉祿為福不可救者蓄備以待之故
社稷亡憂使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
下擾亂之微也重以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即
月太白八東井犯積水缺天淵預一星在北
斗星東南日數湛行極陽之色也起風積
乘宮上為今水陸為宮也也起風積
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歲冬雷電潛龍
為孽五行傳曰龍見中繼以傾星流彗填上見
二日蝕有背鄉鄉此亦高下易居洪水

之微也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如天通任以大

職諸闕羊佞讞關世職反羊人抱虛求進及用殘

賊酷虐聞者宜以時廢退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

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印

見效可信者也天文志云極上炭也以鐵易土身

帝初即位呂尋待詔黃門使侍中傅喜問尋曰間

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重直

極言毋有所諱尋對曰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

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

象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

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帝於色日初出

西漢書李尋傳



炎以陽君登朝後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
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壺居就房有常
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晝昧亡光晝與暗同日
又為感反日
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為幸於女謁有所畏難
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
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竊
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
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惟陛下
執軋剛之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月者
衆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以春
夏與日同道此為母后與政亂朝與請
日類陰陽俱傷
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如此近臣已

不廷杖矣屋大柱小可為寒心惟陛下親求賢士
以強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所司命應
王者猶令尚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
紀今失度而盛地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
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天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
義斷之營或周歷兩宮謂大微
太白發越犯庫為
天庫發
時疾說兵寇之應也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
人防絕萌芽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
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益
天所以譴告陛下也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
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為



右陞下

右

宜

深自改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

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

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濕與與於恐後有

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克弊

之心猶不能致和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

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柅鼓

之相應也柅擊鼓也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

武娶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為平平王道公正

喻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徧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

去水曰澗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

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歐澮

歐工六反澮工六反皆川水深踊與雨水並為民害此詩所

謂燁、震雷不寧不令百川弗騰者也其咎在於

皇甫卿士之屬惟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視

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關東地數

震五星作異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振進英高

退不任職以強爪朝夫本彊則精神抑衝有欲衝

若之壯所壯水弱則為邪謀所凌故馬不伏歷積歷而

不可以趨道趨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陛下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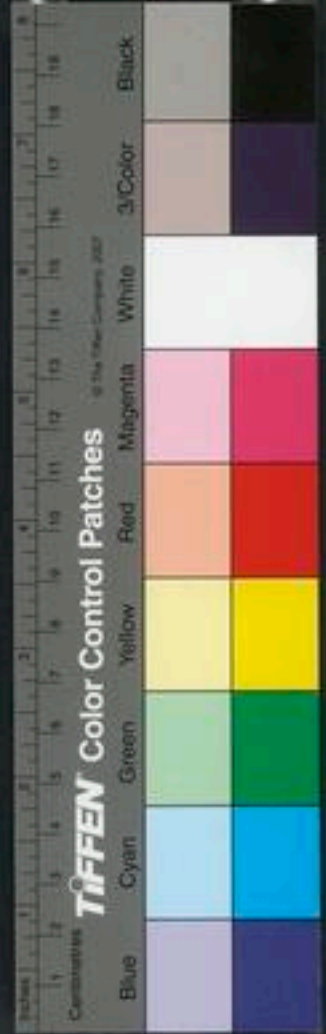
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

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為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石

之明者善養士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以視天下

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

其本也上雖不從尋言然求其語每有非常跡問





尋、對壁中選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
 尋為騎都尉使護河隄其後以白夏賀良等陳說
 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其言亡驗賀良等伏誅尋
 死徒激煌郡勅尋治尚書與張勳獨好此范吳
 賈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于易春
 秋然子貢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得而聞已矣漢興推陰陽言災
 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賈孟
 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
 尋田綸術比其納說時君若明者也察其所言
 彷彿一端彷彿與尋同假經故誼依託象類或不
 免于僥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因執賈孟誅戮

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
 深危言利譏播怨強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容以
 失身悲夫

叙傳占往知采幽贊神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學微術昧或見彷彿疑殆匪闕違衆迨世為
 左梅深作數言

趙廣漢傳 事宣帝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後音少為郡吏州
 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舉茂材仲馮曰砥
 守平準冷察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
 尉○守京兆尹新堂杜建為京兆掾素豪俠廣容
 為盜利廣漢聞之先風告曰建不改於是叔棄

○長安少年謀共劫人生語未訖廣漢使史補治
具服○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至界上界上亭長
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
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
亭長叩頭服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
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捕伏如
神德也反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
秩百石以增其秩其後百石吏皆羞自重不敢枉
法安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
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
治長安中犯法者從逐喜過京兆界從請廣漢歎
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魚治之直差

易耳○初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
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烏笏直突入
其門度索私屠酤變與推破盧鑿鑿於斧斬其門
關而去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
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假化貴戚大臣所居好用
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屬強壯姦氣姦興見事
風生無所回避卒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終以此
敗○地鄧三年七月中丞相傳婢有過自絞死廣
漢疑丞相夫人妬殺遂自將史卒八妾相府召夫
人跪庭下責以殺婢事丞相親相上書自陳事下
廷尉治罪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
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



下黃漢廷尉傲又坐賊殺不辜鞠傲不實等數罪
天子可其奏史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
無益繇官顧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
坐要斬廣漢為京兆戶庶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
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致堂胡氏曰賢才之主于夫一人焉世所難得
則當與世共借之趙廣漢於丞相過矣然罪豈
至死翁翁不少容忍坐以極刑雖漢法素嚴宣
帝察思若丞相稍平忿心為漢家愛材從百姓
之願或削為仕伍或免為庶人或容其上印綬
而去會赦一解有詔召歸既懲其愆又不廢其
能魏相之德度豈不稱其位歟

〔五註〕為潁川太守惠其俗多明黨故搆會吏

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

見韓延壽傳

尹翁歸傳事宣帝

尹翁歸字子兄兄音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

少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劔史考

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

客持刀兵入市闕變也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

莫敢犯者公廡不受餽餽字亦百賈畏之○後居去

家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

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問

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無

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倨故不遜音延年

西漢書尹翁歸傳

十二



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
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
翁歸○從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閭瑯
部汾北閩音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為
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徵拜東海太守過辭
廷對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之
及欲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
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
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
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
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解音輒被籍縣縣收
取黜吏豪民荼致其罪高至於死取人必於秋冬

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行奸不以無事時其有所

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懼改行自新東海大

豪郡許仲孫之為奸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十

石欽捕者輒以力執實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

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

高第八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庶平疾奸吏以

為右職接待以禮好忠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

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奸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

賊發其比伍中比類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

奸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

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彊彊有論罪

翰掌畜官收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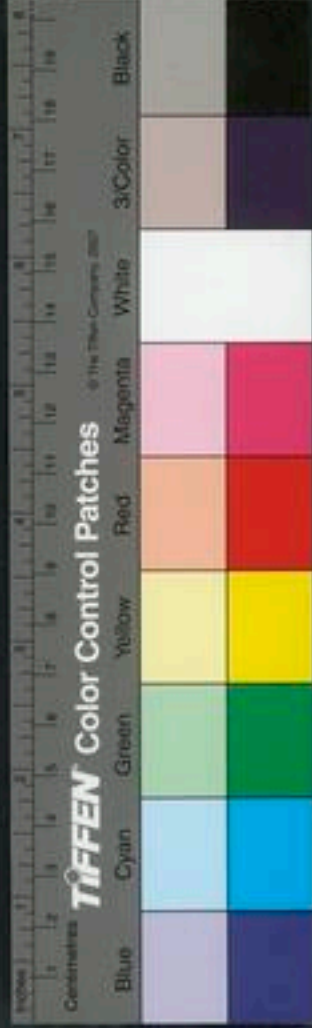


常為三輔最○翁歸為政難任刑其在公卿之間
清絮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嘽退漢古不以行能
騎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
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
賢為右不異親疏遠近務在民安而已扶風翁歸
廉平鄉正鄉諱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
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
三子皆為郡守少子本歷任九卿而閭閻亦至庶
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延年為知人

韓延壽傳 事昭宣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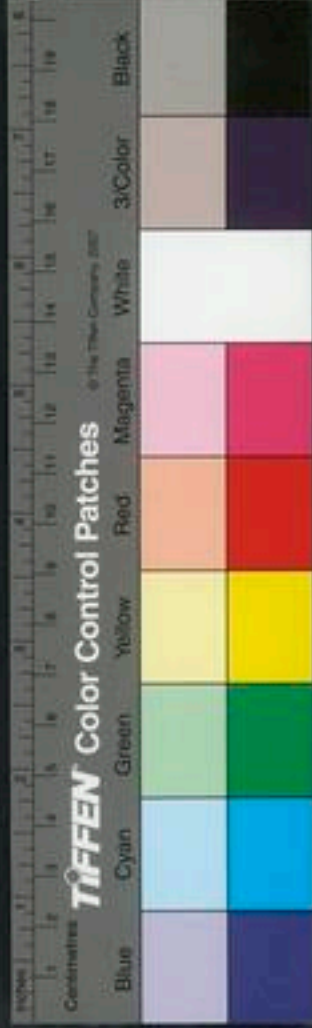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又義
為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聞之是

時昭帝當於春秋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
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為賞罰所以勸善
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強諫
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
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
壽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額
川多豪強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十石先是趙廣
漢為太守惠其俗多朋黨故搭會吏民令相告訐
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讐延壽
欲更改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
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
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誼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觀



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
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
令文學校官淑音請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
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責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
之市道數年使東郡太守首簡代延壽居潁川蒲
因其延而大治○延壽為史上禮義好古教化所
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表
讓時表孝弟有行脩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鍾鼓管
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
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期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
事吏民敬畏趨鄉之鄉又置正伍長相率以孝
悌不得舍奸人間里阡陌有非常更輒聞知奸人

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
之憂箠止皆使女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
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
此吏聞者自傷悔延壽常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
至教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頷有所言
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
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無之者父也明府
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騎吏聞之趨走
出謁通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
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
見門卒卒本請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違故代卒延
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



令行禁止斷獄大城為天下最○入守左馮翊蒲
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行縣陘縣丞掾數白
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
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
為煩擾用及丞掾皆以為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
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牙相與訟田自
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
教化至令民有肉骨爭訟既傷風化使賢長吏
夫三老孝年受其耻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躬病
不聽事因八卦傳舍開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
丞番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待相
責讓此兩昆牙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頭以田相

移終死不赦後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
相對飲食屬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
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
中歛然莫不傳相教屬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
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青推其至誠吏民不忍
欺給○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
大夫侍謁者稱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
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兩吉議吉以為更大赦工史
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
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
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奸望
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閒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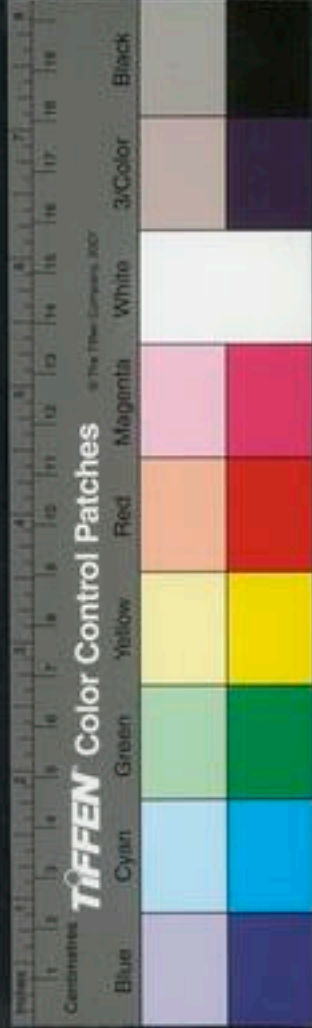
取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
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
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
紕方領駕四馬侍總建幢榮也榮也榮有衣之義
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鉤亦兵器似
好也放效尚方■事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
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延壽竟坐棄市吏民
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後爭奏酒炙延壽
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若吏民延壽死無兩恨百姓
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為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為
史以己為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乃復
為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威又

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互註為東郡太守承聖恩崇禮義尊諫爭至
今東郡號善為吏延壽之化也○又先之以
欽遜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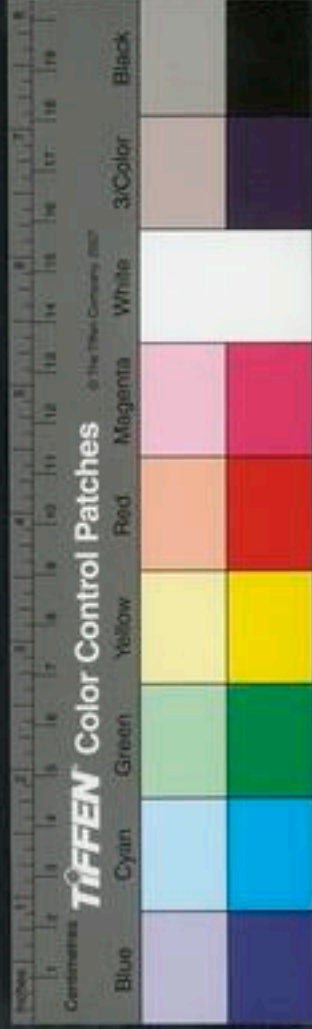
張敞傳事宣帝元帝

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也察廉為甘泉倉長選
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
由法度敞上書諫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
名擢為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為
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
軍霍光出為函谷關都尉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
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光子禹為大司馬敞上



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為初及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顯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朏定晝晝冥宵光地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祲祥變恠不可勝計皆陰類盛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况乎千里

之外因書文論事指我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微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敬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臣敬愚驚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郡陽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臣敬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書奏天子徵敬為膠東相敬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原又曰下言上名尚書論天子許之敬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



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
傳相捕斬吏民敬然音國中遂平○居頃之王
太后數出游獵故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樂
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音楚嚴好田獵樊姬為
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
抑心意絕奢欲者音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
禮君毋出門則乘輜輶音下堂則從
傳毋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纁繆音此
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書奏太后止
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
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
史其以慘東相敬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

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寢廢長安市偷
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敬敬以為可禁敬既視
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首長數人音居皆温厚
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敬皆召見責問因貫其
罪把其宿負音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
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敬皆以為吏
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
衣裾吏坐里閭闕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
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
枹鼓稀鳴音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敬為人敏
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
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



不如趙廣漢然敬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
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
竟免於刑殘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穰人於三
輔尤為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真久者
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
罷唯廣漢及敬為久任職○敬為京兆朝廷每有
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敬
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
便面拊馬便面反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傅張京
兆眉嫵音嫵也有司以奏敬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
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
也然終不得大位○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揚

暉厚善後暉坐大逆誅公卿奏暉黨友不宜處位

等比皆免

比也

而敬奏獨寢不下敬使賊捕掾絮

舜有所業

業姓也

舜以敬劾奏當免不肯

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業事敬聞舜語即

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業事吏晝夜
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敬使告舜曰五日

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運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

行冤獄使者出

行下

奏敬賊殺不辜免為庶人敬

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

師吏民解弛抱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

思敬功效使使者即家所在召敬敬身被重劾及

西漢書

張敬傳

卷二十一



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
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天子欲用我也即
裝隨使者詣公車天子引見敞拜為冀州刺史敞
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
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
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
為囊橐言容止吏逐捕窮窟蹤跡皆入■王宮敞
自將郡國吏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
轅中音舍也敞斷其頭懸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
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
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為真太原郡清頌之宣
帝崩元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傳輔

皇太子以上以問簡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頗

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為左

馮翊會病卒○初敞為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為梁

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強號為難治敞問武何

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闕戒吏

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

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漢注法也

文以備襄鐵柱卷秦制執法嚴今御史謂之

去謂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欲以刑法治梁

吏選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辨治梁矣武既

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三子敞所殺中子瑛

互註劉更生獻鴻寶苑秘之方敞上疏曰願



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
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議美陽得將
不宜薦見於宗廟並見卷九請令罪人出財以
誅西羌見前卷材器有益於公家見王傳

王尊傳事元帝宣帝

王尊字子贛音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
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
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
之久之稱疾去事師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大
義初元中舉直言遷就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
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儆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為
妻姪答我宋郡曰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

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

獄者也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磔

反使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

幸雍過虢原又曰自長城上尊供張如法而

辦供居月反以高第擢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

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抑強扶弱

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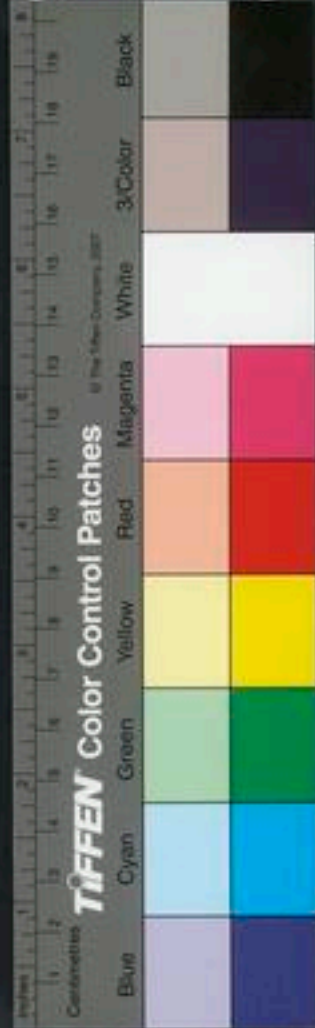
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明

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救掾功曹各自底厲

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起毋久妨賢

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闔內不理無以整

外闔門也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



朱杯曰當作毋以富家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

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

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

輔家然適足以美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

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遠安

令其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

奸賊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

伏辜者坐殘賊免○丞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

在閭巷上以尊為郡令音遷益州刺史先是王

陽為益州判吏行部至音邛郫九折阪音歎曰奉

先人之遺體柰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判

史至其後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

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

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

中使行風俗更行下舉奏尊治狀遷為東平相是時

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

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

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

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

以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

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救廡

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

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

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吊尊也以尊不容朝廷



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顯但負貴安能勇
如尊乃勇耳王變色後太后奏尊為相倨慢不臣
尊竟坐免為庶人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為
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專權丞相匡衡御
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成帝即位
顯徙為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
免顯等尊於是劾奏衡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
總方略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顯等擅執
作威福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
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衡慙懼免冠謝罪上
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
丞問狀劾奏尊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權辱公

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陵令數
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備宗等為害音歲餘

不能禽制或託大將軍王鳳賊數百人在赦下發

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

於是鳳薦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

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

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

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許仲家十餘人

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吏不敢捕尊行縣遂上奏曰

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僻

史大夫中奏尊原又曰所史大人暴虐不改外為

大言倨慢中當作志姍上古威信日廢不宜備位凡卿尊



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湖縣名上書

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原久日月著日往者南山

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曠

日煩費不能禽制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

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

渠率效首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絮已砥節首公音

指首武秋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誠國家

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僥人之手

宋部曰德無所陳愆愆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

興選賢微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

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期音基亦賢佞

豈不甚哉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別分書奏天子復

以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

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

吏民投沉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

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人

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

走唯一主簿在尊旁立不動宋部曰立字而水波

稍却迴還吏民喜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

奏其狀於是制詔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

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

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

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

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為京兆尹坐奭弱不勝任



免

公未與訟專仰史丞楊捕審詳過善大奴利家
家詳其類輔以政深德欲害善疑相建直為証

王章傳

字元成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為官稍遷
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與陳成相善
共毀石頭為頭所陷免官成帝徵立為諫大夫遷
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
職章以選為京兆尹時帝舅王鳳輔政章雖為鳳
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
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受章言後
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罷至大廷○
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
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

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
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
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
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死妻子徙合
浦章為京兆二歲死不以罪眾庶寃紀之號為三
王王駿自有傳鳳後弟成都侯上選章妻
子故都其家屬來珠到產續故宅

互註

資質忠直敢言面引廷諍

見傳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
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
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揚雄亦如之
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
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魏火翁歸抱公絮已為





近世表張敞術術術口履忠進言緣飾儒雅刑

罰必行縱赦有度條赦可觀然被輕媾之名古備

字王尊文武自將所在必發謫詭不經好為大

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

遭哀哉

叙傳廣漢尹京克聰克明延壽作司既和且平

矜能訐上俱陷極刑翁歸承風帝揚厥聲右扶

賜金百斤帝敬亦平平請日文雅自贊尊實赴赴

邦家之產章死非辜士民所歎大庭解之解明皆知

乃與否其或所者先聞風論不改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二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三

列傳

蓋寬饒傳

蓋寬饒蓋公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經為郡文學以

孝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

將事坐舉奏大臣是非左遷為衛司馬未出殿門

斷其禪衣禪音令短雖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

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

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

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留共更一年更

及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為太中大夫

使行風俗更行及下多所稱舉貶燕奉使稱意擢為司

西漢書 蓋寬饒傳



近世表張敞術術術口履忠進言緣飾儒雅刑
罰必行縱赦有度條赦可觀然被輕媾之名古
字王尊文武自將所在必發滿詭不經好為大
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

遭哀哉

叙傳廣漢尹京克聰克明延壽作司既和且平
矜能訐上俱陷極刑翁歸承風帝揚厥聲右扶
賜金百斤帝敬亦平平請日文雅自贊尊實赴赴
邦家之產章死非辜士民所歎大解之明皆知
乃與否其無所逃茶之罪立其即伏辜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二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三

列傳

蓋寬饒傳

蓋寬饒蓋公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經為郡文學以
孝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
將事坐舉奏大臣是非左遷為衛司馬未出殿門
斷其裨衣裨音令短雖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
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
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
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留共更一年更
及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為太中大夫
使行風俗更行及下多所稱舉貶燕奉使稱意擢為司

西漢書 蓋寬饒傳

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小大輒舉亦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等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從從而階上東鄉特立鄉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司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掾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開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印視屋而嘆曰印讀天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取閱多矣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

伯為謝良久上迺解○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

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奉扶半以給民吏為耳目

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自行成北邊公廡如此

然深刻喜陷害人嬉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又

好言事刺讖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

不得違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

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教上疏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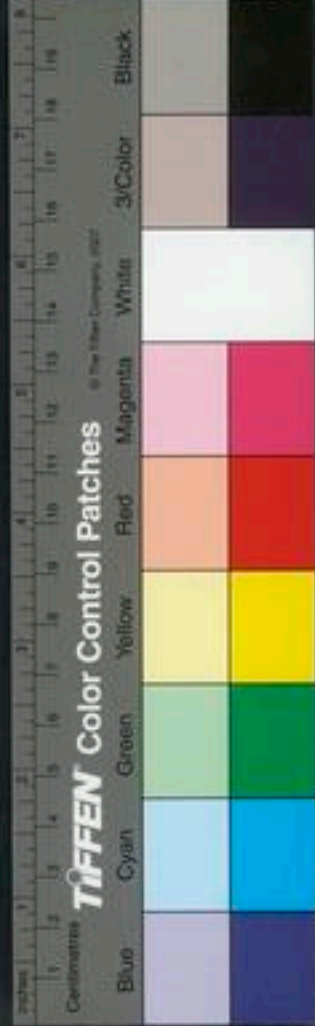
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

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強禦師古曰強梁而擊善也仲弓曰強言其賊力

則禁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

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

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補職



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令君不
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
御教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
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
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遠氏之高
蹤則可委而據之而燕子膏之末行用不營之軀
曲而不訕師古曰提也直欲言難執直道而違也
而外曲謂謂未去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唯
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
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寢廢儒術
不行以刑餘為國君以法律為詩書又引韓氏易

傳言丘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

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

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

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禮禮古大逆不道

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

而為文史所詆控上書頌寬饒曰漢曰頌稱其大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奸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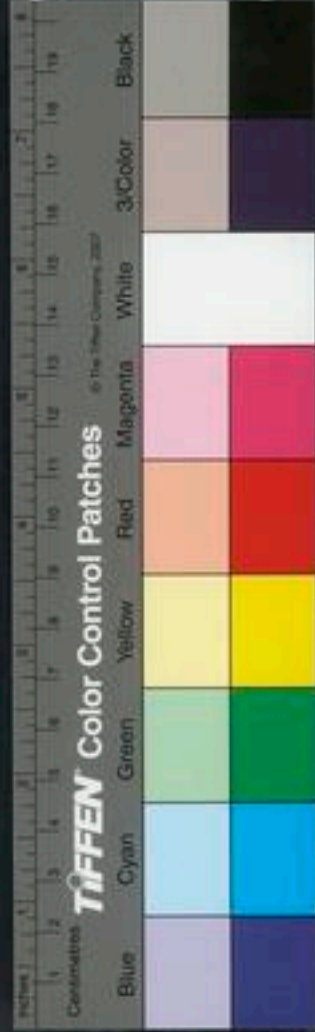
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

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訐史之屬下無

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

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

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更寬饒引佩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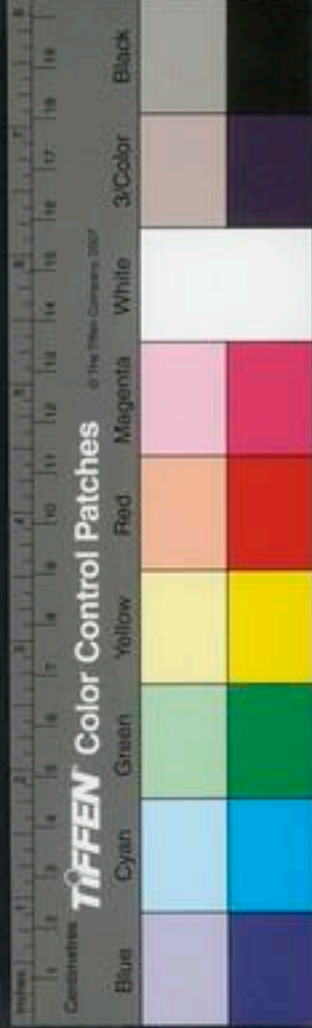


自對北 閣下衆莫不憐之

致堂胡氏曰寬饒之死生然誇歎曰非也宣帝加之之辭也坐水禪歎曰非也史錄其疏云然而語未竟且人臣非喪心失惑安敢清天下於君哉然則何以取帝怒之之深也曰上好用刑法而寬饒曰以法律為詩書上方任中書宦官而寬饒曰以刑餘為周召此兩言者蔽宣帝之為人帝惡其當也是以殺之亦可謂不知自反以改其過者也帝誠以仁義禮樂為治而用天下之賢人居廊廡斷國論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凡人臣之調議於上者言而不當尚不加罪况言之當反殺之乎宣帝於是乎失君道矣

諸葛豐傳 帝元帝

諸葛豐字少季琅琊人也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問何闊達諸葛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篤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日無以報尊德使論議士譏



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頌捐一旦之命不待
時而斷奸臣之首懸於都市編吉其罪使四方明
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
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劉音今以四海
之大曾無伏節死諷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
為念私門之利忌國家之政凡人情莫不欲安存
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臣
竊不勝憤懣滿音願賜清宴推陛下裁幸上不許
是後所言盡不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
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
弟而殺於兄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然猶不能
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

蒙誅以顯君臣誠頌之獨思未有云補而為衆邪
亦排此愚臣之所懼也豐以春夏繫治人在位多
言其短上從豐為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祿勳周
堪光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乃劾詔兌豐為庶人
終於家上制詔豐前殿稱堪猛之美為司隸寺作奇恭
不恭下史以為城門校尉不內自己及徐堪猛

司馬溫公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舉而後毀其
志非為朝廷進善去奸也欲比周求進而已
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為剛直哉人臣
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奸所以為
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絀若其誣罔則堪
猛何辜為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
在哉



劉輔傳 事成帝

劉輔河間宗室也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思脫暮令迺觸情縱欲頓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或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

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臣諫爭之官不救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縛輔繫掖庭秘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臣辛慶忌等俱上書曰明王垂寬容之聽衆諫諍之官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孟康曰中朝臣也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拔下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綱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



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
異屢降水患迭臻方當隆寬廣問履直盡下之時
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諍之臣人有懼心精銳銷
矣類乃臣等竊深傷之惟陛下留神省察上乃減
輔死罪一尋論為兇薪終於家功 白 見 錄 貴 令 上

鄭崇傳

鄭崇字子游木高密大族景帝擢為尚書僕射數
未見諫諍上初細用之每見曳草履上笑曰我識
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等商
崇諫曰成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
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
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

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傳氏之福傳太后大怒曰何
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顛制邪上遂下詔封商
為汝昌侯○崇又以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
罪重 反 王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
尚書令趙昌佞諂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
族通親有奸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
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
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物 第 立 與 高 武 侯 傳 壽 同

孫寶傳

事感哀平三朝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鄆音以明經為郡吏
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
設儲侍侍 文 紀 反 謂 也寶自劾去後署寶主簿寶徙



入舍茶竈請比鄰忠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
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
不為主簿子既為之使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
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
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
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誣身誣何傷且不
遣者可無不為士不違過則居况主簿子忠聞之
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諫大夫○
鴻嘉中廣漢羣盜起選為益州刺史寶到部親入
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遣
歸田里自劾矯制坐失死罪免○會益州蠻夷犯
法巴蜀頗不安上以寶著名西州拜為廣漢太守

蠻夷安輯

集

與吏民稱之傲為京兆尹故吏侯文

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請文為布衣友

文未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以立秋日署文東部

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奸惡

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隼文曰霸陵

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孤狸

寶然然穉季者矢侯與淳于長蕭育皆厚善長方

貴幸友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託寶

故寶窮無以復應文恠寶氣索索先名反也知其有

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閭

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即度穉

季而譴它事也度眾口謹詳終身自墮墮寶曰



受教釋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
墻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穉季遂不敢犯法竇亦
竟歲無所譴明年穉季病死竇為京兆尹三歲京
師稱之會淳于長敗竇與蕭育等皆坐死官哀帝
即位徵竇為諫大夫遷司隸初傳太后與中山孝
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郤以官無事傳太后使
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眾庶究之竇奏請覆治傳
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上乃順指下竇
獄太司馬傅喜等因爭上為言太后出竇復官
頃之鄭崇下獄竇上書言道路稱冤疑尚書令昌
與崇內有纖介浸潤相陷自禁門近臣蒙受冤譖
為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眾心書奏天子不說免

竇為庶人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竇以為光祿
大夫○平帝立竇為大司農會越萬部上黃龍游
江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
公宜告祠宗廟竇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
不相說者於經典兩不相換今風雨未時百姓不
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
失色會竇遣吏迎母道病留茅家獨遣妻子司
直陳崇以奏竇事下三公即訊竇對曰年七十詩
耗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音卷共音供竇坐免終
於家建武中錄舊德臣以竇孫仇為諸長仇音

母將隆傳 事成哀帝

母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遷諫大夫成帝末



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以褒功德宜
徵定陶王以填萬方及其後上立定陶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哀帝即位遷執金吾時侍中董賢
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液十輩送董賢及
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
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
不以給共養共居用反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
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
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顯征伐迺賜斧鉞漢家邊吏
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液蒙之春秋
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
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非所

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王莽少時
慕與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
光奏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
不宜處位遂免隆官徙合浦

何並傳 事哀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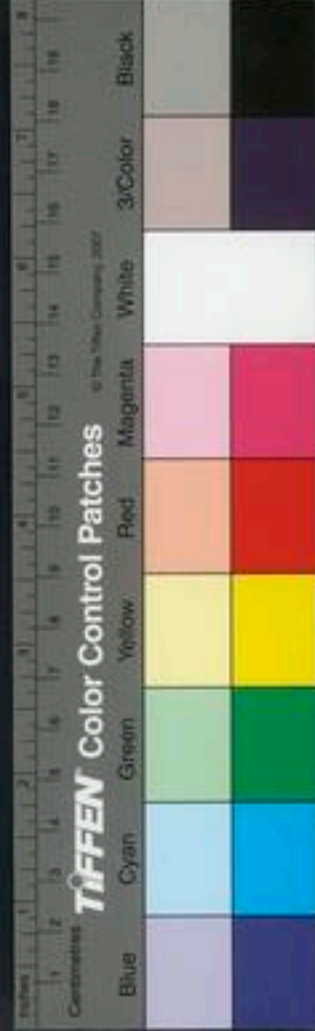
何並字子廉為大司空掾事何武、高其志節舉
能治劇為長陵令道不拾遺初卯成太后外家王
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竈
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林卿素驕並度
其為變度後各反儲兵馬以待之林卿既去令騎奴還
至寺門拔刀刺其建鼓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
十里林卿迫窘令奴寇其寇自代乘車從童騎身



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執縛冠奴、曰我
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逕曰王君因自
稱奴得脫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
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刺寺
門鼓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衆庶謹詳以為實死
太后聞之淳泣為言（哀帝）問狀而善之○選潁川
太守代陵陽嚴詡、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吏為師
友有過輒閉閣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
徵詡官蜀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擁地哭掾史曰明
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慶哉
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到將有僮仆者故相
吊耳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

威為郡掾減千金並為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
寇為弟請一等之罪（額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
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
季李歎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從橫郡中（子能）
胡猛反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
史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
部敕曰三人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不治迺
趙李鍾威殺之並皆懸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
靜表善好士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
官舍數年卒建武中以並孫為郎

（贊曰）蓋寬饒為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
之司直無以加也若采王生之言以終其身斯





近古之賢臣矣諸葛劉鄩雖云狂瞽有異志焉
孔子曰吾未見剛者以數子之名迹然毋將汙
於冀州汙一胡反盛為冀州也孫寶抗於定陵
抗女教反曲也受于况俗人乎何並之節亞尹
翁歸云

叙傳寬饒正色國之司直豐繁好剛輔以慕直

皆陷狂狷不典不式崇執言責尚書僕射

官守韓武車兵不宜送寶曲定陵漢僕射

並有立志奴是立志也

蕭望之傳事宣元帝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
為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

令詣太常受業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

儒稱述焉是時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諸生王

仲翁典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上官桀與蓋主

謀殺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常見者露

索去刀兵容驛反山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

閣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

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是以天下之

士廷頸企踵爭願自效以輔高明令士見者皆先

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

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

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

策甲科為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舍頭盧

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禮顧謂望之曰不肯錄
錄反抱闕為望之曰各從其志禮後大將軍光薨
霍氏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
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
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蒼生耶下少府宋
時問狀時居望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
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令陛下以聖德居位思
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
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
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
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
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上初即

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

請參相御史

師古曰望之以此其人可謂次者中二

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

分高者則令參相御史試

事次者則令中二千石試事下者報聞或罷歸田

歲滿各以狀聞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參相司直歲中三

選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寔益任

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

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

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憐百姓恐德化之不

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

也朝無諍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

下選明經術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



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三有闕遺若
此不急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郎不治豈足憂哉
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
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
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使侍
中金安上諭意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
浚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
夏菽隴西以北安之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
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縣官穀
度不足以振之各度也願令諸有旱非盜受財宋時
一作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殺事下
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凶陰陽之氣有

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克在上不能去民
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禁在
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
利也故克禁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
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
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於是天子復下其
議兩府丞相以難問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
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
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
谷間漢但令旱人出財減旱以誅之其名賢於煩
擾良民橫興賦歛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
姓所疾苦不得贖首匿見知之屬議者頗言其法可除



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

選音剛字本作

即較也其重十一錢二十五分錢之十三一曰重

六兩名刑曰墨辟起赦其罰有錢則辟疑赦其罰

是其品也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常人可與守

經未可與權也望之強復對曰金布令甲曰者

篇名其上右存庫遺郡數被兵離飢寒天絕天年

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因為軍旅卒暴之事

也辛韓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

死罪一等豪強吏民請棄假貳貳土至為盜賊以

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

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遺繡衣使者以興兵擊

之師古曰軍與之法上原公曰當誅者過半然後

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遂不

施敵議○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

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常惠上書昆彌烏孫

人也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復尚少主結

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烏孫絕

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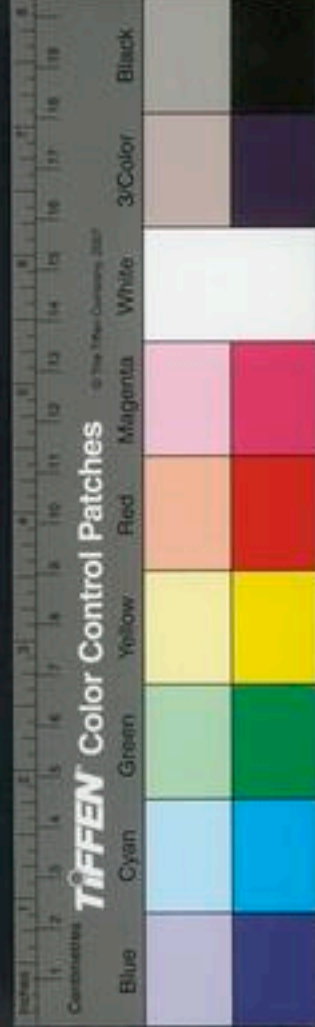
二年遣常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

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

主救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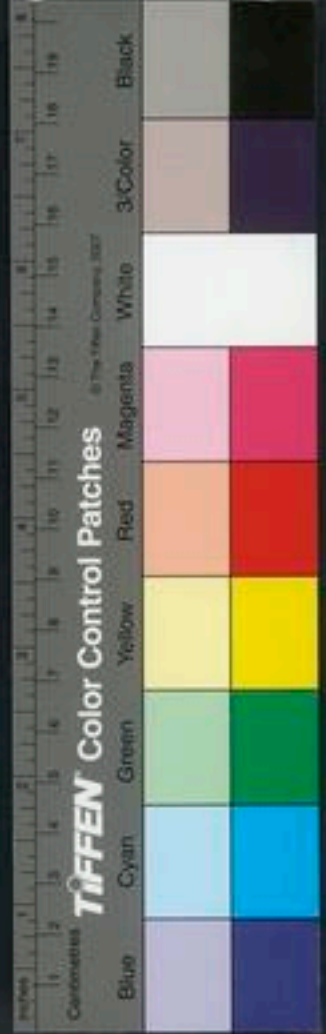
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為不可烏孫持兩端

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



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
少主遂遂不復與結婚通鑑云其曰為深得結婚
為鴻臚蓋謂神爵為元康二年望之未三年代丙吉為御
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
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望之計策望之對
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而還君子大
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
單于慕化鄉善稱茅蘇林曰單于項也劉平為曰漢
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
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
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

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
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
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
上善之望之非壽昌此望之不丞相丙吉年老上
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因之盜賊未止二千石
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之為不明今
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
下侍中金安上等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
繇是不說說後丞相司直繇延壽奏故事
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
居丞相後令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
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耶



朕虛曰帝能與吾父同年耶
朕為我父壽不是朕也又曰此直謂安能為我之
又朕之
案望之大臣道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
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據據字受所監減二
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左遷為
太子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
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黃霸御史大夫
于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
夏先諸夏而後夷狄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
表單于鄉風慕化奉琛朝賀自古未有也其禮
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
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
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

亨之福也書曰我狄荒眼言其來眼荒忽亡常如
使匈奴後嗣卒有為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
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
子采之下詔以客禮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
稱臣而不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屬之
拜望之為前將軍與侍中史高少傅周堪皆受遺
詔輔政領尚書事元帝即位望之堪本以師傅見
尊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
達學諫大夫劉更生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
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
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官
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



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反見詘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雜親戚欲以奪權擅執為臣不忠詎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以責恭顯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宜因決免於是望之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

致堂胡氏曰詩曰貽厥孫謀言祖考當有令德以傳後也大雅云無念爾祖言子孫當有視效以繼先也武帝不監胡亥趙高之事藏於后庭置中書宦官至於宣帝益加信任於是恭顯狼據牢不可拔既明習文法而又久典樞機即是與聞大政之臣而執進退人才之柄賢否共朝終必疎斥馴致禍亂其勢然矣使有剛明英果之君猶未能斷然去之况如元帝闇愚懦弱乎武帝嘗曰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也然則曷若不為之為愈哉

○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道續厥功茂焉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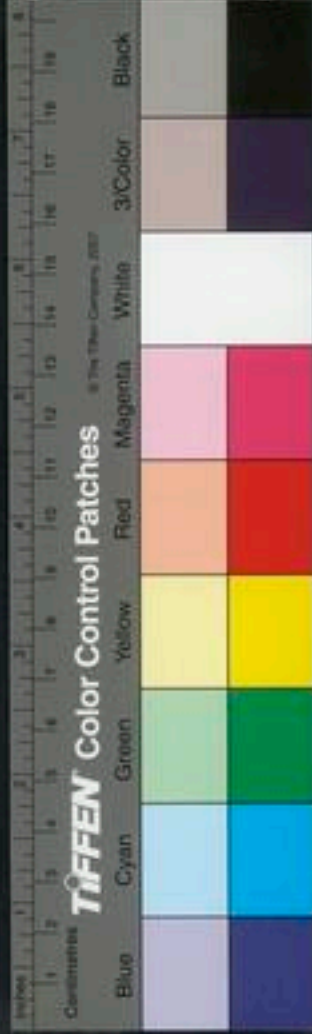
賜望之爵闕內侯給事中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
會望之子俊從音上書訟望之前事、下有司復
奏望之教子上書夫大臣體不做請速捕恭顯等
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自以託師傅像
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快、心則聖朝
亡以施恩厚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
召望之發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仰
天歎曰吾嘗備位持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
求生活不亦鄙乎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
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上乃郤食
涕泣哀慟也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皆免寇謝
良久然後已有詔加恩長子俊嗣為闕內侯天子

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塚

司馬溫公曰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寤也
夫恭顯之譖愬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
辨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為必無
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
君孰不感動奮發邪臣以底之罰孝元則不然
唯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
其免寇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
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忘憚者也

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互註甘露中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望之平奏
其議見宣帝紀傳元帝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



帝紀元甘露二年圖形麒麟閣見後議馮奉世奉使矯制不可為法見奉世傳經術皆明施之政

事見吳

蕭育傳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為太子庶子後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彛居下也下見及見貴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為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欲以其為漆令言育徑出曹書佐隨奉育索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是杜陵一白衣男也遂趨出欲去官明且詔召八拜為司隸校尉後守大鴻臚以鄴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久不伏

奉育為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薄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善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賊羣輩為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為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為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為難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



亡間及至謀世隙開護邪措之卒為便嬖宦豎
所圖象於不然望之堂、折而不抗、致及身為
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飯傳長倩與、

反

覲霍不舉

不肯當象

遇宣

迺拔傳元作輔不圖不慮見蹟石許

望之

不

許

卒為

石

與評史類

類

馮奉世傳

子明

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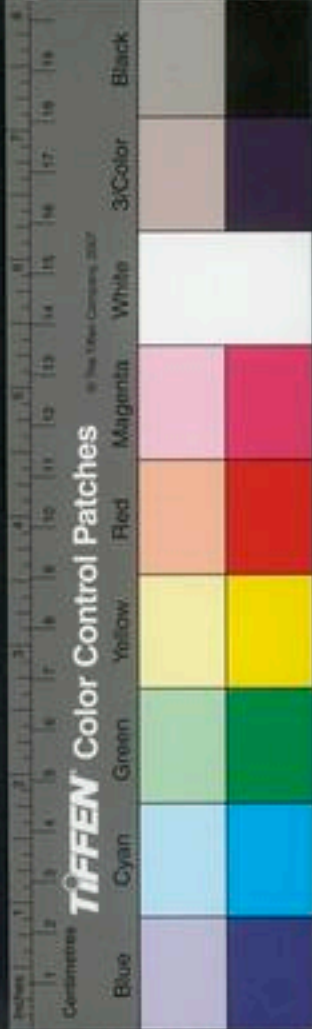
述

立

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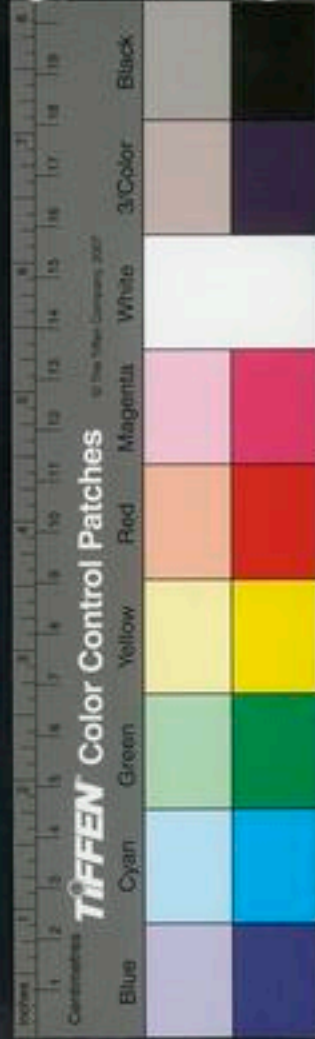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徙杜陵武帝末奉世
以良家子選為郎昭帝時以功次補武安長失官
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前將軍韓
增奏以為軍司空令○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
辱命不稱或貪污為外國所苦是時烏孫大有擊

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漢方善遇欲以安之
選可使外國者韓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
宛諸國客至伊脩城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
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和反并殺漢使者奚充
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
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
與軟盟畔漢從部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
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
以為不並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執難制必危西域
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
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
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



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
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
龍而還師古曰馬形似龍者什上甚說下議封奉
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
國家則額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
少府菁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
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
浚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及比也宜爭逐發兵要功
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戾狄漸不可長奉世不
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
尉元帝即位為執金吾典屬國常惠薨奉世代為
右將軍典屬國加諸吏之號數歲為光祿勳永光

二年秋隗西羌反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
弘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
京師穀石三百餘四方饑饉朝廷方以為憂而遭
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在境
內背畔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
上問用兵之數對曰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
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
至於折傷再三發朝對律也而後角子日則曠日煩
費威武衝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
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也可用四萬
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等皆以為民方叔斂時
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



飢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
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
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
則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起相扇而起臣
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
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
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
人騎以將屯為名到隴西分屯三處奉世為中軍
先遣校尉與羌爭地利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
羌虜咸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
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
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弋陽侯任千秋為奮

武將軍以助焉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
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走出塞明年二月奉世還
京師更為左將軍詔賜爵關內侯歲餘病卒○居
瓜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有
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選充後宮為元帝昭儀
產中山孝王帝崩為中山太后隨王就國長子譚
舉孝廉為却功次補天水司馬隨父擊西羌有功
未拜病死譚弟野王遂立參至大官

馮野王傳

事宣元成朝

千秋父官昭帝
時捕斬上官桀

野王字君卿通詩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年十八
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
以為不可許後以功次補當陽長使夏陽令元帝



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為左馮翊歲餘京師稱其威信遷為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此乃下詔曰剛強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絮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譚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雖不為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為上郡太守成帝舅王鳳輔政

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顯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後章誅野王懼不自安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免歸終于家

馮遂傳

遂字子產通易舉茂材為美陽令遷清河都尉言河隄方略在溝洫志

光祿勳于永舉遂茂材

馮立傳

立字聖卿通春秋為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後遷為東海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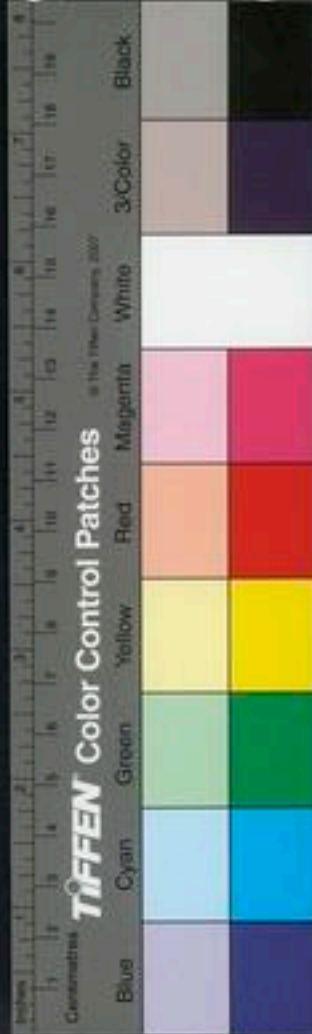
守下湮病痺疾天子聞之徙立為太原太守更
歷五郡所居有迹年老卒官

馮參傳

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為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
餘年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追追恂、甚可觀也
參昭儀少弟行又救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
帷幄竟寧中以王舅補渭陵食官令綏和中立定
陶王為皇太子以中山王見廢故封王舅參為宜
鄉侯以尉王意參之國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
行未到而王薨王病時上奏願收參爵以關內侯
食邑留長安上憐之詔遂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
五侯皆敬憚之五侯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謂

參物禁太甚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
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誅節卑體視有所
宗而君侯威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
侯而自益者也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恒操項之
象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遂怒參好中山太
后陷以祝詛大逆之罪參以同產當相坐謁者莽
制召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嘆曰參父子兄
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位今被惡名而死好弟不敢
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衆莫不
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贊曰詩稱抑、威儀推德之隅宜鄉侯參鞠躬
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



不能自免衆哉譏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
故伯奇放流說苑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欲文子為太子伯奇乃避
伯奇而王益子官刑詩人孟子被譏見申生
雄經國語云晉獻公黜太子申生乃燬經于
平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經曰心
之憂矣涕既墮之馮參姪弟亦云悲矣

叔傳子明光發迹西疆列於禦侮厥子亦良

孝宣帝五男

一人昭帝四人封王

孝元帝

許皇后生

淮陽憲王欽

張婕妤生

楚孝王躡

痛婕妤生

東平思王宇

公孫婕妤生

中山哀王竟

張婕妤生建昭四年竟無子太后歸我氏

淮陽憲王欽傳

淮陽憲王欽母張婕妤有寵於宣帝霍氏廢上欲
立為后久之慙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更選後宮
無子而謹慎者立王婕妤為后令母養太子后無
寵唯張婕妤最幸而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
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工數嗟嘆憲王
曰真我子也常欲立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
少依倚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母
故弗忍久之上以韋賢子玄成嘗讓爵於兄經明
行高稱於朝廷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欲感諭
憲王輔以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帝崩元帝即
西漢書卷五十三 淮陽憲王欽傳 二十六

位乃遺憲王之國

(互註)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
成傳

楚孝王踞傳

楚孝王驚子勳為廣威侯勳薨子顯嗣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為孺子奉平帝後莽篡位以嬰為安定公漢既誅莽嬰為更始所殺

東平思王宇傳

東平思王宇(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奸犯法
通奸犯法
上以至親貫罪久之事太后內不相得上於是遣張子矯敕諭之詔書又敕傳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著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

之有也今王當於春秋氣力勇武後師傳之教淺加以不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成帝)時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



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對奏天子如鳳言
遂不與
立三十年薨皇覽云思王家在無監傳言
王在國思歸京師後漢其家松柏相蓋西廡

孝元帝三男

一人紹帝二人封王

孝成帝

王皇伯生

定陶共王康

傳昭儀生天音恭

中山孝王興

馮昭儀生

定陶共王康傳

定陶共王康多材藝知音聲上奇之(成帝)即位緣
先帝意厚過異於它王、薨子欣嗣成帝無子微
入為皇太子後即位是為哀帝中山王興子衍嗣
哀帝無子衍八即位是為平帝
立東平君王孫成都
為中山王本王孫
後
(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
偏石然而世絕於孫

豈非天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為聰察矣張博
誘之幾陷無道張反詩云貪人敗類古今一也
(叙傳)宣之四子淮陽聰敏舅氏蓬條
蓬條音除樂
陷大理楚孝惡疾東平失軌中山凶短母歸戎
里六世元之二王孫後太宗帝昭而不穆大
命更傳

匡衡傳

中宣元成朝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證冰音父世農夫至衡好

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庸作音作受也庸為尤精力

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方也匡

說詩解人顯笑也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為大

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鈞徒學者多上書薦衡經



明當世少變為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
原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
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及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
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
子見衡對私善之會元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
外屬為大司馬領尚書事望之為副望之名儒天
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長安令楊興說高
曰以將軍之幕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
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
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
之裘而反衣之也反衣於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
心以求賢為務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

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

謂隨選補之常
不校超擢者

將軍詔召幕府學士歛然歸仁

歛音與參事議觀

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以此顯示衆庶名流

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為

即中選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

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

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

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也比年大赦使

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

邪不為棄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

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

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今天下俗貪時賤義庶耻



之節薄淫辟之意縱曰辨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
變其俗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
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
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
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
之患上有自尊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
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
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
克暴或收害好陷人於罪之殺聖之貪時而慕虜故
犯法者衆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
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
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靡於色鄭伯好勇而國

人暴虎

郭伯以持之

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

公曰

行共賦虎許死共象於是安身

陳夫人好巫而民淫

陳夫人好巫而民淫

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

祀朝無子夫人好巫而民淫

邠國貴怒貴誠怒

上而已今之偽薄枝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

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

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

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

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商邑四方之

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

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

西漢書

正術傳

三十一

三十一

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

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

西漢書

正術傳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

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

西漢書

正術傳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

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

西漢書

正術傳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法則或見侈靡而故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
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稜有以相盪
天子陽及陰陽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
氣相浸以成天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
明者掩掩與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飢
饉百姓之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
者大而更安集之不稱之效也日共陛下祗畏天
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羅珠崖
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人自以將見太平
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
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
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

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
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
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
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遣衛光祿大夫太子
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
多進見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傳昭儀及子定陶
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
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
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
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
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陛下
聖德天覆于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





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若大也或作本言

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後

復之下復執反是以羣下更相是非衡更工吏民無所

信臣竊恨國家祥樂成之業成之業也虛為此終

紛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

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

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

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

餘而強其所不足強其蓋聰明既通者戒於大察

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雍蔽曰勇猛剛強者戒於大

恭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

湛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

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

周而望追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

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

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婚者正

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某

莫不始乎相內相與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

長之位適適曰禮之於內也卑不逾尊尊與新不

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

適子冠子作禮之用禮禮也來于不得與列所以

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

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

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

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予以四方克定厥家欽定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衡為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傳言多法義上以為任公卿由是為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帝元帝崩成帝即位為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秉至孝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榮榮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蓋所以託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

曰配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上上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也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古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願陛下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也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也通人道之正不悖於其本性者也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



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諸侯正月朝觀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禮廼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稜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語在郊祀志○初元帝時中

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

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乃與御史大夫甄譚譚

口說共奏顯舊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隸王尊劾

奏衡譚不以時白奏顯等而乃阿諛曲從附下同

上無大臣輔政之義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

骸骨上遂相侯印綬上報曰君以道德修明位在

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

幾有成今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憫焉君何疑

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因賜上尊

酒養牛衡起視事上以新即位褒優大臣然羣下

多是王尊者衡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

迎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



昌醉殺人衛免冠後跣待罪而有司奏衛專地盜
土衛竟坐免為庶人終於家子成亦明經歷臣九
卿家世多為博士者

互註成帝時言郊祀之制未合於承天子民

之意詳見郊言大臣者國家之股肱百姓所

瞻仰明主所慎擇也

神衛利僮之樂安

向以闕佃為界劫

平陵百十餘歲

養多田委之衛東

伯職若幼田委之衛東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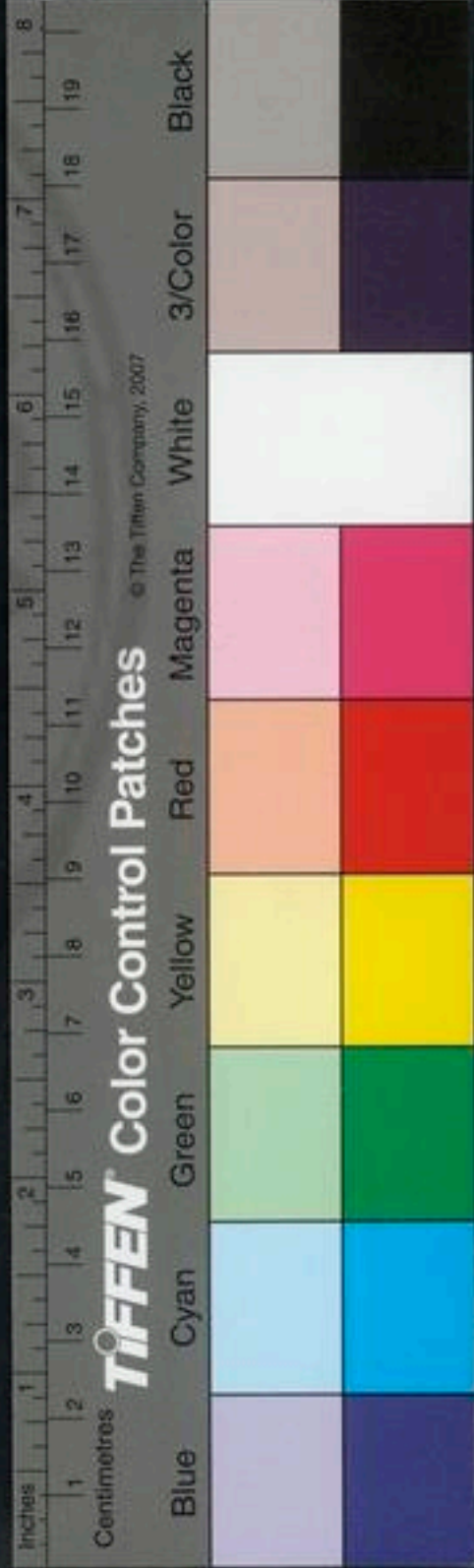


十七史

十四

王吉	何武	杜鄴	谷永	翟方進	朱博	薛宣	傅喜	史丹	王商	馬宮	孔光	張禹	西漢列傳
周堪	夏侯勝	歐陽生	伏生	高相	費直	京房	梁丘賀	孟喜	施讐	丁寬	儒林傳序	楊雄	師丹
顏安樂	嚴彭祖	胡毋生	孟卿	毛公	趙子	韓嬰	后蒼	轅固	王式	申公	孔安國	鄭寬中	張山拊
													瑕丘江公
													房鳳
													循吏傳
													文翁
													王成
													黃霸
													朱邑
													龔遂
													召信臣

卷之二十七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四

列傳

張禹傳

事宣元成三朝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從家蓮勺

音蓮勺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

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別及必時從旁言卜者愛之

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

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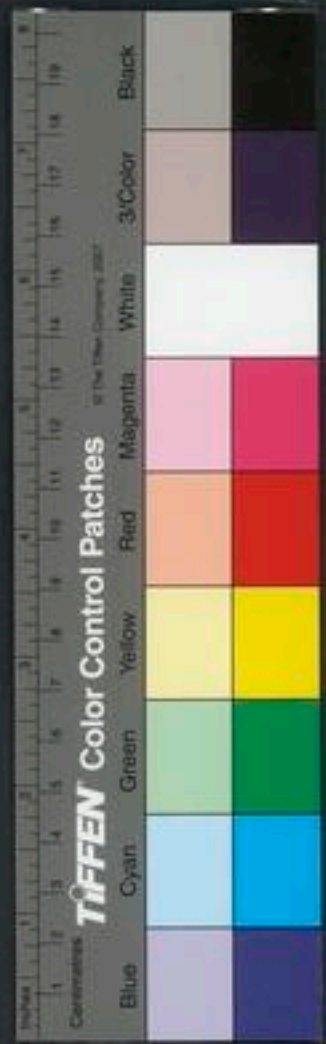
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郡文學甘露中諸

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普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

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

以試事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

西漢書張禹傳



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禹拜為諸吏光祿大夫時帝舅王鳳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而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焉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

致堂胡氏曰禹與王鳳並領尚書心不自安欲退避鳳此以退為進者也何哉王商以丞相忤鳳收印綬歐血死必欲得上意固祿位推崇王

鳳勿與爭權則長保富貴矣禹行此果效則商之死固宜然位為帝師意識乃爾它日無惡乎朱雲之有請也

為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延聽許賜安車駟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

曰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拜內奢淫身居大

第後堂理絲竹筦原又曰經竹筦禹成就

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

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悌多智也也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



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子弟相娛禹將崇八後堂
飲食婦女相對優人莞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
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謂非講論經義日晏賜
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
皆聞知各自得也○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堂好
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
禹曲陽侯王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
所出遊之道宜更賜禹它地上不從根卒以肥牛
亭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
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謂其欲車駕自臨問
之上親拜禹林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
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

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
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
禹床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為
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曰與議○永始元
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
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
有以明見迺車駕至禹第辟左右曰辟親問禹以
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
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原
曰按春秋地震五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
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



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
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
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
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

致堂胡氏曰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日者人君
之表也衆陽所宗而受侵翳以天驗人非小變
也春秋所書或妾婦棄陵或臣子背叛或政權
在下或夷狄亂華皆陽微陰盛之應春秋雖不
指言其事而事應具在人君於此必監於侵翳
之咎克自飭正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且外
戚擅國其勢將移有心者知有目者見安得指
為神怪而不語也正君臣之分杜禍亂之門收

還主威答塞變異是即性與天道安得指為不
可聞而不告也且曰修政事以善應之當是時
政事之宜修者孰有大於權歸外家勢降盡主
者乎凡禹數言之中老奸備見反謂新學亂道
誤人不知禹所守經義果何經也然則傾覆漢
家翊戴王氏禹有力焉尚方劍雖不得加而禹
之戮終古不可免矣

後曲陽侯王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

曰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繫

齊靈著著或庚反草名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

其占如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成帝崩禹及事哀
帝建平二年薨謚節侯子宏嗣侯初禹為師以上



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

巨註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張禹使朱贛

條其風俗

孔光傳事成哀平三朝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為魏相順生鮒鮒為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襄為孝忠博士長沙太傅襄

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霸生光焉霸治尚書宣帝時為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元帝即位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霸相位霸讓至三上深知其至誠迺弗用以是敬之霸薨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次子捷及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為議郎光祿勳巨衡舉光方正為諫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音自免歸教授○成帝初即位舉為博士數使錄究獄行風俗更行振贍流民奉使稱旨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



補諸侯太傅光以高弟為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
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
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遷諸吏光
祿大夫給事中領尚書事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
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
不希指苟合希望天子如或不從不敢疆諫爭以
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藁也以為章主之過
以奸忠直班固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
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
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長樂宮殿光嘿
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
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不結黨友養遊說有求於

人既性自守亦其執然也為御史大夫綏和中上
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
及同產弟子定陶王上議誰可為嗣者翟方進王
根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
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光獨以為禮
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中山王宜
為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
陶王故遂立為太子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
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
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
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
請論光議以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



皆棄市欲懲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廼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丞相方進薨召光受丞相傳山侯印綬上崩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詔問宜當何居光素知傅太后剛暴長於權謀恐與政事不欲與帝相近議以為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復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群下多順指言毋以

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惟師丹與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后倚違者連歲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為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光退閭里杜門自守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為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間闕三相也也議者以為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強盛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



書曰羞用五事

也

建用皇極

也

如貌言視聽

思夫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

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

眇側匿

吐也

其則薄蝕是也

又曰六沴

之作

沴音疾也

三朝

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

其應至

重廼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

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

欲其改更若不畏懼則凶罰加焉陛下聖德聰明

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救躬自約總正萬

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歛

恩澤加於百姓誠應變之至務也書曰天棗謏辭

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

加精致誠孳而已書奏上說賜光束帛拜光祿

大夫月餘御史大夫賈逵免光復為御史大夫二

月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廼知光前免非其罪

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免傳嘉為庶人○明年定三

公官光為大司徒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

莽為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為平帝帝年幼太后

稱制委政於莽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

乞骸骨明年徙為太師而莽為太傅莽又風群臣

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

恐因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

之子德行純淑道街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今

年耆有疾書曰無遺耆老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



其令太師每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木名似竹

有秩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光凡為御史

大夫丞相各再壹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

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

時會門下諸生講問疑難舉大義其弟子多成就

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魏詩光

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薨謚

簡烈侯○始光父霸以初元元年上書求奉孔子

祭祀元帝下詔令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

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

後為列侯食邑各千戶房子莽封為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

馬宮傳

馬宮字遊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以射策甲

科為郎歷位代孔光為大司徒復代為太師封扶德

侯哀帝時與丞相御史雜議傳太后謚元始中王

莽發傳太后陵徙歸定陶以民葬之追誅前議謚

者宮為莽所厚獨不及慙懼上書謝罪莽以太皇

太后詔賜宮策曰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

議故定陶王母謚希指雷同以惑誤上願上印綬

下君章有司皆以為四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之

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如君言至

誠可聽其以侯就茅王莽篡位以宮為太子師卒

官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初即升為射官行秩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
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
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方領連衣傳
先王語其醞籍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
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繩明也烏能勝其
任乎

叙傳樂安襄襄襄古之文學民具爾瞻困

于二司司王司安昌貨殖朱雲佐媒味雲言

之鳥媒足解志博山博慎受恭之疾

王商傳事宣元成三朝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徙杜陵父武武兄無
故皆以宣帝舅封侯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

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毋諸弟身無
所受居喪哀慄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群臣義
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繇是擢為諸曹侍中中郎
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
幸日共幾代太子儀商為外戚重臣輔政擁佑
太子頗有力焉○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
為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將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僭
商論議不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
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
弱號呼次時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
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
民工長安城以避水群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



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冒也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羨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為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為人多質言不飾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經于未央中過也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數曰此真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揚彤為琅邪太守親也其郡有灾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問鳳以

曉商

也

曰灾異天事非人力所為彤素善吏宜

以為後

勸也

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重

以是怨商

用直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閹門內

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

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

時女病商意亦難之

以病對不八及商以閹門事

見考自知為鳳所中反竹也惶怖更欲內女為援

迺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太中

大夫張匡其人巧佞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

朝者

五康曰中朝臣也

朝者

亦有一下朝者

仲馮曰下朝者

朝者

謂之

中朝者

朝者

謂之

中朝者

朝者

西漢書

王商傳

十一



中不盡忠納善以輔至德執左道以亂政左道不
也誣罔諄大臣節內反故應是而日蝕往者丞相
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織介怨恨而日為之蝕
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愁憂愆字今商無尺寸
之功而有三世之寵甚虧盛德有鼎折足之凶臣
愚以為聖主富於春秋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行
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路塞矣上素重商知
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赦商罪
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謚戾侯商
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王章訟商直言鳳顯權
鳳竟以法誅章高長子安調商為郎昌侯王莽誅
不附已考安見被以罪自殺則除

史丹傳 事宣元成三朝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
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
微時依倚史氏宣帝即位恭已死三子高曾玄高
為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輔政五年薨丹以父高任
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
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
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傳昭儀子定陶共王有
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火母王皇
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
留意或置鞀鼓殿下鞀音天子自臨軒檻上
積銅丸以撻鼓也天子自臨軒檻上
之節也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

西漢書 史丹傳 十二



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
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迺器人於絲竹
鞀鼓之間能人也則是陳惠李微仁人也高於
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咲○後帝之少弟
中山哀王薨上悲不能自止太子至不哀上大恨
曰安有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丹謝
曰臣見陛下哀痛至以感損臣竊屬太子毋泣涕
感傷陛下上意延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
元年上寢疾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
太子希得進見問尚書京帝時立膠東王故事丹以
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内頓
首伏青蒲上非以青現地曰青蒲涕泣言曰皇太子

以適長立

曰適

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

不歸心臣子

臣子

曰臣子

曰臣子

曰臣子

曰臣子

曰臣子

曰臣子

曰臣子

曰臣子

曰臣子

曰臣子

曰臣子

曰臣子

曰臣子

曰臣子

曰臣子

曰臣子

曰臣子

曰臣子

曰臣子

曰臣子

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
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

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言切

至上意大感因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

曰善言當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

曰善言當太子由是遂為嗣矣元帝竟崩成帝即位

下詔封丹為武陽侯丹為人足知愷悌愛人貌若

儻蕩不備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丹

凡嗣父爵為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

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



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拜色
之樂為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歸第
薨謚頃侯

傳喜傳

有子男女二十七人

傳喜字稚游河內溫人也哀帝祖母傳太后從父
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為太子成帝選喜為
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以喜為衛尉遷右將軍是
時王莽為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聽莽退
眾庶歸望於喜喜執謙稱疾傳太后始與政事喜
數諫之由是傳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
將軍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上將
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

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絜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
今以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傳氏賢子以
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
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謂季氏亡楚以子
玉輕重楚殺子玉魏以無忌折衝謂信陵君項以范增
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
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
萬之眾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秦與趙
長平廣昭固壁不戰秦使人反間趙軍遂破趙秦
音子雄結為將趙王戰秦使人反間趙軍遂破趙秦
漢散萬金以疏垂父事在陳喜立於朝陛下之光
輝傳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乃從師
丹為大司空而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



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傳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
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
傳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
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又欲奪喜侯上亦不聽喜
在國三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白太后下詔
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慤口角反也論議忠直雖與故
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
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其
選喜長安以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
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謚
貞侯春德第孔鄉侯是女為哀帝皇后帝崩王莽
用事元傳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子徙合浦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

家

三王謂邳成
侯及商鳳也

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

矣未見其人也

陽平之王多有材能陽平謂好

事慕名其勢尤盛曠貴最久

曠非其位
曠官故云曠是為然

至於莽亦以覆國王商有劉毅節廢黜以憂死

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

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善傳會善意傳讀
日附雖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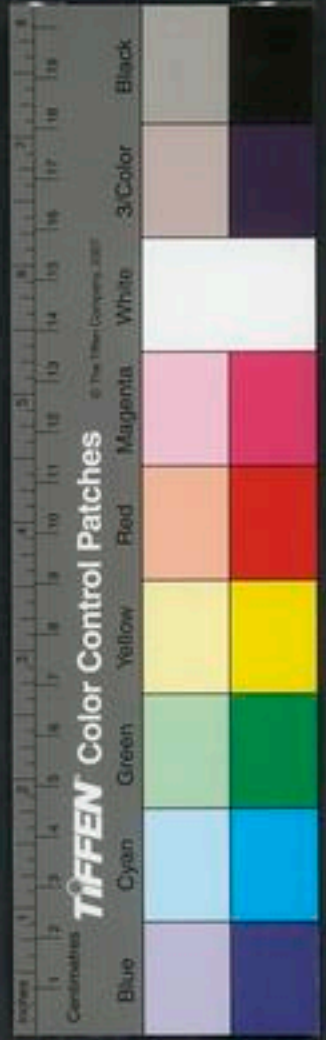
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闈入卧內推至誠

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

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傳喜守節不傾

亦蒙後凋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速哉丁哀帝
丁明

叙傳樂昌篤實不撓不詘違闕既多是用廢黜



勲高武守正因用濟身

喜不阿太

薛宣傳

事成帝哀帝

薛宣字贛君東海鄆人也

贛音貢

察廉補不其丞

不其縣名

琅邪太守趙貢行縣

反下

見宣甚說

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

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大將軍王鳳

聞其能薦宣為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習文法詔

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

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

躬有日昃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

中竹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

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

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

地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論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

事日與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

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

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歡九族忘其親親之恩

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

不通則陰陽否隔否音皮和氣不興未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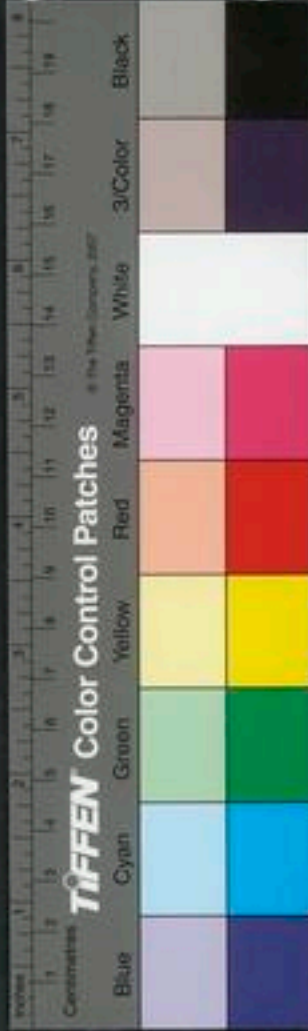
由此也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思方刺史奏事

時宜明申救也約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

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

宜舉部刺史郡國二十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

繇是知名○出為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



有大賊廢亂亦亂者政也上徙宣為陳留太守盜賊
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八守左馮翊蒲葦歲稱職為
真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
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遂不能及宣視事
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
罪臧具得所受取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迺手自
牒書條其奸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
以為疑於主守盜有法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
十金法重金律此直十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
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仲舒為官也
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
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

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
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游得檄亦解印綬去
○又潁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
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或不
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
賞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才遷在粟宣即以
令奏賞與恭換縣條有村不錄二人視事數月而
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宣得郡中吏民罪
名輒召告其縣長更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
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
惧免冠謝宣歸思受戒者○宣為吏賞罰明用法
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而受人
西漢書薛宣傳十七



也利日至休吏

日至謂冬夏至之日
不肖官事故休吏

賊曹掾張扶獨

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

日至吏以令休所由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

私思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有請鄰里壹啖

相樂笑也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宣為人好

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思知也

省也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略

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選為少府共張

職辦共請曰○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

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

工不曠也故皋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

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

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群卿以充其缺得其人

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墮大

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前為御史

中丞執憲轍下之不吐詞不茹柔不

一舉錯時當也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

馮翊宗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修理奸軌絕息辭

訟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

也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也不敢過稱以奸

欺誣之臯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

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

西漢書薛宣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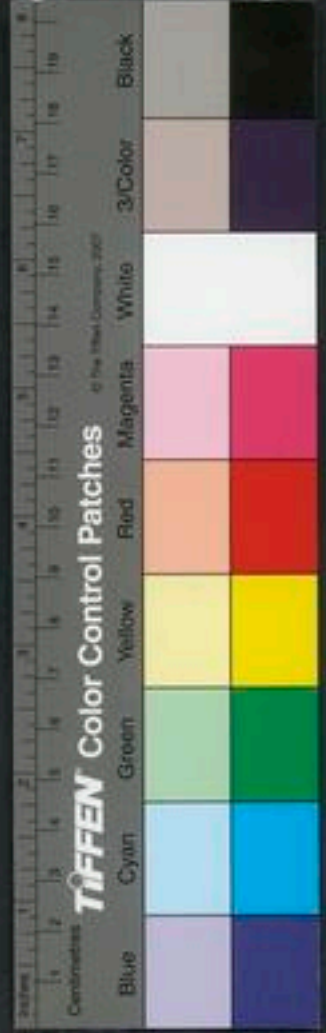
十八



無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或退賜也惟陛下考察
上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為丞
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宣為相府辭訟例不滿萬
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
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
上亦輕焉會邛成太后崩宣帝王喪事倉卒吏賦
飲以趨辦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策免宣
初宣為丞相而翟方進為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
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丞相思宣舊恩
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前所坐過薄
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給事中
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後坐得于長罷就

第○哀帝即位博士申咸毀宣不供養後母喪服
薄於骨肉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况聞其語
昧容揚明遮斫咸宮門外宣遂坐免為庶人卒於
家○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為彭城令宣過其縣
宣心知惠不能案行舍中處置什咒慶安也什咒
平解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
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
教戒惠吏職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
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眾人傳稱
以宣言為然約宣妻死欲或長公主寡居上命宣
朱博傳事元成哀三朝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
西漢書朱博傳



好客少年捕搏敢行無所避也稍遷為功曹伉俠
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普育陳咸以
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察廉補安陵丞後
去官八京兆歷曹史列掾陳咸為御史中丞坐漏
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自解間步至廷尉中候伺
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得為醫入獄得見咸具知
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為咸驗治數百皆赦也
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為郡功曹
久之成帝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
史咸薦普育朱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舉掾陽令
以高第入為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
本武吏不更文法吏工術及及為刺史行部吏行下吏

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蒲從事白請且留此
縣錄見諸自言者畢迺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
告外趣駕曰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
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
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
詣治所其民為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
其部從事屬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
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後博徐問
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咸廢○
徙為并州刺史遷琅邪太守齊郡舒綏養名言各
俗其性遠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
博折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



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
以此為俗邪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
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
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贛遂耆老大儒教授數
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贛老生不習吏禮主
簿且教拜起開習乃止又教功曹官屬多褒衣大
襜襜音都謂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
寸博尤不受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宣可復
置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
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
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
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

楚趙吏○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傑以為大
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說
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
行以是豪強懾服姑幕縣有群輩八人報仇
廷中皆不得閣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
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
卿力有餘如律令或曰游徼王卿王卿得救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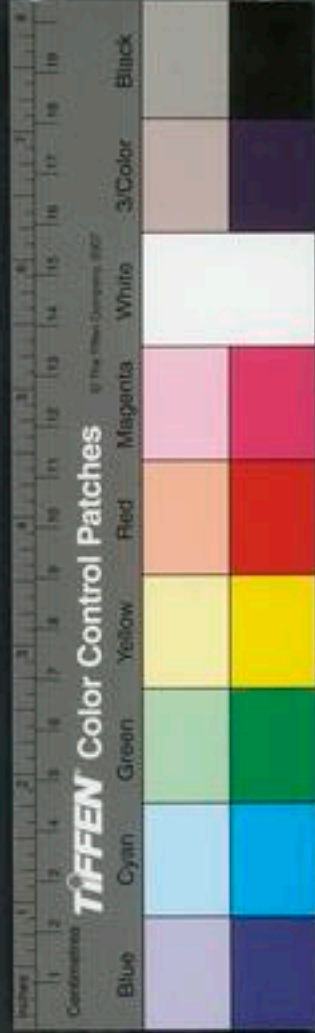
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驚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
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伐閱諸府也
也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操持下皆此

類也○以高第入守左馮翊蒲葦為真其治馮翊
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謫網絡張設少愛



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縱放也舍置以待及
下吏以此為盡力○遷為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
遷犍為太守先是南蠻若兒蠻長之名數為寇盜博厚
結其昆弟使為反間襲殺之郡中清後遷廷尉職
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所誣視事召
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
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
十年亦獨耳剝日久剝劫及也三尺律令人事出其
中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
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覆意之覆考且及不但
近法也律召掾史並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

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役易官所到輒出
奇譎如此以明示下為不可欺者○久之遷後將
軍興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
博坐免○後哀帝即位以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為
光祿大夫數月超為大司空初漢興襲秦官置丞
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
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為
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
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明分反扶今末俗文
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
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
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其後上以問師安昌



侯張禹以為然時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而何武為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驃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用奉反以備三公官焉議者皆以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言此者帝御史大夫之後二歲餘朱博為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昭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

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能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哀帝從之迺更拜博為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以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為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初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書



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漢家至德博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

○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好樂士大夫為郡守九卿賓客蒲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欲求稱尊號博喜孔光等共持正議孔鄉侯博晏亦太后從弟調諛欲順指會博新徵用為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以廣孝道繇是師丹先免罷喜就國免光為庶人以博代光為丞相封陽鄉侯侯太后怨博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諡風令奏免喜侯博受詔與御史趙玄并奏喜無益於治請免為庶人上知博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劾奏博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五

列傳

翟方進傳 事成帝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
父翟公好學為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
給事太守府為小史號遲頓不及事

頓讀

數為掾

史所訾辱方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
宜

師

古曰

言從

何

自

進

蔡

父

大

奇

其

形

貌

謂

曰

小

史

有

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為諸生學問方進聞蔡

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

毋怡其勿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

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眾日廣諸儒稱之以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五

列傳

翟方進傳 事成帝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
父翟公好學為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
給事太守府為小史號遲頓不及事

頓讀

數為掾

史所訾辱方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
宜

師

古曰

言從

何

自

進

蔡

父

大

奇

其

形

貌

謂

曰

小

史

有

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為諸生學問方進聞蔡

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

毋吝其勿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

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眾日廣諸儒稱之以



射策甲科為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
儒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
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數進論學方進知
之候伺常大都按時大講授也遣門下諸生至
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
進之宗讓已也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
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為博士數年
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舉甚有成
名○遷為丞相司直舉劾司隸校尉陳慶奉使刺
舉大臣又暴揚尚書事皆不敬慶坐免官司隸校
尉洵勲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
尊王命也丞相宜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

使命大夫

謂丞相也 故史為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

甚諱逆順之理願正國法度故事司隸校尉位在

司直下初除謁兩府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

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洵勲亦初

為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

方進陰察之於是舉奏其狀曰臣聞國家之興尊

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網紀丞相進見聖

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漢曰儀云皇帝見丞相起

承順聖化以視四方視諸勲吏二千石幸得奉使

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謾讀曰亂朝廷之序臣請下

丞相免勲遂貶勲為昌陵令方進旬歲間免兩司



隸若十歲相言一編歲也朝廷由是憚之丞相宣甚器

重焉常誠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

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牙賓客多辜

推為奸利者推也書已自專之乞人取者錄有

其自取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奸賊數千萬上以為

任公卿也任堪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為京兆尹搏擊

豪強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

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官

而北廷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居官三

歲○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坐

廣漢盜賊群起免為庶人丞相官缺群臣多舉方

進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食邑

千戶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飭供養

甚篤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

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漢制自文帝造詔之

十四日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私言不

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闕之屬皆

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

進持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

罷退之○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

緣飾法律號為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

當意內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

長雖外戚然以能謀詎為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

西漢書卷之方進傳

三



長文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
上以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為隱諱方進內慙上疏
讐罪乞骸骨上報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何疑
焉方進乃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
扶風蕭育刺史二十石以上免二十餘人其見任
如此○方進雖受殺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曆其
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曆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
曰列歆及田終術二○厚李尋以為議曹為相九
歲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
侯所自明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為星
未及引決上遂賜丹曰君登位十年災害並臻觀

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亡之念而欲久蒙

顯尊之位豈不難哉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

職君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

知得曰漢天儀下大廷有天皇

哭少府供張柱檻皆被素懼賜異於它宰相故事

司馬溫公曰晏嬰有言天命不陷不二具命禍

福之至安可移手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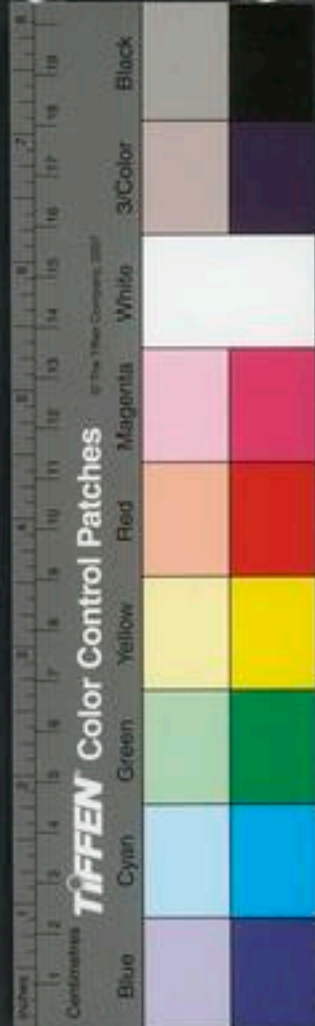
於卿佐曰移腹心之疾寘諸股肱何益也藉其

災可移仁君猶不肯為况不可乎方進罪不至

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方進有罪當刑

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

西漢書卷之四十四 霍光傳



卒無所益可為不知命矣

少子義為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
惡之乃謂姪子陳豐曰吾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
豐許諾義遂與劉宇等結謀立劉信為天子移檄
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矯撰尊號今天子已立
共行天罰共誅郡國皆震及義敗莽盡壞義宅汙池
之發父方進及先祖家在汝南者燒其棺槨夷滅
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野葛狼毒之屬
互註議以定陶王宜為嗣先見以儒宗居相
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醜藉可也然持祿
保位被阿諛之譏見薛宜知方進名儒有
宰相見罷請罷刺史置州牧見

班彪論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
師身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
威雖有責育奚益於敵責謂五責有謂夏有義不
會古之勞士責音舍義不
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
叙傳高陵備儒任刑養威用合時宜罷周世資
義得其勇如虎如纜進不跬步宗為鯨鯢

谷永傳事成帝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少為長安小史後得學經
書御史大夫繁延壽李延壽也一聞其有茂材

除補屬舉為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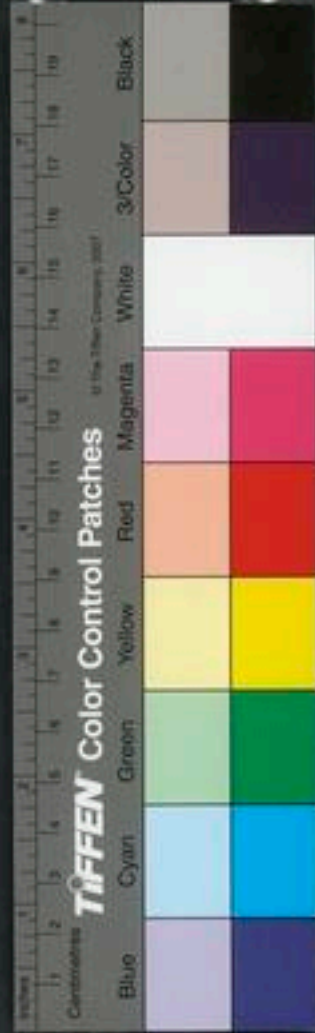
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

常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陛下秉至聖之純



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
帥舉直言帥謂公卿守相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
切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德言也建大中以承天心
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
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
六極至六極謂也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
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嫠女之分地震蕭牆
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
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郵政事不慎舉錯
及錯婁失中與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
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
得意謁行於內謁謂也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

惑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褒姒為王惑之
閹妻驕扇日以不滅厲王也此其效也經曰皇極
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
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
以統群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
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間謂以勞天下放去
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字絕卻不享之義慎
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
無倦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
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
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經姬文王夏
公五反之楚莊忍也伯姬曰雍幽王惑於褒姒周德
西漢書谷永傳



降亡魯桓育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
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慢之端廣
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仲武成帝專寵建始也
損妻黨之權未有閹
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
龍箠納言而帝命惟允龍箠臣名也四輔既備
成王靡有過事四輔誠教正左右齊采
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中常伯皆使學
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謹乎無教戲驕恣之
過則左右肅艾艾蒿群僚仰法化流四方未有左
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
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

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程效考功實以

定德毋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諧怨則抱功

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

小人日銷俊又日隆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

官而不治者也充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

州謂冀兗豫青徐荆揚雍梁并管也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

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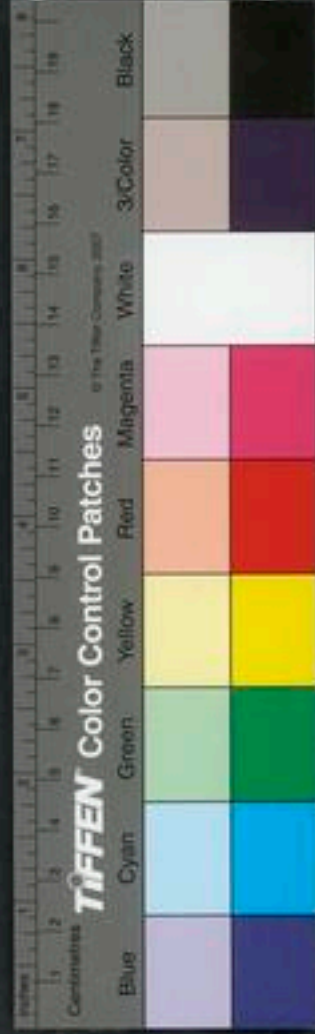
海內崩折者呼反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

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

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

萬姓平刑釋冤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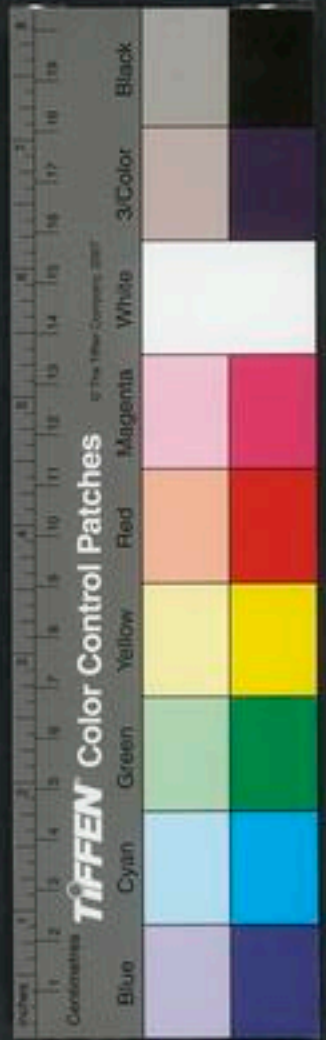
歛賦稅毋殫民財殫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



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永○是時上初即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六代南無趙

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亡具芟蕪梁之執百官盥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不可歸咎諸舅陛下即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冒京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各有占應相為表裏百官庶士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恠與與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因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醜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沈解偏駁之愛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避嘗





字

如得曰王昆上小妻芬以納後宮以營安乳王

非言事生也

非言事生也

此對大則乃同建始四年中事也

此對大則乃同建始四年中事也

直意者

皇命反力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

日慰釋皇太后之憂

日慰釋皇太后之憂

蕃滋

蕃滋

尔譏帷幄之私欲

尔譏帷幄之私欲

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

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

直言也

直言也

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由至尊聞天意甚難語不

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由至尊聞天意甚難語不

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

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

腹心大臣以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時對災

腹心大臣以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時對災

異者數十人永興杜欽為上第焉上皆以其書示

異者數十人永興杜欽為上第焉上皆以其書示

後宮後上嘗賜許皇后書永言以責之○永既

後宮後上嘗賜許皇后書永言以責之○永既

陰為大將軍鳳說矣能寶最高由是擢為光祿大

陰為大將軍鳳說矣能寶最高由是擢為光祿大

夫永奏書謝鳳曰永丰筒之材

夫永奏書謝鳳曰永丰筒之材

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將軍說其狂言擢之阜

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將軍說其狂言擢之阜

衣之吏厠之爭臣之末雖桓文用士篤密誠無以

衣之吏厠之爭臣之末雖桓文用士篤密誠無以

加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齊客墮首公門以

加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齊客墮首公門以

報恩施

報恩施

孟嘗

孟嘗

年出為安定太守○時上諸舅皆修經書任政事

年出為安定太守○時上諸舅皆修經書任政事

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

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

朔中鳳薨鳳病困薦從弟音以自代上從之以音

朔中鳳薨鳳病困薦從弟音以自代上從之以音

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位特進
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
管晏之操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是則車騎將軍
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
不為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
之守叔太伯之讓太伯王季之兄保謙讓之路闔
門高枕為知者首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參詳其
譚得書大感遂辭不受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音
用從舅越親輔政成權擅於鳳永復說音曰將軍
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
樞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
將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不怠也執伊尹之強

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讎以
童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乃可以長堪重任久
享盛寵今太白光微熒惑明大意豈將軍不廣用
士尚有好惡之忌唯深思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
意音猶不平薦永為護苑使者○時有黑龍見東
萊上使尚書問永曰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
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
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
變改而更用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則
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群臣之上願社稷
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
也龍陽德由小至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
西漢書谷永傳



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際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異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去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漢自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許班字叔山及班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減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享什倍于前謂趙主本從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驕其親屬倣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性村反穿地為坑物係人也仲榜善瘡於炮烙也十

馮曰言獄成坑人如附耳

榜善瘡於炮烙也

其辜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

承大祭今陛下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因下為高並

治官館徵發如雨靡赦天下公家無一年之畜

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屬精致政專心反道深

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

之陷阱誅戮倭邪之臣厲崇忠直放退殘賊夙夜

邪不復載心則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



幾可復

去能言有難

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

下留神反覆熟省

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時災

異尤數上使淳于長受所欲言永對曰陛下聖德寬仁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不宜復闕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遠不違君死不忘國史魚既沒以屍達誠汲黯身外遺言李息臣永雖守邊垂心存省闕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不私

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

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稅

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

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少蕃

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同佑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

卦氣悖亂悖亂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敷之

標李陽九之末李涉三七之節紀一十歲之厄今

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灾阮三難異科雜

焉同會建始以來二十載間群灾大異交錯鋒起

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高帝至元帝

之寵崇近婉順之行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



觀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
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對奏天
子甚感其言○永於經書汎為疏達初與杜欽
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其於
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
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
亦知之不甚親信也永所居任職徵入為大司農
卒本名並以尉氏樊並反更名永子為鄴支所殺
巨註成帝末年頗好鬼神永說上曰諸皆仁
義之正道而盛稱奇怪者皆姦人惟陛下距
絕此類許見鄴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
言不亦正乎見鄴諫成帝好為微行見五以

為河中國之涇瀆今瀆溢橫流異之大者也
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志詳奏言聖王不以
名譽加於寶效魏王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
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詳見薛
言鄴寬中有顏子之美張山
杜鄴傳事成哀朝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鄴少孤以孝廉為
郎與王音善上令譚勞商領城門兵鄴見音前與
平阿侯譚有隙即說音曰鄴聞人情思深者其養
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珠孰能無怨昔秦
伯有十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
焉秦景公立母弟公子鍼有記於父桓公周召則不
西漢書杜鄴傳



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
聖德獨兼國寵故內無怨恨之隙胡反外無侵侮
之羞昔文侯寤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陳平共一
飯之簞而將相加驩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
為國折衝豈不遠哉音甚嘉其言由是與商親密
二人皆重鄴哀帝即位遷為涼州刺史鄴居賤寬
舒少威嚴數年以病免是時傳太后稱太皇太后
帝母丁姬稱皇太后傳晏為衛將軍丁明為驃騎將
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杜鄴對曰禽息憂國
碎首不恨下祀獻寶則足願之臣幸奉直言之詔無
二者之危敢不極陳陽尊陰卑二者隨尊二者兼
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

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

婦人從父從夫從子

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

古曰文母文王之妃也

也何謂大似

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

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今
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有罪
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必受官爵願陛下事稽
諸古以厭下心厭一聽也則黎庶群生無不說喜鄴
未拜病卒○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從鄴學尤長小學
鄴子林亦有雅材其正文字過於鄴竦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互註杜鄴說王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

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

穢祀置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



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傳
 在孝哀時故杜鄴敢譏丁傳而欽永不言王氏
 其勢然也及欽欲挾損鳳權而鄴附會音商承
 陳三七之戒斯為忠焉至其引申伯以阿鳳際
 平阿於車騎謂勤王諱不指金火以求合陳金
 變可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孔子稱友多聞三
 人近之矣永說王音曰將軍始襲司馬之舅
 叙傳統徵政缺災眚屢發永陳厥咎戒在三七
 鄴指丁傳略窺占術

何武傳 歷宣元成哀四朝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郫音宣帝時天下和

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屢蒙瑞應而益州刺
 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德佐中和樂職宣布詩三
 篇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衆等共習歌之是時
 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宣
 室也殿名上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武等賜
 帛罷○武詣博士受業治易以射策甲科為郎與
 翟方進交志相友光祿勳舉四行元帝詔其有行
 義各二人命光祿遷為鄴令坐法免歸○武兄
 弟五人皆為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
 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畜夫求商捕辱顯家姓宋
 名顯怒欲以吏事中商仲竹反武曰以吾家租賦繇
 役不為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



為卒吏

原又曰史

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

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為諫大夫遷揚州

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

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

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

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忝

以屬郡謂之聖曰後進生何知延欲亂人治皆無

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察聖懼自免後為博

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于賓客

為群盜得得也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

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

未嘗不造門謝恩○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

舉奏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

守相州中清平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

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

美惡已遍見二千石以為常律也○初武為郡吏

時事太守何壽仁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

之後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廬江長史百官表

郡有長史秩六百石廬江無縣有長史此命有之

已六百石不持刺史見為重而郡為之也明此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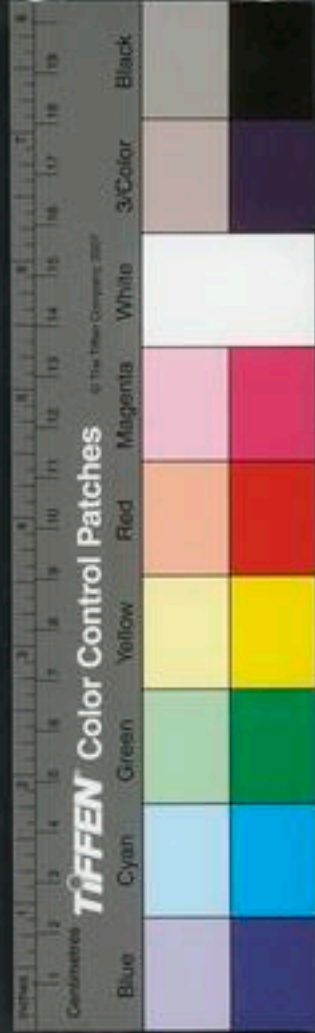
長字不無時武奏事在邸壽兄子在長安壽為具

召武弟顯及故人揚覆衆等具謂酒酣見其

兄子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駑下未曾省見言不

所識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

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



異民有隱逸乃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衆強
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歲中廬江太守舉之其守
法見憚如此為刺史五歲入為丞相司直丞相薛
宣敬重之○綏和元年孔光左遷為廷尉武為御
史大夫成帝歆修辟雍道三公官通河內即更武
為大司空封汜鄉侯比音食邑千戶武為人仁厚
好進士樊榘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龔龔勝龔在
沛郡厚兩唐唐也及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
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也然疾朋黨問
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驗欲除
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亡名去後
常見思及為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

往者諸侯王斷治獄政內史典獄事相摠綱紀輔
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政中尉官罷朕并
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以一統信安百姓也今內
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喻不統尊者難以為治臣
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重
之權制曰可以內史為中尉○初武為九卿時奏
言宜置三公官又與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
後皆復亡故見下見下見下見下見下見下見下
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功名略比薛宣其材不及
也而經術正直過之○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
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
事親不篤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罷歸就
西漢書通何武傳



國後五歲復為御史大夫月餘徙為前將軍○哀
帝崩太后即日引王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
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舉朝皆舉莽武素與左將軍
公孫祿善二人獨謀以為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
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
口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也親疏相錯也為國
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
后竟自用莽為大司馬莽風有司曰勅奏武公
孫祿互相稱舉皆免後莽寢盛為宰衡陰誅不附
己者武自殺衆人多冤武者莽欲厭衆意一令
武子况嗣為侯謚武曰刺侯元始三年呂寬等
起治堂與武在誣中

互註言傳喜稱疾歸衆庶失望忠臣社稷之

衛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見傳請罷刺史置

州牧見傳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此見

王嘉傳事成哀朝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坐

戶殿門失關免光祿勳于永除為掾察廉為南陵

丞師古曰南陵縣名屬宜城○鴻嘉中舉敦朴能直

言召見宣室對政事得失超遷太中大夫出為九

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建平三年代平當為丞

相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戶賈又曰字嘉為人剛

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

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



人故繼世立諸侯衆賢也其九又雖不能盡賢
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
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
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
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
之言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
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有罪
當免宣帝後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
三人貪其材究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
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
其二十石長吏亦安官樂戩然後上下相望莫有
苟且之意其後稍亡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

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

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

朶全不取謀持下材懷危內顧常私計也每壹切

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致易及衆庶

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云徒蘇

令等從橫積後子用反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

守相威權素奪也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素孝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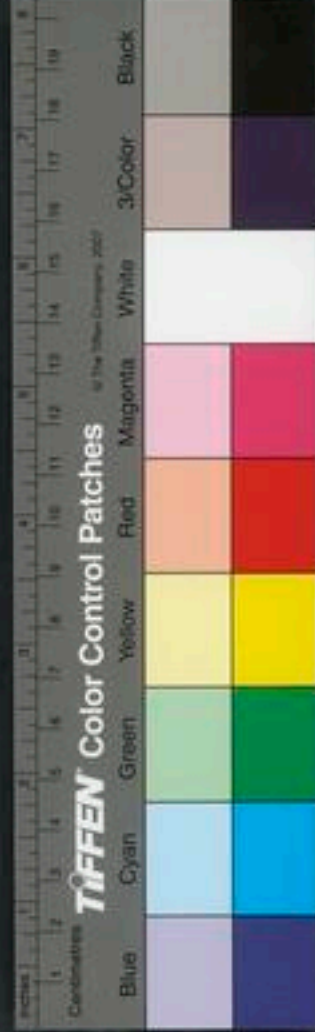
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不所以故也為遣

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

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宣帝愛其良民

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一解經故令一惟陛下留

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



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
差宜可濶略令盡力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
利也前蘇令發謂蘇令等初欲遣大夫使遂問狀
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蓋蚤令尹逢拜為諫大夫
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
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
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
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
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
詛為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為吏二千石是時侍中
董賢愛幸於上口欲侯之而未有所緣上因東平
事以封賢擢去宋弘弘亦反更言因董賢以聞

欲以其功侯之嘉上封事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
詔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息夫躬為宜陵侯
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
舜曰亡教佚欲有國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
佐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言如此則逆尊卑
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武王躬
履此道隆至成康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
蒙恩為漢大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以
致治平元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
萬水衡錢二十五萬口少府錢十八萬口是時賞
賜節約故少府水衡錢多也成帝寵臣張放史育數



貶退貨不滿千萬陛下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
席綠綵繒而已共皇寢廟比也當作也當作也共也綉也綉也
惟用度不足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董賢亦起官
寺上林中又為治大第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甚
於治宗廟奢僭放縱變亂陰陽於是上寢不說而愈愛
賢會祖母傳太后薨上因託傳太后遺詔令成帝
毋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嘉封還詔
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
有也王者代天將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
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高安侯賢侯幸之臣陛
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
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

謚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詔益
賢戶臣竊感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歲月皆陰
陽之戒也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
事順天人心以求福祐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
見愚慙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
相長史雜治東平王雲獄天子以相等無討賊疾
惡主讎之意詔免相等為庶人後大赦嘉奏封事
薦相上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孔光馬宮劾嘉固
上不道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吏
侵辱嘉也喟然印天歎曰音幸得充備宰相不
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
至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

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
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後上
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為丞相徵用何
武為御史大夫元始二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
宗為新甫侯追謚嘉為忠侯初嘉相心疑雲寬奏
欲廢治天子詔免相
巨註健而蓄縮不可用○言動民以行不以
言應天以寶不以文民心悅而天意得故為
權變非應天之道並見
天朝

師丹傳 歷元成哀平四朝

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私孝廉
為郎建始中丞相方進御史大夫孔光私丹論議
深博廉正守道微為光祿大夫成帝末年立定陶

王為皇太子以丹為太子太傅哀帝時徙為大司
空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多欲有
所匡正封拜丁傳奪王氏權丹上書言成帝深見
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為嗣先帝暴
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
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願
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宜克已躬行
以觀群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
不富貴不宜倉卒書凡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初
哀帝即位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帝哀父曰帝行
字共皇不稱
也尊傳太后為共皇太后丁后為共皇后冷褒
零改猶等復奏言不宜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
西漢書 師丹傳 二十二

彌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孫反又宜為共皇立
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為宜如褒猶言丹
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
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
順其節今宜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
者毋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
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云二上之義也考成帝
聖思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
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
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受
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
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會

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
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
皆以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口呼又丹使吏書
奏吏私寫其草丁傳子房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
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曰
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
聞四方臣不密則失身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劾
丹不敬遂策免丹唐林上疏曰竊見免丹策書秦
深痛功君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
國黃耆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大重
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平帝即位太皇
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先聖



之制百王不易之道也故交陶太后造稱僭號甚
悖義理內存反闕內侯師丹端誠於國不顧患難執
忠節據聖法分明尊卑之制確然有柱石之固臨
大節而不可奪可謂社稷之臣矣遂封丹為義陽
侯薨謚節侯

互註哀帝時言設井田則治可平見食智謀

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見符

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何武為大

後王莽篡位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賢

之愛殺於親戚武嘉區以一黃障江河

用沒其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

宏初建康身號為丹所切而先爵士及丹亦與
宏受封至王莽執政愛為商人丹交同邑故云
便工傳反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

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者也

叙傳哀平之卹丁傳恭賢武嘉感之乃喪厥身

高樂廢黜咸列貞臣封高樂侯

楊雄傳 歷成哀平三朝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周伯僑以

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世以農桑為業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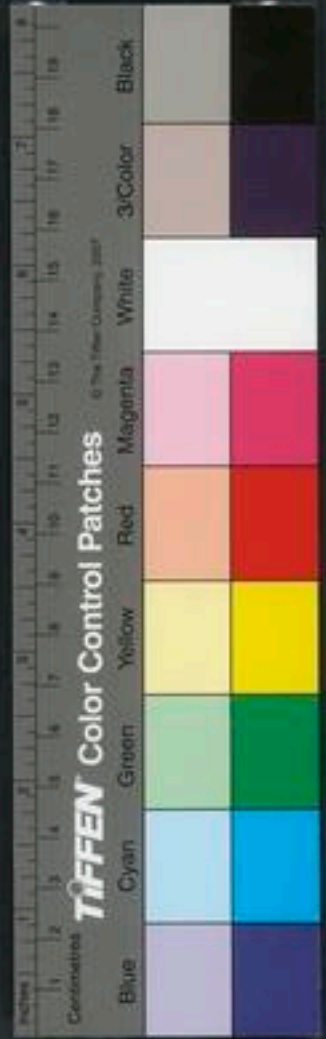
雄少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

為人簡易佚蕩佚音錄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

湛之思沈音同清靜亡為少奢欲不汲於富貴

不戚於貧賤不脩廉隅以微名當世徵工亮家

西漢書 楊雄傳 二十四



產不遇十金之無儻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
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
辭賦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
心壯之每作賦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
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
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
之贊也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注二據
離騷文而反之自嶧山投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
反離騷又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借誦以下至
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時難也○孝成帝時容有薦雄文似相
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陰后土以求繼嗣召

雄待詔承明之庭

承明殿在未央宮

正月從上甘泉還奏

甘泉賦以風其辭曰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時

雍神休

雍神曰雍

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邱儻錫

羨拓迹開統迺命群僚歷吉日協灵辰乘輿迺登

夫鳳凰芳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蚪騰清霄而軼

浮景先疾雷以馭道風取先及及是時未臻夫甘

泉也

泉與

迺望通天之繹通名也洪臺掘其獨

出芳

出芳

極之嘽言高臺其分反概行皆其狀

於是天子穆然珮臺間館琰題王英翊蝟燧漢

之中深宮澄心清現儲精垂思感動天地逆釐

三神人天集虜禮神之囿登乎頌祚之堂方擘道

西漢書揚雄傳

二十五



德之精則侔神明與之為資於是事畢功弘回車
而歸天閭決方地垠開八荒暢芳萬國諧登長平
方雷鼓盪口益反天并起芳勇士厲雲飛揚芳雨
滂沛于霄德方麗萬世亂日一亂者信厥對方休祗郊裡神
園立隆隱天方聖皇穆口信厥對方休祗郊裡神
所依芳輝光駭耀隆厥福方子口孫口長口極方
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秦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
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法法音遠則石
闕封靈枝鶴露寒棠黎師得游觀屈奇瑰偉已上
名非木摩而不雕墻塗而不畫周宣所考盤庚所
遷夏卑宮室唐虞祿祿三等之制也林音未土
也且其為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

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地上比於帝室紫宮帝

也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為黨鬼神可也莽反又是

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駕車間豹

尾中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中故

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偶也孫父日神也

言屏玉女卻虛妃以微戒齋肅之事賦成奏之天

子異焉口其三月將祭后土上廼帥群臣橫大河

湊汾陰也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也顧龍門

覽益池登歷觀也陝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

之虛口取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為臨川羨魚

不如歸而結網口還上河東賦以勸

西漢書楊雅傳二十六





其辭曰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瘞地曰瘞禮靈祇

謁汾陰于東郊京師東因茲以勒宗垂鴻發祥隲社

群臣各法服整靈輿也廼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

狼之威孤也張耀日之玄旄揚左纛被雲稍也

鳴洪鍾建五旗也奮電鞭駉雷輜也遂臻陰宮也

肅也肅也如也也靈祇既鄉五位時叙也

細縕玄黃將紹厥後於是靈輿安步也周

軼五帝之邀迹也躋三皇之高

蹤既發軔於平盈也方誰謂路遠而不可從也

○其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為昔在

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

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教土

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

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也鳳皇巢

其樹黃龍游其沼狝獬豸其困神爵栖其林昔者

禹任益虞而上下和也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

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

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

鼎胡御宿昆吾也旁南山也周

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頽渭而東也周

西漢書也楊雄傳

二十七



衰數百里漢穿昆明池象滇河漢營建章風

闡神明馭娑漢漸臺泰液漢

中象海水周流方大瀛州蓬萊游觀侈靡雖頗割

其三垂以贍各民漢然至羽獵田車戎馬芻

械儲侍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漢非堯舜成

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古射獵之等也漢君之志也

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旨泉臺漢聖處於

故聊因校獵賦以風其頌曰罷我神聖處於

玄宮富與地侔漢貴與天比崇建道德以為

師友仁義與為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帝將

田于靈囿乃詔虞人典澤儲積共侍漢文記反供戊

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沂渭經管鄧鎬天子

乃建九流載靈輿方馳千駟校騎萬師漢也

谷為之風森林叢為之生塵昭光振耀蟹習如神

享抗手稱臣方將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

仁惠之虞漢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不亦至乎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

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漢斜南山二谷名漢反東至弘

農南歐漢中張羅囿置罟捕熊羆豪豬虎豹狍獾

狐菟麋鹿漢載以檻車輪長揚射熊館漢

射能館有以罔為周法漢也

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漢考與二

年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宿費陽宮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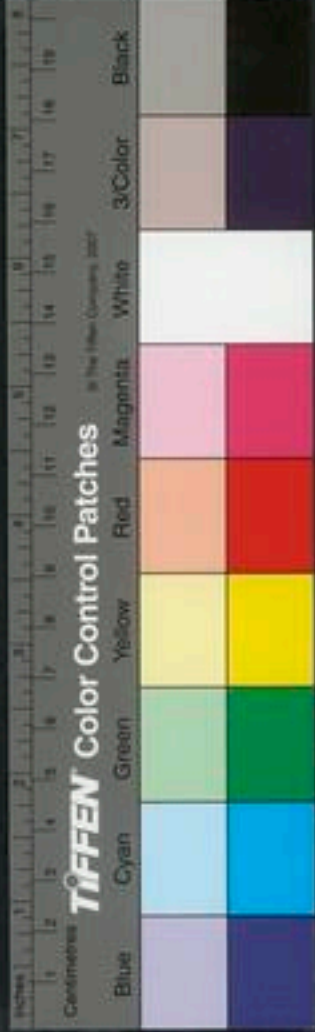
西漢書楊雄傳

楊雄傳

西漢書

是時農民不得收飲確從至射熊館選上
長楊賦聊因筆墨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
墨客卿以風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
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獵長楊
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此天下之窮覽極
觀也豈為民乎哉翰林主人曰吁若客所謂知其
一未睹其二者也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強秦封
豕其士竄竄其民陽古曰封大也鑿齒之徒相
其摩牙而爭之鑿齒曰淮而子云先時鑿齒封
戎豪俊麋沸雲擾群黎為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
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闕提劍而叱之下將

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以為萬姓請
命虞皇天廼展民之所誦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
帝業七年之間天下密如逮至聖文方垂意於至
寧躬服節儉緜衣不敝革鞜不穿於是後宮賤瑋
瑁而跡珠璣卻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靡麗而
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今
朝廷純仁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
則樵夫咲之廼時以有年振師五菴習馬長楊又
恐後世迷於一時之事淫荒田獵而不禦也是以
車不安輻輳屬而還戰古委字出愷躬行簡易於
劬勞休力後然後陳鍾鼓之樂鳴鞀磬之和聽廟
中之雍口受神人之福祐方將俟元符善瑞以禪



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迨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離音或起
家至二十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
譎雄以玄尚白玄黑也言雄非之而雄解之彌曰
解譎其辭曰容譎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
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
也析分也儋人之爵儋音也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
紫束丹其轂轂音也今子幸得遭明盛
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
日矣曾不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
目如耀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衡音也論者莫當顧
而作太玄五千文支葉扶踈獨說十餘萬言深者

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
而位不過侍郎擢總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尚白
乎何為官之拓拓音也落也揚子咲而應曰容欲朱丹
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族音也
六赤也往者周網解結群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
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
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
以橐橐音也或鑿坏以適適音也是故騶行
以頽元而取世資元音也益軻雖連蹇猶為萬
乘師師音也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禹後陶
塗東南一尉尉音也西北一侯侯音也微以糾墨
制以質鉄鉄音也散以禮樂風以詩書天下之士雷
西漢書楊雄傳



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仁自以為稷契
人仁自以為咎繇戴維垂纓而談者仁皆擬於
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仁當塗者入
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
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雀或作雁雁也雁勃解之
鳥乘鴈集不為之多乘鴈雙鳥飛不為之
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
亡種蠱存而粵伯五殺八而秦喜五殺故當其事
棄殺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穰侯蔡澤
雖喋吟而嘆唐舉唐舉故當其事也
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噲則不能安富其亡事也
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合故世

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

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也或釋褐而傳或

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漁合或七

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狂于乘於

陋巷一或擁帚或先驅或是以

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中室隙蹈瑕而無所

誣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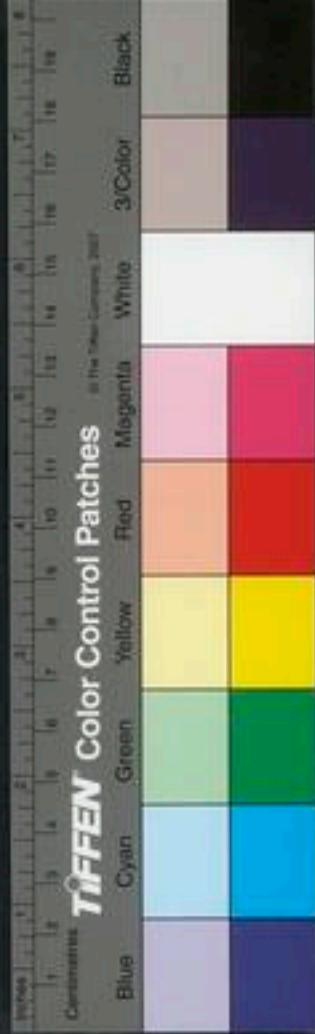
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起行殊者得辟也是以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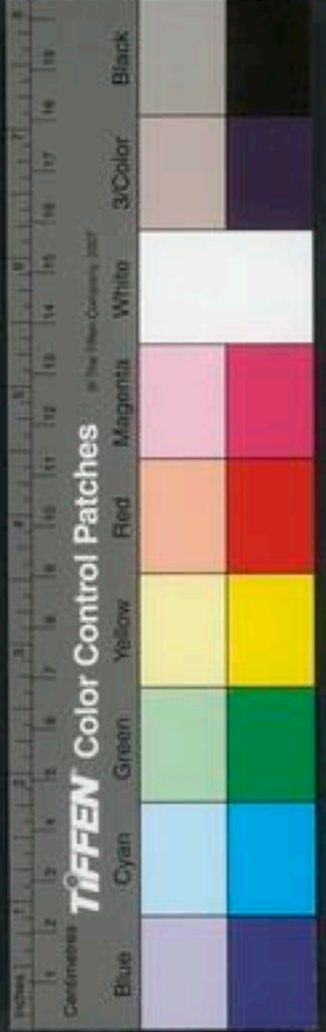
談者宛舌而固辭欲行者擿足而投迹也鄉使

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

獨可抗疏抗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

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仁者滅隆仁者絕觀





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祥地藏其熱高明之家
 鬼瞰其室監反攫挈者亡安持執也黜仁者存位
 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
 爰清爰靜游神之廷及才性惟寂惟冥守德之宅世
 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迺以
 鷓臬而笑鳳皇執蠅蜓而誦龜龍音珍與反也不
 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
 遭史跼扁鵲也二人皆古良醫悲夫容曰然則靡玄
 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睢魏
 之亡命也折脅拉髀音格也免於徽索翕肩蹈背
 扶服入橐北反激印萬乘之主音讀也累淫陽抵
 穰侯而代之王粲之牙當也蔡澤山東之

匹夫也頷頤折頷音涿滹流沫西揖強秦之相

搯其咽音反炕其氣音附其背而奪其位宋附詳

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

輅脫輓晚音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從

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

通起於枹鼓之間音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

得也甫刑靡敝音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

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諄矣有

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憲矣有建婁敬之策

於成周之世則謬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

之間則狂矣夫蕭音規曹隨音曹音留侯畫

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砥礪音留侯畫

唯其人之贍知我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
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
則凶夫蘭先生收功於章臺齊如獻璧於此臺
地相以流永嬰四皓采榮於南山榮名非也
公孫翔業於金馬張弘對策驃騎發迹於祈連司
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內遺細
也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
闕侈鉅行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迺故之於正然
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
以風帝反縲二有陵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
止明矣又頗似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

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而大潭思渾

天天象也參摹而四分之三折而四參天象也

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

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

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畫一夜陰陽

數度律歷之紀九二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

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
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與秦初歷相應亦有顯
頊之歷焉擡之以三策指金關之以休咎紘之以
象類經音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
仁義禮智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



生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曼音發客有難玄大
深众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容難
揚子曰凡著書者為众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
口工舞調於比耳比類今吾子抗辭幽說闕意眇
指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炉旁薄群
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竄費精神於此竄音
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發於無聲
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闕言崇議益微之塗蓋
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
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乃金乃玉
彼豈好為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蚪絳
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澗不階浮雲翼

疾風震舉而上升則不能機膠葛騰九闕葛得也

清之氣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絃

泰山之高不嶢嶢則不能滂滂雲而散歎烝嶢音

氏之作易也繇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

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

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舞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

鴻烈而章緝熙蓋昏靡為宰昏音

寔為尸大味必淡淡音大音必希大語叫音大道

低回是以辭之眇者眇音不可同於眾人之耳形

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混音辭之行不

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春

西漢書楊雄傳 三十四



咸池掄六莖音發箏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和
反則故鍾期死百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獲
人亡則匹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後乃師曠之調鍾
埃知音者之在後音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或
之謂不謂也鍾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或
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確見諸子
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
辭以撓世事大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
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構止不與聖
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確者常用法應

之誤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文多不著

互註文章冠天下

見地競為侈麗闕衍之辭

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見天博物洽

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見劉作酒箴以

諷成帝見陳博極羣書見司馬

贊曰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

王音奇其文雅召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

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

之初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

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

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

衆確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執利



迺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蒼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九州之賦莫深於唯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效用惟劉歆及范滂遠于而桓譚以曾之急則惟劉歆及范滂遠于而桓譚以為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及扶云復歆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不謂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

自投下幾死

依及

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

與讀

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

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

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大

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

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芭音常從雄居受其太

玄法言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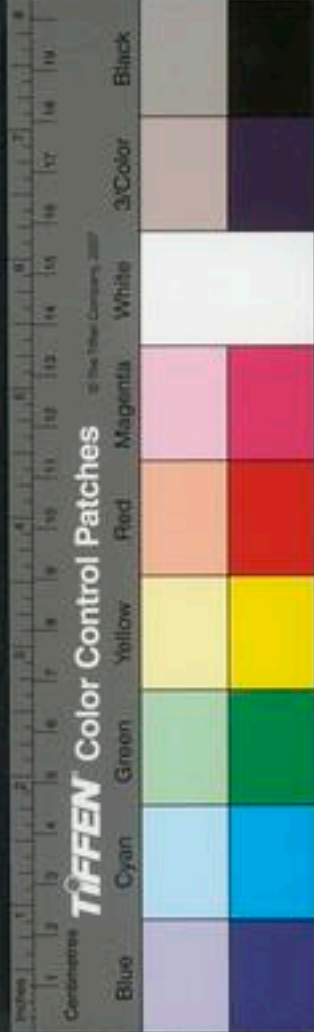
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

覆醬甌也甌音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風

五年卒時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雄書

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願君與譚不及見

也凡人賤近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六

儒林傳序

京兆 慎獨齋 刊行

古之儒者博學彥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

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

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

年陵夷言漸頹替也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

用而道之不行廼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

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應聘諸侯以答

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問禮者則為禮答而西

八周南至楚畏匡危陳奸七十餘君奸音適齊聞

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六

儒林傳序

京兆 慎獨齋 刊行

古之儒者博學彀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

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

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

年陵夷言漸頹替也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

用而道之不行廼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

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應聘諸侯以答

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問禮者則為禮答而西

八周南至楚畏匡危陳奸七十餘君奸音適齊聞

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





其所樂自衛反魯謂哀十一年也時適表究觀古今

篇籍迺稱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

之鬼鬼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

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叙書則斷堯典

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

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

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常編三絕而為之傳

近聖之事曰立先王之教以音故曰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仲尼既沒七

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卿相師傅小者友教

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

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

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

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黜焉然

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於威宣之際威宣齊孟

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王宣顯於

當世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今新豐

處就隱儒鄉溫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西岸改更

古老傳為鄉儒慶焚書慮天下不往所改更更

山法諸生到者拜為師百人乃密合冬種瓜於不

同乃命中溫慶瓜守成諸生至同發棧地上六

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

歸之於是孔甲為涉博士卒與俱死陳先禮器往

西漢書儒林傳序

滅亡其事至微賤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贄
為臣者何也且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
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
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
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
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為述首
然後喟然興於學位明反然尚有干戈乎定四海陳言
布相次及叛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時
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本好刑
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
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漢興言易自淄川田
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培音於

齊則棘固生燕則韓太傅名嬰言禮則魯高堂生

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

崩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

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

學士靡然鄉風矣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廼請白

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

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

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

聞舉遺典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

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

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

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



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
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
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
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
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八
不悖布內所聞所聞師古曰聞其部為有此人也原父
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
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
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
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
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臣謹案詔

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問合扶通古今之誼文章

爾雅訓辭深厚思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

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貢父

乙字遷留滯師古曰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

人原故請其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

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

卒史扶風而大行後為左馮翊比百石以下補郡

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

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

請著功令如律令制曰可錄貢父曰尋此文意

別言之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選留滯者今

其治禮掌故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請補左



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
舉大誼而已故謂經之旨趣也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
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
梁丘之學

施讎傳

施讎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與孟喜梁丘
賀並為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梁丘賀為少
府事多廼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
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讎
結髮事師數十年為讎也賀不能及詔拜讎為博
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在未央宮北書也讎授張禹禹授彭宣由是施家有張彭之

學

施讎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與孟喜梁丘賀並為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梁丘賀為少府事多廼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讎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在未央宮北書也

孟喜傳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善為禮春
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
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廼使喜從田王孫受
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
生且死時獨傳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
飾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
物方爰茲也象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箕子者謂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
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為名之後賓死莫能持
其說喜因不肯因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郎博



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
郡白先少子沛翟牧子兄皆為博士由是有

翟孟白之學

初喜許官田生獨傳喜祭此賀禮之
曰喜許官田生獨傳喜祭此賀禮之

梁丘賀傳

此京房子
揚何家子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以能心計為武騎後
京房受易別一京房非真地奇更事田王孫宣帝
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八說上善之
以為郎會八月飲耐行祠孝昭廟先敲旄頭劍擬
墮墜古地首垂泥中刃鄉乘輿車日鄉馬驚於是
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
氏外孫任宣坐謀反誅宿光傳云任宣霍氏宣子
章亡在渭城界中夜八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

上至欲謀為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八廟其後
待明而八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由是近幸為給
事中至少府為人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于
臨亦八說為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
臨學精孰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
善之乃使其子駿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
為少府仲馮曰代嘗作殺後人誤改
之代充宗者召信臣非臨也

互註甘露三年圖形麒麟閣見籍

京房傳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字贛延壽云嘗從孟喜問
易會喜死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
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諸易



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為
異黨讀口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
與同房授姚平由是易有京氏之學楊何叔

(互註)易傳曰聖王在上總命羣賢以亮天功
則日之光明五色備具見五行志

費直傳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樓治易長於卦筮亡章
句徒以彖象係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

高相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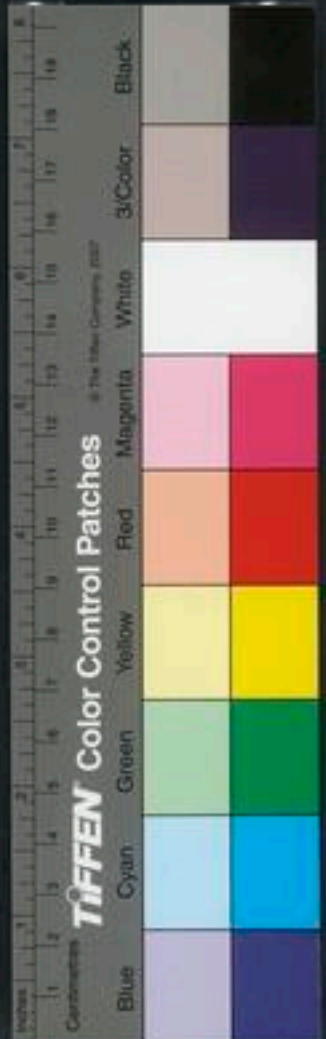
高相沛人也治易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
於丁將軍高治易與費公同時

伏生傳

伏生濟南人也名勝伏生碑云也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
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
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
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
定伏生求之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
教于齊魯之間齊學者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
不涉尚書備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嘗求說使其女傳言教是錯也又教齊南張生

歐陽生傳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有俊
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撲學弗
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寬授歐陽生子
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高子陽高孫地
西漢書歐陽生傳



餘長賓為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官至少府
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
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官屬共
送數百萬宋本無數字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
錢百萬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夏侯勝傳

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
始昌傳勝、又傳從兄子建由是尚書有大小夏
侯之學又事同郡人建又事歐陽高

周堪傳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事大夏侯勝(元帝)即位擢光
祿勳堪授并卿及長安許商、善為篆著五行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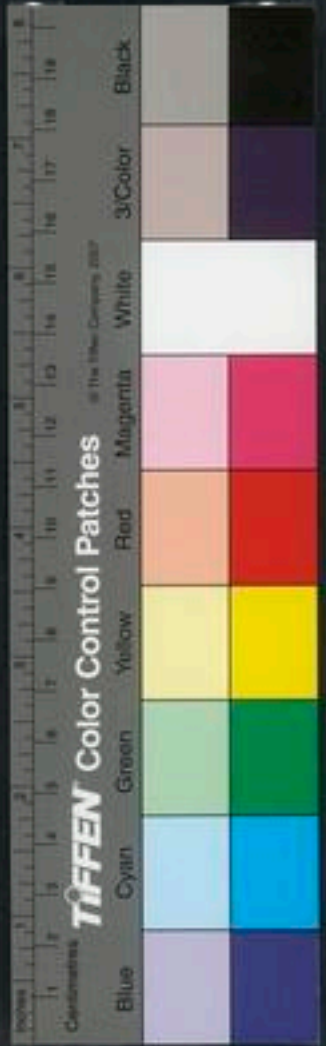
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
吳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事齊炆欽
幼卿為文學師古曰依類四下為四科炆音杜王莽時林吉為九
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為許氏學者各從
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漢子孔氏事李勝
(互註)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
常發忿悃幅信有優國之心詳見劉勸道上
以古制見蕭望之傳

張山拊傳

張山拊夫音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為博士

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山陽張無故
信都秦恭陳留假舍無故善修章句為廣陵太傅

西漢書張山拊傳



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百萬言寬中有雋才成
帝賜爵闕內侯疾卒谷永上疏曰鄭寬中有顏子
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嚴然總五經之臆論嚴音
立師傳之顯位卒然早終宜加葬禮賜之令謚
上吊贈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

孔安國傳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
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
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師古曰朝
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
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
萊張霸分拆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

書叙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

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微以中書校之

非是中書天子霸辭受父父有房于尉氏樊竝時

太中大夫平當勸上存之後樊竝謀反迺黜其書

申公傳

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第
子徒歸入見于魯廟官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

詩元王薨子郢嗣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

病申公及戊立為王昏靡申公昏靡聯繫相申公

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

命召之乃往茅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

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亡傳口說不為起者則闕

弗傳蒯陵王臧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臧請



立明堂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輅傳從傳反張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已八十餘歲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行勉力為

也行致堂胡氏曰申公之言當矣第未知所謂力行者何事爾申公開端而未告武帝拂意而不問惜哉申公為議明堂而至對既不合又留魯邸而議巡守律歷服色事夫豈力行之急務哉其不逮穆生又可見於此矣

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

子言不說儒術得縮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縮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故數年卒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眾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免名中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由是魯詩有韋氏學中安公第互註為詩最精○始為詩傳號魯詩○諫王戊不聽而確春于市並楚元王傳

王氏傳

王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為昌邑王師王以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王吉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



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
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
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
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
聞亦得減死論故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
也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
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
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樞衣登堂
頌禮甚嚴禮衣謂以手內舉之試誦說有法疑者
丘蓋不言孔子蓋有不詳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為博士式徵來

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
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共持酒肉勞式勞來皆注意

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

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逸詩篇名也見大

駒主人歌客毋庸故原父曰尋文衍一客字驪駒

也管歌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

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輕言狗者

容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強勸我竟為豎

子所辱遂謝免故終於家江公與驪駒大

輟固傳

西漢書 輟固傳

輟固傳

西漢書

十二



轅回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日湯武非受命廼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欲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故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日冠雖敵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師古曰馬肝有毒食之殺人原父曰知味者不必謂食之為毒也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也殺馬肝有毒食之殺人幸得無食之

湯武為殺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道家以

息此律廼使固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廼假固利兵下固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辜後上以固廉直拜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故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反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皆固之子孫也夏侯始昌最明

后蒼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郟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



衡授師丹伏理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

蒼亦通禮

韓嬰傳

韓嬰燕人也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故一也淮南貢生受之音齊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武帝時嬰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為博士

趙子傳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蔡詛、授食子公與王吉食生授栗豐吉授長孫順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蔡詛至云相自有傳

毛公傳

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為頌漢儀有二郎為此頌但徐生有禮容天下頌頌與容同下皆類此故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徐氏為禮官大夫

孟卿傳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奮徐氏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曲臺殿在授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由是



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大戴授琅邪徐良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揚榮家世傳業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揚之學

胡毋生傳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故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子遂之者遂謂名位成達者蒯陵褚大東平龐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龐公守學不失師法為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御魯眭孟孟坐說災異誅始孟誅廢于孟御

嚴彭祖傳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竟以太傅官終彭祖嚴

顏安樂傳

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眭孟弟子也家貧為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為仇家所殺



瑕丘江公傳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
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
持論善屬文江公納於口上使與董仲舒議不如
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義比類
次也辨與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
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
梁而善之(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
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等皆魯人也言穀梁
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與穀梁時蔡千秋
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
諫大夫復選郎十人從受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

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
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
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
劉向並論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詛
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梁漢受江公千秋

房鳳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其音基琅大司馬王根薦
鳳明經通達擢為光祿大夫時光祿勳王龔與奉
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
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
相孔光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
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



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為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其子長卿授清河張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授黎陽賈護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尹更始又傳房歆

賈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負說料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揚春

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以存之是在其中矣叙傳擴亡秦擴音廣滅我聖文漢存其業六學析分是綜是理是綱是紀師徒彌散著其終始

循吏傳

漢興之初反秦之弊與民休息允事簡易禁網疏濶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胡歌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



于(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
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
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
奸軌不禁時必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
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
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
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
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
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
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益鉄矣及孝宣由
仄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知民事之
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屬精為治五日一聽

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
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宗
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
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
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
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
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
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
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
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
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
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有奉祀此廉、庶幾



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康公古有風采也

文翁傳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
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
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廼選郡縣小吏開敏有
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
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
以遺博士少府郡掌刑物府以供太守者也
蜀人刀
之皆善故數世蜀生皆成就還故文翁以為右
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
成都市中學官學之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
下縣子弟也為除更繇不令徒役也高者

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
便坐受事便坐非正位可以視事生財財反每出行縣蓋從學官
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
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
錢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
至武帝廼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
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
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文翁學堂在益州城內

王成傳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東相治甚有拜宣帝最
先褒之地節三年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
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



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貢父曰史記長吏守丞後漢百官志諸侯王相如太守長史如郡丞又邊郡有丞元有長史守丞連言之說不可不用下同或對言前臆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黃霸傳

黃霸字次公淮陽夏人也夏工少學律令喜為吏喜許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產有罪劾免同產謂死後也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三補郡尉任用也郡人就馮翊以

霸入財為官不署石職高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眾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上嚴酷以為能而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位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廷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繫獄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論冬積三歲乃出勝復為諫大夫口薦



霸於上擢為揚州刺史三歲詔霸為潁川太守秩
比二千石居官○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
吏不奉宣太守霸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問分扶
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郵行書舍傳送文書
而治處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
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奸
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
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
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
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
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
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

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知其起居所
問毫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
部書言霸為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猪子
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識吏民
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奸人去八宅郡盜賊日少霸
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長吏許丞老
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
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
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緣
絕簿書盜財物緣因也國交代之際而公私費耗
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
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



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
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貶秩
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後
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
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
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貞婦順孫日以
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
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
賢人君子矣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
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
及帛○後徵為太子太傅五鳳三年代邴吉為丞
相封建成侯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

令風采不及兩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

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

鶡雀飛集丞相府

長吏守丞對時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見

者多知鶡雀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

問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

從臣敞舍來乃止臣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並

行偽貌有名亡實非細事也漢家承弊通變造起

律令所以勸善禁奸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

臣明飭長吏守丞故告二千石郡事皆以義法令

檢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干名譽者必先

受戮天子嘉納敞言霸甚慙又樂陵侯史高以外



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
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
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宣
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
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高惟隆近臣朕之所
自親其知材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
免冠謝罪數日迺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
漢興言治民更以霸為首為相五歲甘露三年薨
謚定侯○始霸少與善相人者出見一婦人相者
言此婦人當富貴霸問之乃巫家女即取為妻與
之終身○霸死後樂陵侯高竟為大司馬言霸妻
帝紀穎川好爭訟黃霸化以

萬厚

見地理志

議以容禮待單于

蕭望之傳

以治行第

一八京兆尹

見張敞傳

在穎川以寬恕治蒙加顯

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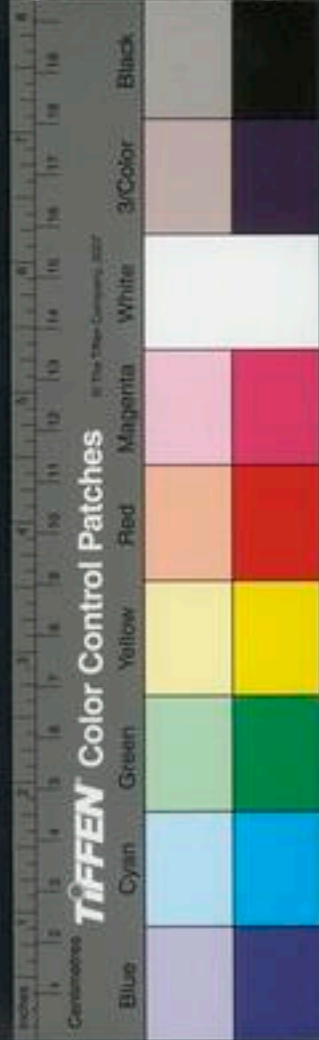
嚴延壽傳

代延壽居穎川因其迹而大治見韓延壽傳

朱邑傳

事宣帝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
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
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太守卒史舉賢良
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八為大司
農○為人博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
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
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



也直敬遠守劇郡馭於繩墨直讀勾臆約結固亡
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
業司農王百戲猶饑者甘糟糠穰歲餘梁肉何則
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魏無
人情士之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信韓故事各
達其時之美後宋祁曰事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
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敬言貢薦賢士
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
共九族鄉黨日共家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
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
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其賜邑子黃
金百斤以奉其祭祀邑病且死厲其子曰我故為

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
如桐鄉民齊謂燕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
果共為邑起家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龔遂傳 事昭宣帝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為官至昌
邑郎中令事王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
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
至於涕泣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
郎中令善媿人媿古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久與
駒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
行左右侍御皆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
社稷危也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



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通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久之宮中數有妖怪王以問遂遂以為有大憂宮室將空語在昌昭帝崩昌邑王微即位卒以淫亂廢遂與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為城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為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湖音類又音寶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

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傳反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遂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鉏材反鉤也持兵者乃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罷讀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盜賊於是悉平仲馮曰盜賊以乃二事故前云盜賊悉平師古段前未嘗言罷故西漢書卷之八十一





解為政字乃非通功矣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

假貧民

與假也

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

奢侈好禾枝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

令口種一樹榆百本廕五十本葱一畦韭

龍明戒反俗作

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

田畝秋冬課收歛益畜果實護芟勞耒循行郡中

皆有畜積

論高讀曰畜災難也音吏民皆富實獄

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

曹以為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

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八宮王生

醉從後呼

故呼反

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

故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

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

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

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

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

卿拜遂為水衡都尉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館

張知為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尊重之以官壽

卒

張反

卒時亦科王生為水衡

互註所居民富所去見思

見徐史傳

召信臣傳

召信臣助召音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

為郎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後

西漢書召信臣傳

二十六

為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略
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八阡陌止舍
難鄉亭息時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
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水一所以以廣溉
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
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
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其化大行郡中莫
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
吏民親愛信臣號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為百
姓興利郡中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
治行常為第一復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為少府
列於九卿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

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
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
陽亦為立祠信臣為少府奏請上林諸離連宮館

互註為南陽太守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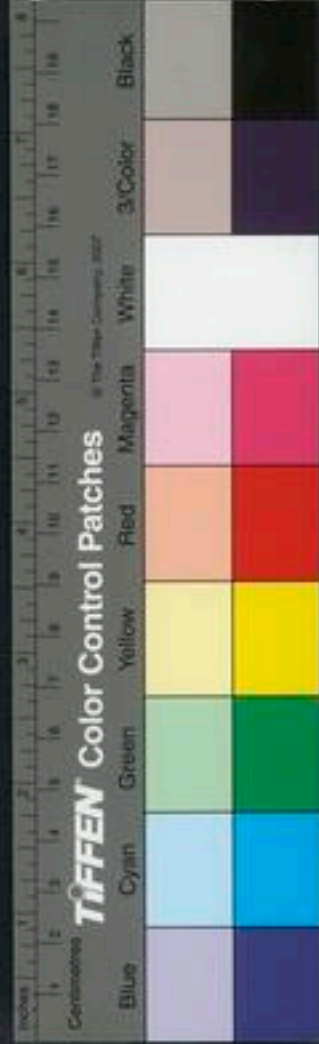
殷富見地志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見上

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見傳

叙傳誰毀誰譽言其有試泯羣黎化成良吏
淑人君子時同功異茂世遺愛民有餘思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六



十七史

十

正漢酷吏傳 子貢 劉孟 郭解 呂皇后
 鄧都 白圭 齊解 西域傳 薄姬
 穽成 倚頓 萬章 鄒吾 盧皇后
 趙南 烏廐 樓護 麴宿 王皇后
 義縱 巴寡婦 陳遵 安恩 李夫人
 王溫舒 蜀卓氏 原涉 大月氏 鮑叔牙
 尹齊 羅裳 佞幸傳 廉居 班婕妤
 楊僕 宛孔氏 鄧通 大宛 趙皇后
 咸宣 丙氏 李延年 故車 元后王氏
 田廣明 刁回 石顯 烏獲 王莽
 田延年 師史 羊舌肸 龍若 叔傳
 嚴延年 宣田任氏 匈奴傳 渠犖
 尹貴 游俠傳 西南夷 平解解
 貨殖傳 朱家 兩牟 外戚傳

十七史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七

酷吏傳

正德 丙子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
 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子稱上德不德是以有
 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信
 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
 昔天下之同害密矣然奸執愈起其怪也上下相
 適至於不報當是之時吏治若殺火揚沸也結也
 不也非武健嚴酷也為能也其任而媮快乎也
 也也言道德者溺於職矣故四下士聞道大笑之
 非虛言也漢興破觥而為圓也及斷珉而為楮

西漢書卷之二十七



雖其號為烟燭吞舟之魚而吏治益蕩一不至
於奸黎民艾安又謂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
時酷吏獨有侯封列赫宗室殺辱功臣其後
呂氏已敗逐夷侯封之家李景時為錯以深刺頗
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被戮其
後有郅都審成之倫

郅都傳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面
折大臣於朝嘗從人上林賞姬在廟野藏入
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殺自持兵杖賞姬都伏上前
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
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遂藏亦不偏賞姬太后聞

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都○濟南閻氏宗人

三百餘家豪婦二千石莫能剛於是景帝拜都為

濟南守至則誅閻氏首惡餘皆散棄各歲餘都中

不拾遺寺十餘都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

氣公庭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

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

子矣都還為中尉丞相孫侯至責居也名

而都相丞相是時民懼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

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刺目而視視曰

蒼鷹○臨江王徵諸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

筆為書謝上書而徵諸中尉府對簿而都禁吏弗
與太后聞之怒以堯法中都及中都見歸家素



帝逆使使即拜都為馬門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使
宜從事匈奴素聞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都死
不道馬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以人為象也匈奴也馬門也今
將地射莫能中其見彈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
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實太后曰臨江王獨
非忠臣乎於是斬都後初都死不測力爭其說
互杜漢有都都親尚匈奴不敢南御沙幕

竇成傳晉書

竇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靈帝好氣為少吏
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求臣操下急如求臣
其也猶賊任威都都死後長安石宗室多犯法

上召成為中尉其治效都其腐亦如竇宗室憂
憊人皆憐恐魏文五○武帝即位從為內史外
戚多毀成之短抵罪覺鉅魏文五成以為不獲
救逆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魏文五曰仕不至二
千石實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貫武陔田千餘
頃魏文五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教致產數千
萬為任使持吏長短○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公
孫弘曰竇成為濟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
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成餘關吏執肆郡國出
八關者魏文五號曰寧見乳虎無直竇成之怒其
暴如此正不直是成傳

趙高傳

西漢書

趙高傳



趙高廢人也武帝時以刀筆吏積勞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中大夫典張湯論定律令作是知
更傅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為為人庶務則為終不行
為吏以來會無貪吝公卿相連請則為終不行
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
法輒取亦不覆案始條侯以為既深及為為少府
九卿聘急至脫傷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為治加
緩名為平緩以奇平則為終不行

義縱傳

義縱河東人也為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
捕按太后外孫借成子者其子名也
上以為能遷河內都尉至則拔城其豪橫氏之痛

河內道不拾遺○遷南陽太守開竈成家居南陽
及至開竈成側行送迎則為終不行然縱氣威弗為禮
至郡遂按竈氏破碑其家成坐有罪及孔熹之屬
皆奔亡則為終不行南陽吏民重之則為終不行
而未強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廷尉史○軍
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縱縱為定襄太守
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
人相親者亦二百餘人縱一切捕鞠曰為死罪解
脫則為終不行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郡
中不震而吏督民佐吏為治則為終不行
治及口一切捕鞠而云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郡
中不震而吏督民佐吏為治則為終不行
趙高張湯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闊法而行縱以



鷹擊毛擊為治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民為燕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其治所獄殺甚多燕取為小治獄言燕益不勝直指始出矣揚可方愛告緝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壯武治以為廢格沮事弄經市

王溫舒傳

王溫舒陽陵人也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稍遷至廣平郡尉拜郡中丞敢往吏十餘人為大守皆把其請重罪也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即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回反之亦減宗也曰實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捨道也上聞遠為河內太守至郡具私

馬為縣部吏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

大者至獄小者乃笞家直沒入償城也人之

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暴以為神連盡十二月郡

中無犬吠之盜其頌不得失之旁郡進求會春溫

舒頓足歎曰嗟乎今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也

以為能遠為中尉其治復故河內也溫舒為人

少文多誦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視之如奴有勢家

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雖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請

下戶之指以動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奸猾窮治大

色盡靡爛獄中也行論無出者其爪

尚高書也王溫舒傳



下吏自殺而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置教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並起大岸至數千人攻城邑取庫兵穀二千石為糧告縣趣具食口及時小岸以百數探幽鄉里者不可勝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逐相長史使督之備亦能繫以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赭衣持節虎符發兵以典擊斬有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道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頗得其渠率數卒失亡復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沈命也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為品者二十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

畏誅雖有盜賊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謂正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寔多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

田廣明傳

田廣明字子公鄆人也遷河南都尉以殺伐為治盜賊並起遷廣明為淮陽太守連禽大姦徽為大鴻臚宣帝時以邠連將軍擊匈奴坐罪自殺嗣下

田延年傳劉向傳延年字子真汝南人也延年次大鴻臚

田延年字子宿先齊諸田也徙陽陵以材略給事大將軍吳府霍光重之遷為長史出為河東太守遷拔尹翁歸等以為爪牙誅姦豪強奸邪不敢發



以選八為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淫亂霍
將軍與公卿謀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劍起叱羣
臣即日議決宣帝即位以史疑定策封陽成侯昭
帝大行時方上事恭起用履未解延年奏言尚質
或豫救方上不祥死物十一冀其疾用殺以求
利非民臣可當為請沒入職官奏可富人亡財者
皆悉出錢水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所
為假延年上簿詐增能且其費二家告其事丞相
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御史大夫田廣明
謂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實
之言大事不成大將軍田穰然實勇士也當發大
議時震動朝廷九國舉于掛心曰使或至令病母

使君召延年詰問故擊自刺死

嚴延年傳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掾延
年少學法律丞相府後舉傳御史宣帝初即位勅
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
焉欲誅延年後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
比有涿人平野白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
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語十四咸四年
員二十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敢為盜賊道路張弓
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還據趙縉極高
氏得其元罪縉見延年新將縉心內懼即為兩
劫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逆出其重劫延年

已知其如此夫趙塚至白其枉者近年索懷中河
重劫即救送徽度八歲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
死自死更皆殺弁殺及更遣史分考兩
高窮竟其奸謀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怒道不拾遺
○三歲還河南太守豪強脅息自息野無行
盜賊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
雖陷法由文以出之其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
眾人所得當死者一相出之所謂當生者說殺之
按其獄皆文殺金不可得反延年為人短
小精悍敏健於事雖子貢亦有道藝於政事不能
絕也吏志盡節者辱遇之如骨肉皆視郡之

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甚中傷者
多无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謀殺奏成於手中主
簿親述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惠如神冬月傳
屬縣囚會論府上論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
赦為京兆尹索與延年善赦治雖嚴然尚頗有縱
舍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
兔也上觀下獲謂盧六國時韓氏又大也良犬也
不喜多獲謂次卿少獲誅罰謂行此術延年報
曰河南天下喉咽謂一二周餘寬養謂苗穡何可
不鉏也自矜戎其能終不棄止○時貨崩在潁川
以寬恕為治郡中亦平屢蒙賞年風皇下上賢焉



下詔揭揚其行加金爵之賞迨年素輕霸為人及
比郡為守二及廢實反在已前心內不報河南界
中又有蝗虫府丞表出行蝗逐見迨年迨年曰此
蝗豈燬皇食邪表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為常平
倉刊百姓迨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當避位去
壽昌安得獲此後左馬相被上欲徵迨年符已發
為其名酷復止迨年生還舉不實假扶笑曰後赦
獲有舉人者夫表表年老頗憐年以索畏迨
年恐見中傷取告至長安上書言迨年罪名十事
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迨年生惡望非誇
政治不道索市知迨年母從東海來欲從迨年
曝索市到雄陽適見報曰母大驚使止都亭不肯

八府迨年出至都亭謁母母問聞不見迨年元冠
頓首聞下良父母乃見之因數責迨年表及幸得
備郡守再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
循吏則罰多則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
迨年振罪重頓首謝表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
舉正職正及表謂迨年天道神明人不可
獨殺我不意官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
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
賢知其母迨年兄弟五人皆蒞吏材至大官東海
號曰萬石嚴姪一門之又三五二十

尹賞傳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永始元延閣上急於

政貴威勝恣長安中奸猾浸多關里少年羣輩殺
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為彈此得赤丸者斫武
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夜城中簿纂慶起勸
劫行者死傷橫道抱鼓不絕此賞以三輔高第
選守長安令得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
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此郭今在長安縣內也
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都戶曹掾史亭長里
正父老伍人此伍人今在長安縣內也
少年惡子無事藉商販作器而解衣山服此服被
鑿行持刀兵者悉籍記之此籍記今在長安縣內也
一相會長安吏中數百兩分行校捕皆勸以為通
行飲食羣盜此盜今在長安縣內也
賞親聞見十置一其餘盡

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羣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
皆相枕藉死便與出遊寺門桓東此桓東今在長安縣內也
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殿殿此殿
居反歎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
生時操不謹拈骨後何葬此葬今在長安縣內也
賞所置皆其魁
宥或改吏善家子夫計隨輕賤願自改者皆賞其
罪說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
牙追捕善精甘香姦惡此姦惡今在長安縣內也
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聞長安
○江州中多盜賊以賞為石礪都尉遺執金吾督大姦猾
山羣盜起以賞為石礪都尉遺執金吾督大姦猾



三輔史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或其子曰
丈大為吏正生殘賊免追思其功故則復進川夫
一生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救特其羞辱
甚於貪行坐威俱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
為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辦名

賈曰百平都以下皆以酷烈為聲然都抗直引
是非爭大體張湯以知何邑人主與俱上下言
是合五今小成年也時所當否國家賴其
便趙希攝法守正社周從使以少吉為重張湯
死後同客事囊粟以托廢九卿奉職救過
不給何暇論蠶墨之外乎自是以至象平酷吏
繁多然莫之數此知名見紀者也其廢者足以

為廉表其汗者方畧教道壺切禁姦亦賈

有文武焉雖稱其位矣人湯陶子孫音威

故別傳

（叙傳）上替下陵姦執不勝強政橫作刑罰用無
曾是僅困官捨充為雄報虐以威殃亦

凶終

賈強傳

晉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卑隸抱

關擊梓者學士以擊也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

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

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制其土地

川澤丘陵行沃原隰之宜此制也

云漢書卷之四



以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菴蒲
材幹器械之資之資也所以養生送死之具靡
不皆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中水木落斧斤不
入於山林村樹衣祭置網不而於墾澤厲阜水擊
增戈不施於後隨既順時而取物然
猶山不罷菓澤不伐天聖古所以順時
齊仰成有常禁子也所以備也
宜氣善阜物元氣也所以備也
然後四民因其上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
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賂非有微發期會而
遠近咸足政易曰右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
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冠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
仁誼於閭宴同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
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墾朝夕從事
不見異物而遠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
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
其服雖見奇處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
越不相入夫子登是以政寡而事節財足
而不爭於是在民上看道之以德唯輔齊之以禮
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
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畧也及周室衰禮法墮大
及諸侯剽劫丹楨也大夫
山節藻旒也八佾舞於庭



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謂口逐言
時進而不貴於人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又言
則與時進也謂下句言時進可致生息者積居不
積則與時居時之利時進而不貴於人言與時事
也謂與時居時也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再散與貧
友昆弟後年棄老孺子孫備業而息之也士遠至
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子貢傳

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粟財曹魯之間
多積財而居魯七十年之徒賜最為執最富結
和連請來魯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舍庭與之
元禮謂禮也然孔子賢顏子而德子貢曰賜不受
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謂屢中

白圭傳

白圭內人也當魏文侯時子死務盡地力而白圭
樂觀時變故人素我取人取我子能薄飲會忌皆
怒節衣服與用事儉樸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
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臏用兵商
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勝仁
不能以取子強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吾
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猗頓傳

猗頓魯之屬用鹽鹽起謂鹽也鄆鄆鄆緹以錫治
成業與王者埒富謂埒也

烏氏藏傳

烏氏藏匈奴之屬十五



箱車百乘牛車千兩
 冠漆者千枚銅冠千鈞
 十斤馬蹄數十枚
 碩千雙
 大十裏起鹽鼓千合
 十斤
 三之
 承千種子
 蜀夫妻推輦行諸遠處
 處設
 下沃墾下有
 民工作布
 山鼓鑄運
 田紀射像之
 成郡羅
 百萬
 隨身數十

蜀卓氏傳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
 蜀夫妻推輦行諸遠處
 處設
 下沃墾下有
 民工作布
 山鼓鑄運
 田紀射像之
 成郡羅
 百萬
 隨身數十

成郡羅
 百萬
 隨身數十



完孔氏傳

完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治為業秦滅魏連孔氏而陽大鼓鑄規破田連射諸侯因適商賈之利有游問公子之名曰明然其贏得避富者於鐵者魯有明子及成也魯宣公也其利也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祖容

丙氏傳

魯人俗儉番而丙氏尤甚以鐵治起富至雋焉然家自父兄子弟約矚有拾印有取矚古郭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刁間傳

齊俗儉奴庸而刁間獨愛青之知刁間傳刁間既富至成其間菜熟奴人之

所患唯刁間故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文守相狀愈益任之於得其力起數千萬說四書

師文傳

周人既微而師文尤甚轉穀百數轉穀謂以牛賣穀物為利費郡國無所不至過邑不八門能致十千萬

宣田任氏傳

宣田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於宋師無道費其財其學父曰魯通者其如印金也馬金也為金之說非成其也蔡之敗也蔡之敗也秦能爭取金玉任氏獨客倉粟取金粟而富也楚漢相強索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秦能金玉

盡賜任氏以此起富富人者珍而任氏折節為力田富人爭取賤賈謂口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



然任公家約非田富而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
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幸故富而主上重之其
餘郡國富民無業頗利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
者不可勝數故春陽以口腹而中一州翁伯以賦
貲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輸修實氏以沽酒而
具食漢元元反張也則元有五物至也濁氏以
買賭而連將款里以馬醫而擊鍾皆題法矣然常
備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勇卓宛孔齊
之刀閭公推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膏粱
上爭王者之利下細齊民之業皆指不執
倉儲之悉又况抵家持掩北奸流審皆指不執
之曲叔培登雍衆成之使亦名無成也

猶復齒列化政俗大紀之道也
叙傳四民食力固有業者犬不淫侈細不遺之
蓋均無貧違王之法虛法靡慶民群其詐僞上
并下苑殖其貨復服玉食敗俗傷化

游俠傳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子庶人
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覲覲也
官有司奉法承令以督所職天職有殊優官有罰
夫然政上下相順而庶事理周室既微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
至于戰國合從連衡也力政爭彊由是列國公



京師觀成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予者唯成
帝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閣為帥及王莽時諸
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使原涉為魁

朱家傳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嘗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使
聞所城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
不伐其能飲其德此其德也其德也此其德也其德也此其德也
始家亡餘財衣不無食不重味素不遇物中
布之厄及而尊貴終身不見自聞以康吳不延頸
願交楚田仲以俠聞又事朱家自以為行希及也

田仲死後有劉孟

劉孟傳

劉孟洛陽人也周人以高貴為資劉孟以俠顯吳
楚及時侯王河南得劉孟喜曰其楚舉大事而
不求劉孟告知其無能為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
之若一敵國云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
戲毋死自遠方送喪蓋千未及孟死家無十金之
財此其德也其德也此其德也其德也此其德也

郭解傳

郭解河內軹人也此其德也其德也此其德也其德也此其德也
人靜悍此其德也其德也此其德也其德也此其德也
不快意所殺甚眾以鉅赀反報仇此其德也其德也此其德也其德也此其德也



奸剽攻此上命人則以此上命人則德報怨辱施而縛望然其自喜
長史折節為儉以此上命人則德報怨辱施而縛望然其自喜
為皮蓋甚此上命人則德報怨辱施而縛望然其自喜
著於心本發於此上命人則德報怨辱施而縛望然其自喜
而少年慕其行亦此上命人則德報怨辱施而縛望然其自喜
人皆避有一人獨此上命人則德報怨辱施而縛望然其自喜
屋不見敬是吾德此上命人則德報怨辱施而縛望然其自喜
是人吾所重至踐此上命人則德報怨辱施而縛望然其自喜
肉袒謝罪少年聞此上命人則德報怨辱施而縛望然其自喜
小恭儉出未嘗有此上命人則德報怨辱施而縛望然其自喜
人楊孝主子為縣此上命人則德報怨辱施而縛望然其自喜

解八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文雅邑人又殺
楊孝主子家工書人又殺關下上關遂殺解白
是之使使者極衆而後之數者長安樊中子陳君
瑞等雖為使而怖怖有逆策君子之風至若北道
姚氏西道諸社之徒盜跖而居民間者耳曷足道
哉此乃解者朱家所善也

萬章傳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長安城街間各有豪俠
章在城西號曰城西萬子夏為京北尹門下督從
至殿中侍中諸侯貴人爭欲解章莫與京北尹言
者章遂循甚懼得石頭擲力門車常接轂後王章
為京北尹殺章及箭張四作箭酒市趙君都殺也



樓護傳

樓護字君卿齊人又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出入
貴戚家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
重之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學乎護是時其
學經傳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賓客
滿門五侯爭名其容各有兩學不得左右唯護盡
入其門咸得其雅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
者尤見親而敬眾以是服為人輕小精辯論常
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
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舌古其見信用也後
平阿侯舉護方正為諫大夫使郡國護多持幣帛
週齊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疎
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為天
水太守元始中王莽徵為前輝光

陳遵傳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少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

史竦傳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

雖異然相親友家帝末俱著名字為復進冠

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

侍曹白遵遵曰滿百



張璩吾與爾猶是矣是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
敢差跌此而我故選自恣浮湛俗間此官爵
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頷不優邪璩曰人各有
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放子亦敗矣
雖然學我者易持放子者難持吾常道也及王莽
敗二人俱容於池陽璩為賊兵所殺連使匈奴還
會更始賊留朔方為賊所敗時醉見校尉此

原步傳

原步字臣先滂又為南陽太守死官賊飲逃葬皆
千萬以上涉讓還之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
死行喪家廬三年錄足顯名京師禮單執風謁請
為議曹衣冠蓋之輻輳大司徒史丹奉能治劇為

谷口令此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

官欲執仇谷口豪傑為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

鄰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義之涉

遂傾身與相恃人無賢不肯聞門此反在河間里

畫滿客成讓涉曰子本吏二十石之世結髮自脩

以行喪推財禮讓為名正復歸取仇獨不失仁哉

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使之使乎涉應曰子獨不見

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教之時意乃慕余伯權及陳

季婦此人少也

名士

名士

名士



不幸壹為盜賊所汙遂行淫失
知其非禮然不能白還
吾猶此矣涉婁子
內因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人外溫仁謙遜
而內隱好殺服脫於堂中獨死者甚多王莽拜為
天水太守更始西奔將軍中屠建新莽縣之長安
市自蒙平問郡國豪傑名聞者霸陵杜君故西河
潯中叔中潯中潯皆有謙退之風中叔子少將後
以使聞於世云

叔傳叔傳開國成家有法有制家不敵甲國不考校
均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禮法是謂

倖幸傳

漢興倖幸寵臣高帝時則有籍璠孝惠有聞攜此

兩人非有材能但以說媚貴幸故明也與上臥起

公卿皆因聞說說也

故孝惠時郎中皆寵駿驥

貝帶貝帶傳胎粉化聞籍之

屬也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則鄧通宦者則孝廷年

北宮伯子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宦者則孝廷年

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

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昭宦皆無寵臣景帝

惟有月仁昭帝時有程璜金賞二人之寵取還唐

不罵宣帝時張彭祖出常參乘璜為受幸其人

教無所虧璜為其小妾所毒覺

鄧通傳

鄧通已鄙南安人以濯船為黃頭濯五季反上

鄧通已鄙南安人以濯船為黃頭濯五季反上



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
顧見其衣尾帶後穿覺而之漸臺見通其衣
後穿夢中所見也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備登也文帝甚
悅於是賞賜甚厚以千數官至上大夫使善相者相
通曰當負械死上曰能當通者在我於是賜蜀嚴
道銅山得白錢幾鄧氏錢布天下文帝病難通為
上故呪之或曰見上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
愛我通曰宜莫右太子太子上使太子饋離離太子
子饋離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婦之太子怒
由是心恨通景帝即位人有告通誣出獄外饋
離離竟棄險盡沒八之通尚負責教舉為長公主
通通通史記及八一誓不得者身竟毒死人家

五註 財過王君錄布天下見金

孝延年傳

孝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儒也味人延
年坐法當刑給事狗監中字人十女弟河牽於上
甄李夫人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
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願承意賦
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
由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與上母起父
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及李夫人卒愛弛上遂誅
延年兄弟宗族通也考見口是現季與則內為

石顯傳

石顯字君序弘恭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以選



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為令顯為僕射元
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今是時元帝被疾
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文典事中人無外
室積寺可信任遂安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奏
幸頌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
人主微指內深誠持說樹以中馮人初元中蕭望
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遂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
國家樞機宜以道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
用宦者非百制也宜罷中書宦官元帝不聽顯復
害望之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之一逆顯與中書
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反詰刑倚者皆
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即何業業

不食死
後漢書 卷之六 光武皇帝本紀 帝初即位 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 顯與妻子徙歸 故郡憂病

重賢傳
重賢字聖 為太子舍人 帝立賢 隨太子官 為

郎二載 餘賢侍 滿在殿下 為人美 虎自喜 賢見 託其儀 貌 賢識 而問之 曰 是舍人 董賢 邪 因引上 與語 拜為黃門郎 由是寵愛 日甚 為駙 馬都尉 侍中 旬月間 賞賜 鉅萬 貴震 朝廷 常與上 臥起 嘗晝 寢 偏藉 上 腹 上欲起 賢未覺 賢起 大驚 不致 動賢 逆斬 哀而起 詔 持作 大匠 為賢 起大第



北閣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及武庫禁
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
乃其副也權輿人主泮夫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
子親屬宴飲王闕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從
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充揮舜何如問進曰天下乃
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統業至重天子亡戲
吉上默然不說北閣左右皆恐衣帝崩太后詔收
賢大司馬印綬即日與妻皆自殺家屬徙合浦縣
官斥賣董氏財四十三萬萬

賢曰柔曼之傾意北閣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
焉觀簡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
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錄

道位過其任莫能存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

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

黨矣魏主疾無嗣弄臣為輔島足不強棟幹

微魏一胡帝崩委臣擅命董賢極死丁傅

流放事及母后奪位為廢魏告在親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

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

叔傳何人斯偏此富貴營積高助作或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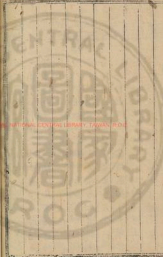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七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八

水天

匈奴傳上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
 戎獫狁黃鬻匈奴也居於北邊隨草蓄牧
 而轉移其畜之野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狃
 騊途水軍遠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
 分地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東兒能騎羊引
 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食士刀能彎弓蓋為
 甲騎其俗寬則通書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
 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
 鉞鉞也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遠走苟利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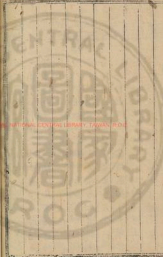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七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八

水天

匈奴傳上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
 戎獫狁黃蚺匈奴也居於北邊隨草蓄牧
 而轉移其畜之野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狃
 騊途水軍遠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
 分地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東兒能騎羊引
 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食士刀能彎弓蓋為
 甲騎其俗寬則通書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
 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
 鉞鉞也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遠走苟利所
 向向也無所不至



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嘉肉衣其皮革被
緝柔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賁壯健賤老弱
其俗有者不諱而無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
官慶子西戎邕子西戎其後三百餘歲我狄攻
太王實父以宣父亡走于岐下商人志從實父
而邑馬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滅夷
以以後十餘年武王伐紂而帶維邑復居于
鄆鎬故遂我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名
曰蕞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周赧王伐
狄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免服不至
於是作呂刑之辟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
衰我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歌之曰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至宣王與師命將以征伐之
詩人美大其功是時四夷賓服攝為中興至于周
王周寵維獲奴之故興中侯有隙中侯怒而與狄
戎共攻殺幽王于鹿山之下遂取周之地幽
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基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
周平王去鄆鎬而東徙于洛邑當時秦襄公伐戎
至鄆始列為諸侯後六十年
五年而山戎趨燕而代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鄆
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
伐山戎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我翟至維邑伐周
襄王襄王出奔于鄭之記邑於是戎翟
或居于陸渾東至于衛侵盜尤甚晉文公初立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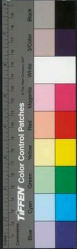
將霸業連興師伐我翟迎內襄王子雒邑當是時
秦晉為強國晉文公讓戎翟居于西河圍洛之間
國晉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
於秦故隴以西有席諸狄戎狄隳之戎在岐
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在岐
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
各分敵路各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
莫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
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
之并代以臨胡貉後與解魏其城智伯分晉
地而有之明趙有代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
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

秦猶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
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後秦滅義渠於是
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距胡而趙武靈王
亦凌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
下後及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
有質將秦關為質於胡胡喜信之歸而襲破東胡
東胡卻千餘里與剌剌秦王秦奔陽者聞之孫
也燕亦築長城自遼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石北
平遠西遼東郡以距胡當是時紐帶戰國七而三
國連於匈奴三國也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
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
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



縣城臨河從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
至雲陽因造山險壑豁谷可懸者結之起臨眺至
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接陽山北段中常是時東胡
強而月氏威弱奴單子曰頭曼下月氏頭曼不勝
秦北徙十有餘年而家恬死諸侯呼秦中國擾亂
結秦所從適遠者皆復去於是於是匈奴得寬復
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收塞○單子有太子名曰
冒頓後有愛閼氏生少子頭曼欲廢冒頓立少子
冒頓後有愛閼氏生少子頭曼欲廢冒頓立少子
冒頓後有愛閼氏生少子頭曼欲廢冒頓立少子
冒頓後有愛閼氏生少子頭曼欲廢冒頓立少子
者斯後從父繼以鳴鏑射殺頭曼遂自立為單子
冒頓既立時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適使使謂

冒頓曰欲得頭曼時控千里馬冒頓曰奈何與人
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項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
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曰奈何與
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與之東胡王愈驕西侵與
匈奴中間素地異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旣旣
也與我界旣旣外素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
頓怒曰地者國之祿也奈何予人冒頓上馬令國
中有殺者斬遂東擊東胡滅之虜其民衆畜產
既歸西擊走月氏而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從故
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
朝鮮虜遠使燕代是時漢方興項羽相距中國



羅於其軍曰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顛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盛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擊殺氏丁其國稱之曰撐挐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挐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類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五石賢王五石各各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番春故當以太子為左番春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五石各盡最大因左

石骨都侯補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之屬歲正月諸長大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故馬肥大會蹄林此其家謂謀殺人畜計其法拔牙尺者死坐盜者沒八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生長左而北向日上戊己其來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新有膚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曰善為誘兵以包敵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因敗瓦解雲散矣後北振澤窳此丁零隔昆龍新尊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



以冒頓為賢是時漢初定邊韓王信於代都馬邑
向奴大破國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信因引兵
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
會冬大寒雨雪具及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
頓馬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匿其精兵
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此逐之
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斃兵三十餘萬
時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和望也漢兵中外不得相
救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黑此北方
盡黑也南方盡白也高帝乃使使厚
遺閼氏閼氏為言之閼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
持滿傳矢外鄉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海與大軍

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
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增絮酒食物各
有數約為兄弟以和親冒頓進少止孝惠高帝時
冒頓愛驕延為書使使遺高后曰兩主不棄無以
自虞謂匈奴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樊噲
李布等議發兵擊之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而
曰前漢兵三十二萬會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平城今妾
言是而後也且羌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
惡言不足怒高后曰善令張澤報書冒頓復使使
來謝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修和親其
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八居河南地為寇於是文帝
下詔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北地之逐逐相覆

石渠書卷之三



嬰將擊石賢王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
濟北王及文帝驛罷安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
遣漢書曰漢遣史陵海石賢王石賢王與漢史相
恨絕二主之約雜泥勞之親故蜀石賢王使至西
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滅夷月氏其旁二十六
國皆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以定
傾寢兵休士養馬險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
平衆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徐厚從奉書請大
皇皇帝即不欲匈奴延塞則且詔史民速會使者
至即遣之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
于新破月氏衆將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國非
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六年遣匈奴書曰漢與

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
親者常在匈奴然石賢王事已在叔前勿深誅單
于若悔書意則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
書○頃之冒頓死子稽闐立匈奴自號曰老上單

于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麻

人中行傳詔翁主行傳詔及詔不殺行漢強使

之詔曰必我也為漢患者中行詔既至因得單于

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贈絮食物中行詔曰匈奴

故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饋之者以衣食
異無印於漢印今單于愛俗好漢物不遇什二
則匈奴盡歸於漢矣漢書卷九十四其得漢絮
繒以祀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掃糞堅善

也口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重賂之使美也用於足託教單于左右距記以計議其人衆富後又曰合外地能及自是之後漢使欲辨論者中行旄節曰漢使毋多言顧漢再輸匈奴結案不蒙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則使秋熟以財肥肆通嫁也也九日夜散單于使利害慶李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首間達至彭陽使騎兵八坑四中宮飲騎至雍甘泉又帝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以備胡而拜盧卿魏遊周憲張相如量赤為將軍大發車騎任擊胡逐出塞即運匈奴日以騎成人邊故善人民甚衆漢甚患

之逆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先帝割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王相安朕聞天不殛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隨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于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各行喙息煖動之類及人生莫不既安到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旄節事之漢復與和親歲餘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畧甚衆於是漢



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又置
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眉北棘門甯上以備胡
騎八代句注邊漢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
邊匈奴亦逃塞通河漢兵以罷景帝文帝趙王邊
陰使於匈奴其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國破趙
匈奴亦止自是後復與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遺
翁主如故約於景帝世時時十八歲邊無大寇武帝
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永享通關市餽給之匈奴自
單于以下皆親漢姓永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蕭翁
一姓蕭人蕭單于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單
于疑之引兵還自是匈奴絕和親往往入盜於邊
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柔關市春財物時漢亦

通關市不絕以中之計匈奴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
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其冬匈奴數千人
盜邊漁陽尤甚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侵八於是
漢使將軍衛青出鴈門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
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
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
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國漢亦乘
上谷之斗辟嚴造陽地以予胡利地是歲元朔
二年也其冬軍臣單于死其弟伊緡自立為單
于其明年匈奴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
朔方數寇邊侯援朔方校畧吏民甚眾明年春漢
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夜圍石賢王



右賢王親身逃走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
明年春漢復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出定襄
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將軍
右將軍建得以身死而前將軍翁侯趙信降匈奴
單于用其妙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
誘蘇頌兵傲抗而取之毋近塞單于從之○具明
平朔教萬騎入上谷明年春漢使驍騎將軍去病
將萬騎出陇西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
天金人匈奴祭天金人○其秋單
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
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使驍騎將軍
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

人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
徙關東貧民憂所李匈奴河內地新秦中以實之
○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畧千
餘人其年春漢議以為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
以為漢兵不能至乃塞馬殺十萬騎私負從馬凡
十四萬匹公家私用也其糧重不與馬其糧重不與馬
令大將軍青驍騎將軍去病中合軍大將軍出定
襄驍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速
其輜重以精兵侍於幕北與大將軍接戰單于遁
走漢兵追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漢驍騎之出
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
左王將皆遁走驍騎封於狼居胥山禱姑衍臨翰



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生。徙通渠置田官。更平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遠。臣之空相。長史任歆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則漢使歆使於單于。單于聞歆計。大恐。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兩將。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又不北擊。胡○數歲。伊犛斜單于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元鼎三年。武帝

始出延。拜聲。具後漢方南。詠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高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天子遣邊。親至朔方。勅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曰。匈奴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下。今單于即能與漢戰。天子自將兵侍邊。即不能。至而而臣於漢。則何但遠走。亡區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卒。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遣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永和親。是時漢東拔。藏。輪。朝。鮮。以為。辟。而西。置。酒。泉。郡。以。備。絕。胡。援。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版。雷。為。塞。而。匈奴。

終不敢以為言然漢兵每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
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止○烏維軍
于五十歲死子唐師廢立年少豈為見單于是歲
元封六年也單于立漢使內使一人吊單于一人
吊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
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
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留之相當是歲漢使武
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今田打將軍華受降城其
冬匈奴大雨雪其及十畜多飢寒死○光單于立三
歲而死立其子石賢王句黎湖為單于時立
一歲死其弟且鞮後立為單于漢既誅
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迷因胡乃下詔曰高皇

帝遺朕平城之憂漢書高后將單于書絕情逆昔

齊襄公獲九世之讎春秋大之齊襄公時在四年

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

等於漢單于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

子我丈人行行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路遺單

于單于益驕禮甚俗非漢所望也明年漢使武師

擊石賢王於天山漢兵物攻什六七死也又使

李陵將步兵五千人與單于合戰兵盡降匈奴後

二歲漢使武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軍

于與接戰武師解而引師○明年且鞮使單于死

後子立為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初元年也既立六

年



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其年復入五原
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
五原重合侯莽通持四萬騎出酒泉重合侯軍至
天山匈奴引去無所得久而遂貳師持出塞會婁
子堂巫蠱故聞之憂懼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
水上虜已去引兵還至迷那為燕然山一名單于
知漢兵勞倦自將五萬騎追擊之漢軍大敗貳
師降自貳師後漢新大將軍士平數萬人不
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
餘年匈奴孕重盛謂其強謂其羅程若之謂其自單
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
會病死更立子為王衍殺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

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言欲和親謂其後二年通
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為宏等明年發左右部二
萬騎為四隊謂其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生得蘇
脫王匈奴見蘇脫王在漢怒以為道擊之謂其即
西北遠去不嚴南逐水草是時衛律已死律在時
帝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困益貧
惠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
左右風漢使者謂其然其侵盜益希過漢使愈辱
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是時漢邊郡烽火
俱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
降者言匈奴方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擊
之問趙充國充國以廢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



招寇生事非計也尤更問范明友朋友言可擊於是拜范明友為度邊將軍與范明友逐擊烏孫使三王首向奴由是恐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救漢公主壹帝即位烏孫昆彌上書願發國半精兵擊向奴唯天子出兵衆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佗健習騎射者凡皆從軍遣田廣明范明友韓增趙充國田順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二千餘里與此隔自將五萬餘騎凡二十餘萬衆向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敗畜產速遁死不可勝數於是邊塞北凡則然五將亦少所得向奴恐烏孫冬自將數萬騎擊烏孫欲逐會天大雨雪積尺一曰深丈餘

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來弱攻其北凡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甚衆又重以餓死凡向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十餘騎入向奴捕虜河數千人還向奴終不敢取當茲救解和親而邊境少事矣○後漢行約親單于立復將和親遣弟伊蒲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凡單于初立凶惡三年而敗凡向奴傳下

呼韓邪單于歸庭其冬都陸奇與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骨堂為屠耆單于於是呼揭王自立為呼揭單于右真健王聞之即自立為中單于烏孫



郅都亦自立為馬積單于凡五單于呼韓邪單于
左大將見匈奴亂率其衆南降漢呼韓邪單于復
稱單于寔然衆數萬人其後兄左賢王自立為
郅支骨都侯單于呼韓邪敗走之左伊秩訾王勅
令梅區八胡事漢從漢求助匈奴乃定諸大臣皆
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刀而下服役以馬上戰
闘為國故有成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元
弟爭國不在元則在弟于孫常長諸國奈何臣事
於漢卑辱先單于為諸國所笑左伊秩訾曰不然
疆獨有時今漢方盛為無城郭諸國皆為臣妾今
事漢則安存不則危亡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
塞遣子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入侍明年呼韓邪

單于款五原塞

七

順朝三年正月漢遣都尉韓

昌迎發過河七郎二十騎為陳道上

河過通安去

單于正月朝天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
侯王上

元帝初即位呼韓邪樓上書言民衆困

乏漢詔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郅支單于自
以道遠又恐漢擁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明年

漢遣韓昌張猛送呼韓邪侍子昌猛見單于民衆
益盛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北去後難約

衆即與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
世無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

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
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張猛還奏事公卿議者以



為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祖蓋因家
傷成重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次
罪至不道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其後呼韓邪
單于竟北歸庭人衆稍相歸之國中遂定其後甘
延壽與陳湯發兵斬郅支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
上書頌八朔見○竟寧元年復八朔單于自言頃
頃漢天子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嬪字昭君
賜單于單于歡喜上書頌保塞上谷以西至敷燉
傳之無窮請罷邊備更卒以休天子人民議者
皆以為使郅中侯應留邊事以為不可許曰周秦
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
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

禽獸本冒頓依阻其中治作弓矢采出為寇是其
苑囿也至孝武出師伐斥奪此地攘之於蕃北
建塞微起亭障在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復遠
境將用少安蕃地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向奴來寇
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性寒差難邊長老
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羅備塞
成卒亦美狄之大利不可一也夫美狄之情困則
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古者安不忘危不可
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禁惡者猶尚犯
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
連關梁以割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覦也起故
塞微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障民



其人 惡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先保塞與漢人
交通史民貪利便並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
背畔世世不絕今罷棄塞則生授易分爭之漸五
也性者從軍多淺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
其親戚六也又邊人故悍慈苦欲亡者多曰關向
叔中棄無奈侯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蓋
賊禁煎羣輩犯法如其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
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
巖石木柴繼落絡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募治功
費又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
壹切者孫成口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
障塞破壞卒隨滅絕當史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

可卒獲九也口如罷戍卒者欲望軍子自以保
塞守禦必深德深請求無已亦失其意則不可測
關夷狄之原虜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求持玉女
成制百蠻之長策對秦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
使車騎將軍口論單于曰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
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毒邪故縱出為
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復復投紫單于願河
平四年正月遂八朝加賜錦綺增帛二萬匹案二
萬斤它如竟寧時○隆和元年烏珠留單于立建
平四年上吉彌朝五年時采帝被疾或言匈奴從
上游求服人口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數
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



可且勿許單于使歸去未發黃門郎楊
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備
貴於未戰二者皆微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
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許之臣愚以
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
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陳甚明臣不敢遠稱
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
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逆築長城以界之會漢
初興以高祖之感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
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盡之臣甚眾而卒
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后卒急匈奴樊
會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李布曰曾可斬也安

阿順指於是大臣推書遺之匈奴之使張敖曰奴之
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帝時奴向侵塞北邊假野
至雍甘泉京師大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
以備之孝武即位故馬邑之難欲誘匈奴使費財
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杜
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也天運大興師數十萬使
陶青囊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
碛破寘頽襲王建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
山碑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
之後匈奴震怖盡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
前世豈集頽無量之費殺無罪之人快心於狼莖
之北哉匈奴以為不查管者不久使匈奴不憂



費者不永寧足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饑虎之喙
運府庫之財填虛山之壑而不悔也至奉姑之
初匈奴有禁心欲掠烏孫使公主迎於五將之師
十五萬踴躍其南而食飛使以烏孫五萬騎震其
西皆至贊而還贊北也時鮮有可獲徒奮揚威
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諒內將軍故
北仗不暇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
之間大化神明鴻恩詩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
立日逐呼韓邪鴟國歸死伏誅臣北也然尚竊
慮之計不願割自此之後欲朝者不願不欲者不
疆且何何者外國天性志驚則仁反形容魁健勇
力枯氣難化以善易誅以慈也其強難誅其如

難河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頗同彈貨如彼之難
也既服之後慰厲撫循交接路遺威儀俯仰如此
之備也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稽
之符籍蕩姐之場姑稽也父朝鮮之婦父婦也故
兩越之旌近不遑旬月之役遠不離三時之勞因
已聳其庭掃其閭屏懸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
蕩也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
之懸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羣子屏義
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比逆上世之遺
策神靈之所相望國家非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能
以未服之科跡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聞將來
之隙夫欲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性辭歸恐

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喻之不
能為得而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聽者聽於
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絕林門細柳
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
之威安所震不然豈有原之彼雖智者苦心於內
辨者假擊於外然中實也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
彼者固西域制軍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
以大萬計者一萬也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
而寇西邊哉能踰也夫百年營之一日失之費十而後一
以制匈奴也夫百年營之一日失之費十而後一
臣竊為國不安也書奏天子宿為召還使者更罷
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元壽二年

單于來朝上以大威服格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

宮○軍帝立王莽秉政西域軍師後王向姑音

去胡來王唐覺注上胡也皆悉恨都護校尉符婁

子人民亡降匈奴單于遣使上言言狀遣中郎將

韓隆王昌等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單于

執二虜還付使者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逆遣

設四條中國人亡八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

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

不得受○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

以風單于單于單于從之上言言幸得備藩臣竊

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

大統謂口白太后遣使者各輸厚賞賜焉○王莽



之篡位也。連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等六人多齎金帛，重遺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單于受著新威，不解視印，飲食至，表明日，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單于印，言實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以下，逆有漢言，章今印去，盟加折，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由是怨恨。勒兵朔方塞下，又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將軍右伊秩皆將人衆寇擊諸國，卒於是，大分匈奴為十五單于。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愛漢，皇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是後，單于壁告左右部，極討諸邊王，八塞寇盜，大軍萬餘，中軍數千，少者數百，緣邊虛耗，并斬印，位估府庫之富，欲立威，逆

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歲滿三十萬衆，畜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莽將威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馬當周。宣王時，險坑內徙，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燒而還，其視我狄之侵，學猶螽蟥之螫，敗之而已。古史記云：周宣王時，狄與周戰，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時，遣將練兵，約番，輕種，深八遠，成雖有克復之功，胡軼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國勢弱，匈奴亦創艾。又曰：匈奴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忌小耻，而輕民力，營長城之固，延

家萬里來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

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

比年飢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

東援海代北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真道里一

年尚未募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振弊孰不

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

不相及焉七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

食用獨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

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徃事撥之軍

出未滿百日牛乏物故且盡除糧尚多人不能負

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番駱鐵新

度重不可勝大食糧飲水以歷四時師

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

勢力不能此四難也糧重自隨及則輕銳者

以不河疾行虜徐進逆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

糧重如如遇險阻銜尾相隨馬虜要遠

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莽不懸轉兵殺如故天

下騷動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烽火之警

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執亂及匈奴為之據

難邊民死亡餘幾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更士

羅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天鳳五

年呼都而尸單于與既立八北邊北邊由是敗壞

會漢兵誅莽更始二年遣中郎將歸德侯熲大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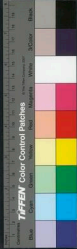
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收單于漢舊制置校單于與



賈誼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
時也人孝宣帝時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
尊漢今漢亦大亂匈奴亦出其擊奪空其邊境今
天下騷動恐漢爭卒以救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
優尊我邊與相掌距匈奴及單于終持此言其
則拜會赤眉八長安史始敗

賈曰書成鑿美得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
道守在四夷又矣美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
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奇策相與爭於廟堂之
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岳岳后時樊噲李布孝文時
賈誼昆錯李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
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

而已種種之信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
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
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
有唇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
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故仲異變
僅弱相反是故其詳可泐而言也昔和親之論
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遠平城之難故從
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真以救安邊境孝惠
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棄止而單于
反以加驕備述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
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東邊境屢被
其害是以文帝中拜蘇然發憤遂朝戎登觀衡



接馬從六郎良家材力之士

也六郎即上郡太守

肥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

顧問為唐典論將帥有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

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

猶優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勸君子利動

貪人如向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

利此是結之於天耳改典之厚利以沒其意與

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此是向

奴雖欲從轉索夫重利何索取上天何索殺愛

子何夫賊欲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

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

死後帶推子此是向胡馬不窺於長城而

初微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

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解於後

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復而士馬物故亦略

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遼陽之

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

留漢使以相報復此是其來意尚如斯此是向安

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

置質空約和親是養孝文既往之悔此是向而長

向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運守境武略之臣

脩障隱備塞之具屬長城助弩之械恃吾所以

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連行貨賂割剝百姓以



已過乎至李宣之世承武帝當擊之威直向奴
 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院權時施宜
 實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
 稱藩宿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
 無大吹之警焉庶幾千戈之役
 後六十餘
 載之間連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
 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稱美故呼韓邪
 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
 其來服荒忽無常時王時去宜待以容禮諫而
 不臣如其後嗣遠逃竄伏難知使於中國不為
 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
 可謂慮不忘衰矣必思危速見撤撤之明矣至

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其害侵掠所獲
 歲鉅萬計而和親路道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
 幣而夫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往
 議不圖萬世之因而偷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
 經遠也若逆征伐之功祭漢行事嚴尤論之當
 矣故先王度土中度立對合九州列
 五服物土貢制外內咸備刑政成昭文德遠近
 之觀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外夷狄其
 人而數心其與中國殊章異習俗飲食不
 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其逐草隨
 畜射獵為生滿以山谷難以沙漢其天地可

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黜禽畜之不同約誓不能攻伐約之則貴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始寇其地不可判而貪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跡而不成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衰敝而貢穀則接之以禮讓為度不絕使由在使差聖王制御蠻夷之道也

穀傳於惟帝典册十我夷猶夏用宣播之亦列風雅奈幽既昏淫于廢女戎敗我麗遂亡鄭郟大漢初定匈奴解威圍我平城寇侵邊境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師奮起定擊朔野立承其末迺祖洪德震我威靈五世承服順德王莽竊

命是傾是覆備其變理為世典式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八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九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京兆 慎 獨 齋 新 刊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滇越自滇以北邛都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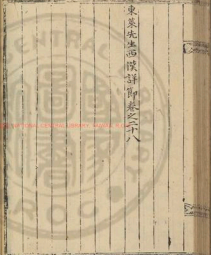
大北皆推結結耕田有邑聚其外

西南夷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為萬昆明今之

北徒并都最大才自并以東北舟牂最大

最大皆臣屬也北皆已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

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及累已黔中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八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九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京兆 慎 獨 齋 新 刊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地有海自滇以北邛都最

大此皆椎結習其風俗也耕田有邑聚其外

西南桐師以東北至葉榆一名為萬昆明其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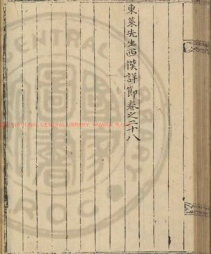
北徒犍都最大才反自犍以東北冉駝最大

其任蜀之西自牂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

最大皆臣屬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

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蹻反累巴黔中

西漢書



以西莊躡者楚莊王之苗裔也躡至滇池以兵威
定蜀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已黔中郡道塞不通
因乃以其廉王與秦將會攻秦通五尺道諸此國
頗置吏焉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徽文蜀已蜀
氏或竊出商賈取其節焉樊鍾純牛以此已蜀故
富○連元六年大行王假擊東粵東粵殺王郢以
報伐因兵威使番禺合唐蒙唐蒙風說南粵風說
而粵食家蜀拘蕃會風說南粵風說
道西北牂柯江蒙至長安問蜀賈人獨寫出拘蕃
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是
以行松南粵以對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
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粵王黃屋左纛地東

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王竊聞夜郎所有精
兵可將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
以漢之強已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
之乃拜蒙以郎中將將千人八見夜郎衆多同厚
賜諭以威德約爲置吏蒙還報乃以爲疑焉蒙發
已蜀卒治道自樊道牂柯打江○司馬相如亦言
西夷可將可置郎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論皆如而
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是時巴蜀四郡通西
南夷道載轉相餽餽數歲道不通士罷餒餒
如難暑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耗
費亡功上患之遂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
○元和中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印竹杖問野

從未曰從東南身毒國得蜀賈人布於是天子乃令十餘輩問出西南夷皆求身毒國以至滇四歲餘皆聞昆明莫能通及漢發已蜀罪人擊南粵會越已破引兵運行牒陽滇道者遂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夜郎遂入南上以為夜郎王南粵破後諸國皆震恐請臣置吏以印都為粵高郡作都為地怒郎奔罷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使王燕于以粵破及林而夷兵咸風論滇王入國後舉國降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而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王莽篡位三遣使夷慈援盡反漢書地理志南粵武帝元封二年南粵反漢書地理志南粵武帝元封二年南粵反

南粵傳

南粵王趙佗佗真定人也秦并天下畧定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與粵雜處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行南海尉事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母為南邊害高祖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死於是佗迺自專號為南武帝閉粵西阨駘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纓稱制與中國侔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乃為佗親家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賜寵之乃使陸賈賜



佗書曰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
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
前患或云結士終今以表通使如故陸賈至南粵
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至
季武建元四年佗孫胡為王天子誅閩粵使嚴助
諭意胡遣太子嬰齊八宿衛嬰齊嗣立遣子次公
八宿衛嬰齊薨太子興嗣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
一朝其丞相呂嘉諫止王王不聽逆謀作亂天子
聞之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韓千秋奮曰以區區
粵又有王應獨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斬嘉
以報於是遣千秋與王太后弟徃八粵曉嘉遂反
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於是天子令粵人及江

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徃討之元鼎五年秋伏波將
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等俱進樓船前至番禺
攻敗粵人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
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都自尉佗王凡
五世武帝時嘉立嬰齊為王建元五年秋
閩粵傳世傳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句踐之後秦
并天下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中今東十漢
擊項籍無諸搖帥粵人佐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
粵王王閩中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立搖為東
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建元三年閩粵圍
東甌天子遣嚴助救之東粵請舉國徙中國乃悉



與衆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粵擊南粵上遣大行王
使等為將軍兵未喻領其弟餘善繼殺王耶江賦又
粵王閩立餘善為東粵王○元鼎五年南粵反
餘善請從樓松擊呂嘉不行樓松將軍領引兵擊
東粵餘善聞遂發兵距漢刺武帝董自立詐其民
為妄言上遣橫海將軍韓說等攻粵王居股故
餘善以其衆降於是天子曰東粵延多阻閩粵得
數反屢詔軍吏皆指其民從處江淮之間東粵地
遂成賦名賦為水賦賦九下

朝鮮傳

朝鮮王滿燕人燕王盧紹反八旬叔滿亡命聚黨

千餘人推結壘天陔而東走出塞度涓水漢書居
秦故空地稍殺屠其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
者王之侍子至孫石渠不肯奉詔天子募罪人擊
之遺楊僕荀彘出遼東誅石渠定朝鮮為真番臨
屯樂浪玄菟四郡

贊曰楚粵之先世有土及周之衆楚地方五

千里而句踐亦以粵霸秦滅諸侯唯楚尚有吳

王壤誅西南夷獨漢復寵及東粵滅國遺衆誅

王屠殺等備為萬戶侯三方之閩皆自好事之

臣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

朱買臣朝鮮田涉河遣世富成勳能成功然已

勤矣連觀太宗填撫討伐漢書田涉田豐田安田宜古



所謂招得以禮懷遠以德者我

故傳西南夷種別城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

故傳西南夷種別城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

柔遠與河朔符皆特其祖乍臣乍驕李武行所

誅滅海瑞

西域傳

西域以孝戎時始通本二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國東有于闐五十五國也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火有河東則樓漢院以玉門陽關也西則限以蔥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北出之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

閼其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

一名鹽澤者也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自玉門

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

安息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西

域諸國大率土著皆土人有城郭田畜與的

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

使僕都尉使領西域自周襄戎狄錯居涇渭之北

及秦始皇攘卻戎狄華長城界中國然西不過臨

洮北漢興至于孝武張騫始開西域之遠其後

擊破右地降暉那休屠王遂空其地始集今居以

西州于初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

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



更名其國為鄯善遣司馬一人田伊循以填撫

鄯善傳

鄯善國王治備鮮城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
罽刺文綺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為苑市列以金
銀為錢物出珠璣珊瑚琥珀壁流離成帝時遣
使奉獻謝罪漢欲遣使者殺送其使杜欽說王鳳
曰鄯善前親送節使而不通今使過來而無親為
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
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
欲為防護寇害也起夜山而更不為漢之國四五
斥使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

尚時為所侵蓋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
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糞畜蓋然又有
三池盤石阪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絕
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無度險阻危害不可勝言
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威內不取外今遣使者承
至尊之命送委天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
罷弊所恃以事非用非久長計也於是風曰
從欽言

安息國傳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民俗與鄯善同亦以銀為錢
文獨為玉而幕為夫人而王死輟更錢有大馬
商

西漢書



書單旁行爲書記不五年九月武帝始遣使至安息安息王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馬卅受單于獻於漢天子大說

大月氏國傳

去長安萬里六百餘里

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皆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一曰橐駝萬故疆輕向奴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爲飲芘月氏乃遠去適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其後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曰小月氏其後其後與康居國傳去長安萬里六百餘里康居國王各治赤地到平聞城去長安萬里六百餘里與

大月氏同俗東爲事匈奴武帝時匈奴事

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

悲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其後陳湯等發兵至康

居誅滅郅支單于是歲元帝建昭三年

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

驕矜不肯與諸國相望郭斧數上言求匈奴奴

威時非以無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孫臣妾非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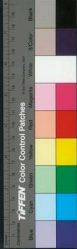
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文

通如故亦相供伺見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雖不

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

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

可踴而康居驕黠託不肯拜使者宜辭其侍子絕



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漢為其新適重
致遠人於羈縻而未絕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
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大與康居同俗昭大澤無
產蓋北海云

大宛傳上卷五十九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以蒲葡萄酒富人藏酒至萬
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香酒時時馬春日宿
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
也其山下有馬不可作馬也其子武帝遣
貳師將軍李廣利持兵前徵十餘萬人伐宛連四
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又發數十餘
軍抵宛西諸國求可拘回風論以伐宛之威宛王

罽對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來蒲陶日宿種
歸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眾蓋種蒲陶日宿
難宮館考極望馬自大宛以西其地皆絲漆不知
鑄鐵死及漢使亡卒時教鑄作它兵兒及呼韓邪
單于相漢復成尊漢矣其子

莎車傳上卷五十九

莎車國王治莎車城有鐵山出青玉帝時前莎
車王牙呼屠儼殺其王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為
王約諸國背漢馮奉世以便宜發兵擊殺之更立
它昆婁子為莎車王其子

烏孫傳上卷五十九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其子



始敬塞吉烏孫強大可妻以公主與為
昆弟以制匈奴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
主以妻焉後復以楚王戊孫解憂為公主妻焉孫
楚主侍者馮燎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為公主使
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焉夫人郡吉使
馮夫人說焉此嘗使降宣帝徵焉夫人問狀遣賜
者送焉夫人錦車持節立元貴罷焉大昆彌焉此
者焉小昆彌皆賜印綬自焉孫介立焉昆彌後漢
用憂勞且無寧歲

龜茲傳

龜茲國王絳賓焉烏孫公主女上書言焉漢外
孫焉昆弟願俱入朝元康元年丞相賀皆賜印綬

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獲鼓吹數十人綺繡
雜繒琦璠凡數千萬朝後數乘到賀赤澤衣服
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徹道周衛出入侍射撞鐘
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焉非焉若龜
茲王所謂燕也

渠犂傳

渠犂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
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
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余弘羊
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有溉田五千頃以
上可屯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使
者置日城及諸田所為本業積粟列亭以威西國



上逆下詔深陳既任之悔曰匈奴常言漢柱大然
不能飢渴非言夫一狼走千羊逆者敵師敗軍士
死略雖散惡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
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當今務在禁苛暴
止擅賦力本農齊馬糴令以備秋秋母之武備
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遺狀與計
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千秋為富民侯以
明休息思富養也

可馬區公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
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胡土廣地無
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趨過之傷教民耕耘
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
之誠使武帝無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其無
三代之臣乎

車師都尉傳

車師都尉地節二年鄯吉擊車師使吏卒三百人
回車師後置戍已校尉王莽易單于重後復敗許
單于和親遂絕匈奴大擊北邊而西域亦瓦解焉
莽死西域因絕最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右至使
王持相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
月氏安息罽賓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未貢
獻則相與報不肯錄總領也

賈曰李武之世圖制匈奴其善從西國及子
結實南是逆表河曲列四郡開王門通西域以



新自叙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連
遭而暴南無王庭遺臣文景玄照養民五世天
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暗奪布瑠瑁
則建珠崖七郡瑠瑁珠崖威拘醬竹杖瑠瑁珠崖則開
斜柯越萬關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
後明珠文甲通犀犀羽之珍盈於後宮瑠瑁珠崖
日通西域瑠瑁珠崖蒲指龍文魚目汗血之馬瑠瑁珠崖
於黃門鉅象歸于猛犬大雀之犀食於外國珠
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
十門萬戶之宮立神迴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
殿瑠瑁珠崖以階珠和璧瑠瑁珠崖天子負
韜依襲翠被瑠瑁珠崖以珠玉凡而處其中設酒

池內林以響四夷之容作已俞都虛瑠瑁珠崖
廣設高台瑠瑁珠崖五臺高峻瑠瑁珠崖人于海中揚極瑠瑁珠崖
大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瑠瑁珠崖
數百尋是也瑠瑁珠崖合射之戲瑠瑁珠崖於建章
可八水戲於水池瑠瑁珠崖比戲瑠瑁珠崖水作露瑠瑁珠崖
代戲瑠瑁珠崖及路遺贈送萬里相奉輝徽
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推滿酌莞豐
鐵鑄白金造皮帶并至車駟租及六畜民力居
賦財用竭困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
直指之使始出衣績杖斧斫於郡國然後膠
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立
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
嶺身熱頭痛瘴度之泥淮南杜欽揚雄之論守



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
戎即序為既訖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
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
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為畜將霸而不能
統率與之進退與漢滿絕道里又遠河之不為
益柔之不為損威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
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惟其小邑郭善
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
之屬數遠使致貢于漢願請屬鄯護聖上遠覽
古今因時之宜肅廢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
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御走馬義無之
矣亦何以尚茲

叙得西戎即序夏后是衣

以也曰周狩觀兵苑

朕不旅

禮也也旅陳也周狩王不漢武勞神國

遠甚勸玉

師解輝致誅大宛

昭宣承業

都提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

朝貢各以其職

人國各其職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二十九

西漢志

十四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三十

水成傳

京北 慎 獨 堂 新 刊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
 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
 也用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娣及有莘而紂之滅也
 周之興也以
 嬖妲已而紂亡
 姜嫄及太任太姒而周之興也
 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義釐降春秋
 換不親迎

水成傳

水成傳

水成傳

水成傳

水成傳

水成傳



大倫也禮之用唯昏姻為既統夫來調而四時和
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歟人能弘道末如
命何喜哉此區之愛君不能得之臣久不能得之
子况卑下乎既難合夫或不能成于姓姓成子
姓矣而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漢興因秦之稱
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適
人良人八子七子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
武帝則使行短姨俗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
降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紀有秩斗食云王

呂皇后生惠帝晉元公主後漢王傳定陶戚姬愛
幸生趙隱王如意太子為人仁弱高祖以不類已
常欲廢之戚姬常從上之闈東日夜啼泣欲立其
子呂后為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為列

太后今永巷囚戚夫人髡髮衣赭衣令春成夫人
春且殺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吞薄暮常與死為
伍相離三十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之大
怒曰逆欲倚女子邪趙王謀之使者三反
趙相周昌不遣太后召周昌趙王惠帝慈仁





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霜上八宮振興起居飲食數

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奮起太后何獨居使人持

燒飯之逆帝逐二趙王死太后遂斬成夫人子

是去假董耳故齊樂此名曰人藏居

使人持太后曰臣為太后子於不復治天下以此

日飲為酒棄不能故七年而崩

可馬溫公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

聽則號泣而隨之安有子高祖之業為天下之

主不忠母之幾絕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

傷生者孝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義

太后發喪天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疆為侍中平

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

知其解未平曰何群曰帝無壯子太后從君等今

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

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

從其計持之太后既死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

起太后臨朝稱制持天下八年病天禍而崩

薄姬傳薄姬薄姬也父共人與政親王宗女親姬適生

薄姬及諸侯呼秦觀約立為王親姬內女於觀宮

下下軒負相當生天子漢使曹參等虜觀王豹

薄姬輸織室約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胎內後

三

后元 卷三 年 前

李夫人傳

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遂由聞者莫不感動
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
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
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宜有此人乎平陽主國言
延年有女弟上遂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
生一男是為昌邑王夫人少而蚤卒上愴問馬圖
蓋其形於甘泉宮初夫人病篤上臨候之夫人謝
不可以見願以玉及兄弟為托夫人姊妹讓之曰
何為恨上如比夫人曰我以容顏之好得愛幸於

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今見
我蹤跡必畏惡棄我尚肯追思問錄其兄弟及
大人平復上以夫人兄廣利為徵師將軍延年為
協律郎尉上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
神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
見好女如夫人之貌延年見之遂寢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
益相思悲感作詩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又自為
賦以傷悼夫人被延年弟孝生好亂後宮廣利得
向叔家族滅矣延年弟孝生好亂後宮廣利得

鈞戈趙健仔傳

三 漢書 卷三 鈞戈趙健仔傳



鈞戈趙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
間望氣者言北有奇女天子使使召之既至女兩
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
人進為婕妤居鈞戈宮大有寵完趙三年生昭帝
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鈞
戈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司馬溫公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
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
太子皆無恙而命鈞戈之門曰堯母非為也是
以奸臣逆謀主意知其可愛少子欲以為嗣遂
有凡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昭帝五六歲壯大多知上常言願我又感其所生

與衆異其奇愛之心殊立為以其年稱母少恐女
主顯志亂國家猶與父之鈞戈從幸甘泉有過見
謹以憂死回葬當陽昭帝即位延尊為皇太后
張堂胡氏曰如難處之事非聖人莫能也若周
公之於管蔡魯國之於季孟是也鈞戈夫人不
聞其罪以預防亂而救之過矣漢武為幼子
遠慮獨無善處之道乎苟能據春秋大義妾母
不得稱后母后不得昭顯播告之修著為漢法
歲之宗廟責在人臣鈞戈雖欲即位瞻恐為乎
殺武帝此舉斯則有矣未盡善也其引呂后為
戒者不知高祖有以啓之也

班婕妤傳



孝成班健仔帝初即位選入後宮為健仔帝遊後
庭欲與同輩戲健仔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
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逆有嬖女今欲同輩得無
近似之手 upper 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
姬不食會飲 用 今有班健仔健仔進見上既
休則古禮 用 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健仔
捧獲進地 用 燕巖許后健仔祝詠後宮及主上考問
健仔健仔對曰妾聞新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
望使鬼神有知不愛不臣之怨如其無知想之何
益上善其對憐問之健仔退處東宮作賦自悼曰
蒼玄宮方幽以清應門閉芳榮園為華殿塵芳玉
階落堂中庭葉芳綠草生廣室陰芳惟惟暗房攏

虛芳風冷冷神眇眇芳容親處君不御芳誰為榮
俯視芳雲屋雙得芳橫沈顧左右芳和顏酌羽翮
芳銷憂惟人生芳一世忽一過芳若萍已獨事芳
高明慶生氏芳怪休綠水芳白華自古芳有之

趙皇后傳

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
乃叔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善歌舞號曰飛燕成
帝微行過陽阿上見飛燕而說之 用 召入宮大
幸有女弟獲召入俱為健仔貴傾後宮姊妹頗寵
十餘年卒皆無子

贊曰昔者吉山而吉諸道之效天地鬼神至于
人道聲不同之夫女寵之典由玉微而體至尊



窮富貴而不以口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
序自漢興終于李平外戚復進色寵著聞二十
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
卬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白許恭衣
右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赦縱恣是
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嗚呼鑒茲行
事慶亦備矣

魏傳 魏夫禍福刑于外戚高后首命呂宗顯獲

薄惟破魏宗文產德世大也實后

遺意考盤于代代也王氏制傲世

武作嗣子夫既再君而不終弔戈憂傷孝胎以

登文宮初尊顯馮辰宗史婿王悼身遇不祥及

宣譽國二孩後尤恭奉產元大而遂卬成業

序輕優尊三世飛燕之妖禍成嚴妹丁傳借

恣自家凶害中山無辜逆喪馮衡馬也傳八

衛十也惠敬景得武陳宣實成許象傳平

王之作事雖故羨非天所度恣意若前如何不

格

元后王氏傳

元后氏成帝母也王莽之姑家凡十僕五大司馬

外戚莫盛焉母孝親任政在身夢月八其據及杜

大悅順得婦人遂成帝立尊為太后以王鳳為大

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王氏之與自鳳始河平二

年王諱王高王立王根王逢五人同日封故世謂



之仁惠夫

〔叙傳〕元后娠母月精是表遺成之遠政自諸舅

王太后陽平倫威謀加帝軍上成都望望假代

明光曲陽款敵及亦宋其堂新器元挫作亂

以上王太后

王莽傳

王莽字臣居元后之弟子也莽年无弟官將軍五

侯子素時修聲以與為聲已使遊相高莽獨新節

為恭儉勤身傳學行甚敦備大將軍風病莽侍疾

親嘗藥亂首瑒面不解衣帶連月履且死以託太

后〔本始〕元年封為新都侯爵位益尊節操愈謹在

位史惟為之〔史〕得者為之〔史〕執抗在莽廢治傾其

諸又矣鼓為激發之行〔史〕處之不怒〔史〕○

氣帝崩皇帝詔為大司馬於是附順者拔擢奸佞

者誅滅王莽王邑為腹心詭置甄邯主擊斷平晏

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述為爪牙莽邑屬而言方

致有所為傲見風未實與承其指意而顯晏之莽

暗首流涕固推讓馬上以成太后下以示信於眾

庶始風益升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史〕羣臣乃咸

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于載同符瓦珣號曰

安漢公○莽又欲專斷知太后廢政乃風公卿奏

言令太后下詔曰今眾事煩碎唯對爵乃以聞他

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史初除

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



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送問致密思意厚加贈
送其不合指顧委免之權與人主併矣○莽既專
重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言宜正十二
女之義以廣純剛於是公卿奏莽女為丁未立莽
女為皇后大赦天下又加莽宰衡之號○是後奏
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莽舍萬區制度甚盛立
樂經益博士員及有選禮古書七詩周官爾雅天
文圖讖雜律同令兵法史篇文字周書五十六文
雜律八篇
通如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
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述中將令正布學壹異說
云羣臣奏言昔周公奉建體之剛據上公之尊然
猶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墮廢謂大又千載莫

能興今安漢公執異陛下四年于前功德爛然
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詔曰可於是又加九命
之錫○莽又奏為市無二價官無微訟邑無盜賊
野無飢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蒙刑莽
既取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四方
未有知迎遣平寇等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恩
等奏言羌豪良願為內臣請受所獻地為西海郡
十二月平帝崩莽迎遣玄孫中藏初廣陵侯子嬰
十二歲三月立為皇太子五月太后詔莽朝見太
后稱假皇帝九月東郡太守翟義立劉信為天子
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今共行天罰
誅莽莽懼抱孺子告持天地遣王邑等破翟義承



既成義自謂成德日成遂每即真之事○初始元年梓潼人朱章字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著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著曰赤帝行璽言王莽為真天子於是莽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乃更作小錢莽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秦為無道厚賦稅以自供采罷民力以極歛曰或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貧鄙生彊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錙之居漢代賦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雍成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賦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予前在大荒始今天下公曰口井制一時

有嘉禾之祥今更名天下曰王田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于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故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禦魃魅魃音轄中郎區博諫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今海內未歇其弊今欲遽民心速復千載絕迹復以雖充奔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初莽獻新莽於明堂太廟羣臣始冠麟韋之弁鳥又聞其乘聲曰清厲而哀非典國之聲也又壞城西苑中十餘所皆上取其林苑以起九廟是歲赤眉賊眾寢多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

號曰九虎復漢兵誅莽二年更始到長安明年赤眉立劉盆子六月世祖即位然後宗廟社稷復立天下又安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行節力行以安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象之際動譽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也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素曰又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惡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虛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與會其

藏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途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驚然喪其樂

生之心其王中外憤怨連延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其血胤發掘害

偏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嬴持

書以立私讖莽誦六藝以文奸言罔歸殊塗俱用滅亡皆坑龍絕氣其非命之運其

紫色曉聲其餘分閭位其之運其

聖王之驅除云爾其也其

叔傳晉爾賊臣莽漢滔天行驕夏癸其虐政商辛其偽發黃曆謀稱典文衆怒神怒惡復誅



叙傳

歐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後也子文初生棄於晉中時虎乳之楚人謂虎乳其子以為號也
望之未唯壹避地於樓煩也歐馬牛羊數千羣
值漢初定典民無禁當李惠高后時以財雄邊
故北方多以壹為字者壹生瑞瑞生長長生四回
生况况奉孝廉積功為越騎校尉成帝初女為使
仔致仕此弟况生三子伯符符伯少受詩於師丹
王鳳鳳伯宜勸學拜為中常侍時上方解學弊寬

中張高朝夕八說尚書論治於金華殿中詔伯受
馬既通大義又得其間於許商邊奉車都尉數年
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村橋賦跨
之間非其好也○家本北邊志節慨然數求使白
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
襄大姓石季羣輩怨殺追捕史伯上狀因自請
願試守春月上於是拜伯為定襄太守定襄聞伯
素貴年少自請治刺畏其下車作威吏民殊息伯
至持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送滿堂日為
供具執子孫禮席中益飽飲之不厭諸所宿懷
皆名豪棟恩解酒共謙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卒
謀亡匿霍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伯之為人迎召



爲縣長史遷精進據史分部放捕及他隱伏旬日
憲得郡中震泉成攝神明疑其歲餘上徵伯伯上
召宗族各以親誅加恩就赦數百金北丹以爲榮
長老紀焉既至以侍中養病自大將軍憂後紅張
致淳子長等始愛章出爲微行行則同典執事入
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引爲舉白談笑大噱其解也
時東輿履坐張黃屏風性知畫射醉語如已作長
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日禮之且之因顧指
畫而問伯射爲無道至於此乎伯對曰書云乃用
婦人之言何有器射於朝所謂衆惡歸不如是之
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北國何成伯曰沉湎于酒

微子所以告去也或號或謔大雅所以流連也詩
書瑤荒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嘆曰吾久
不見班生今日顧聞謔言按音教等不擇音稍自

引起更衣因罷出太后聞之上朝東宮太后曰班
侍中宜寵異之蓋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選富平侯
且純國上乃出教於是引許商師丹八爲光祿大
夫伯遠水衡郡尉與兩師並侍中上亦許徵博宴
侯修莊書之袁太后甚悅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
愍焉○按博學有俊材遠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
劉向校校書每奏事許以選受詔進讀摩書上死
其能賜以校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
父求太史公請于書大將軍白不許許亦平卒有



子曰嗣頭名當世○許少為中常侍方且自守
帝立出為廣平相王莽東攻方故文致太平
喜以天制萬二千所又以其年故上
故也其年故二千十使使者分行風俗承
聲而下而博無所上乞備陵園郎食政法終身由
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羅答祥生彪○彪子叔皮
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
士自述方至父堂揚子雲以下莫不進門也
雖稱儒學然貴老嚴之術上上猛生故借其書
甲嗣報曰君夫嚴子者絕聖棄智備生保真清虛
潛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
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好其志十極達於

一立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紐聖人之因紐世不缺
驗君之解世子焉然其志拔者不得而名焉故可
責也今吾子已貴仁祖之義世其聲名之顯
顯世也伏周孔之軌世馳顯聞之任擊世
既繫學於世故夫何用大道為自賦世昔有
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時第又復失其政步遂
獨歸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已持論如
此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年二十遭王莽
敗世祖即位於冀州時况竊據壘擁眾招輯其後
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冀問彪曰往者
肉亡飛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逆定其抑者
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世將乘運迭興在於一



人也頌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典與漢異昔周廢
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禮王枝葉強大請改
其末流有從換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
立郡縣主有亭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
假借外家王莽平短作圖嗣三絕老自上起傷
不及下改王氏之貴傾擅朝運能竊號位而不厭
於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數十餘年
間外內騷擾連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
同辭方今雖帶州成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民
皆誣於思漢郡却劉氏即已可知矣漢書曰先生
言既夫昔秦失其鹿劉李遂而持之時
民復知漢乎既感漢言又怒狂狡之不思乃著王

命論以故時雖其辭曰昔在帝光之輝曰咨爾舜
天之盛教在爾躬舜亦以命高巢于稷契成佐唐
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
道遇異時俾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
故劉氏承堯之作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士會故
昭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濟澤則神毋夜號以
童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作必有明聖顯懿
之德重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特誠通於神明流
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
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且
自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
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此天下於逐鹿幸捷而



得之不知神尼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
之大言曰 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
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彼經
流陳飢寒道路忍有袒裼之藁
謂下也 豈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特死得整何則
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
非可得而妄愛或故疎道羅陀會寓其權柄者如
信布強如蔡籍或如王莽然卒潤銀伏質
之曰曰 烹醢分聚又死公膺尚不及數子
而致聞奸天位者乎切言是致驚蹇之末不歸于
望之實無雀之倚不營六翻之用策統之材不荷
扶養之任
此之也

帝王之重當卷之末袁盎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
止之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卒王陵之母亦見項氏
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對漢使伏劍以懸其
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
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金宗祀於無窮垂策
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
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典審此二者帝王之分
次矣
謂及也 蓋在高祖其與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
裔二曰體納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
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建於
聽愛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傾流趨時
如鸞響口赴音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滌





歸生之說審成卒之言新謀土之情

歸生之言新謀土之情

韓信於行陳救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

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逆靈瑞符應又

可畧聞夫初劉祖任高祖而夢與神遇

神實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

王武感物而折秦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

厭其氣

厭其氣呂台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

分西八開則五星聚故准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

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皆帝王之世

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假斯位

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

不知命則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過折足之凶

伏缺城之林

伏缺城之林莫不誠知覺寤若禍成然

速覽淵然深識拔嬰陵之胡分

速覽淵然深識拔嬰陵之胡分此信布之觀

觀

觀可幾為二母之所笑

可幾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祿于子孫天祿

其美德訪問焉復數惠三公之召任不為林河如

不合得不為人博而不俗言不為華述而不作

有子曰固窮而志

有子曰固窮而志作禹道之賦以致命遂

志

志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

為業或識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

勳也述者陸子優錄新語以興世古曰優錄新語
生下惟發蕭儒林劉向司符綱章舊開揚雄韋思
法言大玄昏及昏君之門闡究先聖之靈與婆娑
摩術藝之場休息摩篇籍之圃以全其質而發其
文用納于聖德刊炳於後人斯非其亞與世古曰
迺美抗行於首陽惠降志於辱仕顏耽樂於箒賦
况終篇於西狩聲靈塞於天則真吾徒之師表也
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墜之方世古曰通文逆質王
道之綱有同有異聖語之帝故曰慎存所思守前
天符委命共己味道之朕世古曰神之聽之名其舍
諸國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充
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

百王故曰龍龜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
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述述功德私
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闕於秦項之列世古曰太初以後
闕而不錄故探纂前紀叙解所闕世古曰以述
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
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
考紀表志傳凡百篇世古曰考紀表志傳凡百篇
考紀表志傳凡百篇世古曰考紀表志傳凡百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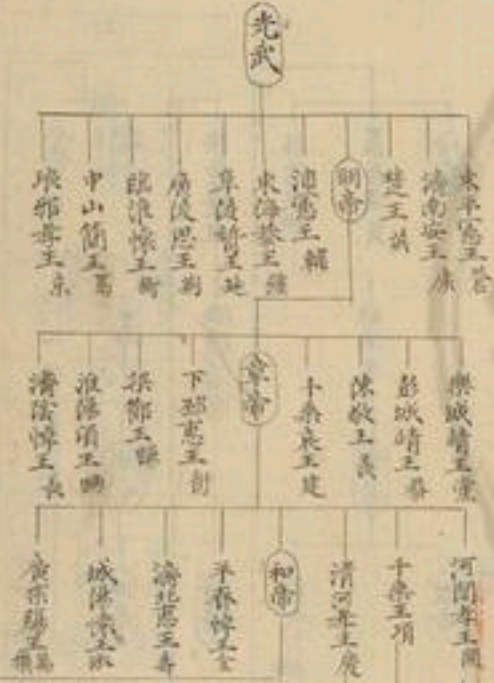
叙傳曰凡漢書叙帝皇列官司司徒侯王準天地

統諸陽開元極去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窳人理

缺萬方輝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為雅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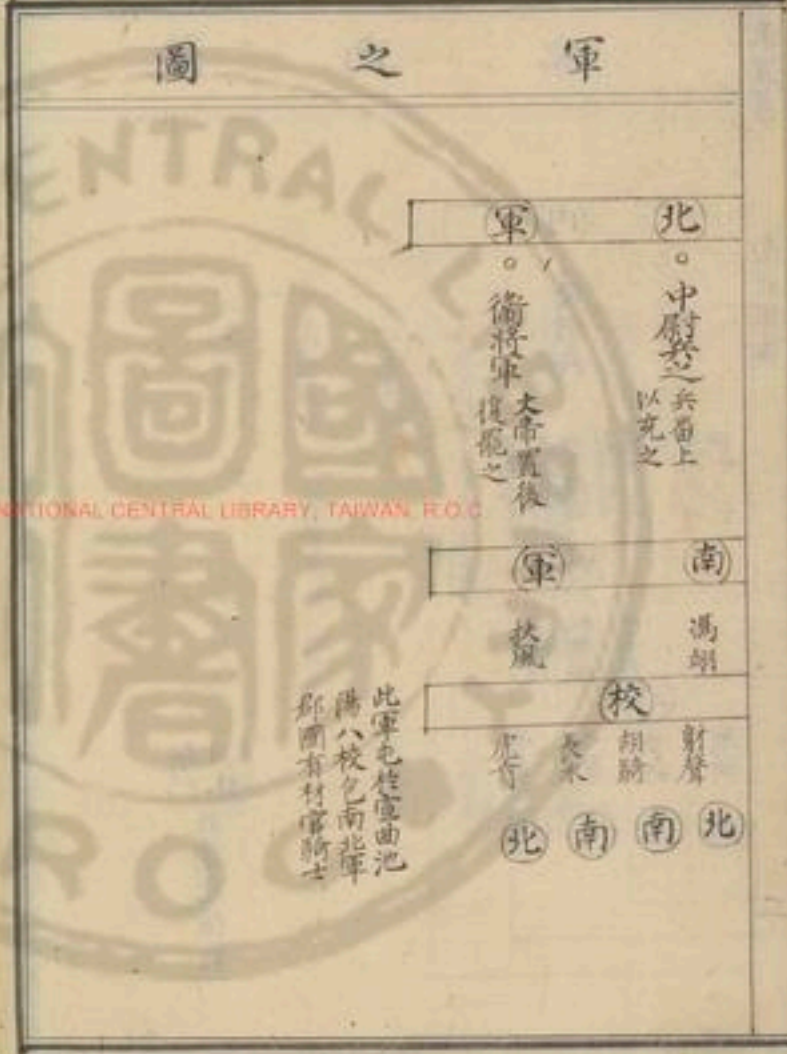
東漢傳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軍之圖



東萊先生東漢書詳節目錄

卷之一

帝紀

光武皇帝

建武三十一年

中元二年

明帝

永平十八年

卷之二

帝紀

章帝

建初八年

元和三年

章和二年

東漢書

帝紀目錄

三



獻帝

初平四年

建安二十五年

興平一年

皇后紀

光武郭皇后

明德馬皇后

光烈陰皇后

和熹鄧皇后

卷之三

志類

律曆

郊祀

五行

禮儀

天文

卷之四

志類

郡國

輿服

百官

卷之五

列傳

劉玄

王昌

龐參

李憲

盧芳

公孫述

李通下光武

劉盆子

劉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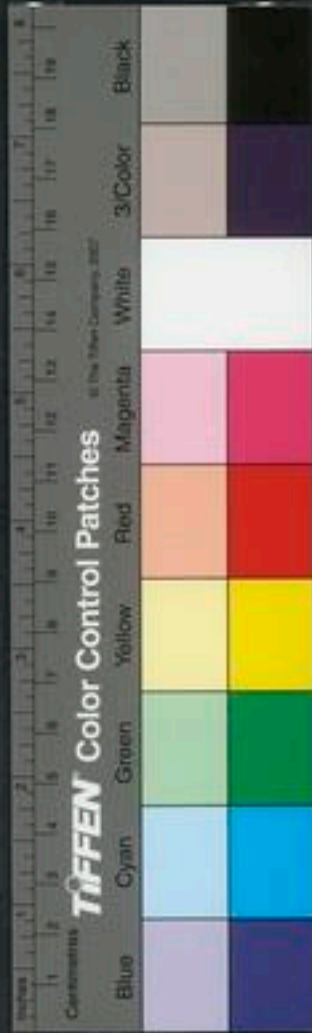
張步

彭寵

隗囂

齊武王續孫暉

王常



卷之六

列傳

鄧晨

來歷事安順

鄧訓事明帝

寇恂事光武

來敏

鄧禹事光武

鄧騭事安帝

馮異事光武

岑熙事順帝

賈宗事章帝

蓋延

臧宮

耿國

岑彭事光武

賈復事光武

吳漢事光武

陳俊

耿弇

耿秉事明帝

卷之七

列傳

耿愛

耿恭事章帝

銚期事光武

王霸

祭遵

祭彤

任光事光武

任隗事章和

李忠事光武

萬脩事光武

邛彤事光明

劉植事光武

耿純

朱祐

景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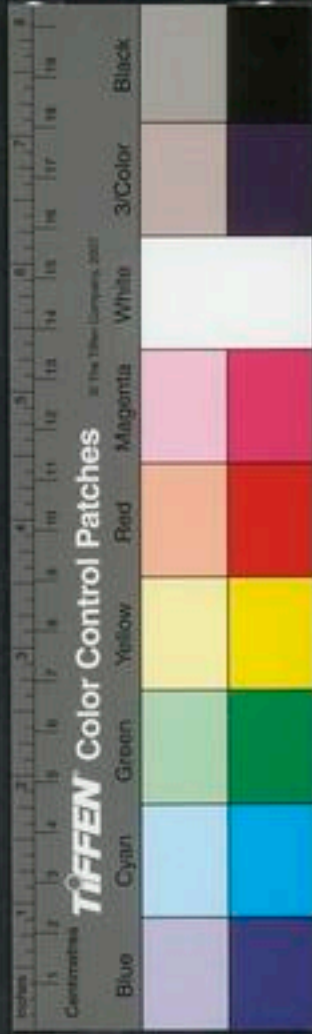
王梁

杜茂

馬成

劉隆

傅俊



卷之八

列傳

堅鐔

馬武

竇融 事光武

竇固 事明帝

竇憲 事章和

竇章 事順帝

馬援 事光武

馬客卿

馬廖 事明帝

馬防 事章帝

馬嚴 事章帝

馬援 事章帝

卓茂 事光武

魯恭 事章和

魯丕 事章帝

魏霸 事和帝

劉寬 事和靈

伏湛 事光武

伏隆

侯霸

韓歆

宋弘

蔡茂

郭賀 事光武

馮勤 事光武

趙熹 事光武

牟融 事明帝

韋彪 事章帝

卷之九

列傳

宣秉 事光武

張湛

王丹

王良

杜林

郭丹 事光明

范滂 事明帝

吳良 事明帝

承宮 事明帝

鄭均 事章帝

趙典 事靈帝

桓譚 事光武



卷之十

馮衍事光武

馮豹事章帝

申屠剛事光武

鮑永事光武

鮑昱事光武

鮑德事章帝

鄧暉事光武

揚厚事順帝

卽顛事順帝

襄楷事桓帝

郭伋事光武

杜詩

孔奮事明帝

張堪事安帝

廉范事明帝

王堂事安帝

蘇章事順帝

蘇不韋事靈帝

羊續

賈琮

陸康

列傳

樊宏事光武

樊準事鄧太后

陰興事光武

朱浮事光武

馮魴事光武

虞延事光武

鄭弘事章帝

周章事安帝

梁統事光武

梁竦事明帝

梁商事順帝

梁冀事順帝

張純事光武

曹褒事明帝

鄭玄事靈獻

鄭興事光武

鄭眾事明帝

范升事光武

張霸事和帝

賈逵事明帝

張陵事桓帝

汝郁事和帝



卷十一

列傳

陳元事光武
司馬均事和帝

張楷事順帝

桓榮事光明

桓郁事明章

桓典事靈獻

桓彬事靈帝

丁鴻事章和

張宗事光武

法雄事安帝

膝撫事順帝

馮緄事順帝

度尚事桓帝

楊璇事靈帝

劉平事光武

王望事光武

趙孝事明帝

淳于恭事章帝

江革事明帝

劉般事光明帝

劉愷事和安

周磐事和帝

蔡順事安帝

趙咨事靈帝

班彪事光武

班固事明章和

卷之十二

列傳

第五倫事明章

鍾離意事光明

宋均事明帝

宋意

寒朗事明帝

光武十一子

東海恭王事光武

沛獻王事明帝

東平憲王事明章

廣陵思王事明帝

朱暉事明章

朱檀事冲贊



卷之十三

列傳

樂恢 事章帝

鄧彪 事章和

徐防 事章和

胡廣 事安桓

何敞 事章和

張禹 事章和

張敏 事章和

袁安 事章和

張酺 事明章和

周榮 事章帝

陳寵 事章和

班超 事明章和

韓稜 事章和

郭躬 事明章

陳忠 事安帝

班勇 事安章

卷之十四

列傳

楊終 事明章

翟酺 事安順

應劭 事靈獻

爰延 事桓靈

王充 事章帝

仲長統 事獻帝

李法 事和帝

應奉 事桓帝

霍諝 事順帝

徐璆 事靈獻

王符 事順帝

卷之十五

列傳

李恂 事章帝

龐參 事安順

橋玄 事桓靈

陳禪 事安帝

陳龜 事順帝

崔駰 事章帝



卷之十六

列傳

崔瑗 事安頌

周燮 事安帝

徐禕 事桓帝

申屠蟠 事靈帝

崔寔 事桓帝

黃憲 事桓帝

姜肱 事桓帝

楊震 事安帝

楊賜 事靈帝

章帝八男

河間孝王

張綱 事順帝

王暢 事桓靈

楊秉 事桓帝

揚彪 事靈帝

清河孝王 章帝子

張皓 事安頌

王龔 事安頌

种暠 事順桓

种拂 事靈帝

藥巴 事桓靈

李雲 事桓帝

尹勲 事桓帝

杜根 事安帝

劉陶 事桓靈

劉瑜 事桓帝

卷之十七

列傳

虞詡 事安頌

盖勲 事靈帝

張衡 事安頌

傅燮 事靈帝

臧洪 事獻帝

卷之十八

列傳

馬融 事安頌

蔡邕 事桓靈獻



卷之十九

列傳

左雄 事安項

周勰 事桓帝

黃琬 事靈帝

周舉 事順帝

黃瓊 事順帝

刁翳 事靈帝

荀淑 事順桓

荀悅 事獻帝

鍾皓 事桓靈

陳寔 事獻帝

陳謨 事獻帝

李燮 事靈帝

荀爽 事桓靈獻

韓詔 事靈帝

鍾瑾 事獻帝

陳紀 事順桓

李固 事順桓

杜喬 事順桓

卷之二十

列傳

吳祐 事桓帝

史弼 事靈帝

趙岐 事靈獻

張奐 事桓帝

陳蕃 事靈帝

延篤 事桓帝

盧植 事靈帝

皇甫規 事順桓

段熲 事桓靈

王允 事桓靈

卷之二十一

黨錮傳

劉淑 事桓靈

杜密

魏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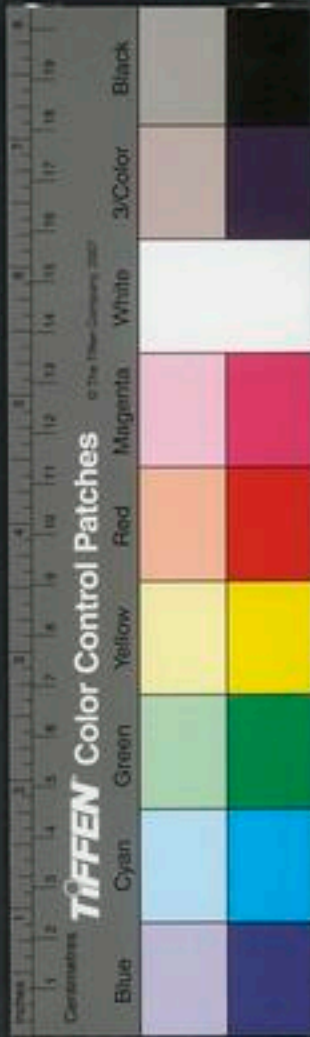
巴肅

李膺

劉祐

夏馥

范滂



卷之二十二

黨錮傳

寶武事和帝

何進

自寶武以下皆列傳此云黨錮誤

蔡衍

羊陟

張儉

岑暉

劉儒

賈彪

何顥

郭太

左原

茅容

孟敏

庾乘

賈淑

史叔賓

黃允

王柔

符融

許劭

鄭太

孔融事靈獻

荀彧

皇甫嵩

朱雋

董卓

劉虞

公孫瓚

袁紹

劉焉

袁術

呂布

卷之二十三

循吏傳

衛蠡事光武

任延事光武

王景事明章

秦彭事章帝

王渙事和帝

許荆事和帝

孟嘗事順帝

第五訪事順帝



卷之二十四

酷吏傳

劉矩 事桓靈
下同

劉寵 事和帝

董宣 事光武

樊曄 事光武

周紆 事章和

黃昌 事順帝

陽球 事靈帝

王吉 事靈帝

宦者傳

鄭眾 事章和

蔡倫 事桓帝

孫程 事安順

曹騰 事桓帝

單超 事桓帝

侯覽 事桓靈

曹節 事桓靈

呂彊 事靈帝

張讓 事桓靈

卷之二十五

儒林傳

劉昆 事光武

洼丹 事光武

任安 事順帝

楊政 事光武

張興 事光明

戴憑 事光武

孫期 事光武

歐陽歛 事光武

牟長 事光武

宋登 事順帝

尹敏 事光明

孔僖 事章帝

揚倫 事安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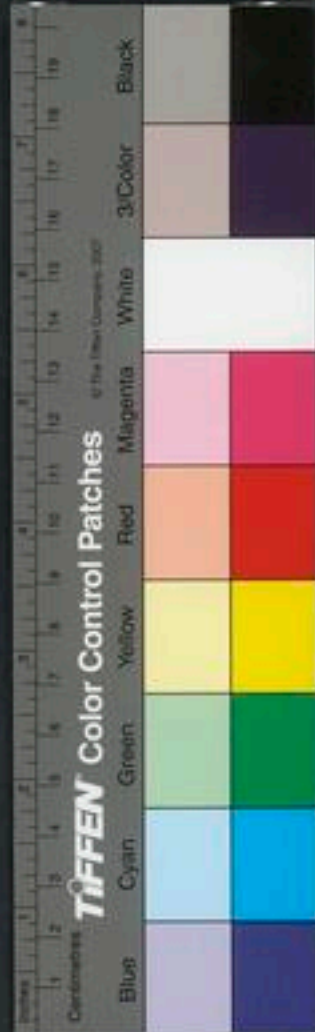
包咸 事光明

伏恭 事光明

任末

薛漢 事光明

杜撫 事明章



卷之二十六

文苑傳

杜篤 事光武
傅毅 事章帝

夏恭 事光武
黃香 事章帝

許慎 事獻帝
服虔 事靈帝
李育 事明帝

何休 事靈帝
謝該 事獻帝

鍾興 事光武
周澤 事光武

孫堪 事光武
張玄 事光武

董鈞 事明帝

丁恭 事光武
衛宏 事光武

趙曄 事章帝

楊仁 事明帝

召馴 事章帝

卷之二十七

獨行傳

李尤 事和帝
葛龔 事安帝
雀琦 事桓帝
張升 事靈帝
劉梁 事桓帝
侯瑾 事桓帝
彌衡 事獻帝

劉珍 事安帝
王逸 事安帝
邊韶 事桓帝
趙壹 事靈帝
邊讓 事靈帝
高彪 事靈帝

譙玄 事光武

李業 事光武

彭脩 事明帝

范式

李善 事光武

王忱



卷之二十八

方術傳

陸續 事光武

雷義 事順帝

趙苞 事靈帝

陳重 事順帝

范冉 事桓帝

王烈 事獻帝

王喬 事明帝

樊英 事順帝

費長房 事獻帝

李郃 事和帝

華佗 事靈帝

蒯子訓 事獻帝

卷之二十九

逸民列傳

野王二老 光武時人

向長 事光武

逢萌 事光武

王霸 事光武

井丹 事光武

高鳳 事章帝

法真 事順帝

陳留老父 事桓帝

周黨 事光武

嚴光 事光武

梁鴻 事章帝

韓康 事桓帝

漢濱老父 事桓帝

龐公 事獻帝

卷之三十

烈女傳

鮑宣妻

姜詩妻

樂羊子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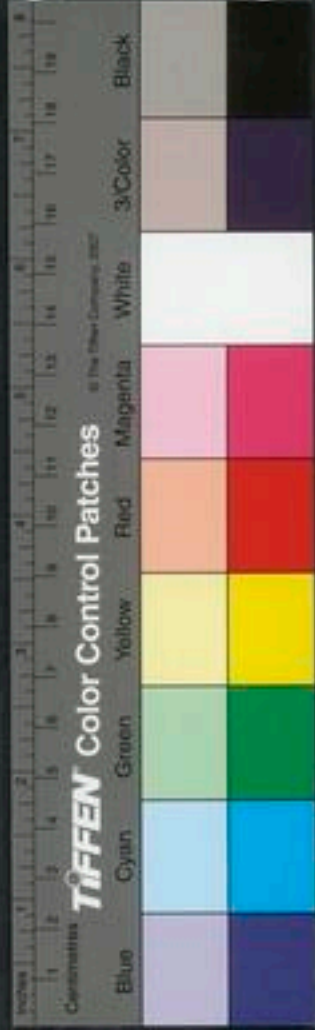
皇甫規妻

王霸妻

曹世叔妻

曹娥

董祀妻



蠻夷傳

東夷

西南夷

西域

天竺國

鮮卑

南蠻

西羌

南匈奴

烏桓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目錄終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目錄之一

范曄

南史宋文帝元嘉元年左遺宣

章懷太子賢

唐高宗子張

帝紀

光武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

光武祖有功而宗有德

仲叔字文叔南陽蔡陽人

九世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

生長沙定王發文帝不

足蓋此生發生春陵節侯買買生鬱



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

光武年九歲而孤身長七尺三寸美須眉大口隆

準日角鼻頭為準日角謂性勤於稼穡而兄伯升

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事田業王莽天鳳中王莽

略通大義莽末天下連歲災蝗寇盜鋒起起鋒

武避吏新野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

光武云符命之書劉氏復起李氏為輔遂與定謀

過市兵弩起於宛光武遂將賓客還舂陵時伯升

已會眾起兵初諸家子多恐懼皆亡逃自匿及見

光武絳衣大冠蓋也與張志曰大冠者謂武官冠

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迺稍自安

更始元年二月立劉聖公為天子以伯升為大司

徒光武為偏將軍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下

之莽聞漢帝立大懼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徼天

下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並以為軍吏選

鍊武衛招募猛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絕時有長人

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

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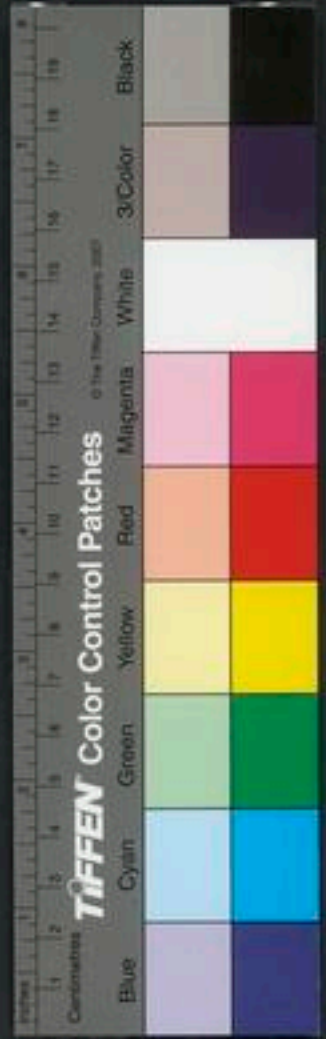
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迺出城收兵莽軍

到城下且十萬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旗幟蔽野

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說文曰鉦積弩亂

東漢書光武紀

二



發矢下如雨尋邑自以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六月光武自將步騎千餘合戰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光武復進連勝遂前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迺與敢死者三千人衝其中堅莽兵大潰會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馳詣宛謝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九月三朝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官秩千二百人督大使前整修官府於是致僚屬作文移與屬從事司察一如舊章從事置十二時三朝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繡如婦人之服本字書無

漢書作粗生音其勿及揚雄曰猶論其短者自于上加繡如令之半臂也莫不

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及更始至洛陽迺遣光武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輒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人喜悅進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繆王景帝七代孫名元繆音詐以卜者王即為成帝子子興立即為天子都邯鄲

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迺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於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兼行蒙犯霜雪至滹沱河無船適遇冰合得過至下博城西追感



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
為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馳赴之信都太守任
光開門出迎光武於是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
響應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
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四月進圍邯鄲連
戰破之五月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
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
反側子自安更始立光武為蕭王縣屬悉令罷兵
詣行在所光武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
於更始是時長安政亂四方背叛梁王劉永擅命
睢陽今宋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為淮南王
秦豐自號楚黎王豐楚黎王人張步起琅邪今

州東也 董憲起東海今海 延岑起漢中今梁州東

田戎起夷陵今破 並置將帥侵略郡縣別號諸賊

銅馬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

平獲索等諸賊或以山川土地為各領部曲衆合

數百萬人所任寇掠光武將擊之先遣吳漢北發

十郡兵幽州牧苗曾不從漢遂斬曾而發其衆秋

光武擊銅馬於鄆鄆古兗及吳漢將突騎來會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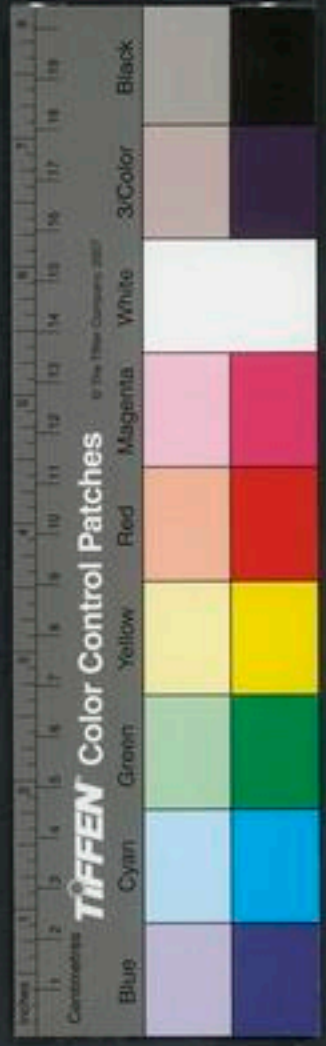
陽悉降破之封其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

武知其意勅令各歸營勒兵迺自乘輕騎按行部

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

投死乎言投死猶由是皆服故關西號光武為銅馬

帝



建武元年正月諸將議上尊號光武不聽耿純進
白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
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今
功業即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
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
苦也時不可留衆不可逆純言甚誠切光武深感
曰吾將思之行至鄙今趙州高邑光武先在長安
時同舍生彊華豫其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
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闕野四七之際火為主四
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羣臣因
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周之白魚曷足比焉
武王伐紂渡孟津白魚躍入王宜答天神以塞羣
舟亦文有字告以伐紂之意

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鄙六月即皇帝位
通鑑考異曰光武本紀馮異破錄於諸將上尊號
光武還至霸上在四月前而馮異與李眾等已
安樂亂赤眉稱尊號亦曰三王及馮異始破
又勸光武稱尊號亦曰三王及馮異始破
於六月己未光武即位是月甲子鄧禹破
時共怯更始張印等還奔長安地謀以立
夏秋之交馮異則三王及馮異始破
史家謂也其言燔燎告天音頻燎力音及文曰皇
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屬音為人
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秀興兵
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識記曰劉秀發兵
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卯金為劉字也春秋
帝後敢不敬承於是建元為建武改鄙為高邑
是月赤眉立劉盆子為天子八月祭社稷九月赤



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詔封更始為淮陽王十月
車駕入洛陽幸南宮却非殿遂定都焉十二月赤
眉殺更始而隗囂據隴右

二年正月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詔曰人情
得足苦於放縱快須吏之欲忘慎罰之義惟諸將
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
侯不過百里疆幹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諸侯四
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聞功臣
地多而滅亡者適遣謁者即授印綬策曰在上不
驕高而不危節制謹度薄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
子孫長為漢藩壬子起高廟建社稷於洛陽立郊

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三月詔曰頃獄多寬
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其議省刑法○六月立郭

氏為皇后子彊為皇太子大赦天下增郎謁者從
官秩各一等即官秩六初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

斤易粟一斛至是野穀旅生不用播種而生故曰
古字麻赤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其利焉

通用三年閏月馮異與赤眉戰於嶠底也大破之餘
衆南向宜陽帝自將征之赤眉遣使乞降赤眉君

臣面縛奉高皇帝璽綬○十月幸春陵祠園廟因
置酒舊宅大會故人父老光武舊宅在今隨州棗

白水為別張行

陽縣與南宅南二里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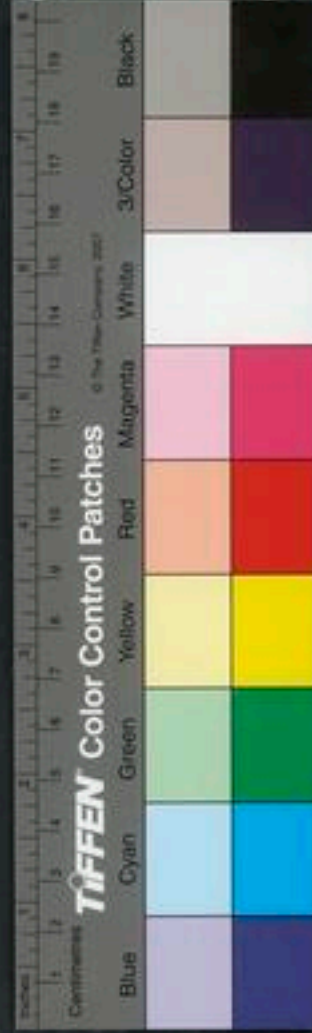
五年二月壬申封殷後孔安為殷紹嘉公夏旱蝗



詔曰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
獄多寃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
輔郡國出繫囚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十
月幸魯使大司空孔子初起太學車駕還宮幸
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

六年正月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為灾穀價騰躍人
用困乏朕惻然愍之其命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
失職○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百
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
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
并合者并定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
十置其一

致堂胡氏曰是故王莽違諸侯千有八百人附
城之數亦如之俸祿不給取足於民立召土崩
之禍光武初起若拘滯俗見必曰當不吝爵祿
收新附之心不當省給負位失士夫之望也即
位既不年矣天下向平是又常人欲增修文物
稅飾治具之時而乃獨見遠覽併縣國損吏員
其後人書調役亦從簡省天下晏然不知勞擾
猶畜魚而裕其水牧羊而豐其草也可謂深知
人主繼天之職矣赫然中興不亦宜乎又按此
詔六月所下歲十二月即詔以往者師旅未解
故行十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收田租三十
稅一如曰制烏呼人君意在斯民其見效之速



如此孟子對齊王所以有不能不為之論也

○十月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十二月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漢中二年是歲初罷郡國都尉官貢父曰按郡有都尉國有中尉此時罷郡都尉官耳不當有國

七年正月詔曰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于富者奢僭貧者單賤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三月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癸亥晦日有食之詔曰吾德薄致

災譴見日月其令有司修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

元詔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

聖○四月詔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遣詣公車門各車

八年閏四月帝自征隗囂河西太守竇融率五郡

太守與車駕會高平潁川盜沒屬縣河東守守兵

亦叛貢父曰秩文多一守字若九月帝自征潁川

盜賊皆降

九年隗囂病死其將王元立囂子純為王○三月

初致青巾左校尉官貢父曰按前史廢置官皆用

論上文光武為可錄致後屬招致之黃可作致字
合立此官置作置蓋錄前文逸誤此字改作置無



十年冬十月來歙等大破隗純於洛門王元奔蜀
純降隴右平

十一年春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
減罪四月省大司徒司直官是歲省朔方牧并并

州初鄯州牧自還奏事刺史每歲五別入奏事京師今斷之來帝改刺史曰

十二年夏甘露降○六月黃龍見○十一月吳漢
臧宮與公孫述戰於成都大破吳漢屠成都夷述

宗族詔邊吏有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
逗留法是田行遊敵也漢法軍行遣驃騎大將

軍杜茂將衆郡施刑屯北邊注字遣驃騎大將

築亭候修烽燧晝則燔夜則舉烽

十三年正月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所
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尊擇之勞至通煩擾

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太官掌御○二
月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丁巳降

趙王良為趙公太原王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
庚午以殷紹嘉公孔安為宋公周承休公姬常為

衛公省并西京○四月吳漢自蜀還於是大饗將
士班勞策勳班布也勞力到及備布勞功臣增邑

更封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
罷左右將軍官達威大將軍耿弇罷益州傳送公

孫述警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時
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從務簡寡至迺十



存一焉○九月日南徼外蠻夷獻白雉白兔

十四年四月封孔子後志為廩成侯越雋人任貴

自稱太守遣使奉計計謂人庶各籍若令許帳是歲蒞車國鄴

善國遣使奉獻並西域國

十五年吳漢上書請封皇子迺詔羣臣議高密侯

禹等奏曰高祖聖德光有天下亦務親親封立兄

弟諸子陛下德橫天地興復宗統廩德賞勳功臣

宗室咸蒙封爵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宜

定號位以廣藩輔厭塞衆心制曰可六月復致屯

騎長水射聲三校尉官七年改青巾左校尉為越

騎校尉詔下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

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十六年春交趾女子徵側反略有城邑○九月郡

國羣盜處處並起○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

自相糾擿他秋及發也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

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稟說文稟賜穀也使安生業自

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是歲始行五銖錢武帝始為

王莽時廢今始行之

十七年十月廢皇后郭氏為中山太后立陰氏為

皇后○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

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

信與人不少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

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是歲蒞車國

遣使貢獻



十八年罷州牧置刺史

武帝初置刺史以帝更

為牧經王莽變置刺史

元年復置秋今改置刺史

十九年春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夏伏波將軍馬援破交阯斬徵側等○六月詔曰春秋之義立子

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遠之其以彊為

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

二十年省五原郡復濟陽縣徭後六歲

二十一年冬鄴善車師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

獻願請都護宣帝置秩比二十帝以中國初定未

遑外事迺還其侍子厚加賞賜

二十四年正月匈奴莫鞋上於六及日逐王比遣

使款五原塞求扞禦北虜十月比自立為南單于

於是分為南北匈奴

二十六年正月詔有司增百官奉扶用其千石已

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遣中郎

段郴中郎將授南單于蠶綬通鑑考異曰帝紀今年

匈奴中郎將授匈奴未決在何時匈奴中郎將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

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於是雲中五原朔

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

二十七年五月詔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無

大名其令二府去大又改大司馬為太尉以太僕

趙喜為太尉太司農馮勤為司徒





二十八年正月賜東海王彊虎賁旌頭鍾虛之樂
○十月北匈奴遣使貢獻乞和親

二十九年二月日食遣使者舉寬獄出繫囚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癘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三十年二月東巡狩

三十一年陳留雨穀形如稗實神草之似穀
中元元年正月東巡狩通鑑考異曰中元元年通鑑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紀年通鑑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紀年通鑑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紀年

樂望岱宗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父梁父泰山下
○二月幸魯進幸泰山辛卯

小山也野禪臺土為壇謂之也○夏京師醴泉湧出

飲之者固疾皆愈又有赤草生於水崖郡國頻上

甘露羣臣奏言地底靈應而朱草萌生孝經援神

甘露生朱草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為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章德信是以

化致升平稱為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陛下

情存損挹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

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讖於天下
二年正月初立北郊祀后土○二月帝崩年六十

二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帝制度務從約省
葬原陵○初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
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倣急未嘗復言軍旅皇
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
對此非爾所及每旦視朝日仄迺罷數引公卿即
將講論經理夜分迺寢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
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
順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
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
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
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左傳曰於
武

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為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

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欽

異焉使卜者王長占之長辟左右辟類曰此兆

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

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賀良者上言哀帝云

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為太初元

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及王莽篡位

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

泉字文為白水真人後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

使至南陽遙望見舂陵郭喏曰喏子氣佳哉鬱

鬱葱葱然及始起兵還舂陵遠望舍南火光赫

然屬天有項不見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





云劉秀當為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時龍而御天哉

贊曰炎正中微大盜移國漢以火燒九縣颯回

三精霧塞九縣九州之微人厭淫詔神思

反德光武誕命靈貺自甄沉幾先物深略締文

尋邑百萬纜虎為羣長轂雷野高鋒琴雲長轂雷野高鋒琴雲

英威既振新都自焚

震劉庸代紛紜梁趙英威既振新都自焚

三河未澄四關重擾三河未澄四關重擾

神旌迺顧神旌迺顧

逸行天討金

湯失險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啓車書共道靈慶既啓人謀

咸贊明明廟謨咸贊明明廟謨赴赴雄斷赴赴雄斷於赫有命系隆

互註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

書之信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關以謝西

域之質卑辭幣以禮匈奴域之質卑辭幣以禮匈奴使中興二

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觀其治

平臨政課職責各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

刑者乎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迺知

帝王自有真也上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

開心見誠無所隱伏濶達多大節略前世無

此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

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迺捶撲幸曳於

前羣臣莫敢正言明帝投戈講藝息馬論道

帝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

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浮上

疏諫自是易代頽簡帝時用明察不復委

任王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不

階尺土一民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已復禮以

奉終始先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勤成儀

炳乎世宗仁聖之事既該帝王之道備矣四

傳愠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

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創基冰

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權賢於衆愚之中畫

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

離黃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仁賢能直

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

缺望難裁左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

身懷方彌相襲慕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重

長於民間頌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

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

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衣無重綵耳不聽鄭衛

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

偏息數引公卿即將列于禁坐廣求民瘼觀

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然建武永

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

故朱浮數上諫書茂功峻政傳光武中興



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
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協圖書遁逃
山林自是莫不抱負遺策雲會京師修起太
學稽式古典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
賞林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論林立號高邑寡
旗四麾首策之臣運籌出奇魁怒之孫如虎
如螭師之候向無不披靡林側席幽人求
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召賁相望於巖中
矣遠民

明帝

顯宗孝明帝諱滂注法照臨四方曰明古
四子也母陰皇后帝生而豐下注法照光武第
十

歲能通春秋光武奇之建武十五年封東海公十
九年立為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中元
二年二月即位年三十四月詔曰先帝受命中興
德侔帝王協和萬邦假於上下注法照懷柔百神惠
於鰥寡朕承大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難懼
有廢失聖恩遺戒顧重天下以元元為首公卿百
僚將何以輔朕不逮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
蒼寬博有謀並可以受六尺之託臨大節而不撓
其以禹為太傅蒼為驃騎將軍○十二月詔曰方
春戒節人以耕耒其勅有司務順時氣使無煩擾
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注法照
非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并正舉

者正舉非其人

永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

始服冠冕衣裳玉珮約屨以行事約屨身與以青絲之約音鈞

禮畢登靈臺詔曰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

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其班時令

勅羣后頁又曰案此詔方叙行禮事本有勅下

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衆郡奉詄百

靈貢職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朕奉承大業親執

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

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而胤子素性頑鄙臨

事益懼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頃行時令敬若昊

天以綏兆人○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十月

壬子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光武建三朝之禮

而未及臨饗三朝之禮謂甲元年耿耿小子屬

當聖業初行大射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

安車輓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

割執爵而酌戰而充及以酒最輪五更老人知五

祝哽在前祝噎在後老人祝之令其不噎置升歌鹿

鳴下管新宮八佾具備萬舞於庭三老李躬年耆

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其賜榮爵開內侯通鑑

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甲子西巡狩幸

長安祠高廟遂有事於十一陵○是歲始迎氣於

五郊四方之各依其

中夫之在末

東漢書明帝紀





三年正月詔曰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

史官所掌天文之官也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

有成三時謂春夏秋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十月

蒸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文始本舜韶舞高祖

更名文始五行本局身奏更名五行武德高祖

四年二月詔曰朕親耕籍田以祈農事京師冬無

宿雪春不燠沐燠於大及言無暄潤之氣煩勞羣司積精禱求

而此再得時兩宿麥潤澤有司勉遵時政務平刑

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四月甲

子詔曰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以象物使人知神

姦不違惡氣遭德則興遷于商周周德既衰鼎乃

淪亡文記曰周鼎有七入泗水中易曰鼎象三公宣公

御奉職得其理邪太常其以杓祭之日夏祭日杓杓音葉

也夏物杓陳鼎於廟以備器用

八年十月臨辟雍養三老五更

九年四月詔司隸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

歲已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偕具也

期許及及尤不政理者亦以聞是歲大有年穀曰

穀皆熟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漢紀

大有年

大有年

大有年

大有年

大有年

大有年

大有年

大有年

十一年正月灤湖出黃金廬江太守以獻灤子及時

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

十二年正月益州徵外夷哀牢王相率內屬於是

置永昌郡○四月修汴渠○五月詔曰昔曾閔奉

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

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

儲而財力盡於墳土葬及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

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文此善也

刑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子孫飢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

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

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

十三年二月帝耕於籍田○四月汴渠成巡行河

渠詔曰自汴渠決敗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

東侵日月益甚滸瀆廣溢莫測圻疇蕩蕩極望不

知綱紀今兗豫之人多被水患又以為河流入汴

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俱彊則下

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

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

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既築堤理渠絕水立門河汴

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有陶丘形如

庶繼世宗瓠子之作瓠子隄名也武

十五年二月東巡狩耕于下邳○三月幸孔子宅

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

東漢書 明帝紀 十九



說經○冬車騎校獵上林苑

苑在苑以木相貫穿

十七年正月甘露降於甘陵是歲甘露仍降

甘露仍降

枝內附

甘露降甘陵是歲甘露仍降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師西

南夷哀牢僭耳

僭耳僭僭木白狼動黏諸種前後慕

義貢獻

國語曰西域諸國遣子入侍○夏五月

戊子公卿百官

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迺並集

朝堂奉觴上壽

○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鮪馬

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

出敦煌昆侖塞擊破白山

虜於蒲類海上遂入車師

白山今夏有帶敵曰白

初置西域都護

戊巳校尉

方見漢官儀

十八年四月詔曰自春以來時雨不降其理究獄

錄輕繫二千石分禱五嶽四瀆郡界有名山大川

能興雲致雨者長吏各潔齋禱請冀蒙嘉澍

○八月帝崩年四十八葬顯節陵○帝

遵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

政館陶公主先武女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

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史記曰太僕位

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

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

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

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

情號居前代十二言少刑也故後之言事者莫



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
察慧為言並見本傳宣夫弘人之度未優乎

贊曰顯宗丕承業業兢兢危心恭德政察姦勝

身遵道備章朝物朝物省薄墳陵永懷廢典下

臨雍拜老懋惟帝績增光文考

五註追感前世功臣迺圖畫二十八將於南

宮雲臺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享射禮

畢正坐自講又多召名儒布在廟廊至

於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備

究龍之法服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

除宮商之淫業興農桑之上務帝性褊

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

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為四姓小

侯開學於南宮置五京師坐明堂而朝

羣后登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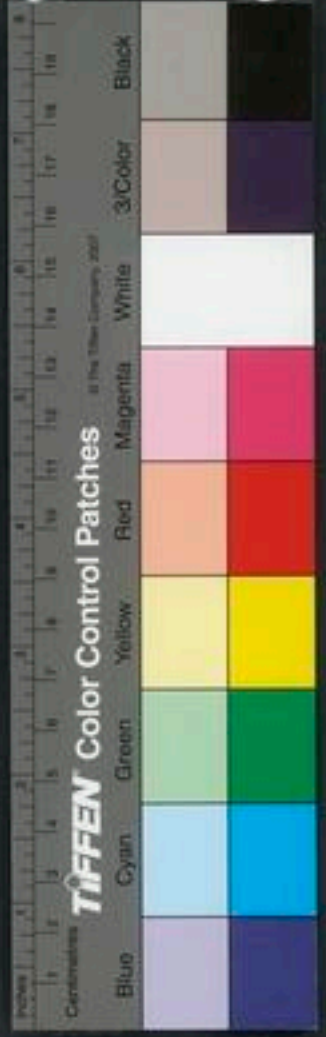
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

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

億萬計億萬計

傳序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一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

帝紀

章帝

肅宗孝章帝諱炀顯宗第五子也

龍法溫克令儀
日章古今註曰

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十八年八月即位年十

九○冬十月詔曰朕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

官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

三事三公
也王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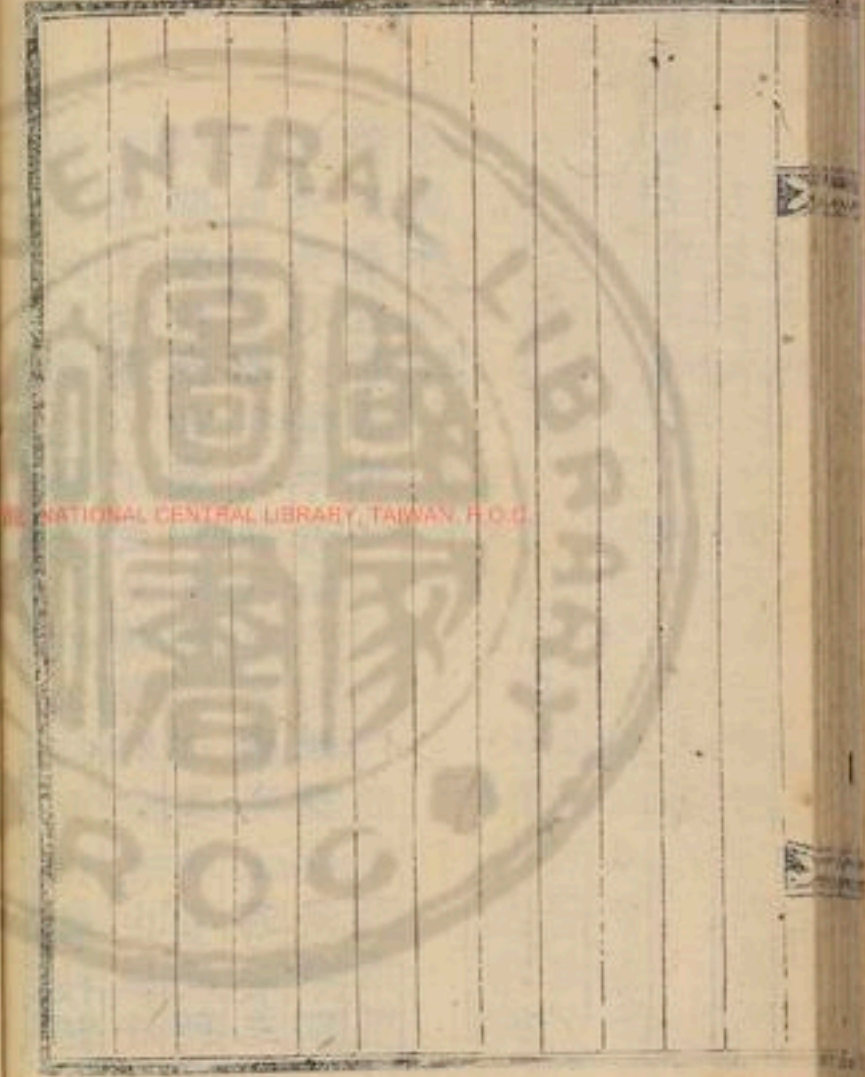
外三公及諸侯諸侯行予遣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

正義也羣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

五日詔有司各上封事有司奏言孝明劬勞日長

東漢書章帝紀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

帝紀

章帝

肅宗孝章帝諱炀顯宗第五子也龍法溫克令儀

炀之字曰熒母賈貴人永平三年立為皇太子少

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十八年八月即位年十

九○冬十月詔曰朕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

官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三事三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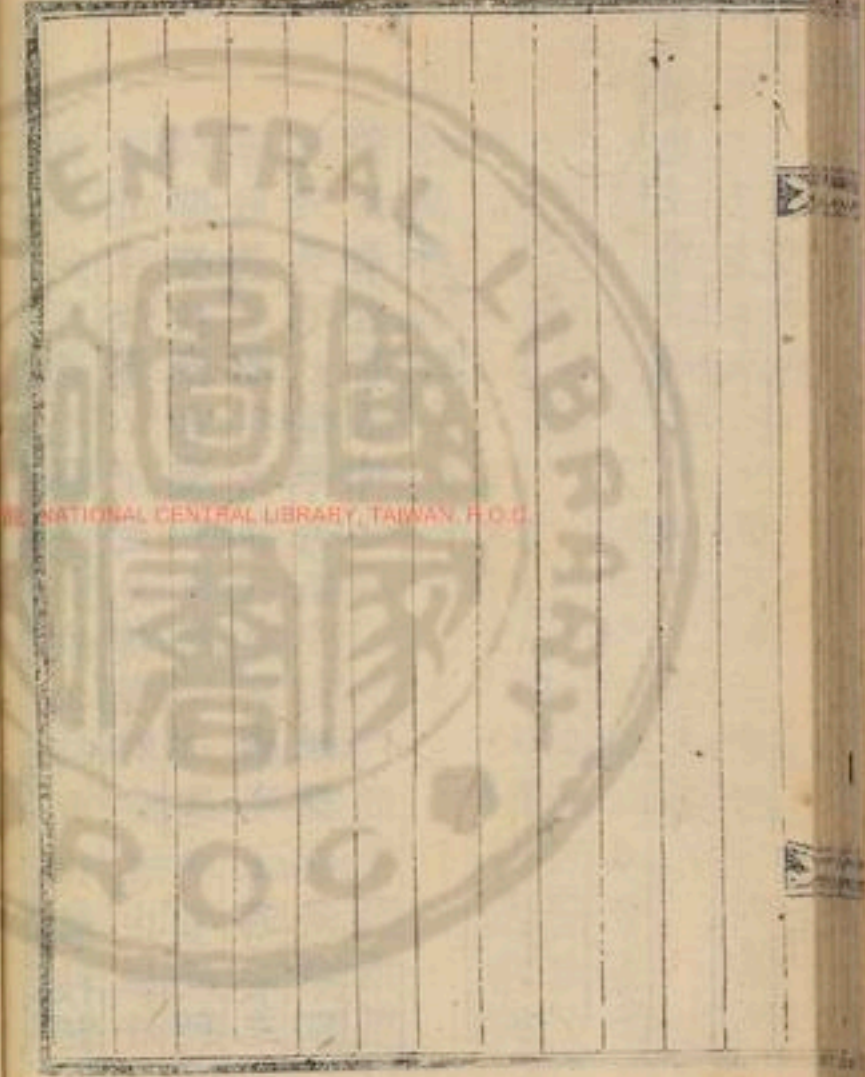
外三公及諸侯廷行予遣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

正義也羣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

五日詔有司各上封事有司奏言孝明劬勞日長

東漢書章帝紀



身御浣衣食無兼珍澤臻四表遠人慕化雋僥儻
耳欵塞自至克伐鬼方方開道西域威靈廣被無
思不服備三雍之教躬養老之禮作登歌正雅樂
博貫六藝不舍晝夜功烈光于四海仁風行于千
載而深執謙自稱不德無起寢廟宜尊廟曰顯宗
其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間祀共進武德之舞制
曰可

運初元年正月詔曰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
猾頌時令理冤獄五教在寬帝典所羨愷悌君子
大雅所歎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三月詔曰昔
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
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夫鄉舉

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
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

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則其畝不繫閭閻史記曰明

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

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
士各一人○五月初舉孝廉郎中寬博有謀任典

誠者以補長相長謂長

二年詔曰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
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
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未知稼穡之
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



施行在事者備為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四月

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穀吹綸絮絮者色水言也

三年正月宗祀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三月

立竇氏為皇后是歲零陵獻芝草

四年四月立皇子慶為皇太子○十一月詔曰三

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廢黜儒術建立五經

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

宣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

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

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

也嚴氏謂嚴彭祖顏氏謂顏安也

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

元年長水校尉儻儻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

欲使諸儒共正經義令學者得以自助於是下太

常將大夫博士議即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

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淳于

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前書

二年詔諸儒講五經異同上親作白虎議奏今白

○是歲甘露降

五年春庚辰日食詔公卿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

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其以嚴穴為

先勿取浮華○甲申詔曰去秋雨澤不適今時復

旱其令二千石理冤獄錄輕繫禱五嶽四瀆及名



山能興雲致雨者務加敬焉○五月詔曰朕思違
直士側席異聞望也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懣略
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
詔書又曰克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
多曠並可以補任○冬始行月令迎氣樂○是歲
零陵獻芝草八月八黃龍見

七年六月廢皇太子慶為清河王立皇子肇為皇

太子○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孝明五月且作

名曰附附十月岐山得銅器形似酒罇獻之又獲

白鹿

八年十二月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
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

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
秋古文尚書毛氏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元和元年正月中山王焉來朝日南徼外蠻夷獻

生犀白雉○十二月詔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

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又族也莫得垂纓仕宦王

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

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但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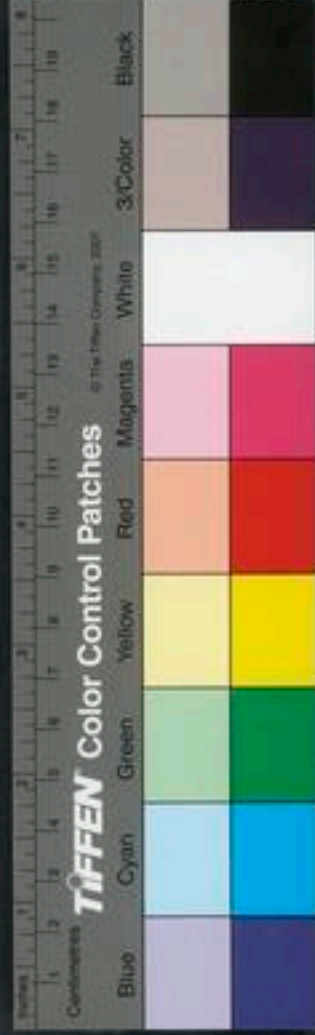
在宿衛而已

二年正月詔曰諸懷妊者也賜胎養穀人三斛

○又詔三公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

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鑿之甚苦之安

靜之吏悃福無華相善本及福也日計不足月計



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
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勅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
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
過被刑甚太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
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
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
舊令稱朕意焉○二月甲寅始用四分歷漢書
律曆志云漢初用四分歷以甲寅為歲首
今山川鬼神應典禮者尚未咸秩其議增修羣祀
以祚豐年○鳳凰集肥城屬太山郡○乙丑帝耕於定

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

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辛未幸秦

山業告岱宗有黃鵠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宗

祀五帝于汶上明堂前書曰上作明堂於汶上○三月祠孔子

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賜廩成侯及諸孔男女帛

○七月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

微也三正天地人之正所以有三者由有三微之

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鞠獄漸刑之政朕咨訪

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

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九月詔鳳凰黃龍所

見亭部無出二年祖賦東觀記曰黃龍見於十

東漢書章帝紀



一月日南至初閉關梁

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

三年詔曰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憫恤之憂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辛丑帝耕于懷

章和元年七月詔曰明君之德啓迪鴻化緝熙康又光照六幽

幽謂六合幽謂之慶

仁風翔于海表威運行乎

鬼區

即見

然後膺五福之慶獲來儀之貺乃者鳳

凰仍集麒麟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不絕朕夙夜祇畏上天無以彰于先功今改元和四年為章和元年○是歲月氏國遣使獻扶

拔師子

扶似無角拔師子及

二年帝崩年三十三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

制葬敬陵

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達周親也周至平徭簡賦而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迺蕃輔克諧群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嗚呼懋哉

贊曰肅宗濟濟天性愷悌於穆后德諒惟淵體

左右藝文斟酌律禮

思服帝道弘此長懋儒館獻歌



崔駰上四

戎亭虛候氣調時豫憲平人富

互註上欲制定禮樂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
十世以先十一以興尚書璇璣鈴曰述堯理
世平制禮樂效唐之文及召褒條正褒及次
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織記之文終始
制度為百五十篇上之禮永言前王明發
興作專命禮臣撰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
焉上雅好文章禮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
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
宜改前世苛法禮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
虎觀考詳同異連月迺罷肅宗親臨稱制如
石渠故事禮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

和帝

孝和帝諱肇

諡法不剛不柔曰肇之字曰始

肅宗第四子

也母梁貴人為竇后所譖憂卒后養帝以為己子

建初七年立為皇太子章和二年即位年十歲太

后臨朝○三月有司奏孝章皇帝崇弘鴻業德化

普洽垂意黎民留念稼穡文加殊俗武暢方表戒

惟人面無思不服巍巍蕩蕩莫與比隆周頌曰於

穆清廟肅雝顯相請上尊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

舞制曰可○四月詔曰昔孝武致誅胡越故權收

益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自中興以來匈奴未賓

先帝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復收益



鐵欲以防備不虞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
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
入稅縣官如故事天子其申勅刺史二千石奉
頒聖旨勉弘德化

永元元年六月將軍竇憲出雞鹿塞在朔方北與北匈奴

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追至和渠北鞬海憲遂登

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

三年正月皇帝加元服元首也謂冠於首○十一月詔曰

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義曹相國後

容城侯無嗣忠義獲寵古今所同可求近親宜為

嗣者須景風紹封以章厥功五經通義曰景風至則封有功

四年六月竇憲潛圖弒逆詔收憲印綬憲自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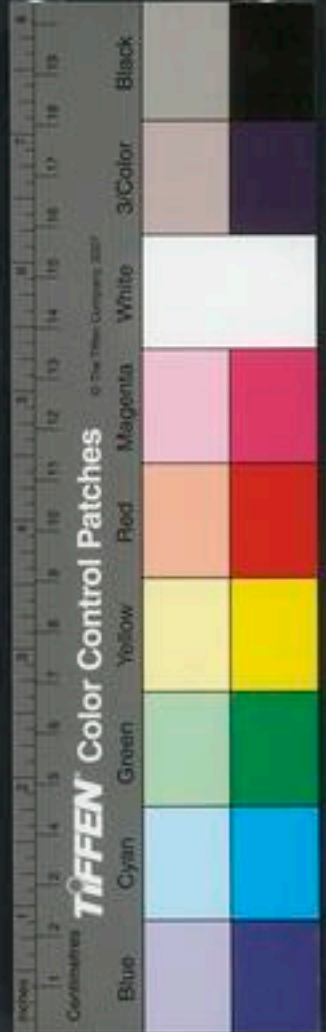
五年正月宗祀五帝於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
三月詔曰選舉良才為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
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勅在所令試
之以職乃得充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署
狀上而宣布以來在位不以選舉為憂督察不以
發覺為負負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遣使者分行
貧民舉實流冗散也流散者舉按其實而給之開倉賑廩三十餘
郡

六年正月永昌徵外夷遣使譯獻犀牛太象○三

月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

穴披幽隱遣詣公車署名帝親臨策問選補郎吏

○七月京師旱幸洛陽寺寺官舍也錄囚徒舉寬獄未



及還宮而澍雨○西域都護班超大破焉耆尉犁

斬其王自是西南降服納質者五十餘國

七年四月日食詔有司詳選即官寬博有謀才任

典城者三十人任上既而悉以所選即出補長相

八年立陰氏為皇后

十年三月詔曰隄防溝渠所以順助地理通利壅

塞令廢慢懈弛不以為負刺史二千石其隨宜疏

導

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藝

之士以充其官○十一月詔緣邊郡口十萬以上

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

三歲舉一人

十四年三月臨辟雍饗射○六月廢皇后陰氏十

月立鄧氏為皇后

十五年十二月有司奏以為夏至則微陰起靡草

死可以決小事是歲初令郡國以日北至案薄刑

十六年二月詔充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傷稼禁

沽酒

元興元年十二月崩年二十七廟曰穆宗○自竇

憲誅後帝躬親萬機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極言

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

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南海郡番禺縣也

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唐羌縣

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為薦



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勅太官勿復受
獻由是遂省焉

論曰自中興以後逮于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
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
漢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譯四萬豈其道遠三
代術長前世將服叛去來自有數也

年十有四而能錄其書蓋自是犬柄在手成
不失後十六年開庭大遇舉尊信賜樹及受
凡身僂者克納嘉言四夷希役中國絃
方之章帝察乃過之而作皮者未能歸風揚厲
多賜關矣

殤帝

孝殤諱隆和帝少子諡法純新不或曰殤古即位
時誕育百餘日太后臨朝

延平元年崩年二歲

安帝

恭宗孝安帝諱祐諡法寬容和平日安古肅宗孫

父清河孝王慶母左姬自在邸第數有神光照室

又有赤蛇盤於牀第之間年十歲好學史書史書

疾以祐為和帝嗣即位年十三太后猶臨朝罷魚

龍曼延百戲曼延微名巨數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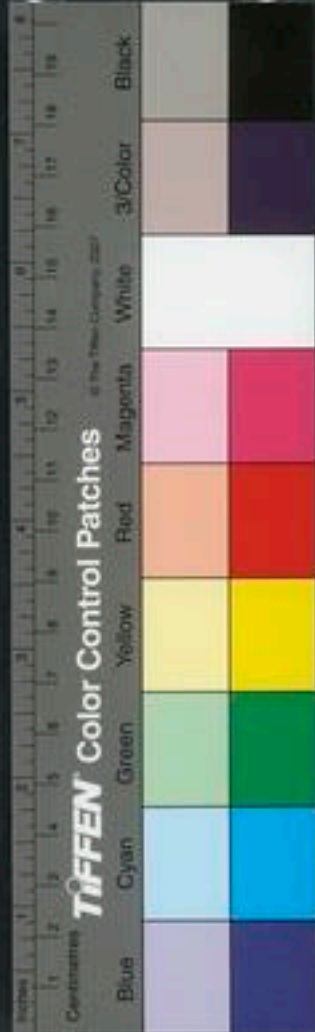
永初元年三月日食舉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明

政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是歲郡國十八地

震四十一兩水或山水暴至二十八風雨雹

二年四月漢陽城中火燒殺三千五百七十人○

東漢書殤帝紀



七月詔曰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據璇璣以齊
七政其百僚及郡國吏人貢文曰其百僚按此不
字有道術明習灾異陰陽之度璇璣之數者各使
指變以聞○九月詔王主官屬墨綬下至即謁者
劉攽判誤曰按二漢諸侯
王未嘗有主稱是國字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
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
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十一月先零羌
滇零稱天子於北地遂寇三輔
三年四月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
為關內侯虜貢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
各有差

四年二月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

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

五年二月詔省減郡國貢獻太官口食○先零羌
寇河東遂至河內○三月詔隴西徙襄武安定徙
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閏月詔舉賢良方
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及至孝與
衆卓異者并遣詣公車○七月詔舉列將子孫明
曉戰陣任將帥者

七年正月皇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五月京
師大雩

元初元年四月詔舉敦厚質直者各一人

二年正月詔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為支渠以溉
民田○二月詔修理舊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



時○四月立閻氏為皇后

三年正月修理太原舊溝渠溉灌官私田東平陸
上言木連理

四年二月日食

五年七月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
崇節約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
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尚若斯何
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
奉行秋節既立鷲鳥將用言有司怠惰將糾其罪且復
重申以觀後效○是歲郡國十四地震
六年二月京師及郡國四十二地震○詔三府選
掾屬高第能惠利牧養者光祿勳與中郎將選孝

廉即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者出補令長丞尉○三
月始立六宗祀於洛城西

永寧元年四月立子保為皇太子

建光元年四月令公卿郡國舉有道之士各一人
○十一月詔公卿舉武猛堪將帥者各五人

延光元年八月詔三公中二千石舉刺史二千石
令長相視事一歲以上至十歲清白愛利能勅身
率下防奸理煩有益於人者無拘官簿勅拘官簿謂交起遺

二年正月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
詩穀梁春秋各一人八月初令三署郎通達經術



任牧民者視事三歲以上皆得察舉

三年二月幸泰山柴告岱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

○三月祀孔子及十二弟子於闕里九月廢太子保為濟陰王

四年三月帝崩年三十二葬恭陵太后臨朝定策立章帝孫北鄉侯懿十月薨

（論曰）孝安雖稱尊享御而權歸鄧氏至乃損徹膳服克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遠始失根統歸成陵敝遂復計金授官永和初元年令入錢穀得至闕內侯也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答天眚既云哲婦亦惟家之索矣

（贊曰）安德不升批我王度秋殺不降奪儲嫡開

崩邪蠹

江京

馮石承歡

上賜石寶

揚公逢怒

雙

賜靈有恩

彼日微遂侵天路

和侵亂

順帝

孝順帝諱保

諡法慈和備讓曰順古

安帝之子母

李氏為閹后所害永寧元年立為皇太子安帝乳母王聖大長秋江京長秋皇后官景帝名大長譜

太子乳母王男邠吉殺之太子數為歎息王聖等懼有後禍遂構陷太子坐廢為濟陰王及北鄉侯

薨中黃門孫程等共斬京等迎王即位年十一○詔公卿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

永建元年十月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調五營弩師郡舉五人令教習戰射貢父曰換文調



史言舉明此舉字是舉
字一舉與五人教習也

四年五月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龔力公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六年九月繕起太學

陽嘉元年正月立皇后梁氏○三月帝臨雍饗射

詔宗室絕屬籍者一切復籍○七月史官始作侯

風地動儀明張衡為太史令作之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

者補弟子增甲乙科負各十人○十一月初令郡

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

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

齒制序曰子奇年十八有居後之化阿厥唐○閏

月詔曰書歌股肱詩刺三事今刺史二千石之選

歸任三司大尉司徒司空其簡序先後精覈高下歲月之

次文武之宜務存厥衷

二年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

月律

永和元年正月詔曰朕秉政不明災眚屢臻典籍

所忌震食為重羣公百僚其各上封事指陳得失

三年九月令大將軍三公舉剛毅武猛有謀謀任

將帥者通鑑考異曰官者傳云陽嘉中詔舉剛毅武猛有謀謀任將帥者廷良實獨無所薦按此詔是誤以永和為陽嘉也

漢安元年二月詔舉賢良方正能探願索隱者○

八月遣侍中杜喬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風化舉



寶臧否○十一月詔選武猛試用有效驗任為將校者

二年十月減百官奉禁沽酒

建康元年四月立子炳為皇太子八月帝崩年三十葬憲陵廟曰敬宗

論曰古之人君離幽放而及國祚者有矣莫不矯鑑前違審識情偽無忘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觀夫順朝之政殆不然乎何其倣僻之多與

致堂胡氏曰順帝享國漢業衰矣然是時可任公卿者有李固杜喬周舉可任將帥者有虞翊馬續皇甫規可任刺史者有祝良張喬張綱蘇

章若用之盡其才又使各舉所知而任使然則中外不為無人雖衰可興矣而帝惟后黨與權惟宦官用事君子屈抑不復得志欲天下不亂得乎

冲帝

孝冲帝諱炳

諡法知火

在位日冲

順帝之子母虞貴人建康

元年立為皇太子八月即位年二歲太后臨朝詔舉賢良方正幽遠修道士

永嘉元年帝崩年三歲

質帝

孝質帝諱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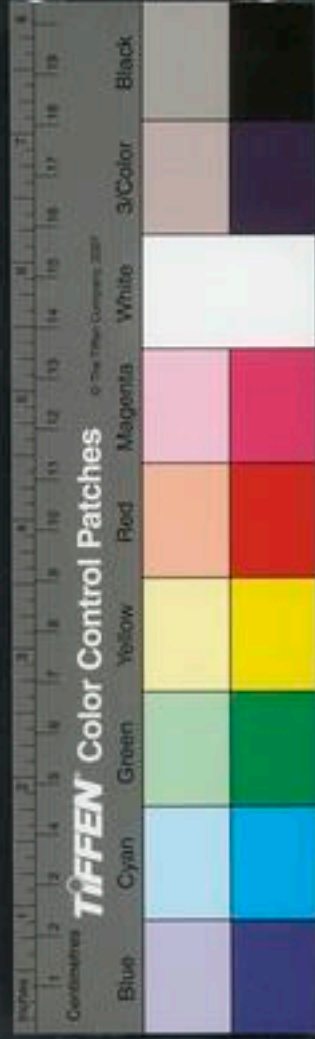
諡法忠正無邪

日質

帝之子

肅宗玄孫冲

帝崩太后與梁冀定策禁中迎帝即位年八歲





本初元年四月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
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
滿課試○閏月梁冀潛行鴆弑帝崩年九歲

贊曰孝順初立時髦允集郭璞曰士中之俊
衡李周匪砥匪革終淪嬰習保阿傳土后家世
及冲天未識質絨以聽陵折在運天緒三終

桓帝

孝桓帝諱志諱法克祿服遠曰肅宗曾孫本初元
年質帝崩太后與冀定策禁中迎帝即位年十五
太后猶臨朝政○秋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
民禁姦舉善興化之本桓必由之其令秩滿百石
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迺得參選賦吏子孫不得

察舉杜絕邪偽請託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

操信音

運和元年春正月日食詔三公九卿校尉各言得
失○四月地震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又
詔舉至孝篤行之士○七月立皇后梁氏○十一
月前太尉李固杜喬皆下獄死順帝末童謠曰直

三年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

和平元年太后梁氏崩

元嘉二年黃龍見

永興二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地震

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延熹二年七月皇后梁氏崩梁冀謀為亂八月詔

收冀印綬冀自殺中外宗親皆伏誅立皇后鄧氏

詔曰梁冀奸暴濁亂王室中常侍單超徐璜具瑗

左悺音維唐衡激憤連策桀逆梟夷其封超等五人

為縣侯○初置秘書監官

三年詔無事之官權絕奉豐年如故

四年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

有差

五年詔戒虎賁羽林不任事者半奉勿與冬衣公

卿以下給冬衣之半

八年正月遣中常侍之苦縣祀老子苦音戶○日

食詔舉賢良方正○皇后鄧氏廢○四月濟陰東

郡濟北河水清○八月初令郡國有田者畝斂稅

錢畝十錢○九月立竇氏為后

九年正月日食詔舉至孝○七月沈氏薨寇武威

詔舉武猛祠黃老於濯龍宮○司隸校尉李膺等

二百餘人受誣為黨人並坐下獄書名王府具劉

永康元年五月日食詔舉賢良方正○六月大赦

天下悉除黨錮○十二月帝崩年三十六葬宣陵

廟曰威宗

論曰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琴笙前史謂飾芬

林而考濯龍之宮濯龍殿名考成設華蓋而祠

浮圖老子斯將所謂聽於神乎左傳曰將與

神神及誅梁冀奮威怒天下猶企其休息而五邪



嗣虜

起等

流行四方自非忠賢力爭

李唐陳蕃等

屢

折姦鋒雖願依斟流疏亦不可得已

夏帝祖乃

都商丘依同姓諸侯

贊曰桓自宗支越躋天祿

非越

政移五倖

即上

刑淫三獄

李固

傾宮雖積皇身靡續

史記射多發美女以

充饒官之室

靈帝

孝靈帝諱宏

臨汝龍而不推曰靈古今註曰宏之字曰大

肅宗玄孫桓

帝崩無子太后與父竇武定策奉迎

建寧元年正月即位年十二○五月日食詔公卿

以下各上封事及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九月

中常待曹節矯詔誅太傅大將軍竇武等皆夷其族

二年侯覽諷有司奏李膺等皆為鉤黨下獄鉤謂

引死者百餘人諸附從者錮及五屬內親制詔州

大舉鉤黨於是天下豪傑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

為黨人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大赦天下唯黨人不赦○

二月海水溢河水清○七月立宋氏為后

熹平元年太后竇氏崩宦官諷司隸校尉段熲捕

繫太學諸生十餘人

三年秋洛水溢冬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織贖

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改

平準為中準使宦者為令列於內署自是諸署悉

以閹人為丞令

東漢書

靈帝紀 十八



五年詔黨人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
禁錮

六年十月帝臨辟雍

光武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生

鴻都門名也於
內置學時和州

廢○十二月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

入錢各有差

明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
萬其以差次急遠者半之或三分之

一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二年大赦諸黨人禁錮小功以下皆除之

三年詔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悉除讖

即○十二月立何氏為后

四年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

爭鬪帝著高估服飲宴為樂又於西園弄狗着進

賢冠帶綬

進賢冠文
官服之又駕四驢帝躬自操轡驅馳

周旋京師轉相效效

五年十二月幸太學

六年冬琅邪井中冰厚尺餘大有年

中平元年氍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有三十

六萬皆着黃巾同日反叛○三月大赦黨人還諸

徒者詔公卿出馬弩舉列將子孫及吏民有明戰

陣之略者詣公車以皇甫嵩為左車騎將軍嵩破

黃巾

二年稅天下田畝十錢造萬金堂於西園

四年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



五年十月帝自稱無上將軍耀兵於平樂○是歲改刺史新置牧

六年四月帝崩年三十四皇子辯即位年十七太后臨朝改元光喜表隗何進錄尚書事葬靈帝于文陵八月中常侍張讓段珪殺何進虎賁中郎將袁術燒東西宮攻諸宦者讓等劫少帝幸北宮司隸校尉袁紹勒兵收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改光喜為昭寧九月董卓廢帝為弘農王

〔論曰〕秦本紀說趙高誦二世指鹿為馬而趙忠張讓亦給靈帝不得登高臨觀故知亡敝者同其致矣然則靈帝之為靈也優哉

〔贊曰〕靈帝負乘委體宦孽徵亡備兆小雅盡缺

麋鹿霜露遂棲宮衛

伍子胥曰臣見麋鹿游于姑蘇之臺

獻帝

孝獻帝諱協

諡法執明爲協

靈帝中子也中平

六年九月即位年九歲改昭寧為永漢董卓殺太后何氏卓自為太尉十一月卓為相國○十二月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還復中平六年

初平元年二月遷都長安白虹貫日○三月董卓焚洛陽宮廟殺袁隗夷其族○六月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是歲有司奏祀安順桓四帝無功德不宜稱宗制可

二年卓自為太師袁術遣將孫堅與卓將胡軫戰軫大敗卓遂發掘洛陽諸帝陵四月卓入長安



三年誅董卓部曲將李傕等反陷長安城殺司隸校尉黃琬司徒王允

四年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雜本土結童入學白首空歸朕甚愍焉其依罷科者聽為太子舍人

興平元年帝耕于籍田是歲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粥九月彙復生堪人得以食是歲孫策據山東

二年三月李傕脅帝幸其營焚宮室四月立伏氏為后

建安元年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墻壁間州郡各擁彊兵而委輸不至羣僚饑乏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稻稻音呂白生或饑死墻壁間或為兵士所殺鎮東將軍曹操錄尚書事遷都許幸曹操營操自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百官總已以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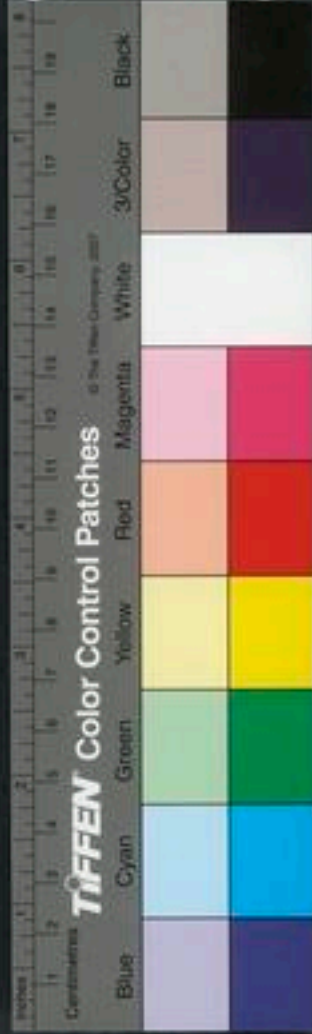
二年袁術自稱天子袁紹自為大將軍孫策遣使奉貢

三年殺李傕夷三族呂布叛操擊斬之

四年袁術死初置尚書左右僕射

五年九月日食詔舉至孝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紹敗走孫策死弟權襲其餘業

八年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總章始復備八佾舞





九年曹操平冀州自領冀州牧

十三年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操自為丞相

南征劉表殺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劉表卒子琮

以荊州降操操以舟師伐孫權權將周瑜敗之於

赤壁

十八年復禹貢九州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

十九年劉備破劉璋據益州曹操殺皇后伏氏滅

其族及二皇子

二十年立曹氏為后曹操破漢中張魯降

二十一年曹操自進號魏王

二十三年耿紀起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

二十四年劉備取漢中自稱漢中王孫權取荊州

二十五年正月曹操薨于丕襲位三月改元延康

十月帝遜位魏王丕稱天子奉帝為山陽公明年

劉備稱帝于蜀孫權亦自王於吳於是天下遂三

分矣魏青龍二年山陽公薨自遜位至薨十有四

年論曰傳稱鼎之為器雖小而重故神之所寶不

可奪移至今負而趨者此亦窮運之歸乎天厭

漢德久矣山陽其何誅焉

贊曰獻生不辰辰時也身播國屯終我四百

永作虞賓山陽公為

皇后紀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夫人之於世婦主喪祭賓客之於王九嬪掌教四德此九世婦主喪祭賓客此九女御序于王之燕寢此八十領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禮彤管赤管筆也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闈房肅雍險謁不行也故康王晚朝闕睢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列女傳宣王帝夜即晏起姜氏不才淫心見笑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姜氏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

有如夫人者六人左傳桓公多內寵晉獻升戎女

為元妃史記晉獻公伐驪戎或終於五子作亂相公

齊宋冢嗣違屯禮殺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

七國史記始皇破六國作宮室得諸爵列八品王

婦制莫釐也高祖惟薄不修大戴禮曰大臣坐汚

然而選納尚簡飾翫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

及光武中興斷彫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正

一五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

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明

水漢書皇后紀三十三



帝聿遵先旨宮教頌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
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
隆好合遂忘淄蠹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
帝安臨朝者六后章中實太后和熹鄧太后安
昭太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
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
故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光武郭皇后

光武郭皇后諱聖通真定素人名素光武擊王郎
至真定因納后建武元年生皇子彊二年立為皇
后彊為皇太子後后以寵稍衰數懷怨懟廢為中
山王太后第况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公卿諸

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况
家為金穴

論曰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
去來之甚者必唯寵惑乎當其接林第承恩色
雖儉情贅行莫不德焉老子曰餘食贅行註及
至移意愛折熾私雖惠心妍狀愈獻醜焉愛升
則天下不足容其高歡隊故九服無所逃其死
斯誠志士之所沉溺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違之
者也郭后以褻離見貶恚怨成尤而猶息加別
館增寵黨戚至于東海逡巡去就以禮使後世
不見隆薄進退之隙不亦光於古乎

光烈陰皇后

魏書曰烈



光烈陰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
聞后羨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
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
年遂納后時年十九生顯宗郭后廢立為皇后后
在位恭儉少嗜玩不喜笑謔性仁孝多矜慈

明德馬皇后

忠和德

明德馬皇后諱某

史失其名

伏波將軍援之小女選入

太子宮時年十三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
上下安之遂見寵異○顯宗即位以后為貴人時
賈氏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
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
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惇篤恩性天至

母子慈愛終始無纖芥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

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

慰納○永平三年立為皇后愈自謙肅身長七尺

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

董仲舒書

仲舒書王林之屬

常衣大練裙不加緣

大練大練朔望諸姬主朝請漢律春日望見后袍衣

疎廢反以為綺縠就視迴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

色故用之耳六官莫不歎息帝按地圖將封皇子

悉半諸國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

乎帝曰我子宜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十萬足

矣后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

以家私干欲肅宗即位尊曰皇太后



和熹鄧皇后

有幼安人曰熹

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迺更務學寧當舉博士邪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初禹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其後世必有興者后遷入宮長七尺二寸姿顏姝麗絕異於衆八年入掖庭為貴人時年十六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永元十四年立為皇后帝崩殤帝生始百日后迎立之尊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二年夏旱親幸洛陽寺錄冤獄有囚實不殺人而被告自誣羸困輿見

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之即呼還問狀具得得枉實即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畫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迺博選諸儒劉珍等詣東觀讐校傳記事畢奏御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自太后臨朝水旱十載每聞人飢躬自減徹以救災院故復歲豐穰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以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記上書安帝曰臣聞易載羲農而皇德著書述唐虞而帝道崇故雖聖明必書功於竹帛流音於管絃伏惟皇太后膺太聖之姿體乾坤之德正位



內朝流化四海及元興延平之際國無儲副援立
陛下為天下王永安漢室綏靜四德弘德洋溢充
塞宇宙洪澤豐沛漫衍八方丕功著於大漢碩惠
加於生人巍巍之業可聞而不可及蕩蕩之勲可
誦而不可名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漢之舊典世有
注記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敷宣景耀
勒勲金石縣之日月據之罔極以崇陛下烝烝之
孝

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政之良
身闕明辟之義至使嗣主側目欽衽於虛器直
生懷慙懸書於象魏直生杜根等上借之儀者
殆其惑哉太后不還政於然而建光之後王柄

有歸遂迺名賢戮辱便孽黨進帝寵用乳母王

知持權引誘所幸者非已焦心卹患自強者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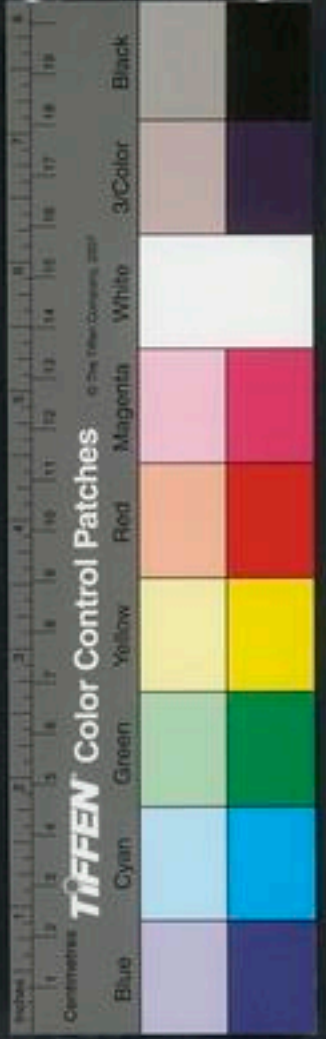
國是以班母一說闔門辭事太后見大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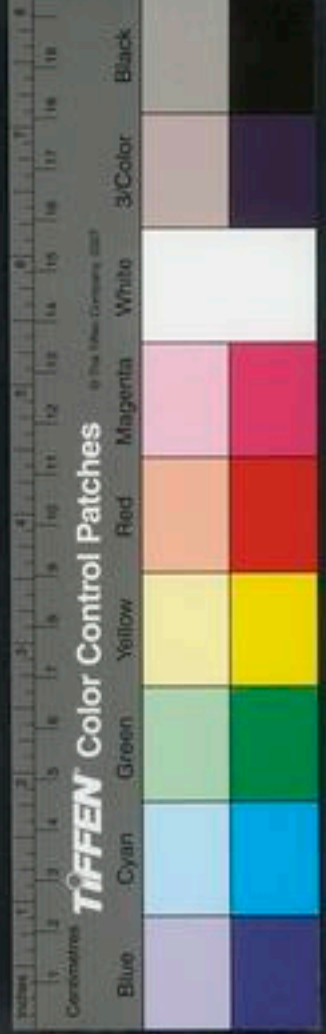
牛奪之已甚左傳曰奪牛以踐人之田而奪之

論曰漢世皇后無謚皆因帝謚以為稱雖呂氏

專政上官臨制亦無殊號上官昭中興明帝始

建光烈之稱其後並以德為配至於賢愚優劣
混同一貫故馬竇二后稱德焉章帝竇皇后建





賈人生皇子慶梁賈人生和帝后既無子並疾
 忌之賈人父賈人挾邪左道遂自殺作飛書以
 賈人以憂卒其餘唯帝之庶母及蕃王承統
 以追尊之重特為其號如恭懷孝崇之比是也
 梁賈人生和帝和帝立謚曰恭懷皇后初平中
 僂皇后生桓帝即位尊為孝崇皇后
 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謚其安思順烈以下皆依
 而加焉安思順烈
 賈曰坤惟厚載陰正乎內詩美好逑易稱歸妹
 禘禘皇嬈言觀貞淑禘禘皇多嬈也配皇
其貞永嬈媚茲良哲承我天祿班政蘭闈宣禮
蕭淡音椒屋房既云德升亦曰幸進身當隆極族漸
 河潤視景爭暉方山並峻乘剛多阻行地必順
 咎集驕滄福協貞信慶延自己禍成誰覺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三

註補志序

臣昭曰昔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
曰十志天人經緯帝政絃維區分源奧開廓著述
創藏山之秘寶肇刊石之遐貫至乎永平執簡東
觀記傳雖顯書志未聞推檢舊記先有地理張衡
欲存炳發未有成功靈憲精遠天文已煥自蔡邕
大弘鳴條寔多紹宣協妙元卓律曆以詳承洽伯
始禮儀克舉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駢冠章車服
贍列於是應譙續其業董巴襲其軌司馬續書總
為八志律曆之篇仍乎邕弘所構車服之本即依
董蔡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籍據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三

註補志序

臣昭曰昔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
曰十志天人經緯帝政絃維區分源奧開廓著述
創藏山之秘寶肇刊石之遐貫至乎永平執簡東
觀記傳雖顯書志未聞推檢舊記先有地理張衡
欲存炳發未有成功靈憲精遠天文已煥自蔡邕
大弘鳴條寔多紹宣協妙元卓律曆以詳承洽伯
始禮儀克舉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駢冠章車服
贍列於是應譙續其業董巴襲其軌司馬續書總
為八志律曆之篇仍乎邕弘所構車服之本即依
董蔡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籍據



前修以濟一家者也王教之要國典之源繁然略備可得而知也

志

律曆上

劉昭註補

律曆

候氣

記稱大梳作甲子

呂氏春秋曰黃帝制大梳月令

所得物記曰謹之故扶幹相配以或六句律首作數

以度物物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輕重平以權衡聲有清濁協以律呂三光運行紀以曆數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以綜也漢興北平侯張蒼首

治律曆孝武正樂置協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徵通

知鍾者考其意義和劉歆典領條奏而元帝時京

房受學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

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

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定義作易紀陽氣之初以

為律法建日冬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定義作易

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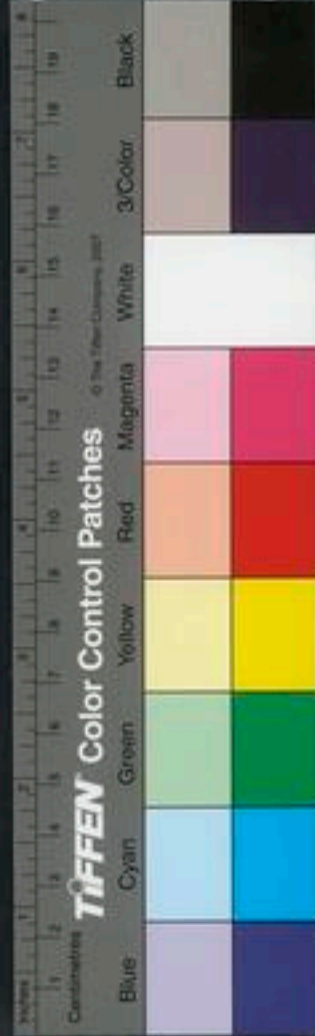
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

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房

又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

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

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律術曰陽以圓為形其性



動陰以方為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一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實皆參天兩地圓蓋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二律者也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為黃鍾之實又以二乘而三約之是為下生林鍾之實又以四乘而三約之是為上生太簇之實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實以九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法律為寸於準為尺不盈者十之所得為分又不盈十之所得為小分以其餘正其強弱

黃鍾下生林鍾黃鍾為宮太簇商林鍾徵律九寸準九尺

大呂下生夷則大呂為宮夾鍾商夷則徵律八寸四分準八尺四寸

太簇下生南呂太簇為宮姑洗商南呂徵律八寸準八尺

夾鍾下生無射夾鍾為宮中呂商無射徵律七寸四分準七尺四寸

姑洗下生應鍾姑洗為宮蕤賓商應鍾徵律七寸一分準七尺一寸

中呂上生執始中呂為宮去滅商執始徵律六寸六分準六尺六寸



蕤賓上生大呂蕤賓為宮夷則商大呂徵律六寸

三分準六尺三寸

林鍾上生太簇林鍾為商南呂商太簇徵律六寸

準六尺

夷則上生夾鍾夷則為宮無射商夾鍾徵律五寸

六分準五尺六寸

南呂上生姑洗南呂為宮應鍾商姑洗徵律五寸

三分準五尺三寸

無射上生中呂無射為宮執始商中呂徵律四寸

九分準四尺九寸

應鍾上生蕤賓應鍾為宮大呂商蕤賓徵律四寸

七分準四尺七寸

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術家以

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

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粗然弦以緩急清濁非管

無以正也夫五音生於陰陽分為十二律轉生六

十皆所以紀斗氣效物類也天效以景地效以響

即律也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

常以日冬至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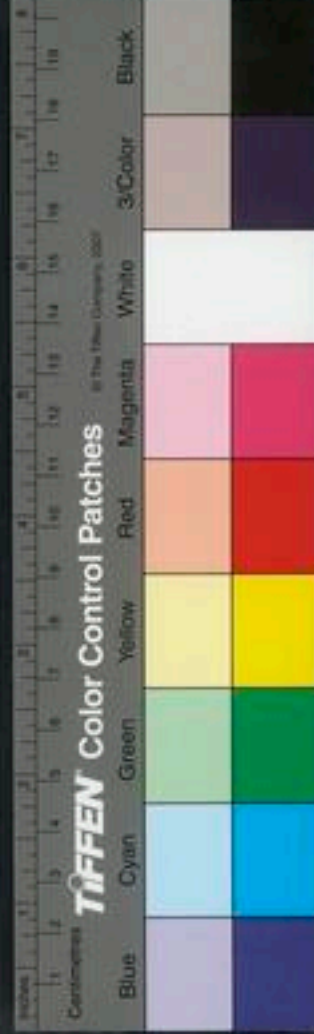
均度畧景候鍾律權土灰故陰陽冬至陽氣應則

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

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準雨

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墁必周密布緹縵室

東漢書律曆上



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
其上以葭蓍灰抑其內端按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
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也
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迺候靈臺用竹律六
六十候日如其曆

律曆中

賈逵論曆

永元論曆

延光論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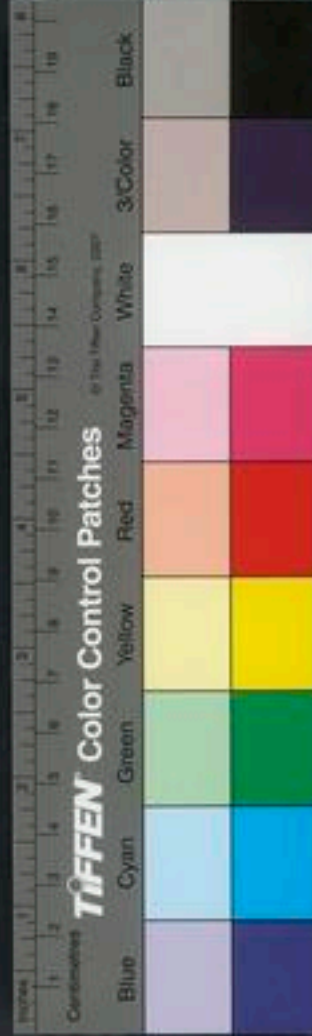
漢安論曆

熹平論曆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曆稍後
天朔先曆朔或在晦月見考其行日有退無進月
有進無退(建武)八年末浮許淑等數上書言曆不
正宜當改更上天下初定未遑考正至(元和)二年

太初失天蓋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章帝知其謬
錯石治曆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遂下改詔行四
分而訢梵猶以為元首十一月當先大欲以合耦
弦望命有常日而十九歲不得七閏晦朔失實行
之末期章帝知訢梵冗見勅母拘曆已班天元始
起之月當小定後年曆數遂正永元中復令史官
以九道法候弦望驗無有差跌逵論集狀後之議
者用得折衷

(逵論曰)易金火相革之卦象曰君子以治曆明
時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言聖人必曆
象日月星辰明數不可貫數千萬世其間必改
更先距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所在而已漢興



當用太初而不改下至太初元年百二歲乃改此其明效也達論曰臣前上傳安等用黃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日月同於今曆弦望至差一日以上輒奏以為變至以為日却縮退行於黃道自得行度不為變願請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度課與待詔星象考校奏可

永元十四年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密詔書下太常令史官與融以儀校天課度遠近安帝延光二年竇誦言當用甲寅元梁豐言當復用太初張衡周興皆能曆數難誦豐或不對或言

失誤衡興參按儀注者考往校今以為九道法最密詔書下公卿詳議施延等議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織可施行黃廣任僉議如九道愷等議宜從太初尚書令忠上奏聖王興起各異正朔以通三統衡興以為五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比諸術為近然猶未稽於古及向子歆欲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兩曆相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迂濶不可復用昭然如此上納其言遂改曆事

順帝安漢二年邊韶上言孝章就用四分以庚申為元既無明文史官相代因成習疑必能鉤深致



遠按弦望足以知之虞恭宗訢等議孝章皇帝曆
度審正圖儀畧漏與天相應不可復尚自古聖帝
明王莫不取言於羲和之官定精微於畧儀及孝
孝章皇帝數下詔書草創其端孝明皇帝課校其實
之舉而行之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
宜如甲寅詔書故事奏可

靈帝熹平四年馮光陳晁言曆元不正故妖民叛
寇益州盜賊相續為曆用甲寅為元而用庚申圖
緯無以庚為元者詔下三府議議郎蔡邕議按曆
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晁所
據則殷曆元也他元雖不明於圖讖各家術皆有
效於當時及用四分以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
又新元效於今者也太尉駝等以邕議劾光晁不
敬正鬼神法詔書勿治罪

律曆下

曆法

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
發斂景之長短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
綜其數而制術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
星從天而西日遠天而東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
以列宿終于四七受以甲乙終于六旬日月相推
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
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



畫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迺極冬迺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迺極夏迺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節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極建其中道營于外璇衡追日以察斂光道生焉孔壺

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教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

有光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

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

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若夫祐術開業

淳耀天光重黎其上也重黎承聖帝之命若昊

天典曆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義

和其隆也唐虞夏商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明

時應天順民湯武其盛也湯武革命夫曆有聖人

之德六焉以本氣者尚其體以綜數者尚其文以

考類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

源以知來者尚其流若夫用天因地揆時施教頒

諸明堂以為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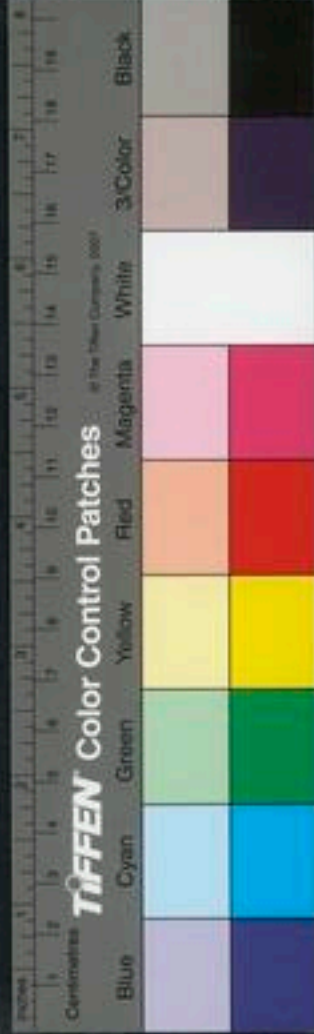


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過此而往羣忌苟禁君子未
之或知也

論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之分尚矣迺有
皇犧皇犧之有天下也未有書訃曆載彌久暨
於黃帝班示文章重黎記註象應著名始終相
驗準度追元迺立曆數天難謔斯是以五三迄
于來今各有改作不通用故黃帝造曆元起辛
卯而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
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至
武帝元封不與天合迺會術士作太初曆元以
丁丑王莽之際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世一元
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為上元太初曆到章帝

元和旋復疎濶徵能術者課校諸曆定朔稽元
追漢三十五年庚辰之歲追朔一日迺與天合
以為四分曆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庚申有
近於緯而歲不攝提以辨曆者得開其說而其
元歟與緯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曆之興廢以
疏密課固不主於元光初元年議即蔡邕即中
劉洪補續律曆志邕能著文清濁鍾律洪能為
筭述叙三光今考論其業義指博通術數略舉
是以集錄為上下篇放續前志以備一家
贊曰象因物生數本杪習律均前起準調後發
該覈衡琰檢會日月

禮儀志



合朔 立春 五供 寇 夕牲
耕 高禩 養老 先蠶 板楔

夫威儀所以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儀上替下陵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羣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記施行威儀以為禮儀志

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曆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政朔前後各二日皆宰羊酒至社下以祭日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門外以示北民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

死且勿按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月令曰命相布德和

今即此記

正月上丁祀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凡齋天地七日宗廟五日小祠三日

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初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以據皆於高祖廟如禮謁王公以下初加進賢而已

正月天郊夕牲郊義先郊日未曠五刻夕牲公卿

帝牲入到於廟令跪曰講者牲舉手曰騰

正月初耕畫漏上水告祠先農耕時有司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是月令曰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如儀若請雨止雨皆不鳴鐘



不作樂

仲春之月立高禘祠于城南祀以特牲

漢武帝始得太子始

為立高禘之稱高禘者人之先也故立石為主祠以太牢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

于辟雍

鄭玄註禮記曰辟雍者水名也名三五者數三辰五星

行大射之

禮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

牲以犬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

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為老

次一人為更也選三公老者為三老節大夫皆

服都紵大袍單衣皂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

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齊于大學講堂其日乘輿先

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

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天

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

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鯁在前祝饁在

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是月皇后帥公卿

諸侯夫人蠶祠先蠶禮以火牢

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

宿垢疢為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暘萬物訖出始絜

之矣謂之禊也禊者絜也論語浴乎沂風乎舞雩

於此

禮儀下

立夏 請雨 立秋 驅蠶 案戶

立冬 冬至 臘 雘 土牛



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先臘

一日大儺謂之逐疫

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

贊曰大禮雖簡鴻儀則容天尊地卑君莊臣恭質文通變哀敬交從元序斯立家邦迺隆

祭祀上

郊禪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獮知祭祀而况人乎故人知之至於念想猶豺獮之自然也顧古質略而後文飾耳自古以來王公所為羣祀至於玉莽漢書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興以

來所修用者以為祭祀志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其文曰皇天后土瞻顧降命屬秀黎元為民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僚咸曰王莽竊位秀興義兵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心下為元元所歸皇天大命敢不敬承○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其外為壘重營皆紫以像紫宮至七年詔三公曰漢當郊克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杜林上疏以為漢起不因緣克與殷周異宜而舊制以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



從之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
上西面北上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青帝赤帝
共用犢一白帝黑帝共用犢一日月北斗共用牛
一四營羣神共用牛四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
冥及雲翹育命舞既送神燔俎實於壇南巳地○
三十年二月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
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何事汙七十
二代之編錄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
上壽盛稱虛美必髡燕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
言○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
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
姦偽不崩感此文通詔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

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通許焉於是求元封時
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玉牒書藏方石
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榜檢用金縷五周
以水銀和金以為泥玉璽一方石四角又用石碑
立壇丙地以刻書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
故詔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爭
之以為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為萬民
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
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遂刻方
石中命容玉牒上至奉高遣工先上山刻石文皆
經讖所傳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
以承靈瑞以為兆即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



重印封之太尉奉匱以告高廟截于廟室西辟石
室高主室之下

祭祀中

北郊 明堂 辟雍 靈臺 迎氣
增祀 六宗 老子

是年初營北郊明堂辟雍靈臺北郊在雒陽城北
四里為方壇四陞○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別祀
地祇位在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
上中嶽在未四嶽各在其方中營內海在東四瀆
河西濟北淮東江南地祇高后用犢各一五嶽共
牛一四海共牛一奏樂如南郊明帝永平二年正
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卒事遂升靈

臺以望雲物○迎時氣五郊之兆于雒陽四方中
兆在未壇皆三尺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
勾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于
南郊祭赤帝祝融歌朱明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
八日迎黃靈于中兆祭黃帝后土歌朱明舞雲翹
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歌
西皓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
玄真歌玄真舞育命之舞

章帝元和二年議增脩羣祀二月東巡狩使使者
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上幸魯祠東
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又為靈臺十二門作
詩各以其月祀以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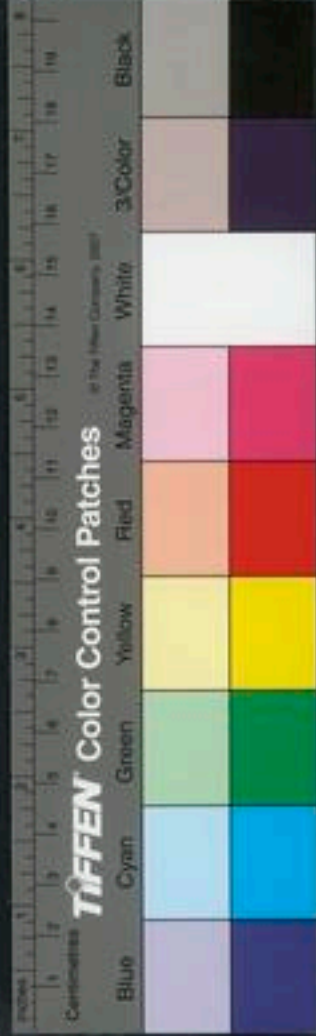
要帝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為非是也伏生馬融曰萬物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陰陽變化者也祀安國曰禮記祭府登集暑祭日祭月之類為六宗禮記祭義曰日月宗星亦祭宗海也

祭祀下

宗廟 社稷 靈星 先農 迎春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文廟為壇飾淳金鈿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

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四時禘祀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四時及臘一歲五祀三年立親廟雒陽時寇賊未夷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張純朱浮奏議禮詔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遂以合祭高廟為常後以三年冬拾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為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明帝即位以光武撥亂中興更為起廟尊號曰世祖廟以元帝於光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為常明帝臨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孝章即位不敢違以更衣有小別上尊



號曰顯宗廟間祠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章
帝崩遺詔如先帝故事和帝不敢違上尊號曰肅
宗後帝承尊皆嚴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
宗但為陵寢之號獻帝即位祭邕等以和帝以下
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
三后皆奏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
四凡七帝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
也說者以為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
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
奕言相通也廟以歲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
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
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

之意也

運武二年立太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方壇無

屋有墻門而已

禮記曰天子太社在國之左二月八

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禮記及國
語皆謂工共氏之子曰勾龍為后土官能平九土
故祀以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自夏以
上祀以為稷至殷以柱久遠而堯時棄為后稷亦
植百穀故廢柱祀棄為稷大司農鄭玄說古者官
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句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
稷郡縣置社稷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以
其使官古者師行平有載社主不載稷也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



令天下立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
稷為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
為天田官主穀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為水辰為龍
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舞者用童男
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為麥除次耕種耘耨驅爵
及獲刈春籩之形象其功也

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以丙戌日祠風
伯於戌地以己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羊豕

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郭外三時不迎

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為不知漢書郊
祀志著自秦以來迄今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
爰居之類衰焉

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
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
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
崩然猶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自上皇以來封泰
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為壇柴祭告天
伐興成功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
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脩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
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仙信方士之言造為石檢
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度然其大較
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犢器
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
且唯封為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



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
梁松固爭以為必改乃當天既封之後未有福而
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
所以能大顯于後者實在其德加於民不聞其在
封矣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象若
信為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此太社又為失
所難以為誠矣

贊曰天地裡郊宗廟享祀咸秩無文山川具止
溘迺國秦典惟皇紀肇自盛敬孰崖厥始

天文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觀象
於天俯觀法於地觀象於天謂日月星辰觀法於

地謂水土州分形成於下象見于上故天地設位
星辰之象備矣三皇遵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
珠日月如合璧至於書契之興五帝是作軒轅始
受河圖闢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
黃帝始至高陽氏迺命重黎唐虞之時羲仲和仲
夏有昆吾湯則巫咸周之史佚養弘宋之子韋楚
之唐蔑魯之梓慎鄭之裨窳魏石申夫或云石齊

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秦燔詩書以愚百姓六經

典籍殘為灰炭星官之書全而不毀漢興司馬著

史記作天官書劉向廣洪範災條作五紀皇極之

論孝明帝使班固叙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謝沈

蔡邕撰建武已後星曆著明今紹漢書作天文志

東漢馬續述天文志十九



起王莽迄獻帝言其時星辰之變表象之應以顯天戒明王事焉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張孛或謂之彗星所以除穢而布新也後一年光武起兵舂陵四年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所謂營頭之星是時莽兵亂敗自相賊死者數萬人營頭之變覆軍流血之應也

建武九年十一月金犯軒轅軒轅者後宮之官大星為皇后金犯之為失勢是時郭后廢為中山太后陰貴人立為后○十年十二月大流星如彗出柳入軫柳為周軫為秦蜀是大使從周入蜀時光武使大司馬吳漢擊公孫述○十二年正月己未

小星流百枚以上四面行庶民移徙之象

甲元二年十月大流星從西南東北行中郎將竇固等將兵西征之應

孝明永平三年六月彗星出天船是歲伊維水溢○十四年正月客星出昴昴主邊兵後一年都尉耿秉等將兵擊匈奴

孝和永元元年正月有流星起參二月流星起天棊參為邊兵天棊為兵其六月竇憲耿秉鄧鴻出朔方追單于至西海是歲雨水漂人民是其應○十一年五月流星大如瓜起於西南行明年蜀郡旄牛徼外夷歸義內屬

孝順永和三年太白五晝見時大將軍梁商父子



秉勢故太白常晝見也

孝桓永壽三年七月太白犯心前星為大臣後將軍梁冀自殺

孝獻建安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占曰彗星掃太微宮人主易位其後魏文帝受禪

五行志

五行傳說前志錄之詳矣故應劭董巴譙周撰達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云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要虫齧齒笑此近服妖也天誠告曰兵馬將往牧捕婦女憂愁蹙眉啼泣吏卒掣頓折其要眷令髻傾

邪雖強笑語無復氣味也○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木屐此服妖也九年黨事始發多有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繫及所過歷長少婦女皆被桎梏應木屐之象也

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為長躬而下甚短女子好為長裾而上甚短時莫嗣以為陽無下而陰無上也天下未欲平也後遂大亂

延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壞襄楷以為文德將喪教化廢也

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五銖漢家貨明當復也

順帝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



侯後梁冀專國號令李固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

胡廣封樂鄉侯趙戒厨亭侯云

桓帝初京都童謡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子為
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
錢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慄慄春黃梁梁下有懸
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此皆謂為政貪也又曰游平
賣印自有平不辟豪賢及大姓到廷熹末竇武字
游平拜城門校尉與太傅陳蕃合心戮力惟德是
連印綬所加咸得其人豪賢大姓皆絕望矣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榜樹皆高四尺
許其一株宿夕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
目鬚鬚髮備具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

有木生人狀

安帝延光三年有五色大鳥集濟南臺時以為鳳
凰陽明之應故非明主則不見凡五色大鳥似鳳
者多羽蟲之孽

靈帝光和四年五色大鳥見于新城衆鳥隨之時
以為常侍黃門專權羽孽之時也衆鳥之性見非
常班駁好聚觀之

延熹八年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之象清者
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規京都計耶明年解犢亭
侯為漢嗣是為靈帝

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

和帝永元五年郡國三兩電大如鷄子是時和帝



用酷吏周紆為司隸校尉刑誅深刻
桓帝延熹四年京都雨雹大如鷄子是時桓帝誅
殺過差又寵小人

延光元年四月郡國兩雹大如鷄子傷稼時安帝
信讒無辜死者多四年冬雷是時太后攝政上無
所與太后崩皇后兄閭顯兄弟更秉威權上不親
萬機從容寬仁任臣下

致
光和元年詔策問連年蝗蟲蔡邕對曰貪苛之所

安帝永初元年地震李固曰地者陰也法當安靜
今迺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動是時鄧太
后攝政專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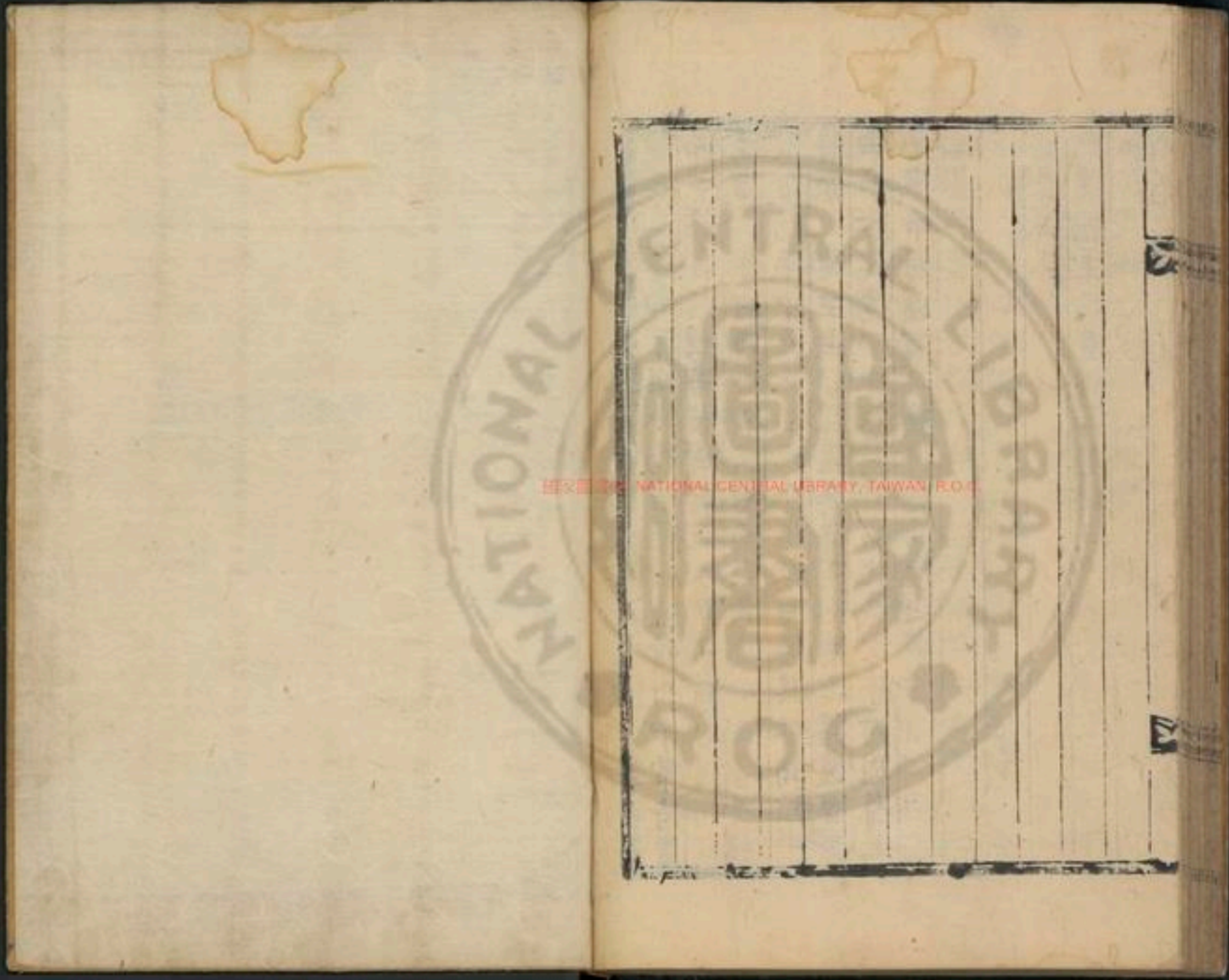
靈帝熹平四年螟蟲為害是時靈帝用中常侍曹
節等諛言禁錮海內清英之士謂之黨人

建寧三年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

獻帝初平中長沙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中
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曹公
由庶士起建安中越雋有男化為女子時周羣上
言哀帝時亦有此異將有易代之事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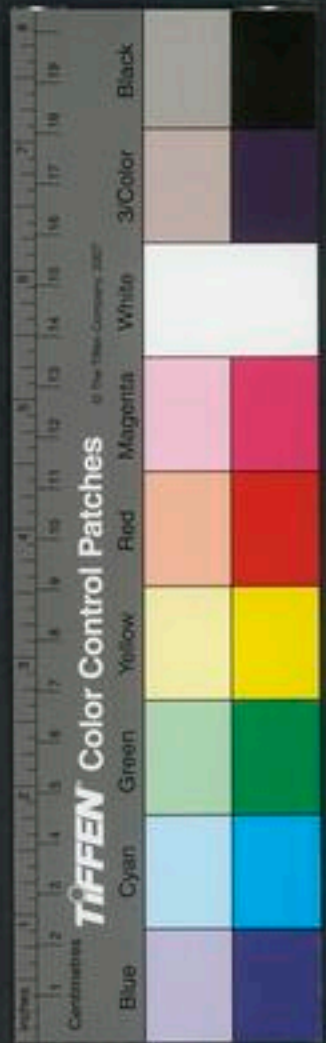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四

郡國志

漢書地理志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川奇異風俗
 所由至矣今但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
 史會同征伐地名以為郡國志凡前志有縣名今
 所不載者皆世祖所并省也前無今有者後所置
 也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黃帝受命始作舟車
 次以紀之律度於自斗野之至赤帝受命始作舟車
 斗建星紀之子今共越野自野之至赤帝受命始作舟車
 曰宏綱之次一北名天分野自野之至赤帝受命始作舟車
 為大承斗之建次在斗名今分野自野之至赤帝受命始作舟車
 於度曰為承斗之建次在斗名今分野自野之至赤帝受命始作舟車
 六度曰為承斗之建次在斗名今分野自野之至赤帝受命始作舟車
 鏡斗度曰為承斗之建次在斗名今分野自野之至赤帝受命始作舟車
 大梁之建次在斗名今分野自野之至赤帝受命始作舟車
 東漢書郡國志



在辰今越分野中單
沈今於野在總未分野
巴於今野之白在總未分
次於今野之白在總未分
泰於今野之白在總未分
今於今野之白在總未分
楚於今野之白在總未分
在辰今越分野中單
單在辰今越分野中單
至在辰今越分野中單
之在辰今越分野中單
武在辰今越分野中單
十在辰今越分野中單
周在辰今越分野中單
三在辰今越分野中單
之一在辰今越分野中單

千五百七十五里
東二萬八千三百
承秦三十六郡
郡國百三縣邑
惟官多從煩
百餘所至明帝
安帝又命屬國
置至于孝順凡
十民戶九百六
百一十五萬二
贊曰衆安后載
政區分侯罷守
列民無常君

東漢書 郡國志



稱號選滿封割糾紛略存戒益多證前聞

百官志

漢之初興法度革創略依秦制後嗣因循至景帝
感吳楚之難始抑損諸侯王及至武帝多所改作
然而奢廣民用匱乏世祖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
職費減億計所以補復殘缺及身未改而四海從
風中國安樂者也新汲令王隆作漢官篇諸文個
說較略不究唯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記漢承秦置
官本末訖于王莽差有條貫然皆孝武奢廣之事
又職分未悉世祖節約之制宜為常憲故依其官
簿粗注職分以為百官志

太傅上公一人掌以善導無常職世祖以卓茂為

太傅薨因省其後每帝初即位既置太傅錄尚書
事薨既省

太尉公一人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即奏其殿最
而行賞罰世祖即位為大司馬建武二十七年改

為太尉長史一人如調署諸曹事掾史屬二十四
人西曹主府史署用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戶

曹主民戶祠祀農桑奏議事辭曹主辭訟
事法曹主郵驛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轉運事賊曹

主盜賊事決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貨
幣鹽鐵事倉曹主倉穀事黃閣主簿錄省衆事

司徒公一人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遜順謙儉養
生送死之事則議其制建其度凡四方民事功課



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首牲視濯世祖即位為大司徒建武二十七年去大長史一人掾屬三十一人

司空公一人掌水土事凡營城起邑浚溝洫修墳防之事凡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掃除樂器世祖即位為大司空二十七年去大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

將軍不常置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將軍漢典置大將軍驃騎將軍衛將軍金紫次相車騎驃騎號衆多皆主征伐事訖皆罷大將軍長史司馬皆一人職參謀議掾屬二十九人其領軍皆有部曲

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如正大掌禮儀祭祀每祭祀

先奏其禮儀及行事常贊天子每選試博士奏其

能否大射養老亦如之丞一人比千石

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掌天時星曆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

記之

博士祭酒一人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博士十

四人比六百石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

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

二公羊嚴顏氏

太祝令一人六百石凡國祭祀掌讀祝及迎送神太宰令一人六百石掌宰工鼎俎饌具之物



太子樂令一人六百石掌伎樂凡國祭祀請奏樂
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如古

右屬太常中典首前凡十官案前書十

視五時各一尉

光祿勳卿一人中二千石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
署即更直執戟宿衛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猶

闕也主殿門戶之職丞一人比千石

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主五官郎凡郎官皆

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

虎賁中郎將比二千石主虎賁宿衛武帝置別門

如黃龍之象也虎賁中郎比六百石虎賁侍郎比

四石虎賁郎中比三百石節從虎賁比二百石久

者轉遷才能差高至中郎

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主羽林郎羽林郎比三百

石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

河凡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

殿下室中故號殿郎

羽林左監六百石主羽林左騎右監六百石主羽

林右騎

奉車都尉比二千石掌御乘輿車

駙馬都尉比二千石掌駙馬都尉比二千石監羽

林騎

光祿大夫比二千石凡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

無常事



謁者僕射一人比二千石為謁者臺率天子出奉
引古重習武有主射以督錄之故曰僕射

右屬光祿勳中興首車戶騎凡三將

主

曰車部
衛曰戶部

衛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掌宮門衛士宮中徵循事
丞一人比千石

公車司馬令一人六百石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
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

南宮衛士令一人六百石掌南宮衛士
北宮衛士令一人六百石掌北宮衛士

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主劍戟士及天子有所
收考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石南宮南屯司

馬主平城門蒼龍司馬主東門玄武司馬主玄武
門北屯司馬主北門北宮朱爵司馬主南掖門東
明司馬主東門朔平司馬主北門凡七

右屬衛尉中興首孫黃令衛士一人丞

漢官目録曰右
三卿太尉府

太僕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車馬天子每出奏駕上
鹵簿用大駕則執馭丞一人比千石

考工令一人六百石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
東府令一人六百石主乘輿諸車

未央廡令一人六百石主乘輿及廡中諸馬

右屬太僕中興首前六廡及牧師苑養
馬分在河西六郡



廷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掌平獄奏當所應凡郡國
獄疑罪皆處當以報正左監各一人左平一人六
百石掌平決詔獄

右屬廷尉武帝以下置中都官獄二十
六所世祖中興皆省唯廷尉及雒陽有
詔獄

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諸侯及四方歸義蠻夷
其郊廟行禮贊導請行事諸王八朝當郊迎典其
禮儀及郡國上計皇子拜王贊授中綬丞一人比
千石

治禮郎四十七人

主齋祠
贊贊

右屬大鴻臚中興省有典屬國及驛官

別火二令丞

漢後注別火獄令
官主治火事

宗正卿一人中二千石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及

諸宗室親屬名籍丞一人比千石

諸公主家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其餘屬吏
增減無常

右屬宗正中興省都司空令丞

主罪人

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
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
足丞一人比千石

太倉令一人六百石主受郡國傳漕穀

平準令一人六百石掌知物賈主練染作采色

導官令一人六百石主春御米及作乾糲導擇丞



一人

右屬大司農郡國鹽鐵官本屬司農中
典皆屬郡縣餘均輸等皆省

少府卿一人中二千石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
珍膳之屬丞一人比千石

太醫令一人六百石掌諸醫藥丞方丞各一人

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掌御飲食左丞主飲食甘丞
主膳具湯丞主酒果丞主果

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主苑中禽獸

侍中比二千石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法
駕出則多識者一人參乘中常侍千石宦者無負
後增秩比二千石掌侍左右從入內宮贊導內衆

事顧問應對給事黃門侍郎

小黃門六百石掌侍左右受尚書事

黃門令一人六百石宦者主省中諸宦者

中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主中黃門冗從居
則宿衛直守門戶出則騎從夾乘輿車

掖庭令一人六百石掌後宮貴人采女事

祠祀令一人六百石典中諸小祠祀

鈎盾令一人六百石典諸近池苑園遊觀之處
中藏府令一人六百石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

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掌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

尚書令一人千石丞奏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為中
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掌



尚書漢射一人六百石

尚書六人六百石成帝初置尚書四人分為四曹
常侍曹尚書主公卿事二千石曹尚書主郎國二
千石事民曹尚書主凡吏上書事容曹尚書主外國
夷狄事世祖分二千石曹又分容曹為南主容曹
北主容曹凡六曹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掌錄文
書期會

符節令一人六百石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御尚
符璽郎中四人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

御史中丞一人千石在殿中察舉非法

治書待御史二人六百石掌選明法律者為之凡
天下諸獄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

侍御史十五人六百石掌察舉非法受公卿羣吏
奏事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朝會則一人監威儀
有違失則劾奏

右屬少府少府本六丞中興首前少府
五丞及湯官織室之屬

執金吾一人中二千石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
事及主兵器吾猶禦也

右屬執金吾中興首前左右中候及中
壘丞尉之屬

太子太傅一人職掌輔導太子

大長秋一人二千石前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
職掌奉宣中宮命丞一人六百石



中宮謁者令一人六百石主報中章

中宮尚書五人六百石主中文書

中宮私府令一人六百石中藏幣帛諸物

中宮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主中黃門冗從

六人丞復道丞各一人復道丞主中閣道

右屬大長秋舊有詹事一人位在長秋

上成帝省之以其職并長秋

太子少傅二千石亦以輔導為職悉主太子官屬

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主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

祿

太子庶子四百石如三署中郎

太子舍人二百石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

太子家令一人千石主倉穀飲食職似司農少府

太子僕一人千石主車馬職如太僕

太子洗馬比六百石職如謁者太子出則當直者

在前導威儀

太子中盾一人四百石主周衛微循

太子衛率一人四百石主門衛士

右屬太子少傅凡初即位未有太子官屬皆罷唯舍人不省領屬少府

將作大匠一人二十石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

園土木之功丞一人六百石

左校令掌左工

東漢書百官志



右校令掌右工

右屬將作大匠

城門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掌雒陽城門十二所今如
其平城門北宮門屬衛尉上西門雍門廣陽門
津門小苑門開陽門耗門中東門上東門穀門夏
門凡十二門

右屬城門校尉

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掌監五營

屯騎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掌宿衛兵

越騎校尉步兵校尉長水校尉射聲校尉皆掌宿

衛兵

右屬北軍中候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

營壘之事有胡騎虎賁校尉皆武帝置
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胡騎并長
水虎賁并射聲

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職在典宗師外部諸郡

公以下無導平人武帝初置持節掌察舉百官以

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建武中并領一州從事史

十二人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功曹從事

主州選署及衆事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則奉引錄

衆事簿曹從事主財穀簿書其有軍事則置兵曹

從事皆州自辟除故通為百石云外十二州每州

刺史一人六百石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成帝更

為牧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十二人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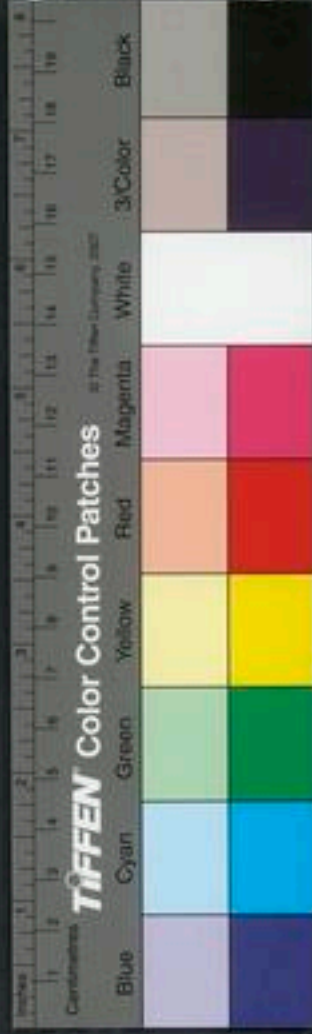
東漢書百官志

十一



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諸州常以八月巡行
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歲盡詣京師奏事中興
但因計吏世祖首郡縣四百餘所後世稍復增之
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凡郡國皆掌治
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
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平其罪法
論課殿最按律有無害吏如令言以文無害為
吏按公歲盡遣更上計并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
人典兵禁備盜賊景帝更名都尉武帝又置三輔
都尉各一人讓出入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
又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建武省諸郡都尉并
職太守無都試之役

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
小者置長三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皆掌治
民顯善勸義禁姦罰惡理訟平賊恤民時務秋冬
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凡縣丞各一人大縣尉二
人小縣一人丞署文書典知倉獄尉主盜賊凡有
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案察姦宄以起端緒
○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有秩郡所署秩百石鄉戶
則置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也嗇者
也言清息百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
為賦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
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
其門以興善行游徼掌徼循禁司姦盜又有鄉佐



屬鄉主民收賦稅漢度大率十里一家制○亭有亭長

以禁盜賊漢一亭秦大率十里○里有里魁民有什

伍善惡以告○邊縣有障塞尉掌禁備羗夷犯塞

允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

官主鼓鑄鑄銅為器其大謂之鼓鑄有工多者置工

官主工稅物有水池及魚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

收漁稅在所諸縣置吏隨事不具縣負使向奴中

即將一人比二千石主護南單于

護烏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主烏桓胡

護羗校尉一人比二千石主西羗

皇子封王其郡為國每置傳一人相一人皆二千

石傳主導王以善禮如師不臣也相如太守有長

史如郡丞漢初立因項羽所立諸王之制地既廣

大且至千里又其官職傳為大傅相為丞相又有

御史大夫及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朝廷國

家唯為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至景

帝時吳楚七國恃其國大遂以作亂及其誅滅景

帝懲之遂令諸王不得治民令內史主治民改丞

相曰相省御史大夫以下官武帝時改內史中尉

即中令之名而王國負職皆朝廷為署不得自置

至漢成帝省內史治民更令相治民太傅但曰傳

中尉一人比二千石職如郡都尉主盜賊即中令

一人千石掌主大夫郎中宿衛官僕一人千石主

車及馭治書比六百石掌奉主使至京都奉璧賀



正月下至郎中二百石衛公宋公建武十三年封
周後姬常為衛公族後孔安為宋公以為漢賓在
三公上二王之後不考列侯所食縣為侯國金印
紫綬以賞有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武帝元
朔二年令諸侯王得推恩分限于土國家為封亦
為列侯舊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位次三公中興
以來唯以功德賜位特進者次車騎將軍賜位朝
侯次五校尉賜位侍祠侯次大夫諸王封者受茅
土歸以立社稷禮也列土特進朝賀正月執璧云
每國置相一人主治民如今長不臣也
關內侯列侯出關之內但爵身其有家承秦賜
爵十九等為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火

各有戶數為限

贊曰帝道淵默冢師修德寡以御衆分職廼克
不置不豈無驕無恣程是師徒寧民康國

輿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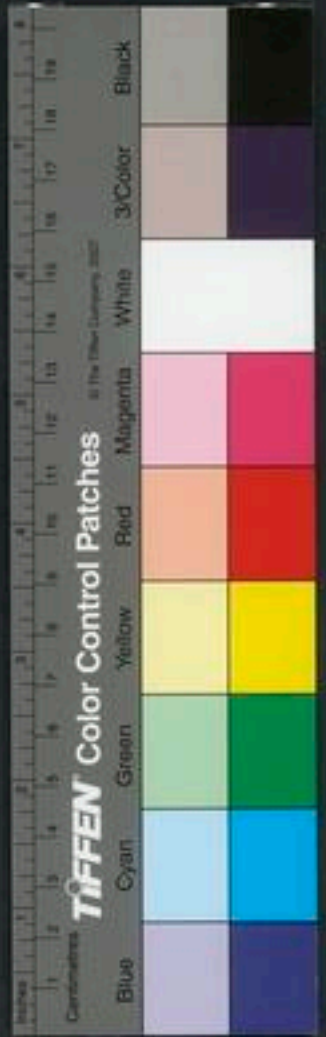
聖人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躬親其事身
履其勤憂之勞之使天下之民物各得安其性命
無天昏暴陵之災是以天下之民敬而愛之則而
養之夫愛之者欲其長久不憚力役相與起作宮
室以雍覆之欲其長久也敬之者欲其尊嚴不憚
煩勞相與起作輿輪旌旗章表以尊嚴之斯愛之至
敬之極也後世聖人知恤民之憂思深大者必饗
其樂勤仁毓物使不夭折者必受其福故為之制

東漢書 輿服志



禮以節之使夫上仁繼天統物不伐其功民物安
逸若道自然莫知所謝○禮服之興也所以報功
章德尊仁尚賢故禮尊尊貴不得相踰所以為
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煩禮也煩則上下
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縟故聖人處乎天子之位
服玉藻遠延日月升龍山車金根飾黃屋左纛所
以副其德章其功也賢仁佐聖封國愛民黼黻文
綃降龍路車所以顯其仁光其能也及其季末諸
侯宮縣樂食大夫臺門旅樹陪臣山棗藻祝降及
戰國奢僭益熾削滅禮籍蓋惡有害已之語統修
奇麗之服飾其與馬文屬玉纓象鑣金鞍以相夸
上及秦并天下攬其輿服上選以供御其次以錫

百官漢興承秦之制後稍改定參稽六經近於雅
正故撰輿服著之于篇以觀古今損益之義云上
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為輪輪行可載因物知生復
為之輿輿輪相乘流運國極後世聖人觀於天視
斗周旋魁方杓曲五光至芬七為杓合為斗魁以攜
龍角為帝車於是廼曲其軻乘牛駕馬登險赴難
周覽八極自是以來世加其飾至奚仲為夏車正
建其狩旒尊卑上下各有等級世本云奚仲始作車引重致遠其後少昊時駕牛禹時吳仲駕馬
臣車引重致遠其後少昊時駕牛禹時吳仲駕馬
之說史也周室大備官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一
器而羣工致巧者車最多故輿方法地蓋圓象天
三十幅以象日月蓋弓二十八以象列星龍旂九



旂諸侯之七旂齊較軫車後以象大火鳥旗七旂所五旂齊較軾木高以象鶉火熊旗六旂所五旂齊肩以象參伐遊旄四旂所以象弧也所天子五路象路此諸侯以下之所建者也天子五路以玉為飾錫樊纓象路十有再旂太常十有二旂九旂日月升龍象天明也秦并天下闔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殷之路者也漢承秦制御為乘與所謂孔子乘金根輪朱班重牙牙也者以為固或較兩轄金薄

繆龍為輿倚較較在指上之形文虎伏軾龍首銜旆左右吉陽甯雀立衡據文畫斬羽蓋華蚤黃生建大旂十有二旂畫日月升龍駕六馬象鏤鏤錫金鏤方鈿插翟尾方鈿馬冠也在馬尾三孔中持末燕樊纓赤鬪易羊金鈿十有二左纛以斃牛尾為之在左駢馬軛上大如斗是為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馬亦如之耕車其飾皆如之有三蓋一曰芝車置輻耜耜之籜上親耕所乘也戎車其飾皆如之蕃以矛麾金鼓羽析幢翳騮曹甲弩之籜獵車其飾皆如之重輶綬輪繆龍統之一曰闔猪車親校獵乘之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駕皆御金根加交路帳裳非



法駕則乘紫罽駢車駢駢也四駢也雲襪文畫軸

黃金塗五末蓋蚤左右駢駕三馬

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蓋金華蚤黑襪文畫軸文軸金塗五末皇子為玉錫以乘之故曰玉青蓋車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轡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轡轡長六尺下屈廣八寸謙一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滿也景帝始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轡得銅五末三百石以上皂布蓋千石以上皂繒覆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賈人不得乘馬車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若蠶各乘其夫之安車石駢加交路帷裳皆皂

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

十一乘

屬也連

備千乘萬騎東都大駕太僕校駕

法駕黃門令校駕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奉引奉

車郎

御侍中

參乘前驅有九旒雲罕武王冠封以百

金鉦黃鉞黃門鼓車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

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屬

車皂蓋赤襪木轡戈矛弩簾尚書御史所載最後

一車懸約尾侍御史每出太僕奉駕中常侍小黃

門至蘭臺令史副皆執注以督整車騎謂之護駕

輕車古之戰車也洞朱輪輿不巾不蓋建矛戟幢

麾轡弩簾

置於

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



吏士載以次駕車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武剛車者為先驅輕車為後殿焉

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尊從賊曹車斧車督車功曹車皆兩大車伍伯璪弩十二人辟車四人

小使車不立乘有駢赤屏泥油重絳帷導無斧車又蘭輿赤轂白蓋赤帷從騎四十人此謂追捕考按有所勅取者之所乘也諸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輓

上古穴居而野處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觀鸞翟之文榮華之色廼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為服見鳥獸有冠角類胡之

制遂作冠冕纓纒以為首飾凡十二章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為旂旗王祭上帝則大裘而冕公侯卿大夫之服用九章以下秦滅禮學郊祀之服皆以衾玄漢至世祖始修三雍正北七郊顯宗遂就大業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約屨以祠天地養三老五更於三雍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大佩赤舄約屨以承大祭冕冠垂旒前後邃延邃垂也延上覆也玉藻孝明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篇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繫白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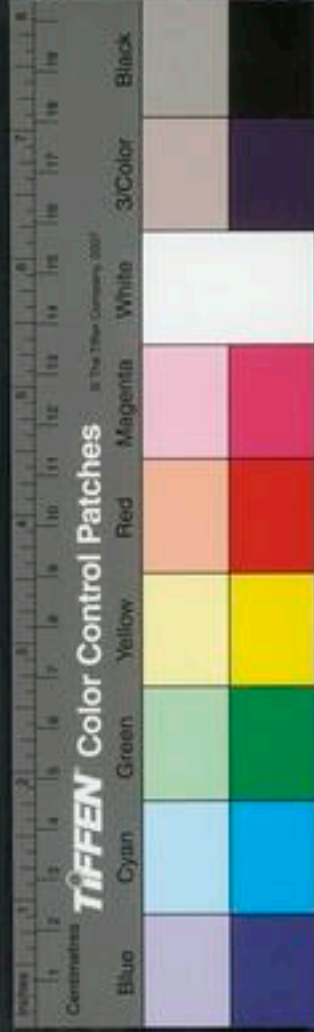


珠為十二梳以其綬采色為組縷組以綬也三
公諸侯七梳青玉為珠卿大夫五梳黑玉為珠郊
天地宗祀明堂則冠之綴也曰平人冠
長冠一曰齊冠高七寸廣三寸促漆纒為之制如
板以竹為裏初高祖微時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
冠祀宗廟諸祀則冠之皆服約玄約紺也絳緣領袖
為中衣絳綺練示其赤心奉神也此冠高祖所造
故以為祭服尊敬之至也
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
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母追殷之章甫者也委貌
以皂絹為之皮弁以鹿皮為之行大射禮於辟雍
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

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
繒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啤者也
祠天地五郊明堂雲翹舞樂人服之通天冠高九
寸正豎頂少邪却乃直下為鐵卷梁前有山展筓
為述乘輿所常服服衣深衣制有袍隨時五色
遠游冠制如通天有展筓橫之於前無山述諸王
所服也

高山冠一曰側注制如通天不邪却直豎無山述
展筓中外官謁者僕射所服

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
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至博士兩梁
自博士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宗室亦兩梁冠



示加服也

法冠一曰柱後

柱後慮文

高五寸以纒為展筩

纒今鐵

柱卷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

曲直楚王嘗獲之故以為冠

獬豸一名獨角也

武冠一曰武弁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

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趙惠文冠

建華冠以鐵為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制似縷鹿記

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絢春秋鄭子臧好鷩冠

前圖以為此則是也

命舞樂人服之

方山冠似進賢以五采教為之祠宗廟大子八佾

四時五行樂人服之冠衣各如其方之色而舞焉

巧士冠高七寸要後相通直豎不常服唯郊天黃

門從官四人冠之以備官者四星云

却非冠制似長冠下促宮殿門吏僕射冠之

却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制似進賢衛士服之

樊噲冠漢將樊噲造次冠所以八項羽軍廣九寸

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司馬殿門大難衛士服之

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紕以青系為緄加雙鷩

尾豎左右為鷩冠云五官左右虎賁羽林左右監

皆冠鷩冠紗縠單衣皆虎文單衣鷩者勇雉也其

闕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之焉

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類所以安物故詩



曰有類者弁此之謂也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
戰國文武並用秦雄諸侯迺加其武將首飾為絳
帟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漢興至孝文迺高
顏題續之為耳崇其中為屋合後施妝上下群臣
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稱其冠也尚書
曠收方三寸名曰納言示以忠正顯近職也迎氣
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
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八學小童幘也
勾卷屋者示尚幼少未遠冒也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鞞貴賤有殊所以
彰德服之衷也鞞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
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霸迭興鞞兵不息佩非

戰器鞞非兵旗於是解去絃佩留其縈璲以為章
表絃佩既廢秦迺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章表轉
相結受故謂之絞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
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迺為大佩衝牙雙瑠
璜皆以白玉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綵其
視冕旒為祭服云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
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
以至私學冢子皆以象牙刻書文曰正月朔卯既
次靈爰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
夔龍庶疫剝瘴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
爾周伏化茲靈爰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剝瘴



莫我敢當

乘輿黃赤綬四采

諸侯玉赤綬四采

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

公侯將軍紫綬二采

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

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

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一采

百石青紺綸一米

贊曰車輅各庸旌旗異局冠服致美佩紛璽王
敬敬報情尊尊下欲孰夸華文匪豪麗縟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四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五

列傳

劉玄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王莽末新市人王匡王鳳
推為渠帥衆數百人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
從之攻離鄉聚蒞於綠林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
地皇三年疫死者半王常成丹西八南郡號下江
兵王匡王鳳馬武北八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
軍平林人陳牧廖湛勸聚衆號平林兵以應之
聖公因往從牧等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春陵與
諸部合兵而進號聖公為更始將軍衆雖多而無
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為天子更始即位南



莫我敢當

乘輿黃赤綬四采

諸侯玉赤綬四采

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

公侯將軍紫綬二采

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

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

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一采

百石青紺綸一米

贊曰車輅各庸旌旗異局冠服致美佩紛璽王
敬敬報情尊尊下欲孰夸華文匪豪麗縟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四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五

列傳

劉玄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王莽末新市人王匡王鳳
推為渠帥衆數百人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
從之攻離鄉聚蒞於綠林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
地皇三年疫死者半王常成丹西八南郡號下江
兵王匡王鳳馬武北八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
軍平林人陳牧廖湛勸聚衆號平林兵以應之
聖公因往從牧等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春陵與
諸部合兵而進號聖公為更始將軍衆雖多而無
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為天子更始即位南



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大赦
天下建元曰更始都宛城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誅
之海內豪傑翕然響應長安中起兵攻未央宮斬
王莽收璽綬傳首詣宛更始遂遷都長安居長樂
宮升前殿即吏列庭中更始羞怩首刮席不敢
視更始納趙萌女委政於萌日夜飲讌羣臣欲言
事輒醉不能見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賈豎長安
為之語曰竈下養中即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
關內侯軍帥將軍稼童李淑賈又曰按是時多置
宿將軍此上書諫曰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
海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而
望其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更始怒

繫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赤眉西入關
立劉盆子更始降封為長沙王後縊殺之

互註元年將北都洛陽而三輔吏士東迎及
至洛陽遣光武鎮慰州郡考察黜陟○二年
立光武為蕭王悉令罷兵光武更歲於更始見並
紀光武將帥貪其懦弱見壽武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為紂未可
伐斯時有未至者漢起驅輕點烏合之衆不當
天下萬分之一而旌旃之所擣及焉與書文之
所通被莫不折戈機額爭受職命非唯漢人餘
思固亦幾運之會也夫為權首鮮或不及左傳
始秋前書曰無為陳項且猶未興况庸庸者乎



劉盆子

劉盆子城陽景王章之後高帝孫朱樊崇起兵於
 莒同郡人逢安字逢安起兵從崇崇廼相與為約其中最
 東海人徐宣谷起兵從崇崇廼相與為約其中最
 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汎相稱曰臣人貢父
三老從事官皆漢小吏名或稱官也亦曰
起不始事卒史皆漢小吏名或稱官也亦曰
亦為說史人又按前書以史為城置字稱人絕此義為臣人
當亦為說史人又按前書以史為城置字稱人絕此義為臣人
 與莽兵亂廼皆求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
 赤眉大破丹匡軍西攻長安與更始諸將連戰尅
 勝衆遂大集廼求劉氏共尊立之遂立盆子為帝
 自號建世元年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恐畏欲

啼八長安城更始來降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
 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掖庭中蘆葦根日
蘆葦根日
 米人數斗後盆子去皆餓死不出○後赤眉出關
 南向帝自將威兵以邀其走路赤眉乞降曰盆子
 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
 樊崇廼將盆子肉袒降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虫
 者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勸兵
 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
 曰臣等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
 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者中佼佼者也
人錚錚者有剛利也佼佼者中佼佼者也
東漢書劉盆子傳



榮陽均輸官地以為列肆使食其稅終身

贊曰聖公靡聞假我風雲始順歸歷終然崩分
赤眉阻亂盆子探符雖盜皇器乃食均輸

王昌

王昌一名趙國邯鄲人素為卜相工明星歷常以
為河北有天子氣詐稱成帝子子興趙終王子林
景帝七率車騎數百人邯鄲立郛為天子漢兵拔
邯鄲斬之

劉永

劉永梁孝王八世孫更始即位永紹封為梁王更
始敗永自稱天子建武二年光武遣吳漢圍之永
斬將永降

龐萌

龐萌山陽人更始以為冀州牧將兵屬謝躬躬敗
乃歸降光武以為侍中萌為人遜順甚見信愛帝
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
也拜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
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已自疑遂反帝大怒乃自
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
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大
破之

張步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聚眾據本郡劉永立步
為齊王據郡十二耿弇拔臨淄步兵大敗乃降封



安丘侯後逃奔斬之

李憲

李憲潁川許昌人莽末據廬江建武三年自立為天子光武遣馬成等拔之憲亡走其軍士斬憲降

彭寵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更始立拜漁陽太守及光武鎮慰河北以書招寵會王郎立寵發步騎南及光武於廣阿光武賜號大將軍遂圍邯鄲及王郎死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光武接之不能誦遂反自立為燕王寵蒼頭所寵降

盧芳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

芳由是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三水豪傑立芳為西平王使使與匈奴結和親單于遂立芳為漢帝建武十六年請降封代王後復反匈奴遣數百騎迎芳芳留匈奴中病死

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寬則得衆夫能

得衆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

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

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

又況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以此乎若數

子者豈有國之速哉賈又曰接文國上經少一

也因時擾攘苟恣縱而已耳然猶以附微宗室

能振彊歲月之間據強觀其智略固無足以



曄漢祖發其英靈者也

贊曰天地閉華野戰羣龍喻英雄也昌芳借詠梁

齊連鋒寵負疆地揚憲縈深江起盧實惟非

律代委神邦

隗囂反高

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季父崔素豪俠聞莽兵敗乃謀起兵應漢咸謂囂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為上將軍立廟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移檄郡國曰漢復元年據天水更始敗士大夫皆歸囂囂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為布衣交由此名震西州○建武二年鄧禹西擊赤眉裨將馮愔引兵叛禹西向天水囂逆擊破之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為西州

大將軍囂既有功於漢議者多勸通使京師囂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其風聲報以殊禮用敵國之儀五年乃遣長子八侍封錫羗侯○囂將王元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遂說囂曰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按秦舊迹表裏河山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禽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與鱣鮪同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八質然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以囂子內侍公孫述據邊垂乃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

帝稱鷲長者務欲招之會公孫述寇南郡州乃
詔鷲伐蜀鷲復上言白水險阻棧閣絕敗帝知其
終不為用臣欲討之臣猶也遣耿弇等從隴道伐蜀
先使來歙奉璽書喻鷲疑懼即使王元據隴坻
稱臣於公孫述帝乃率諸將西征之鷲奔西城於
是使吳漢岑彭圍西城鷲病恚憤而死于純立耿
弇等攻破落門純降落門聚也

論曰隗鷲援旗亂族倣制明神迹夫創畜首事
有以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于大國隴坻
雖隘非有百二之勢當地險固二萬人區區兩
郡隴西天水以禦堂堂之鋒至使窮廟策竭征徭身
歿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棲

有四方之傑士至投死絕元而不悔者矣夫功
全則譽顯業謝則業生回成喪而為其議者或
未聞焉若鷲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
豈多噲乎言不遇光武為敵

公孫述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哀帝時以父任為郎
補清水長清水屬天水郡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縣政事
修理姦盜不發郡州謂有鬼神王莽天鳳中為導
江卒正王莽改蜀郡曰平正及更始立述持其地
險衆附於是自立為蜀王李熊說述曰蜀地沃野
千里土壤膏腴名村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
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地方數千里戰



士不下百萬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
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名號未定
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建武元年
遂自立為天子號成家以起成郡色尚白建元曰
龍興盡有益州之地六年述廢銅錢置鐵錢蜀中
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
黃珠自號白五銖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
述亦妄引識記數移書中國冀以感動衆心十一
年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城邑皆開門降帝乃與
述書陳言禍福述曰廢典命也豈有降天子哉九
月吳漢兵守成都述自將攻漢漢令壯士突之述
兵大亂被刺洞胷墮馬死

互註脩飾邊幅曰子陽井底蛙而妄自尊大

並詳見馬援傳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禺山傷雨以爲名山公孫

亦竊帝蜀漢推其無他功能而至於後亡者將

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為漢吏無

所憑資徒以文俗自意遂能集其志計道未足

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

邊幅以高深自安昔吳起所以慙魏侯也或說

河而下曰美或于河山之間此魏及其謝臣僞

審廢典之命與夫泥首銜王者異日談也吳王

泥首銜王者異日談也

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漢命已還二隅方時



天數有違江山難恃

齊武王縵

音衍

孫賤

性勇復

齊武王縵字伯升光武之長兄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群起伯升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篡虐百姓分崩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自發春陵子弟誘新市平林兵合軍而進與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賜陳潰阜軍散走遂斬阜賜伯升遂自號柱天大將軍莽素聞其名大懼購伯升邑五萬戶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衆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

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效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聖公即位拜伯升大司徒封漢信侯由是豪傑失望○平林後却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即開城門降○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由是兄弟威名益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申屠建趙猷王玦玦玦也令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伯升部將劉稷數臨陳潰圍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更始心忌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



更始先收稷將斬之伯升固爭更始并執伯升害之建武二年追謚為齊武王

論曰犬犬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

齊武王之破家厚士豈將俠下客之為哉

下客不祀也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

先成於敵人故岑彭以顯義

彭守光食盡降漢以勸其舉大事當來義士不假封之若此足以見

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以蜂蟻

為戒蓋畏此也

左傳曰蜂蟻有北海敬王睦伯升孫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

之顯宗在東宮尤見幸待八侍諷誦出則執轡

中興初禁網尚闊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

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睦能屬

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又善史書世以為楷則

臨邑侯復睦弟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講學

事輒令復典掌焉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傳教

等皆宗事之

贊曰齊武沈雄義戈乘風倉卒匪禽亡我天工

城陽早協趙孝晚同泗水三侯或恩或功

李通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

九尺容貌絕異為人嚴毅居家如官廷初事劉歆

好星歷識記為王莽宗師通素聞守說識云劉

東漢書李通傳



氏復興李氏為輔私常懷之會光武避事在宛通
聞之往迎光武具言識文事遂相結定謀舉兵
莽怒誅守南陽亦誅通兄弟冢門宗六十四人通因
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為寧平公主光武即位封國
始侯帝每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
修宮室起學官拜大司空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
重以公主故特見親重然性謙恭常欲避權勢自
為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聽上印綬以
特進奉朝請卒

互註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過甚厚

論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
不處也李通豈知夫所欲而未識以道者乎夫

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之况乃億測微隱猖狂無
妄之福微隱謂識大也妄之言妄史也汗滅
親宗以缺一切之功功一欲切望謂在時也昔蒙赦
負書不徇楚難吳師起於郢家既奔中入官復得法百
姓郢大化時法百姓即墨用齊義義與之耻下齊七
君逆食秦於歷山即墨用齊義義與之耻下齊七
十餘城其不下有唯獨管即墨後齊七
田彈以即墨學破軍慮復行山城彼之趣舍

王常

王常字顏卿潁川舞陽人王莽末與王鳳王匡等
起兵後與成丹張卬別入南郡號下江兵時漢兵
敗於小長安伯升即與光武造常壁說以合從之



利常大悟還具為冊印言之冊印曰大丈夫當自
為主常說曰王莽篡位政令苛酷民之謳吟思漢
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今南陽諸劉舉宗
起兵皆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所以祐
吾屬也諸將皆謝曰敬受教即引兵與漢軍合諸
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遂俱進破甄梁丘賜更始
立常為廷尉封知命侯別徇汝南沛郡續父曰按
王常此時力未及注蓋還入昆陽與光武共擊破
王尋王邑○更始都長安以常行南陽太守事令
專命誅賞常性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更始敗
常詣洛陽自歸光武見常甚歡曰吾見廷尉不憂
南方矣迺召公卿以下大會具為群臣言常以匹

夫興義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為知命侯與吾
相遇兵中尤相厚善封山桑侯後帝指常謂羣臣
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
也是日遷為漢忠將軍遣南擊鄧奉董訢又從破
蘇茂龐萌拜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續父曰
漢官儀曰仰史大夫尚書後北屯故安拒盧芳薨
于屯所謚節侯

鄧晨

鄧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人世吏二千石光武嘗與
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讎語少公頗學舌讖
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
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笑晨心獨喜○更始立



以晨為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請從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廼遣晨歸郡光武追銅馬於冀州晨遣委輸給軍不絕光武即位拜晨汝南太守興鴻郤陂數千頃田在鴻陂汝土以版魚稻之饒流衍它郡封西華侯卒謚惠侯

來歙許及反

來歙字君叔南陽新野人父娶光武祖姑生歙光武拜歙太中大夫時方以隴蜀為憂歙自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尚也帝然之建武五

年歙使囂囂遣子隨歙入質歙為人有信義言行

不逮及往來游說皆可察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

之○八年歙與祭遵襲略陽伐山開道從番須回

中番須回中並地名番音盤徑至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

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廼悉兵圍略陽歙與將士

固死囂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廼大

發兵自將上隴囂眾潰走圍解於是置洮勞歙班

坐絕席在諸將之右○初莽世羗虜多叛而隗囂

招懷其首豪遂得為用及囂亡後五谿先零諸種

數為寇掠歙擊羗於金城大破之隴西雖平而人

饑流者相望歙乃傾倉廩轉運諸縣以賑贖之於

是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十一年歙攻公孫



述將王元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歛歛自書表曰臣夜為賊傷中臣誠眼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改襄骨鯁可任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授筆抽刃而絕帝首書覽涕贈歛征羗侯印綬謚節侯曾孫歷

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來歷 事安帝順帝

來歷字伯珍少襲壽延光二年遷太僕安帝乳母王聖及江京樊豐誣譖太子乳母王男男幽死太

子數為歎息京豐懼有後害構說太子帝怒廢太子為濟陰王歷迺結薛皓等十餘人詣鴻都門證譴諱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朝廷廣開言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關連日不肯去帝大怒迺免歷官順帝即位朝廷咸稱社稷臣於是遷為衛尉

贊曰李鄧豪贍舍家從讖鄧晨代以史二千石

少公雖乎宗卿未驗蔡少公論識其事難信王

常知命功惟帝念款款君叔斯言無玷方獻三

捷永墜一劍



鄧禹

子事光武明帝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更始立豪傑薦舉禹禹不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為貢又曰按文多一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問語也禹進說曰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王郎起

兵光武自薊至信都禹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畝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敍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為知人○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度故授以西討之略乃拜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遣西八關王匡等合軍擊禹禹軍不利會日暮戰罷諸將見兵勢已摧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勸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大破之遂定河



東○光武即位使使者拜為司徒策曰禹深執忠
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門
人日親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姓不親
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封鄭侯食邑
萬戶敬之哉禹時年二十四○赤眉入長安所過
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而師行有紀
皆望風相携負而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
禹所止輒停車住節性或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
髮戴白蒲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
將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赤眉鋒銳未可當也吾
且休兵養士以觀其弊迺可禽也於是引軍北至
栒邑栒音荀通鑑考異曰長安北有栒邑

栒邑口無與群赤眉爭鮮按世祖賜禹書責其不

攻長安不容有此語二年十一月詔帝以禹久

不進兵下勅曰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禹猶執前

意乃徵兵引穀歸至大要遣馮愔宗歆守栒邑二

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

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謁祠高廟循行

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

又乏食而赤眉復還八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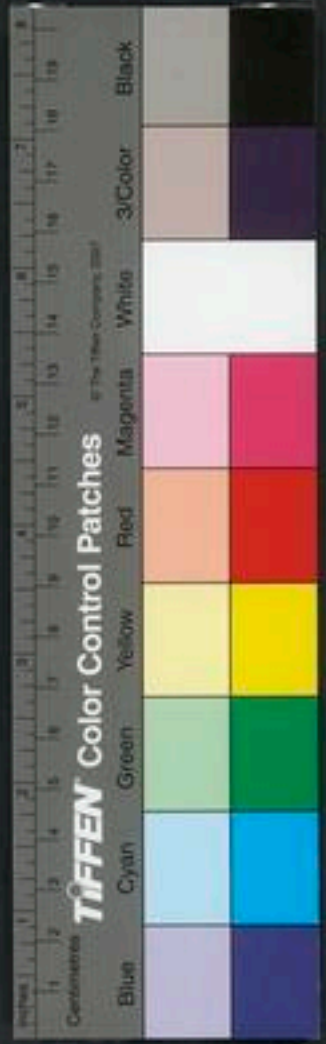
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賈父曰按大食棗者字軍

者字則似有帝乃徵禹還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

數以饑卒徵戰輒不利遂還詣宜陽謝上司徒侯

印綬有詔歸侯印綬建武十三年天下平定功臣

東漢書 鄧禹傳 十六



皆增戶邑定封禹為高密侯○禹內文明篤行淳
備事毋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
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
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顯宗即位以禹
先帝元功拜太傅進見東向臣當北面尊如甚見
尊寵薨謚元侯子訓

互註承制遣使持節命隗囂為大將軍囂延
上書詰闕見魏舉兵漢以發幽州兵漢見舉
寇恂以守河內見寇與賈復並剽甲兵敦儒
學○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並見
得帝與功臣謙語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
祿何所至禹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

帝曰何言之謙卿志行修整何為不掾功曹

並見赤眉暴亂而禹不能定大為赤眉所

散見禹禹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

後世必有興者鄧皇

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

幾也鄧公羸糧徒步方言觸紛亂而赴光武

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

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

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拘邑兵散宜陽視龍章於

終朝視直指及就侯服而卒歲榮悴交而下無

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
闕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為乎



鄧訓 禹茅六子事顯宗

訓字平叔禹茅六子少有大志不好文學顯宗以
為郎中訓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建武三年
上谷太守任典欲誅赤沙烏桓怨恨謀反詔訓將
黎陽營兵屯狐奴以防其變狐奴縣黎陽訓撫接邊民
為幽部所歸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多勢將老
幼樂隨訓徙邊鮮卑聞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
○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
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
代紆為校尉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
三千騎貢又曰校前書皆但言皆第健富強每與
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若施若漢亦時收

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
先欲齎月氏胡訓擁衛稽故謂故也令不得戰議
者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
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
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開城悉驅群胡妻子內之
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因解去由是湟中諸胡漢
月氏胡皆言漢家常欲闢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
恩信開門內我妻子迺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
使君所命訓因發胡兵擊迷唐破之於是綏接歸
附威信大行○訓雖寬中容衆而於閨門甚嚴兄
莽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溫色病卒
官子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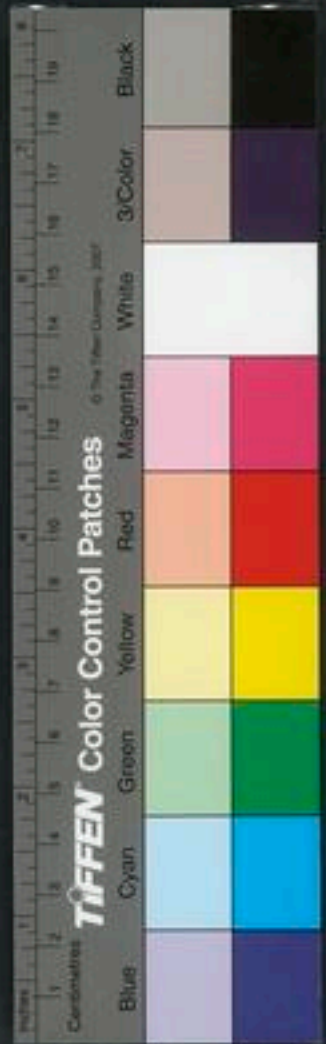


鄧騭訓第于事殤帝安帝

騭字昭伯女弟為和熹皇后延平元年拜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騭也殤帝崩定策立安帝騭謙遜不欲久在內求還第永初元年封騭上蔡侯弟悝業侯騭等辭讓至於五六廼許之時遣元二之灾元二即元也古書字當非盜賊群起騭等崇節儉罷力役推進天下賢士何熙李郃等列於朝廷辟揚震未寵陳禪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元初中悝卒○自祖父禹教訓于弟皆遵法度檢勅宗族閹門靜居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悝先謀立平原王帝追怒悝等免官歸故郡騭與子鳳不食而死○鄧氏自中興後累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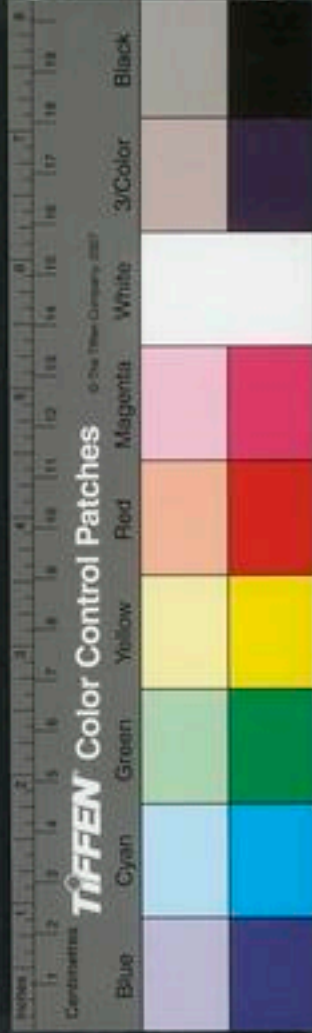
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此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釁後主以至顛沛者其數有可言焉數猶理也其致敗何則思非已結而權已先之外戚之害後主之權勢先於其身不結情疎禮重而枉性後主之權勢先於其身不結情寵方授地既害之後主之權勢先於其身不結情隙開勢謝讒亦勝之悲哉騭悝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



河內孤使蘇茂將兵攻溫恂擊破之自是洛陽震
恐城門晝閉時光武聞未繭破河內有頃恂檄至
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
於是即位時軍食急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
不絕輦駕併駕也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書
勞問○建武二年拜潁川太守封雍奴侯賈復在
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戮之於市復以為
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於寇恂并列將帥而今
為其所陷大夫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
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
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凌足以相當恂曰昔簡相如
不畏秦王而屈於廡頗者為國也區區之趙尚有

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迺勅屬縣盛供具儲酒醪
一人兼二人之饌恂迺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勅
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崇以狀聞帝
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
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喻於是並坐
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三年拜汝南太守
盜賊清靜郡中無事恂素好學迺修鄉校教生徒
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車駕擊隄置而潁
川盜賊群起恂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
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誑誤如聞乘輿
南向賊必惶怖故死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
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迺



留恂○隗囂將高峻據高平第一犒平妖帝遣恂
降之恂奉璽書至荅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
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卒
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殺其
使無迺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
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
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
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
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
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恂經
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明友故人及從
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

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十二年卒謚威侯

論曰

傳稱喜怒以類者鮮

左傳晉范武子將老召其子文子曰吾朝

之喜怒以類者鮮矣而易者察多也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其

惟君子乎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吾於寇公見之矣

贊曰元侯淵謨迺作司徒明啓帝略肇定秦都
勲成智隱靜其如愚子翼守溫蕭公是埒繁兵
轉食以集鴻烈誅文屈賈有副有折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五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六

列傳

馮異 事光武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
子兵法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
共城守為王莽拒漢光武略地攻父城不下屯兵
中車鄉中車鄉在父城界異間出為漢兵所執時異從兄
孝從光武因薦異得召見異曰異願歸據五城以
效功報德及光武為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即開
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為主簿光武徇河北異因
進說曰天下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暴虐百姓無
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五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六

列傳

馮異 事光武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
子兵法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
共城守為王莽拒漢光武略地攻父城不下屯兵
中車鄉中車鄉在父城界異間出為漢兵所執時異從兄
孝從光武因薦異得召見異曰異願歸據五城以
效功報德及光武為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即開
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為主簿光武徇河北異因
進說曰天下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暴虐百姓無
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



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為充飽宜急遣官屬
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遣異乘得撫
循屬縣錄囚徒存蠲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及王
郎起光武自蓊東南馳晨夜草舍舍止至饒陽蕪
蕪亭蕪亭時天寒烈衆皆飢疲異上豆粥明旦光
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至南宮名
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名
火煖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度
滹沱河至信都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異
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
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
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

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為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

軍光武以此多之○因從平河北更始遣李軼宋

鮪守洛陽光武將北徇乃拜異為孟津將軍統軍

河上異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

以知今今長安壞亂綱紀已絕故蕭王跋涉霜雪

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

不足以喻季文誠能亟定大計季文李軼字轉禍為福

在此時矣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

此得度河擊鮪○諸將勸光武即位光武曰我昨

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下席再拜賀

曰此天命發於猜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

異遂上議尊號建武二年封陽夏侯夏音引擎陽在



賊嚴終趙根破之也讀但按文少一軍字○時赤眉
暴亂鄧禹不能定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
勅異曰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
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史士念
自修勅無為郡縣所苦異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
威信弘農群盜皆率眾降

司馬溫公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鋪時繹思
我祖惟求之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
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閩中用是道也豈不美
哉

○三年春拜征西大將軍會鄧禹引歸與異相遇
禹要異共攻赤眉異曰賊眾尚多可稍以息信傾

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電池要其東而
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不從遂戰大

為所敗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歸營收其散卒與
賊約期會戰使壯士殘眼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

日大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
潰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電池

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稅也時眾寇猶威異
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威

行關中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百姓歸心號為
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詔報曰將

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
懼意○六年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



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賜以珍寶
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澹沱河麥飯厚
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
無忘射鉤臣無忘攬車齊國賴之管仲將公中鉤
後魯桓公以管仲為相而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
小臣不忘巾車之恩光武獲其於巾車而故之後諸將為隗囂
所敗乃詔異軍拘邑隗囂乘勝使其將取拘邑異
擊破之於是北地諸豪悉降異上書言狀不敢自
伐諸將或欲分其功帝患之乃下璽書曰征西功
若丘山猶自以為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異哉
薨謚節侯

長子彰嗣彰卒子普嗣有罪國除○永初六年安

帝詔曰昔我先武受命昭假上下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

昭假上下昭明也昭假至也光耀萬世祉祚流衍

垂於罔極予末小子永思追惟勳烈披裔按籍建

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戎至之祀朕甚愍之

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

岑彭 事光武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棘陽王莽時守本縣長

漢兵起攻拔棘陽彭亡歸宛城守漢兵攻之彭舉

城降更始封歸德侯會春陵劉茂起兵彭延從河

內太守韓歆會光武徇河內歆迎降拜彭刺姦大

將軍使督察衆營○光武即位拜廷尉與吳漢等

圍洛陽朱鮪堅守不肯下帝令彭說之鮪曰大司



徒被害時音與其謀音又諫更始無遣蒲王北
伐誠自知罪深彭具言於帝帝曰建大事者不忌
小怨音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
不食言彭復往告音鮪音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
此上彭趣索欲上音鮪見其誠即降○建武二年遷
征南大將軍南擊秦豐豐拒彭於鄧數月不得進
帝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
擊山都音延音後音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
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揚於阿
頭山大破之封舞陰侯○初彭與交趾牧鄧讓厚
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
是讓與江夏武陵交趾太守等相率遣使貢獻悉

封為列侯或遣子將兵助彭征伐於是江南之珍

始流通焉○公孫述遣其將任譚等乘竹單下江

關竹單以竹木為之浮於水遂援荆門橫江水起浮

橋關樓立橫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裝

直進樓船冒突露橈音數千艘音與吳漢賊宮

劉歆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

輸棹卒棹音持音吳漢以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

上書言狀帝報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

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彭延募攻浮橋先

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

急奇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

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彭長驅入江關所



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讓不受百姓大喜爭開
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乘利
攻破平曲述使其將延岑悉兵拒廣漢又遣侯丹
拒黃石彭延多張疑兵使臧宮拒延岑自分兵浮
江下還江州沂都江而上都江成襲侯丹大破之
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
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奔散初述聞
漢兵在平曲故遣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統出延岑
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
所營地名彭山開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
為山奴降夜刺殺彭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
整齊秋毫無犯卬殺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

使迎降會彭已薨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謚
壯侯蜀人為立廟武陽歲時祠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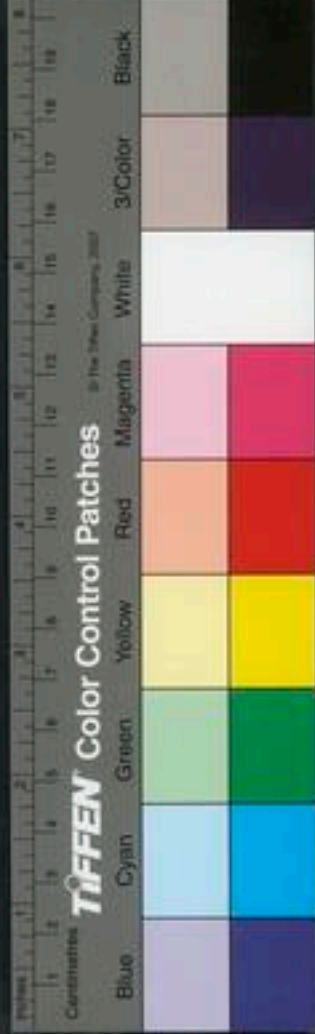
岑熙 彭玄孫

熙尚安帝妹為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叅政事無
為而化視事三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
之枳棘我有蠱賊岑君過之蠱賊狗吠
不驚足下生鬣鬣長毛也含哺鼓腹焉知
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音於

鳥藏許

賈復 事光武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
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



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為縣掾更始歸立
漢中王劉嘉以為校尉復見更始政亂遂辭嘉北
度河及光武於栢人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
亦稱有將帥節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
反光武解左驂以賜之外驂者官屬以復後來而
好陵折等輩調補鄗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
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從擊青犢復被羽先
登將帥為所向皆靡諸將服其勇又北與五
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
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
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
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光武即位拜執金

吾封冠軍侯更始鄧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
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沉吟久之廼
以檄叩地曰鄧最強宛為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
曰臣請擊鄧帝笑曰執金吾擊鄧吾復何憂遂遣
復擊鄧連破之尹尊降盡定其地○復從征伐未
嘗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鎗帝以復敢
深入帝令速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
面之勲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
君之功我自知之十三年定封膠東侯○復知帝
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廼與鄧禹
並剽甲兵敦儒學剽也削帝深然之遂以列侯
託茅復劄數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



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韓固始李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思遇深厚卒謚剛侯子宗

賈宗

宗字武孺甫宗封即墨侯少有操行多智略為朔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弱為居人所僕後不得為吏宗擢用其任職者與邊吏參選將相監司以撻發其姦或以功次補長吏故各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宗兼通儒術每讌見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於前章和二年卒

論曰中興將師立功名者衆矣唯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今彭馮異建

縣兩將之功實為大焉若馮賈之不伐岑公之

義信廼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剋成遠業

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柏人之名遠之以全福

征南惡彭也之地留之以生災帶人縣名高祖

者逆故人也不富而事宣幾慮自有明惑將期數

使之然乎大機竟有實高之事

贊曰陽夏師克實在和德膠東蓋吏征南宛賊

奇鋒震敵遠裔謀國

吳漢事光武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莽末犯法亡命至漁陽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結交豪傑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子顏奇士也可與



計事遂承制拜為安樂令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
心乃說漁陽太守彭寵遣漢將兵而南及光武
於廣阿拜漢偏將軍○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
能以辭自達鄧禹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
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
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鷲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即
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光武北擊羣賊
漢常將突騎為軍鋒數先登陷陳○光武即位拜
大司馬封廣平侯率耿弇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
將周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
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八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
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迺勃然棄劍而起推牛饗

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
不相救非有伏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

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奮鼓而進建軍大

潰○時兩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兩縣屬平

蓋當土種家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

者皆守長罪也迺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

城中五姓大喜即與相率歸降諸將迺服曰不戰

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建武十一年伐公孫述戰

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斬述首傳送洛陽

○十五年復北擊匈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人六

萬餘口置居庸常關以東實又曰按大○漢性疆

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



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
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
攻之具廼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
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錄即
帝諱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
質形於體貌也斤斤察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
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
宅乎遂盡分與昆弟外家○二十年漢病篤車駕
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
無赦而已麗識忠侯

互註世祖即位詔舉可為大司馬者羣臣所
推惟漢及景丹帝曰吳將軍有建大策之勲

廼以漢為大司馬

見景

及發十郡兵幽州牧

苗曾不從漢遂斬曾而發其衆○與公孫述

戰於成都大破之吳漢屠成都見光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
之親諒由質簡而彊力也子曰劉毅未訥近仁
斯宣漢之方乎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
朴忠而見信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
餘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

蓋延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身長八尺虜弓三百斤
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歷郡列掾州從事所在
職辦並中列掾非一王郎起與吳漢同謀歸光



武光武即位以為虎牙將軍封安平侯遣南擊救
倉轉攻酸棗封丘皆拔可無一日之振文下其夏南伐
劉永圍於睢陽夜擄其城入永引兵走延追擊大
破之又與董憲戰或日數合頗有剋獲帝以延輕
敵深入數以書誡之

陳俊事光武

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鄉人江夏郡有鄉也光武徇河
北以為安集掾從擊銅馬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
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斬其渠師而還光武望而
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五校退八漁陽俊言
於光武曰宜令輕騎出城前使百姓各自堅守譬
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賊至無所得

遂散敗光武謂俊曰因此勇者將軍策也○建武
五年琅邪未平乃徙為琅邪太守行大將軍事齊
地素聞俊名八界盜賊皆解散詔俊得專征青徐
俊撫貧弱表有義檢制軍吏不得與郡縣相干百
姓歌之○數上書自請奮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
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徭夏盜賊之虞國家以為
重憂且勉鎮撫之十三年封祝阿侯

臧宮事光武

臧宮字君翁潁川郟人少為縣亭長游傲

諸將稱其勇光武察宮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從破

群賊數陷陳郟敵拜為輔將軍○將兵屯駱越時



公孫述將田戎與岑彭相拒於荆門彭戰數不利
越人謀畔從蜀官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安輪
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四轉出
八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相告以漢兵大
至其渠即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
醢酒宜醢所饗賜慰納之越人由是遂安公孫述將
延岑盛兵於沅水宮晨夜進兵因從擊破之賈
從擊亦進營逼成都宮連督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
兵歷成都下至漢營飲酒高會漢見之甚歡謂宮
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窮
寇難量還營願從它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

不敢近之與漢並滅公孫述封朗陵侯○宮以謹
信質樸故常見任用後匈奴自相分爭帝以問宮
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曰常勝之家難以慮
敵吾方自思之宮乃與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
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
疲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
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
命將臨塞喻告烏桓鮮卑攻其左發天水隴西羌
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黃石
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
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
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



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
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
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
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
欲遠事邊外乎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
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
顧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
者宮永平元年卒謚愍侯

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強人
資附漢之思雖懷璽紆綬跨陵州縣天子朱
古者殊上下情也殊名詭號千隊為羣尚未足
以為此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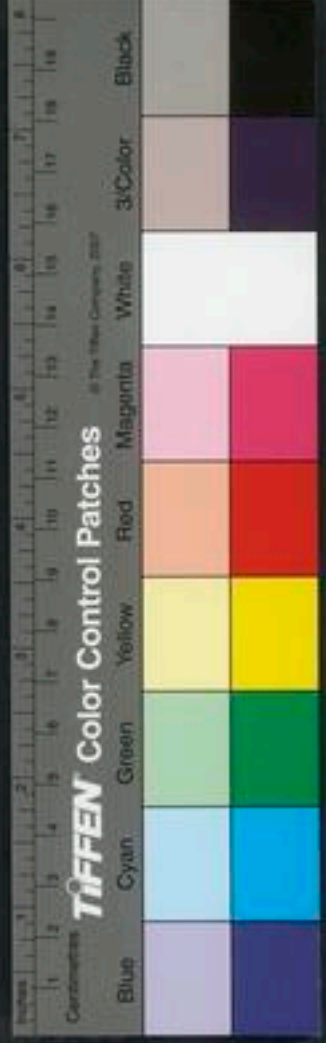
羯喪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斯誠雄心尚武之
幾先志詭兵之日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
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光武審黃石存包桑閉
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辭厚幣以禮匈奴之使
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黥
王之陳乎高祖親擊南王
贊曰吳公鷲強寔為龍驤也電掃羣孽風行巴
梁虎牙猛力功立睢陽宮俊休休是亦鷹揚時

休士

耿弇 事光武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父况以明經為郎學老
子於安丘先生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北人後為朔





調連率

尉試騎士為郡父

少好學習父業常見郡

尉試騎士

為郡父

建旗鼓

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莽敗况自以莽之所置

懷不自安時奔年二十一乃辭况奉奏詣更始以

求自固之宜會王郎起兵邯鄲奔道聞光武在盧

奴乃馳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府有門史人登道

此為門下史加奔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

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奔因從北至前

聞邯鄲兵方到光武欲南歸奔曰今兵從南來不

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奔

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

屬皆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八囊中

八囊也光武指奔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前中亂

光武遂南馳奔走就况因說况約彭寵發突騎合

軍而南及光武於廣阿光武加况與義侯奔等遂

從拔邯鄲光武復以奔等舒為復胡將軍時五校

賊二十餘萬北寇上谷况與舒連破之○更始見

光武威聲曰威乃遣使立光武為蕭王令罷兵時

光武居邯鄲宮晝卧温明殿漢趙王殿也奔入造林

下因說曰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北

據天府之地頌一北字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

下可傳檄而定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

也奔願歸幽州發精兵以集大計光武大悅拜奔

為大將軍北發幽州十郡兵引而南光武即位拜

為建威大將軍封好時侯從幸春陵因請北收上
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東攻
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詔命進封張步
奔率劉歆引兵而東步聞之乃分兵屯祝阿命擊
祝阿拔之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守西安諸郡太
守守臨淄命進軍畫中也名視西安城小而堅臨
淄名雖大而實易攻地勅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
藍聞之晨夜徹守至期夜半命勅諸將皆蓐食起
而會明至臨淄城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
西安命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
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
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

二者也遂攻臨淄拔之入據其城藍懼遂亡歸劇
步乃與重異等兵重攻命先出淄水上與重
異遇突騎欲縱命恐挫其鋒命步不敢進故示弱
以威其氣延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命
營與劉歆等合戰命視歆等鋒交迥自引精兵以
橫突步陳大破之飛矢中命股以佩刀截之時帝
聞命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命曰劇虜
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命曰乘輿且到臣
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歆以賊虜遣君父邪
乃出兵大戰復大破之後數日車駕至臨淄勞軍
帝謂命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
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



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弁因復追步肉袒負斧鑕於軍門也死齊地悉平弁凡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况病弁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皆侍醫藥當代以為榮况卒謚烈侯弁卒謚愍侯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勢則知高祖之廟勝矣淮陰弁決策河北無武之業成矣然弁自剋拔全齊而無尺寸功夫豈不懷懷將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乎三世為將道家所忌代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

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耿國事明帝

國字叔慮慮弁弟父况卒國於次當嗣上疏

以先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有詔許焉為中郎將

時烏桓屢寇外境國素有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

及匈奴莫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款塞

稱藩願扞禦北虜議者以為夷狄情偽難知不可

許國曰臣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許率厲四夷

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開之警警萬世有

安寧之策也策帝從其議

遂立比為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



遠遁中國少事子秉燮

耿秉

秉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之略以父任為郎數上言兵事常以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威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拜駙馬都尉與竇固等伐北匈奴虜皆奔走不戰而還建初元年拜度遠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乍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為死卒謚桓侯匈奴舉國號哭或至黎面流血勞字音反

耿夔事和帝

夔字定公少有氣決永元初為車騎將軍竇憲擊匈奴轉車騎都尉夔父曰按官無車三年憲復出河西以夔為大將軍左校尉將騎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廷斬閼氏名王單于脫亡盡獲匈奴珍寶財畜去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封粟邑侯

耿恭事肅宗

恭字伯宗國舅廣之子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十七年劉張擊車師恭為司馬破降之以恭為戊巳校尉賈父曰按官無車戊巳校尉恭父曰按官無車為一校今節為戊巳校尉恭父曰按官無車後王都金蒲城關

東漢書耿夔傳

卷十七



寵屯前王柳中城恭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
已下皆遣子八侍北單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
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為所歿匈奴遂破
殺後王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傳矢傳
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弩射
之虜中天者視瘡皆涕大驚會天暴風雨隨而擊
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
遂解去○恭以既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廼引兵掘
之匈奴復來攻恭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
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策馬糞汁而飲之
恭謂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
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廼整衣服向井拜

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廼令吏
士揚水以示虜虜以為神明遂引去會救兵不至
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恭食盡窮困廼煮鐵弩
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
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
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誘其
使上城手擊殺之矣諸城上單于怒益兵圍恭關
寵上書求救肅宗遣耿秉屯酒泉遣秦彭王蒙發
兵擊車師攻交河城北虜驚走車師復降廼分兵
二千人迎恭開門共相持澇遂相隨俱歸吏士
素飢困發踈勤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至玉
門唯餘十三人衣履穿缺形容枯槁鄭衆上疏曰



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
鑿山為井煮芻為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卒全
忠勇不為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
以厲將帥及恭至雒陽詔旻奏恭節過蘇武宜蒙
爵賞於是拜騎都尉遷長水校尉副馬防討西羌
○初恭上言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
鴻臚固即其子孫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防屯軍
漢以為威重由是大忤於防李譚承旨奏恭不
憂軍事坐微下獄免官卒於家○耿氏自中興以
後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
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
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漢

羞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潸之無從嗟

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篋於柯盟

夫曹子抗一曰曹沫齊桓公與魯莊公會於柯而盟
與之相如申威於河表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

百死之地也以為二漢當踞高爵宥十世而蘇

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宇戶追誦龍蛇之章以

為歎息晉文公返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

為補一蛇已升天恐終不見處

贊曰好時經武能畫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營

請問趙殿醜酒齊城况舒率從亦既有成國圖

久策分此凶狄耿國驍立日逐王為南單于由



東洽胡情愛單虜迹慙慙伯宗枯泉飛液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六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七

列傳

鮑期 鮑音

鮑期字次况潁川郟人長八尺二寸容貌絕異矜

嚴有威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賊

主盜賊從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中起兵應即光

武趣駕出百姓聚觀誼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

馬奮戰瞋目大呼左右曰趕上行清道也眾皆

披靡披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期先

登陷陳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擣憤復戰遂大

破之貢父曰按續為馬宿汗○王郎滅期說光武

曰河北之境界按邊塞人習兵戰號為精勇今更



東洽胡情愛單虜迹慙慙伯宗枯泉飛液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六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七

列傳

鮑期 鮑音

鮑期字次况潁川郟人長八尺二寸容貌絕異矜

嚴有威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賊

主盜賊從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中起兵應即光

武趣駕出百姓聚觀誼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

馬奮戰瞋目大呼左右曰趕上行清道也眾皆

披靡披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期先

登陷陳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擣憤復戰遂大

破之貢父曰按續為馬宿汗○王郎滅期說光武

曰河北之境界按邊塞人習兵戰號為精勇今更



始失政海內無所歸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衆以順萬人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趨邪光武即位封安成侯○時檀鄉五樓賊入繁陽內黃又魏郡大姓數謀欲反鄴城帝以期為魏郡太守郡界清平督盜賊李熊茅陸謀欲反并城迎檀鄉或以告期期不應者三四期乃召問熊熊叩頭就死期曰為更黨不若為賊樂者可歸往就陸也使更送出城熊行求得陸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賊郡中服其威信拜衛尉期重於信義自為將有所降下未嘗虜掠及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出前書武帝將出必與止地良家子期

於期門故期頓首車前曰古今之戒凌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回輿卒譏忠侯

王霸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世好文法少為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父奇之遣西學長安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貪慕威德願充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遂從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及光武為大司馬以霸為功曹令史曰按

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郡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郡市人皆大笑舉手邪



掄之

說

或文獻手相笑也

音

霸漸據

而還

音

光武南馳至葦沱河侯吏還白河水流

音

漸

漸

音

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

霸詭曰

冰堅可渡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未畢數

騎而冰解

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

也霸謝曰

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離武王白魚之應

無以加此

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擢以濟事殆天瑞

也以為軍

正至信都攻拔邯鄲霸追斬至郎封王

鄉侯

○從平河北霸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飲之

傷者躬親

以養之頌之霸文脫有以字光武

即位以霸

曉兵愛士可任拜偏將軍東討周建於

垂惠蘇

茂將兵救建出兵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

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

軍吏皆曰茂易擊霸曰茂容兵遠來糧食不足故

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一也今閉營休士所謂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不得戰乃引

還營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

○拜上谷太守匈奴烏桓寇盜尤數詔霸與壯茂

治飛狐道即古之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

城三百餘里允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後南

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谷二十餘歲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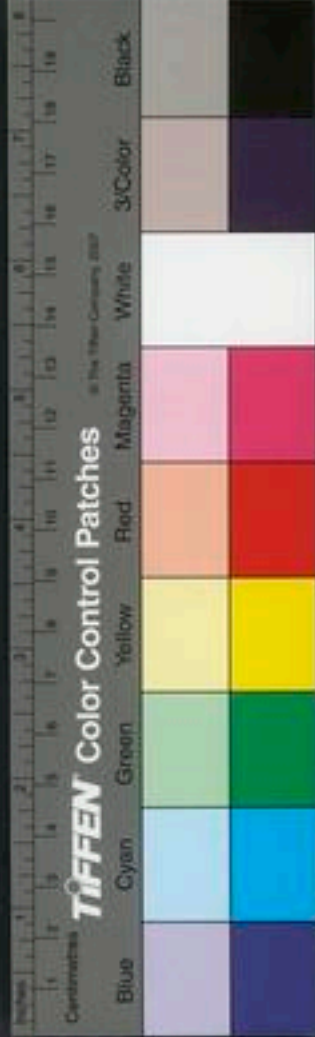
封淮陵侯永平二年卒

祭遵祭側界反

祭遵字冢孫潁川潁陽人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

東漢書三祭遵傳

三



恭儉惡衣服喪母員土起墳光武過潁陽遵進見
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陳
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
令所行也光武乃賞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
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
卿也○從平河北以功封列侯建武二年春拜征
虜將軍定封潁陽侯時潁郡太守張豐舉兵反四
年遵與朱祐耿弇俱擊之豐切曹孟宏公執豐
降初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
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
玉璽遵爲椎破之乃知被詐仰天嘆曰當死無所
恨諸將皆引還○六年與耿弇等伐公孫述時隗

囂不欲漢兵上隴辭說解故解故謂解脫使其將

王元拒隴坻遵進擊破之九年春卒於軍○遵爲

人廩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

財身衣韋綺布被夫人裳不加緣緣作帝以是重

焉喪至河南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博士范升

上疏書昔高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

錄勲臣頌其德養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八門

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冊書鐵券傳於無

窮陛下以至德受命封賞功臣同符高祖臣竊見

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

坻上深取略陽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

知有軍言不侵擾清名聞於海內廩白著於當世身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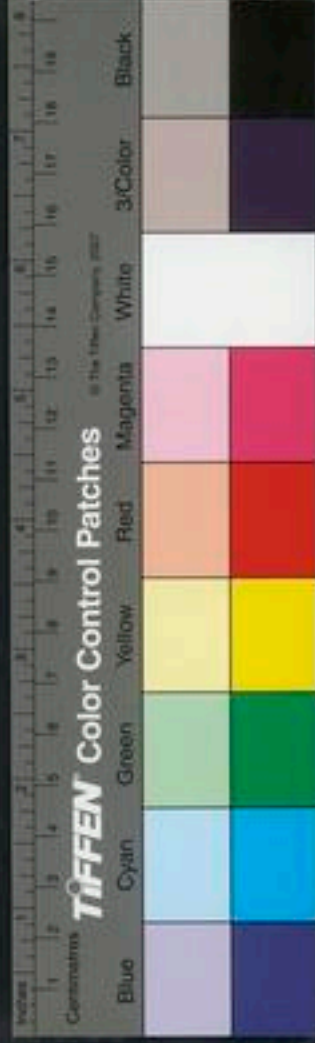


奇衣家無私財自以身任於國不敢畜生臨死問
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為將軍
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雅歌謂歌
雅詩也
又建為孔子文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
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臣愚以為宜
論叙衆功詳按謚法以禮成之謚成侯其後會朝
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
之見思若此從弟彤

祭彤 事光武顯宦

彤字次孫早孤以至孝稱遇天下亂野無煙火而
獨在家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畏
之光武初以遵故拜為黃門侍郎常在左右及遵

卒無子帝傷之以彤為假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
奉祠之彤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為第一
遷襄贛令贛音時天下未平盜賊公行彤至誅破
奸猾襄贛政清璽書勉勵○時匈奴鮮卑及赤山
烏桓連和彊盛數入塞帝以彤為能拜遼東太守
至則勵兵馬廣斥候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
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彤以三虜連和卒
為邊害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
鮮卑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其後偏何
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劫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
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
自劫即擊匈奴斬首詣郡其後匈奴衰弱邊無寇



警鮮卑烏桓並八朝貢○彤為人質厚重毅體貌
絕衆撫夷狄以恩信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永
平元年偏何擊赤山斬其魁帥持首詣彤彤之威
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
束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徵為太僕彤
在遠東幾三十年衣無羔裘顯宗美彤清約賜錢
百萬帝嘗以為可屬以重任從東巡狩過魯坐孔
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
吾之禦侮也孔子曰吾得由也○後伐北匈
奴坐遠邇下獄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歐血死臨
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死誠慚恨義
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薄上所待賜物帝雅

重彤方更任用嗟嘆久焉鮮卑烏桓追思彤無已
每朝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遠東吏人
立祠奉祭焉

互註啓匈奴之權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
薦功祖廟勒勳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見漢書
威襲北方聲行海表見東

論曰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
倫不能過也且臨守徧海政移獮俗類古猛及
徵人請符以立信徵人請符也胡貉數級於郊
下至乃卧鼓遼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
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而一肯之故反音
以致感憤惜哉畏法之敝也畏猶



贊曰期啓燕門霸水漳河祭遵好禮臨戎雅敬
彤抗遠左邊廷懷和

任光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更始以光為信都太守王
郎起郡國皆降獨光不肯發兵城守世祖自薊還
狼狽不知所向聞信都為漢拒邯鄲即馳赴之光
聞世祖至大喜即開門與李忠萬倍率官屬迎謁
世祖拜左大將軍光多作檄文遣騎馳至鉅鹿界
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旬日之間兵衆大盛因攻
城邑遂屠邯鄲封阿陵侯

任隗事和帝

隗字仲和光子少好黃老清靜寡欲所得奉秩常

以賑郵宗族收養孤寡章和初拜司空隗義行內
修不求名譽而以沈正見重於世和帝即位竇憲
秉權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懾隗獨與司徒
袁安同力畢力持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

互註竇憲北擊匈奴隗諫以為匈奴不犯邊
塞而無故勞師遠涉非社稷之計

李忠

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州黃今萊州元始中以父任為

郎以好禮修整稱王莽時為新博屬長莽改信都

任光同奉世祖世祖自解所佩綬以帶忠因從攻

下屬縣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惟忠無所掠世



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色黑馬○王即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忠母妻時寵等從忠為校尉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心其辱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效命誠不敢內顧宗親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封中水侯縣屬○遷丹陽太守時海內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招懷降附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

歲間流民占著者著直五萬餘口三公奏課為天下第一

萬脩

萬脩字君游扶風茂陵人更始時為信都令與太守任光都尉李忠迎世祖拜偏將軍從平河北封提里侯

邳彤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為王莽和成卒正為莽和成彤為

辛以

正彤

世祖徇河北彤舉城降王即起使其將徇

地所到縣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從薊還失軍欲至信都乃選精騎迎世祖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



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嚮應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遂震燕趙之地况明公奮二郡之兵揚嚮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通鑑考異曰范書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後大將軍○常從戰攻信

都復反為王郎捕繫彤父冝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遣將攻拔信都彤家屬得免封靈壽侯

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切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昭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延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八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邯鄲之廷對其為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斯近之矣

劉植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王郎起植聚兵據昌城



聞世祖從薊還，開門迎世祖，以植為驍騎將軍，從平河北，封昌城侯，討密縣賊，戰歿。

耿純

耿純字伯山，鉅鹿家子。人更始拜騎都尉，令安集。趙魏會世祖至邯鄲，純即謁見世祖，深接之。會王郎反，世祖自薊東南馳，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奉迎。時邯鄲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心，乃燒其廬舍。世祖問故，對曰：「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以聚人者也。徒以恩德懷之，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猶恐宗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絕其反顧之望。世祖歎息，從平邯鄲，又破銅馬。世祖即位，封高陽

侯。後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備位列將，爵為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効。」帝笑曰：「卿既治武，復欲修文邪？」純拜求郡。太守視事數月，盜賊清寧，居四歲，坐免。○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少數千隨車，駕馭泣曰：「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冑為軍吏耳，治郡廼能見思，若是乎？」封東光侯。卒，謚成侯。

互註：諸將上尊號，光武不聽。純曰：「士大夫從

大王於天石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不正號位，恐士大夫絕望，則有去歸之思。」光武深感其言。見光武記。

朱祐

朱祐

朱祐

朱祐

朱祐

朱祐

朱祐

朱祐

朱祐

朱祐

朱祐

朱祐

朱祐

朱祐

朱祐

宋祐字仲先南陽宛人少孤歸外家劉氏往來春陵世祖親愛之及世祖討河北以為護軍祐侍讌從容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世祖曰召劉姦收護軍祐乃不敢復言從征河北常力戰臨陳世祖即位拜建義大將軍○祐為人質直尚儒學將兵率衆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以此怨之建武十三年封鬲侯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為公帝即施行又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後從其議○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

後
矣皆

第帝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

景丹

景丹

字孫卿馮翊櫟陽人王莽時舉四科

有德有言有行

通文丹

以言語為固德侯相更始立為上谷長

史與寇恂等將兵歸世祖拜偏將軍從○王郎將

兒宏等少兒反縱突騎破之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

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邪世祖即位詔舉可

為大司馬者羣臣所推唯吳漢及丹帝曰景將軍

北州大將軍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大策之勲

舊制驃騎將軍官與大司馬相兼也乃以漢為大

司馬丹為驃騎大將軍封櫟陽侯帝謂曰今關東



故王國維數縣不過櫟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會陝賊攻破弘農母時病帝以其奮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八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將軍威重卧以鎮之足矣毋不敬辭乃力疾拜命將營到郡十餘日薨魏書

王梁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為孤奴令與吳漢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野王令世祖即位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帝以野王衛之所徙魏書梁於野王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於是擢梁為大司空擊赤眉別校降之擊五校

破之八為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有司劾奏之以為濟南太守定封阜成侯

杜茂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初歸光武於河北即位拜大將軍擊五校於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保三郡清靜道路流通詔茂屯田晉陽以備胡寇時盧芳與匈奴連兵寇邊因發邊卒築亭候修烽火等城邑稍稍來降芳遂亡八匈奴封參議侯

馬成

馬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世祖拜揚武將軍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



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
十里一侯帝以成勤勞徵還邊人多上書求請者
復遣成還屯及南單于保塞北方無事封全侯

劉隆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宗室也聞世祖在河內
追及於射犬拜誅虜將軍討李憲守南郡太守時
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詔下
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
右侵剋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
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
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
於長壽街上得之也帝怒時顯宗為東海公年

十二在帷後言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
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
乃實首服如顯宗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
隆坐徵下獄免為庶人○明帝以中郎將副馬援
擊交趾封長平侯吳漢薨隆行大司馬事奉去自
守視事八歲上將軍印綬三十年定封慎侯卒謚
靖侯

傅俊

傅俊字子衛潁川襄城人世祖徇襄城俊以縣亭
長迎軍拜為校尉從破王尋等封昆陽謚威侯

堅鐔

堅鐔字子伋潁川襄城人為郟縣吏世祖討河北



戎薦鐔者因得召見拜偏將軍從平河北即位拜揚化將軍與萬脩徇南陽諸縣而董訢反宛城鐔乃引軍赴宛逆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關而入訢棄城走鄧奉反新野時萬脩病卒鐔獨孤絕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鐔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每急輒先當矢石身被三創以此能全其衆封合肥侯

馬武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更始拜振威將軍與謝躬共攻王郎及世祖拔邯鄲請躬及武等置酒高會既罷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曰驚怯無方略世祖曰將軍久將

習兵豈與我掾史同哉武由是歸心及躬誅死武馳至射犬降因從擊羣賊武常為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故遂破賊帝後與功臣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將祿何所至乎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為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為人嗜酒闕達敢言時醉在御前而折同列言其長短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編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



誅譴者

互註撫鳴劍而抵掌志馳伊吾之北矣見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

未知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

命亦各志能之士也配之詳議者多非光武不

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

深蓄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

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

桓世際先趙之同列文朝先可謂兼通矣

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

起其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

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

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羗戮

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

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

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間委身草莽者亦何

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

鄧之高勲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

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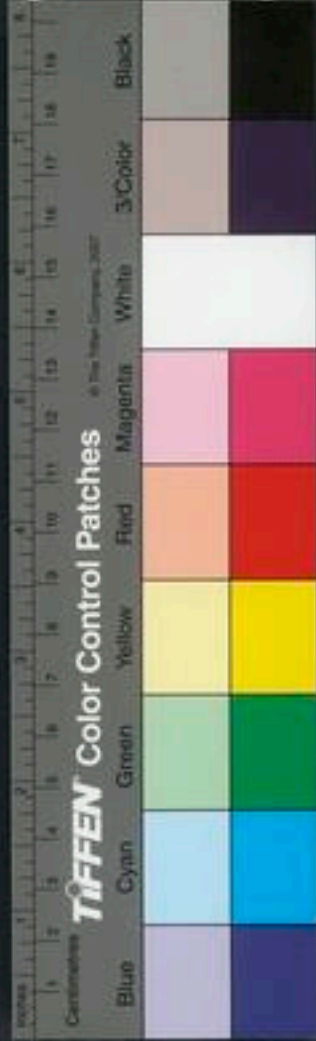
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

傷已甚格正也以上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枕

情則違廢禁典遜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

未賢參任則群心難塞並列則其敬未遠不得

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



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張良曰陛下起布衣當天下賢俊不取而郭伋亦讓南陽多顯州武以侯為善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畝盡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等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高密侯鄧禹 廣平侯吳漢 膠東侯賈復

好畤侯耿弇 雍奴侯寇恂 舞陽侯岑彭

陽夏侯馮異 馬侯朱祐 潁陽侯祭遵

櫟陽侯景丹 安平侯蓋延 安成侯鮑期

東光侯耿純 朗陵侯臧宮 揚虛侯馬武

慎侯劉隆 全椒侯馬成 阜成侯王梁

祝阿侯陳俊 參邊侯杜茂 昆陽侯傅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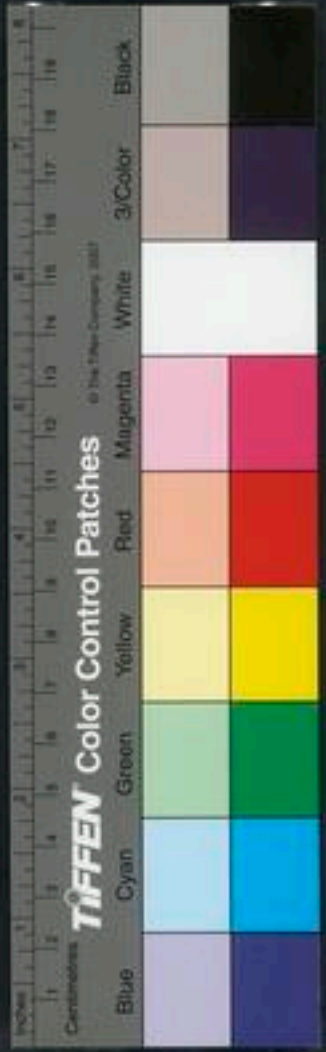
合肥侯堅鐔 淮陵侯王霸 阿陵侯任光

中水侯李忠 槐里侯萬脩 靈壽侯邳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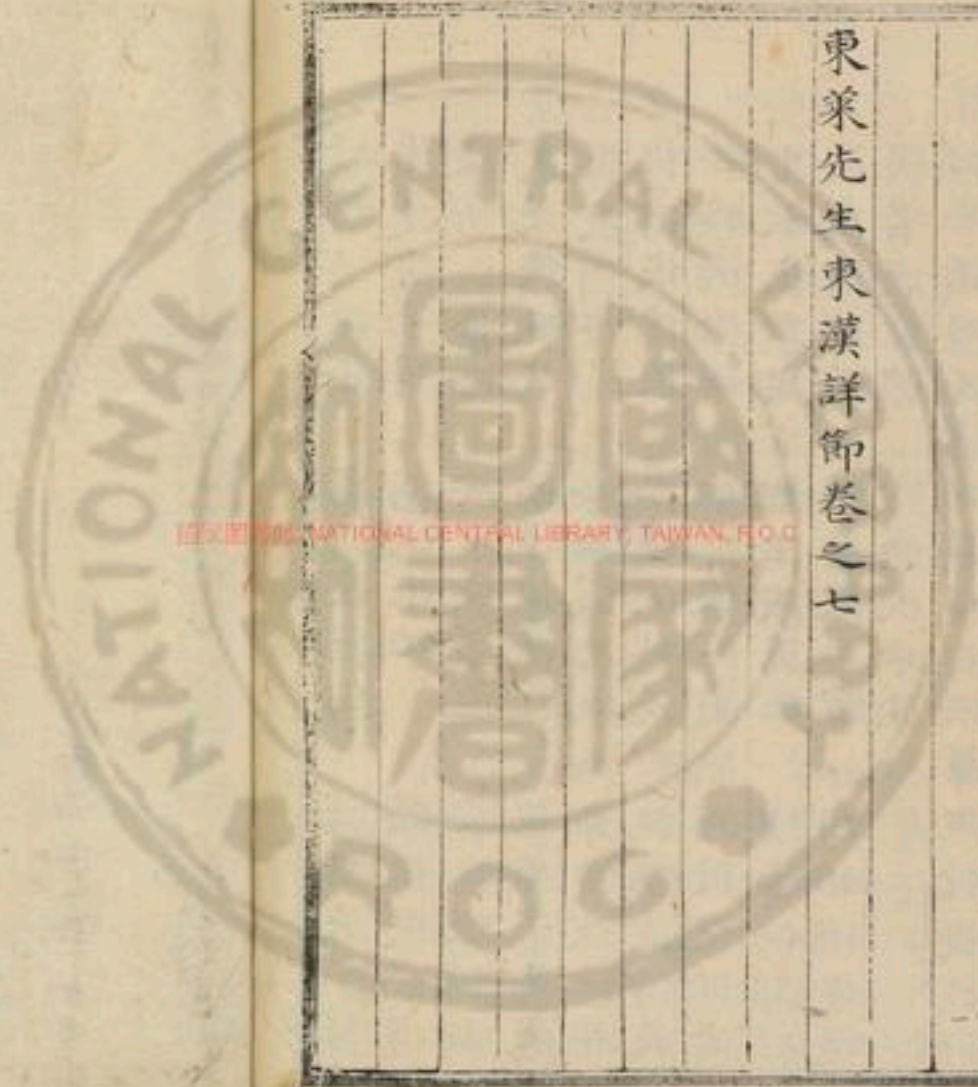
昌成侯劉植 山桑侯王常 固始侯李通

安豐侯竇融 宣德侯卓茂

贊曰帝績思又庸功是存有來羣后捷我戎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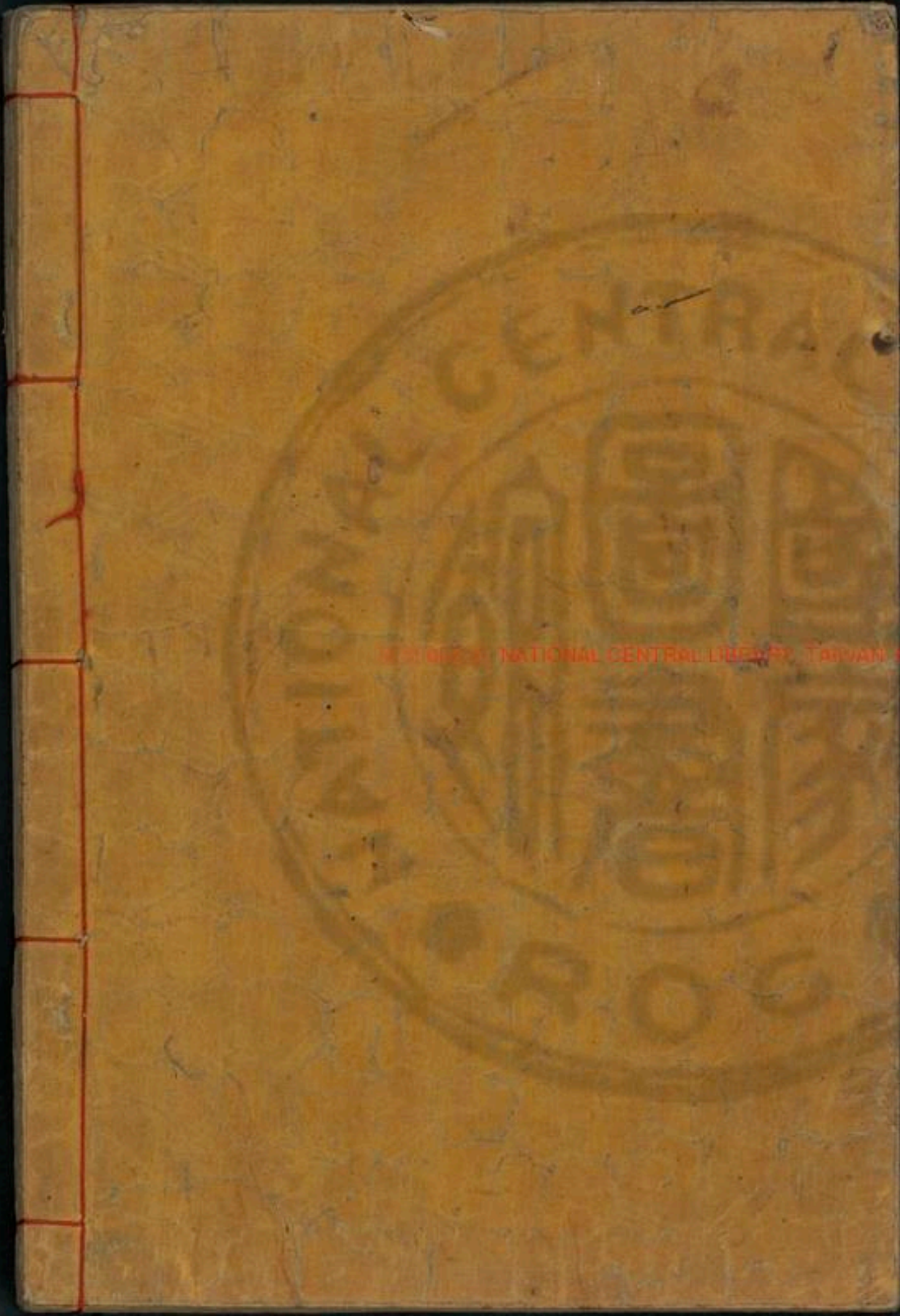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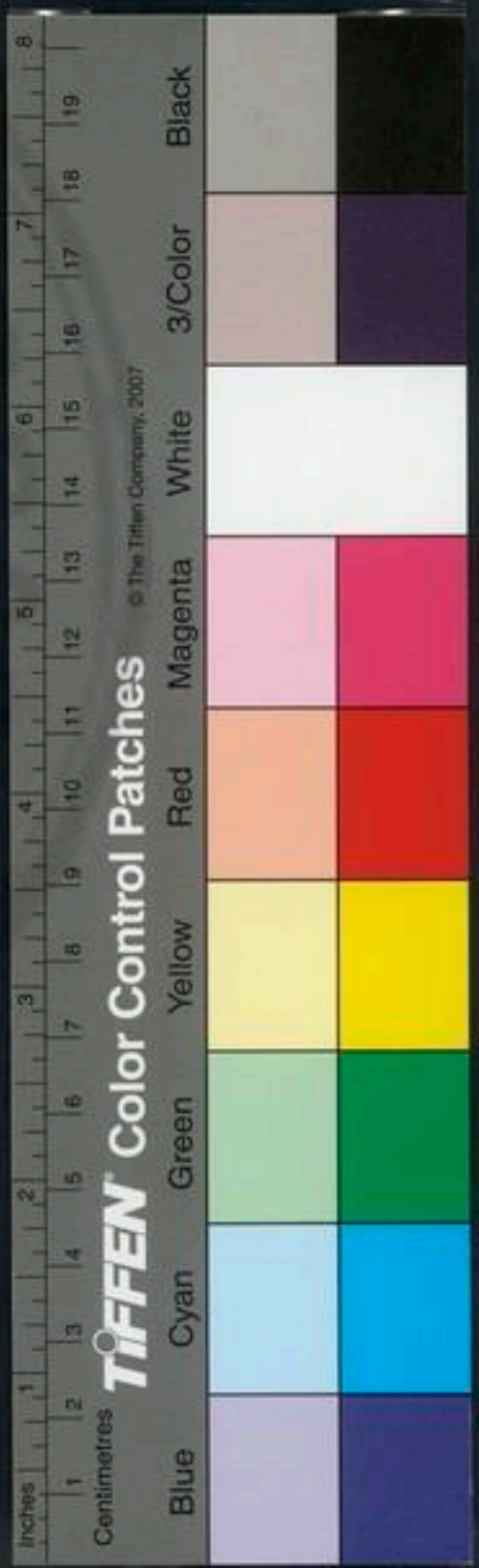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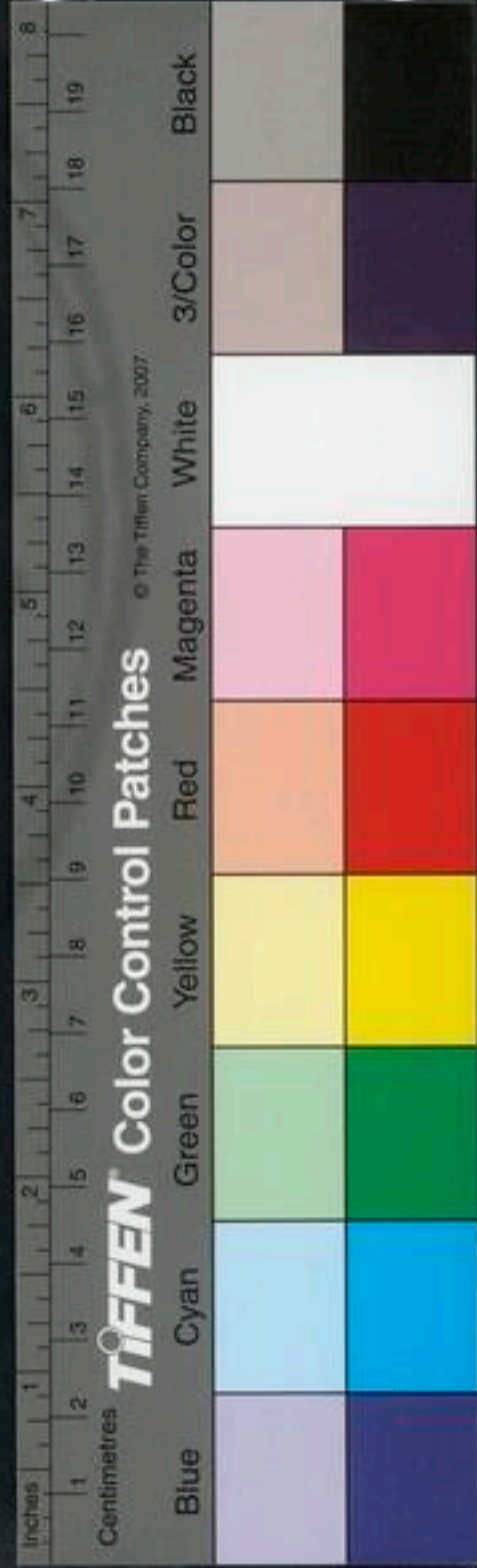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七史

魯丕	魯恭	卓茂	馬稜	馬嚴	馬防	馬廖	馬容	馬援	竇章	竇憲	竇固	竇融	魏霸
宣秉	韋彪	牟融	趙燾	馮勤	郭賀	蔡茂	宋弘	韓歆	侯霸	伏隆	伏湛	劉寬	張湛
申屠剛	馮豹	馮衍	桓譚	趙典	鄭均	承宮	吳良	范遷	郭丹	杜林	王良	王丹	鮑永
王堂	廉范	張堪	孔奮	杜詩	郭伋	襄楷	郎顛	楊厚	蘓竟	郅恽	鮑德	鮑昱	蘓章
梁統	周章	鄭弘	虞延	馮魴	朱浮	陰興	樊準	樊宏	陸康	賈琮	羊續	蘓不韋	梁竦
張霸	汝郁	司馬均	賈逵	陳元	范升	鄭眾	鄭興	鄭玄	曹褒	張純	梁冀	梁商	張楷
劉平	楊璇	度尚	馮緄	滕撫	法雄	張宗	丁鴻	桓彬	桓典	桓郁	桓榮	張陵	王望
				班彪	班固	趙咨	蔡順	周磐	劉愷	劉般	江革	淳于恭	趙孝

十七史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八

列傳

竇融 字光武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早孤以任俠為名莽末為汝水將軍莽敗融以軍降更始為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於是辭鉅鹿圖出河西乃得為張掖屬國都尉融即將家屬而西既到撫結雄傑豫輯羌虜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議曰今天下擾亂河西爭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議既定而各謙讓咸以融



世任河西為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當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匈奴保塞羌胡皆震服親附融遙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外頓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說河西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年遣劉鈞奉書獻馬帝賜融重書因授融為涼州牧重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之情會囂反遣司馬席封聞行通書帝復賜融書所以慰籍之甚備融既深知帝意乃與囂書責讓之囂不納融乃

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既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以外屬國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帝尚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慙誠孰能如此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八年車駕西征隗囂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與大軍會高平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儀適是時軍旅代興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帝聞融先問禮儀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以殊禮遂共進軍囂眾大



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詔以安豐陽泉蓼安安
風四縣貞父曰景文多安封融為安豐侯融以久
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報曰吾與將軍如
左右手耳數執讓退何不曉人意及龍屬平詔融
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
兩馬牛羊被野引見就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
月拜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
右每召會進見容顏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
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帝不許二十
年坐免二十三年行衛尉事實氏一公兩侯三公
主四二千石相與並時親戚功臣莫與為比融在
宿衛十餘年卒謚戴侯弟友之子固

互註

昔在西州甚得卷胡腹心

先秋

論曰

竇融始以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中拔及

拔卒亦首彭以授天隙拔會天遂蟬蛻王侯之

專言去微至音終膺御相之位此則微功趨勢

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逸權寵恂恂似

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

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竇固

竇固字孟孫少以尚公主為黃門侍郎好覽書傳
喜兵法貴顯用事繁父友封顯親侯顯宗時天下
又安欲遵武帝故事擊匈奴道西域以固明習邊
事拜奉車都尉出酒泉塞固至天山擊呼衍王



其說因以為故 追至蒲類海留吏士屯伊吾盧城
明年復出玉門擊西域遂破白山降車師在邊數
年羌胡服其恩信東觀記曰羌胡見客炙肉木煎
之於固饑為喘不誠肅宗微為大鴻臚固久歷
大位甚見尊貴賞賜租祿費累巨億而性謙儉愛
人好施士以此稱之卒謚文侯

互註馬援謂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
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見馬援傳

竇憲

竇憲字伯度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為皇后拜憲
侍中弟篤黃門侍郎兄弟親幸貴寵日盛莫不畏
憚憲恃宮掖聲氣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

沁水公主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

問憲憲陰喝不得對陰喝猶壅塞也陰於禁反後

發覺帝怒召憲功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
用愈越高指鹿為馬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
哉國家棄憲如孤雛尚鼠耳憲懼后為毀服謝乃
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絕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司馬溫公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

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為馬善矣然卒不

能罪憲則奸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惡

在不知其奸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
之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為奸而上不之知猶
有所畏既知而不能改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



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憲內幹機密幹古出宣詰命

性果急匪眈之怨莫不報復報復初永平時

謁者韓紆當考劾父勲獄當考憲遂令容

斬紆子以首祭勲冢齊瑒王子都鄉侯暢齊瑒王子

升孫章得幸太后憲懼分宮省之權遣容刺殺暢

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

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耿种為

副出塞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單于遁走

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鞬海於是日逐等率眾降

者二十餘萬人憲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

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年秋

七月有漢元舅曰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

麓尚書注曰麓錄也惟清緝熙乃興耿种述職巡

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端虎之士端山神獸形

羗駟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輻蔽路萬有

三千餘乘勤以八陣位以威神玄甲耀日鐵甲也

漢斬溫禺以繫鼓血尸逐以染鏑溫禺尸逐皆然

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

域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

涿郡跨安侯木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

東漢書

卷五



龍庭

會龍庭祭其地見神今皆其地之

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

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天聲雷震之聲甘泉賦茲

所謂一勞而久逸誓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

石昭銘上德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長勳凶

虐兮截海外奠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竭

神丘即無名山也方者謂之碑負者熙帝載兮振

萬世憲乃班師而還遣梁詛奉金帛遺北單于宜

明國威單于拜受乃遣弟奉貢入侍南單于於漠

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

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拜憲大將軍封憲寇

軍侯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

牙鄧疊郭瓚為心腹班固傳毅之徒皆置幕府以

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由是朝臣震懾望風

承旨鄧疊與憲女壻郭舉皆相交結出入禁中遂

共圖為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中常侍鄭眾定議

誅之捕疊舉下獄誅收憲印綬遣就國迫令自殺

互註秉權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懾任

傳肅宗謂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

之好龍也試請見之憲徒履迎門揖為上容

見崔北擊匈奴素安等上書以為匈奴不犯

邊而無故勞師非社稷之計見擊匈奴有

功還為大將軍威振天下見憲兄弟專總

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官





而已見宦者傳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

涉經學上疏薦桓郁宜令入教授以崇奉朝

見杜論曰衛青霍去病資彊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

國耗太半矣而猾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

豈非以身名自終邪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

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鞬之

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

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業以降其實也降猶是也

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

幄之間非復搜揚側陋選衆而登也當青病奴

僕之時高青本平陽公竇將軍念咎之日謂太

主家宜所生竇將軍念咎之日後閱

官之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謂為廷曰夫

何意裂膏腴享榮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

虎不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

就煨燼者亦何可支哉

竇章 融文孫

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

推薦融與章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

居貧蓬戶蔬食躬勤孝養然講讀不輟太僕鄧

康聞其名出之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

焉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老子

賦史復為註下史曰方研此文康遂薦章入東觀

為校書郎順帝初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

東漢書 竇章傳

入掖庭為貴人擢章屯騎都尉章謙虛下士收進時輩甚得名譽

贊曰惘惘安豐亦稱才雄提挈河右奉圖歸忠孟孫明邊伐北開西先憲實空漠遠兵金山聽笳龍庭鏤石燕然遠移鐵雖則折鼎玉璽以宣

馬援事光武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為氏張為張者志能援三况余負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為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况歛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况卒援行服暮年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

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家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貨財產貴能施賑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及莽敗避地涼州隗囂以為綏德將軍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閉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威陳陞衛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反修飾邊幅若布帛綉如偶人形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曰卿遊遊二

帝問今見卿使人大慙拔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
擇臣臣亦擇君矣臣前至蜀述陛戰而後進臣臣
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剗客姦人而簡易若是東觀漢記
初到勅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帝笑曰卿非剗
德殿南庭下但積坐故云簡易也客顧說客耳拔曰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
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歸冀問京師得失援
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才明勇略非
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關達多大節略與
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化驚曰卿謂
何如高帝援曰不知也高帝無可無不可
致堂胡氏曰無可無不可孔子自謂之也以五
字為文當渾全以求其意不當分析而求其義

設有人焉絕世離俗無一可者有是理乎有之
而美亦孤介一隅之士耳設有人焉和光同塵
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美亦委隨苟合
之人耳謂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謂聖
人無不可而無可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常而行
之實未易蓋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盛仁
熟自然發諸言語非可以淺心小智窺非可以
常才近用到也故聖人有同是道者堯舜文王
而已矣後世欲狀人之道儼不泥者必曰無可
無不可窮究要歸則繞是謂之無不可耳援亦
總於衆所常談不嘗深考仲尼之微旨不足惟
也學者則不當爾矣



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置不憚曰如
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遣子恂入質援因得
家屬隨恂歸洛陽○會翼用王元計意更狐疑援
數以書責翼翼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嗣乃
上疏願詣行在所陳賊翼之術帝召援計事援具
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采游說翼將高峻
任禹之屬為陳禍福以離翼友黨劉曰案文
及當作文○八
年帝自征翼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
援因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
從道徑往來分折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
中矣明旦遂進軍翼衆大潰自莽末西羌寇邊入
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虜有采餼奏言隴西侵殘

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拜援隴西太守援擊破先
零羌於臨洮○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
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
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為害
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令悉還
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
起塢候塢小障也字或
第一古反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
樂業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日賁文
按
此不成文理當云
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
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
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
黠羌欲誅距從之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



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狄道長詣門請開城發兵援
時與賓容飲笑曰燒虜何敢犯我燒虜即也後稍定
郡中眼之○視事六年徵入為中郎將初援在隴
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以為
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更其表言帝從之天下賴
其便○援為人明鬚髮眉目如畫關於進對尤善
述前世行事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
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交
趾女子徵側反徵側反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為王拜援伏波
將軍南擊交趾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十
八年軍至浪泊上與賊戰數敗之斬徵側傳首洛

陽封新息侯乃擊牛醴酒醴酒所勞饗軍士從容謂

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

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周禮車人為車御

款段馬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

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

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貢父曰案文

仰視飛鷲跼跼墮水中跼跼卧念少游平生

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

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援擊

徵側餘黨嶠南悉平嶠南悉平

界援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漑以利其民

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

東漢書 馬援傳 十一



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

駱青越二

十年秋振旅還京師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

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

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

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臣常師

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甄有驗效臣愚

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

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

時善相馬者東門京東門姓也鑄作銅馬法獻之

有詔立馬於魯班門更名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

鞞中鞞音反居中帛氏口藍謝氏脣髻丁氏身中備

此數家骨相以為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

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初援軍將

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異名有計謀於坐賀

援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

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能卧床上

在兒女子手中邪異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援

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

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

災固亦幾不免○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

下援不答松去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

大人奈何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統統又雖貴

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劉尚擊

武陵五溪蠻夷在嶺南深入軍沒援因請行



時年六十二帝怒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
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
曰嬰雖老矣是翁也遂遣援征五溪初軍次下雋
及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
則塗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
不如進壺頭搯其喉咽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
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
病遂困乃穿崖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
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
舒與元弇書曰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
古以是失利弇得書奏之帝乃使梁松責問援會
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怒追收援印

綬○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許史而通輕俠客援

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

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

短安是非正法時政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

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

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衿交社也詩云親其大婦人之禱

今之香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

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

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

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

効也効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

尚類鶩者也効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



謂盡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
將下車輒切蓋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
願子孫効也○初援在交趾常憚意故實用能輕
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意故實大援欲以為種軍
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
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
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同郡未勃上書曰
援謀如涌泉執如轉規南渡江海僵死軍事名滅
爵絕國土不傳臣竊傷之夫明主矚於用賞約於
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
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書奏報歸田里勃年
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无况勃衣方領能矩步辭

言嫺雅

嫺音

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慰援曰朱勃

小兒速成

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及援

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永平初援女立

為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

雲臺在南海也宮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

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四子廖防光

客卿

馬客卿

客卿幼岐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外若
訥而內沉敏援甚奇之以為將相冠故以客卿字

馬

張氏名卿字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遊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

東漢書

馬客卿傳

十四



千時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為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見人之謂智自見之謂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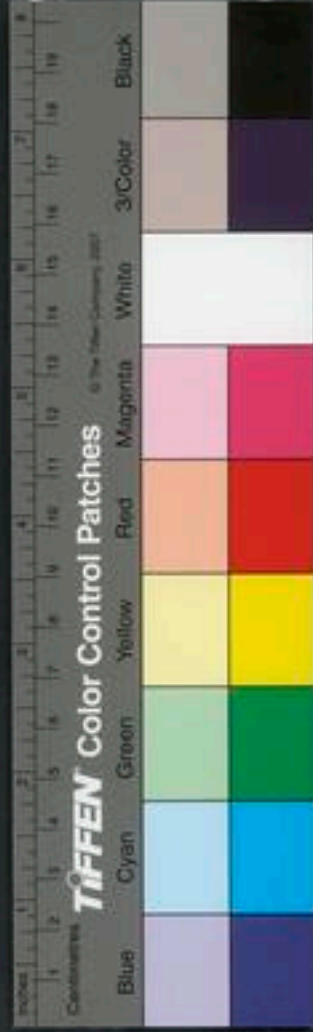
馬廖 字顯宗

馬廖字顯宗以父任為郎顯宗崩受遺詔典掌門禁遂為衛尉時太后躬履節儉廖慮義業難終上疏以勸成德故曰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侈費不息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

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賈父曰未幾則不官更有後字及本字是後字也雖更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勗太后深納之○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勢有司奏封廖累讓不得已遂受封為順陽侯

互註謹篤自守不訓諸子楊終一書戒之廖不聽後坐誅見傳

馬防 字叔宗



馬防字江平(肅宗)拜車騎將軍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數言故事多見採用是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子鉅當冠肅宗親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防兄弟貴盛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曲之節度比諸郊廟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有司奏防奢侈踰僭坐免

馬嚴

馬嚴字威卿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因交結英賢京師大人咸器異之弟敷字孺卿亦知名俱居鉅下三輔稱其義行號曰鉅下二卿肅宗即位拜中丞冬日食嚴上封事曰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

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無功不黜則陰威陵陽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為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為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不即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恭吏罪於是宰府習為常俗更共罔養依制也以崇虛名宜勅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如此綏御有體災眚消矣帝納其言拜陳留太守嚴下車明賞罰發姦惡郡界清靜

馬稜



馬稜字伯威拔族孫舉孝廉章祀元年遷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饑奏罷鹽官以利百姓賑貧蠲薄賦稅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東觀記曰

稜在廣陵增入江海化爲黃城

贊曰伏波好功爰自冀隴南靜略越西屠燒種

徂年已流壯情方勇明德既升家祚以興廖之

三趣防逆驕陵左大傳曰宋王考司三命而

亦與余欽梅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父祖皆至郡守茂習詩禮及悉美完極師法稱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

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爲長者嘗出行有人認其馬

茂心知其謬嘿解與之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送

馬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遷密令勞

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

而不忍欺之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謂部

所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

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

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

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

言耳茂曰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

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

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



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於是人納其訓更懷其思○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捨遺平帝時天下大蝗獨不入密縣界及莽居攝病免歸郡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茂為侍中祭酒知更始政亂乞骸骨歸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固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嗾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斯固倥偬不暇給之日也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

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闕立館何異哉於是
蘊憤歸道之實越關阻捐宗族以排金門者眾
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怨率斯
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魯恭 字仲康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世吏二千石祖父匡王

莽時為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

匡說六經之法以窮工尚故曰權數

父卒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踊不絕聲禮

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丕俱居大學習魯詩聞

戶講誦絕人間事為諸儒所稱肅宗集諸儒於白

虎觀恭以經明得名與音其議拜中牟令恭專以

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



能決恭為平理由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
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勅令歸牛
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
去亭長乃慙悔還牛於是吏人信服郡國螟傷稼
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親具不實使仁恕掾
肥親往廩之廩祭也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
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
雛親瞿瞿又然而起與恭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
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
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
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遭母喪
去官吏人思之和帝初拜為魯詩博士由是家法

學者日盛遷光祿勳選舉清平莫能枉其正永初
元年復拜為司徒初和帝未下令冬秋得按驗簿
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為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
疏曰舊制至立秋乃行簿刑臣愚以為決獄按考
皆以立秋為斷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
後論者互多駁異恭議曰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
緩死可令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後率施行恭選
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眷舊大姓或
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

互註以誠信篤誠使人不欺見前

魯丕 事章帝



魯石字叔陵性沉深好學杜絕交游不答候問之
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不忤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
為當世名儒建初元年舉賢良方正遷新野令州
課第一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有餘人關東號之
曰五經復興魯叔陵○後遷中散大夫時賈逵薦
丕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召見諸儒丕與賈逵
等難事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
已出不得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
也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翳堯以言得
罪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再遷
為侍中卒於官

魏霸 事和帝

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句音世有禮義霸少舉孝
廉和帝時為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為政掾史有
過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
它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譖訟遂息

劉寬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
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
頭謝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
謝之州里服其不校延熹八年拜南陽太守溫仁
多恕常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
用箠鞭罰之示辱而已每行縣止息亭傳引學官
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



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熹平中為太尉靈帝頗好學藝每見寬常令講經
寬常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
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
略嗜酒不好盥浴謂音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
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灑汗朝衣寬神色不
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
者

互註

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

見前史傳

贊曰卓魯款款情愬德薄仁感昆蟲愛及胎卵
寬霸臨政亦稱優綏

伏湛 事光武

伏湛字惠公琅琊東武人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
濟南伏生也父理為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別自
名學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更始立以
為平原太守時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
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微膳今民皆饑奈何
獨飽乃共食麤糲悉分奉祿以賑鄉里於是吏人
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徵拜大
司徒封陽都侯時賊徐異卿等據富平連攻之不
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
平原異卿等即降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
為禮樂政化之首願沛猶不可違是歲奏行鄉飲
酒禮遂施行之○後坐策免杜詩上疏曰唐虞以



朕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湛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髻髮屬志白首不裹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十三年徵勅尚書擇拜吏曰及就位因譙見中暑病卒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闕子隆

伏隆

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時張步據齊地拜隆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隆移檄羣盜皆降張步遣使隨隆上書其冬復使於步隆招懷綏輯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鄒生即拜步東萊太守而劉永立步為齊王步貪受王爵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隆遣間使上書曰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蘓武之節後步殺之人莫不哀憐焉

侯霸 字元武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霸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莽初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莽年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會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拜尚書令時無典故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



時之令皆霸所建也為大司徒封關內侯在位明
察守正奉公不回薨謚哀侯臨淮吏人立祠四時
祭焉

韓歆

韓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攻伐有功封扶陽侯好
直言無隱諱帝不能容嘗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
言甚剛切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
鮑永固請不能得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
罪衆多不厭一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禮成

命而除其葬禮司馬溫公曰昔高宗命說曰若藥弗瞑眩厥疾
弗瘳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

是以人君夙夜求之惟懼不得霸惜乎以光武
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
後歐陽歆戴涉相代為大司徒坐事下獄死自是
大臣難居相位

宋弘 事光武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弘少而溫順哀平間作
侍中建武二年為大司空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
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封宜平侯帝問弘通博之士
弘薦桓譚才學洽聞幾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台
譚拜議郎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
說悔於薦舉召譚讓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
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恠問之弘謝曰臣所以薦譚



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弘當蘇見實人曰崇文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徽之○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徽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冠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論曰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故惠公造次急於擲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寬大之令夫冠

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為根心者也君子以之得固貴矣以之失亦得矣宋弘止繁聲戒滯色其有關雎之風乎

蔡茂事光武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象平間以儒學顯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遷侍中王莽居攝以病自免宋仕莽朝後與竇融俱徵拜議郎尋遷廣漢太守有政績稱建武二十年為司徒在職清儉匪懈薨于位年七十二○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總三禾禾三禾間謂謂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雖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象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



為扶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衮職有關君其
補之旬月而茂徵司為徒

郭賀 事九武明帝

郭賀字喬卿雒陽人賀能明法累官建武中為尚
書令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刺史有殊政百
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
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
冕旒勅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每所經過更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

馮勤 事九武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曾祖揚宣帝時為弘農
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十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

君祖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
乃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
也 **光武**除郎中給事尚書在事精勤每引進帝
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典諸侯封事勤差量
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
服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為能尚書衆
事皆令總錄之遷司徒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
母年八十每會見詔勅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
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

趙熹 事光武

趙熹字伯陽南陽宛人少有節操**更始**即位舜陰
大姓李氏擁城不下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熹信
東漢書 趙熹傳



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熹熹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爾粟犢豈能負重致遠乎付角如爾即除郎中使詣舞陰李氏遂降更始悅謂熹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光武拜平原太守擢舉義行誅鉏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拜太尉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熹謚正侯

互註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熹以為太

學辟雍宜皆兼存

見註

年融

字融

年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少博學以尚書教授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茂才為豐令縣無獄訟為

州郡最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永平中為司隸多所舉正百僚憚之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融經明才高善論議帝數堅歎以為才堪宰相明年為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

韋彪

字元武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高祖賢宣帝時丞相祖賞哀帝時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肅宗拜大鴻臚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詔下公卿議彪議曰國以簡賢為務賢



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忠孝
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更持心近薄深文之士入
使之民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閭閻然
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
人帝深納之○彪以吏多以苛刻為能又置官選
職不必以才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
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起升此位雖耽習
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繼番夫
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本訥之功諫議之職應用公
直之士通才譽正有補益於朝者二千石視事久
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帝納
之

贊曰湛霸奮庸維寧兩邦湛平本守淮人攜

慕徐寇要降弘實體遠仁不忘本謂不為無政

多迹彪明理損年公簡帝身終上袞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八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九

列傳

宣秉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建武初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冠冕帝嘗幸其府舍見而嘆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帳帷什物實父曰案文當作帷後惟是其次矣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帝敏惜

之

實父曰案文當作帷後惟是其次矣

東漢書

宣秉傳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九

列傳

宣秉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建武初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冠帝嘗幸其府舍見而嘆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帳帷什物實父曰案文當作帷後惟是其次矣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帝敏惜

之實父曰案文當作帷後惟是其次矣東漢書

宣秉傳



張湛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人或謂湛偽詐湛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建武初為左馮翊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夫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居中東門候舍時人號曰中東門君

王丹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家累千金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情嫻

者恥不致

禮與同力豐及

丹皆兼功自厲邑聚相率以

致殷富○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聞西之大俠也

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時助甚豐丹迺懷緘一

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緘出自機杼遵聞而

有慙色東觀記更始時遵為大司馬丹以不拜遂得

而則遵徵為太子少傅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

欲往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緘以祠焉或問其故

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

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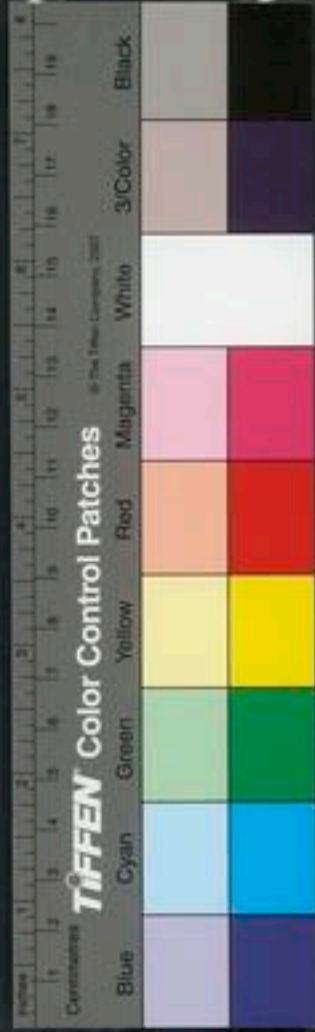
其言

王良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建武中為大司徒司直

東漢書

王良傳



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冠時司徒史鮑
恢以事到東海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
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
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後病歸
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
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
不憚煩也良慙自後連徵不應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
以合義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義談公孫
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事實未殊而譽毀
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王良處位
優重而秉甘醜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
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語
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
外不其然乎張湛不屑矜偽之誦斯不偽矣王
丹難於交執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
為郡吏莽敗客河西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
以為持書平讀文曰按文多一千字蓋當作治高

人又委故

林

雖拘於囿而終不屈節弟成物故置

聽林持喪歸既遣而悔退令刺客揚賢於隴坻遮

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風俗通曰俗說鹿載致弟

畏迺歎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徵



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
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衛宏長於古學及見林
闡然而服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
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出以示宏等曰林流
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衛子徐生復能傳之
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願諸生無
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文遂行○為光祿勳內
奉宿衛外總三署左右中郎將及五官周密敬慎
選舉稱平群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
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林
奏曰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
之行興漢初詳覽夫得破觚為圓斲彫為璞蠲除

苛政更立躡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其後漸以滋
章吹毛索疵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賦臣愚以為
宜如舊制帝從之為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為任職
相

論曰夫威彊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已
詐窮則道屈而忠信篤敬廢躬行焉者誠以德
之感物厚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杜林行
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

郭丹 事四帝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
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既至京師常
為都諱諸儒咸敬重之更始徵為諫議大夫持節



使歸南陽安集受降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為更始敗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詩歎曰功曹推賢可謂至德勅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為後法

黃堂太守之廟事

永平中為司徒卒

范遷

范遷字子廬沛國人有清行初為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兒子其妻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錙之地可餘奉祿以為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

吳良

事顯宗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為郡吏歲旦與掾史入

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詣稱太守功德良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誦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飲容而止○東平王蒼辟為西曹薦良曰良資賢救困公方廉恪躬儉安貪白首一節臣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賊文竊位之罪顯宗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備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今以良為議郎

承宮

事顯宗

承宮字少子瑯邪姑幕人少為人牧豕徐子盛以春秋授諸生宮過廬下因託聽經遂請留門下為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後之蒙陰山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



永平中徵拜中郎將數納忠言朝臣憚其節名播
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見宮顯宗勅自整飾宮對
曰夷狄賄名非識實者也臣狀觀不可以示遠宜
選有威容者乃以魏應代之

鄭均 事高宗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
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
曰物盡可復得為史坐職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
為庶縈建初中徵還尚書數納忠言後以病告歸
帝東巡過任城迴幸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
號為白衣尚書

趙典 兄子温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父戒為太尉封厨亭侯
典少篤行隱約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父卒襲
封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吊典慨然曰身從
衣褐之中致位上列且烏烏反哺報德况於士邪
遂馳到京師大瀆臚執處其罪而公卿嘉典之義
表請以租自贖詔許之兄子温温字子柔初為
京兆丞歎曰大丈夫當確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
遭歲大饑散家糧以賑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時
為司徒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矜莊
典以義黜宮由德揚大儀鶴髮見表憲王少卿
志仕終乘高箱



桓譚 事光武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父成帝時為大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辯析疑異世祖即位拜議郎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故事故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

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見前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誦於時而躁人可定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劬不耕而食至迺多通侈靡以滿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賦異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備則穀入多而地力盡



矣書奏不省○時帝方信識多以決定嫌疑譚上
跪曰今諸巧慧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其
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
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帝不悅○後詔議
靈臺所處帝曰吾欲識決之何如譚曰臣不讀識
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識之非經帝怒曰桓譚非聖
無法出為六安郡丞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
篇號曰新論一本通二王篇三承制四言體五見
通鑑十一雜事十二通鑑十三雜事十四
通鑑十五雜事十六通鑑十七雜事十八通鑑十九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
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更始遣鮑永安集北方以

馮衍子約 事九或

衍為立漢將軍與上黨太守田邑繕甲養士扞衛
并土及世祖即位田邑詣洛陽獻璧馬因遣使招
永衍永衍念邑背前約衍迺遺邑書曰晉文出奔
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委質為
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論智及思是以
大犬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
全者也自是與邑有隙○永衍審知更始已殺過
罷兵幅巾降於河內帝怒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
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
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
曰記有之人有挑挑了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
長者譽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
東漢書 馮衍傳



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
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
臣何患死亡項之以行爲曲陽令○建武六年日
食行上書陳八事一曰顯文德二曰廢武烈三曰
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
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後陰興陰就以外戚貴顯
深敬重行行與之交結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
以法繩之行由此得罪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
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陳曰高祖之略而陳
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文帝之明而魏尚之
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董仲舒言
道德見妒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

青此忠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自惟微賤之臣上無
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
勢而欲免讒口豈不難哉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行
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馮子以爲大人之德
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
翱翔與時變化音補夫豈守一節哉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
爲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文記司馬常務道德之
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闕略抄小之禮蕩佚人間之
事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顧嘗好儻之策時莫能
聽用其謀久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抑心折
節意悽情悲夫伐木之家不利鷄豚之息代水謂



以上故以其長發得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况歷
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
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興其德為身求
者不能成其功退而幽居闔門講習道德觀覽子
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上子壽周堂上太子上隴阪高岡歷觀九州山
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
夫觀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誄其道體理九
野經營五山眈眈有思陵雲之意適作賦自厲命
其篇曰顯志然有大志不戚戚於賤貧居常慷慨
歎曰行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
使不求苟得常有陵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

不得其願不繫於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
曳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
名為後世法子約

馮約 字肅宗

約字仲文以詩春秋教麗山下麗力鄉里為之語
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
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闈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
嘉之使黃門持被覆約勅令勿驚

論曰夫貴者負勢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道行其
大略然也二子不其然乎馮行之引挑妻之譬
得矣夫納妻皆知取善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
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



鮑永猶失之於馮衍以上皆華夫然義直所以

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亦彌阻於來情嗚呼

贊曰譚非識衍衍晚委質道不相謀詭時同失

遠也體兼上才榮徽下扶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質性方直常慕史鮪

鮪字子直汲黯之為人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

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衍二族不得交官剛疾之及

舉賢良方正因封策曰臣聞王者承天順地典爵

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

下宜昭然覺悟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內和親

滅外絕邪謀書奏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違背

大義其罷歸田里○及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

公孫述剛說之曰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

所去伏念本朝先躬聖德舉義兵翼行天罰所

當必推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宜上應天心

下歸人望為國立功豈不納遠從述○建武七年

詔書徵剛剛將歸與囂書曰愚聞專已者孤拒諫

者塞夫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心順人

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素以忠孝

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

意徵幸比何如我囂不納剛到拜尚書令光武嘗

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安安逸豫諫不見聽遂

以頭叩乘輿輪帝遂為止上時內外羣



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
臣至迺搢擗幸戔於前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強
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
德帝並不納以病去官

鮑永 字九武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
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之更始徵遠尚書僕射
將兵安集河東充武即位徵永不從既知更始亡
迺發喪罷兵但幅巾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所
在永解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
衆幸富貴故悉罷之○時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
害百姓拜永魯郡太守擊破之唯別帥彭豐等不

肯下項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于
里門永異之謂府丞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
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迺會人衆
修鄉射之禮請豐等會觀因此禽之○遷揚州牧
時南土尚多寇暴永以疾傷之後迺緩其銜轡尙
有法律以百姓安之○徵為司隸校尉以事劾良

不敬

王長也

朝廷肅然迺辟扶風鮑恢為都官

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
以避二鮑○永行縣路經更始墓下拜哭盡哀而
去帝聞之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張湛曰
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
之高者也帝意乃釋拜兖州牧卒于昱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恥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過言之者雖識而聞之未譬也譬猶也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擇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樂也

鮑昱 事光武

昱字文泉拜司隸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着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昱奉法守正有父風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溉田倍

多人以放富子德

鮑德

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為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父時郡學久廢德乃脩起橫舍橫又作贊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勸服

鄧暉

鄧暉字君章郡汝南西平人與同郡鄭敬隱於弋陽山中暉志在從政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為人也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而父老堯舜乎敬曰吾足矣暉告別而去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暉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



而於門間憚曰火明遠遠不受詔帝乃迴從東
中門入明日憚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燭
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布帛東中門候為參
封尉○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
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上以身扞火火為之
滅憚甄異之以為首舉

贊曰鮑永沈吟晚乃歸正志達義全先號後慶
申屠對策邛憚上書有道雖直無道不愚

蘇竟 光武朝

蘇竟字伯况扶風平陵人王莽時劉歆等共與校
書光武即位拜代郡太守後拜侍中以病免○初
延岑護軍鄧仲况擁兵據南陽為寇而劉龔為其

謀主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曰宜密與太守劉君共
謀降議又與仲况書諫之於是仲况與龔降○龔
字孟公長安人善論議馬援班彪並敬重之竟終
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誦篇及文章傳於世

楊厚 明帝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父統習天文推步之術
為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
守使統為郡求雨即降謝厚少學統業順帝徵到
長安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厄宜蠲法改憲之道
及消伏災異三遷侍中拜議郎○後稱病歸家修
黃老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年八十二卒
鄉人謚曰文父門人為立廟

郎顛

郎顛字雅光北海安丘人父宗善風角星筭六日
 七分善人太第數也易得覽曰甲子并氣地中
 手六日七者一卦六日七分也能望氣占候吉
 凶顛少傳父業兼明經典畫研精晝夜占象度
 勤心銳思朝夕無倦順帝時災異屢見顛拜章曰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修
 德使正機平衝流化興政也方今時俗奢佚淺思
 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修禮遵約
 蓋惟上興華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
 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涸其本
 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為德自近及遠

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圍陵數災陽嘉元年冬

所攝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宮盡力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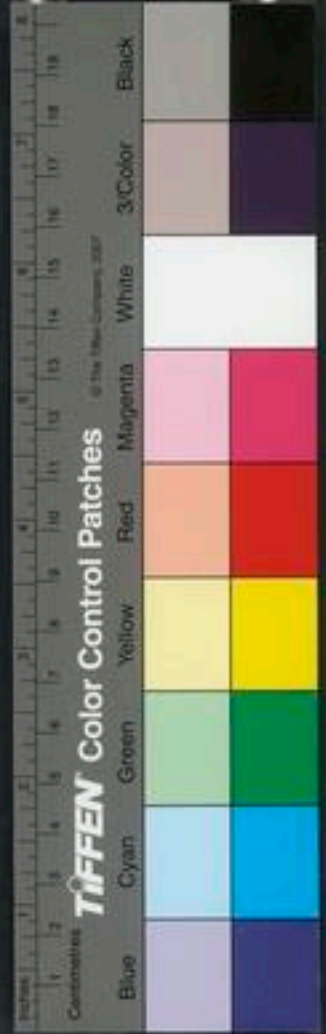
義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粟郵貧人賑贖

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

馬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我竊見正

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

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
 陰而不雨也又今立春之後當溫而寒遠反時節
 由功賞不至刑罰必加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
 首春秋元命包曰三台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
 今之在位就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以



此消伏灾肯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疎小綱數也書奏帝復使對尚書顯條便宜七事對一事魯唐遭旱修政自勑下鐘鼓之縣休繼治之官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二事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事孝文皇帝締祀革履木冠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五事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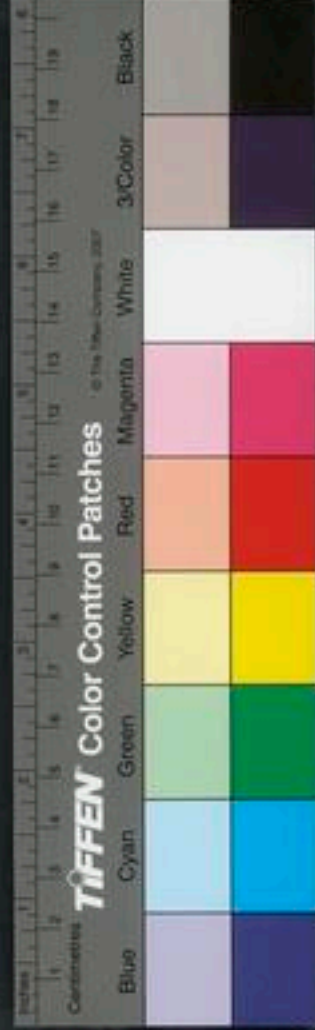
罰又為大辰北極亦為大辰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六事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白虹貫日凡見於春者政變常也陛下宜恭己內省以備內災七事陛下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以應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臺詔顯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具行令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此具變常之咎



也自文帝省刑通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以殷積
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今去奢即
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是知變常而善
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
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
○顓又薦黃瓊李固曰劍舟劍楫將欲濟江海也
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為用
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運天地之功增日月
之耀者也臣伏見瓊就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揀
寶含味經籍固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潔白之
節情同皎日元精所生王之佐臣若任以時政則
可垂景光致休祥矣書奏拜郎中辭病不就

襄楷

襄楷字公矩平原臨陰人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
之術桓帝時災異尤數楷詣闕上疏臣聞皇天不
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曆象日月星辰察五
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臣切見自
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
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瓚音贊南陽太守成
瑨音持志除姦邪其所誅剪皆合人望而陛下遠加
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對太尉劉瓚等
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
信人有賤而言忠願賜清閒聽盡所言尚書奏楷



折言破律下司隸論刑

論曰古人有云善天者必有驗於人而張衡亦云天文曆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顛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以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者也然而其故好巫故君子不以專心焉

贊曰仲桓術深蒲車隻尋蘇竟飛香清我舊陰襄郎災戒寔由政滯

郭伋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少有志行世祖即位拜雍州牧轉為漁陽太守漁陽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

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遠迹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起徵拜潁川太守召見帝勞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伋到郡招懷山賊遣歸附衆後調為并州牧過京師引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確後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

云文多一當此下文者當字無理行部既還先期一日假為還信於兒遂止于野亭須期迺入

杜詩事先武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為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詩初晚不改遂格殺廣遂以狀聞世祖召見賜以棨戟○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每排以鐵之也每官作農古字通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

之信詩上既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所以明著國命飲持威重也愚以為軍旅尚興可立虎符以絕姦端從之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謙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

孔奮事先武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建武中守姑臧長時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清絮為衆人所笑或以為身處暗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曰在從字上某文益當被徵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歛牛馬芻物追送奮一無所受○拜武都



太守為政明斷甄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
行者忿之若讎郡中稱為清平

張堪 事光武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義行
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拜郎中使送委輸詣吳漢
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成都既拔堪先入
據其城檢閱庫藏以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
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拜漁陽太守匈奴嘗入
漁陽堪擊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
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秦無附枝多
穡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
犯塞○帝嘗召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樊顯
進曰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
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
乘折轆車布被囊而已帝歎息

廉范 事顯宗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
漢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
之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范叩頭曰臣愚戇以為
漢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解問曰
卿廉頗後邪怪卿志膽敢爾因貫之○舉茂才遷
雲中太守會匈奴入塞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
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篝火營中星列虜望
火多謂漢兵數至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蓐食
東漢書 廉范傳

食於殿
中

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復向

雲中○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

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削先令但嚴使儲水

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廬叔度采何暮不禁火

民安作作編平生無襦今五綉○蕭宗崩范奔

赴敬陵時廬江掾嚴麟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

馬死不能自進范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世

伏其好義初范與慶鴻為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

管鮑後有慶廬

論曰張堪廬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拯危急赴

險阨有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以信

意而感物矣若夫高祖之召樂布明帝之引廬

范加怒以發其志就戮更延其寵聞義能徙誠

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

王堂 事安帝

王堂字敬伯廣漢郡人舉茂才永初中拜巴郡太

守吏民生為立祠○遷汝南太守搜才禮士迺教

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

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嚴才識委功曹陳蕃匡

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底循名責實察言

觀效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

蘇章 事順帝 兄曾孫不章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

為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順帝遷冀州刺史故



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禁其姦賦迺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蒸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凡曾孫不韋

蘇不韋

不韋字公先父謙為郡督郵時李嵩為義陽令貪暴為民惡謙案其贓謙遷金城太守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非詔徵不得到京師謙後私至洛陽時嵩為司隸收謙詰掠死獄中不韋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迺馳到魏郡掘其父冢斷頭以祭父墳士大夫多譏其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何休方之伍負郭林宗論曰子胥過闔廬之威靈恣舊郢豈如蘇子力唯匹夫功隆千乘當之於負不以優乎

羊續 羊宜帝

羊續字興祖泰山平陽人為南陽太守入界羸服間行觀恐縣邑採問風謠然後迺追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震懾時權豪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敕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迺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靈帝)欲以續為太尉特拜三公者皆踰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曰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賈迺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



悅以此故不登公位

賈琮字孟堅

東郡聊城人舉孝廉再遷為京兆尹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舉孝廉再遷為京兆尹
尹明多志字是河南京縣令也
舊交趾土多珍產
明璣翠羽犀象瑤瓊異香爰木之屬前後刺史率
無清行財計盈給輒復求遠故吏民怨叛○中平
初交趾屯兵反三府舉琮為交趾刺史琮到郡招
撫荒散錮復徭役誅斬渠帥簡選良吏百姓以安
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
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後為冀州刺史舊
典傳車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
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義忠何有反垂帷裳

以自掩塞乎 運命御者寡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
其諸賊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陸康 事靈帝

陸康字季寧吳郡兵人舉茂才遷武陵太守靈帝
欲鑄銅人詔調民田畝歛十錢康上疏曰什一而
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
也故魯宣稅畝而嫁災自生子也哀公增賦而孔
子非之豈有聚斂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哉書奏
內諱康援引亡國以警聖明免歸田里○子績
仕吳為鬱林太守博學善政見稱當時幼年謁袁
術懷橘墮地者也其志

贊曰 後牧朔藩信立童昏詩守而楚民作謠言



奮馳單乘場駕毀轅范得其朋蜀在西南堂任
良肱二蘇勁烈羊賈廉能季寧拒策城隕衡翽

中音彭兵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九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

列傳

樊宏 族曾孫準

樊宏字靡鄉南陽湖陽人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父重世善農稼好貨殖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管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勦力財利歲倍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年八十餘終○宏少有志行世祖即位封壽張侯宏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



奮馳單乘場駕毀轅范得其朋蜀在西南堂任
良肱二蘇勁烈羊賈廉能季寧拒策城隕衡翹

中音彭兵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九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

列傳

樊宏 族曾孫準

樊宏字靡鄉南陽湖陽人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父重世善農稼好貨殖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管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勦力財利歲倍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年八十餘終○宏少有志行世祖即位封壽張侯宏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



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
輒手自書寫殿劄草本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
論曰昔楚項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
對曰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
衆人善之若逆樊重之折契止訟其庶幾君子
之富乎分地以用天道實廉以崇禮節取諸理
化則亦可以施於政也與夫愛而畏者何殊間
哉

樊準

樊準字幼陵少勵志行修儒術補尚書郎鄧太后
臨朝儒學陵替準上疏曰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
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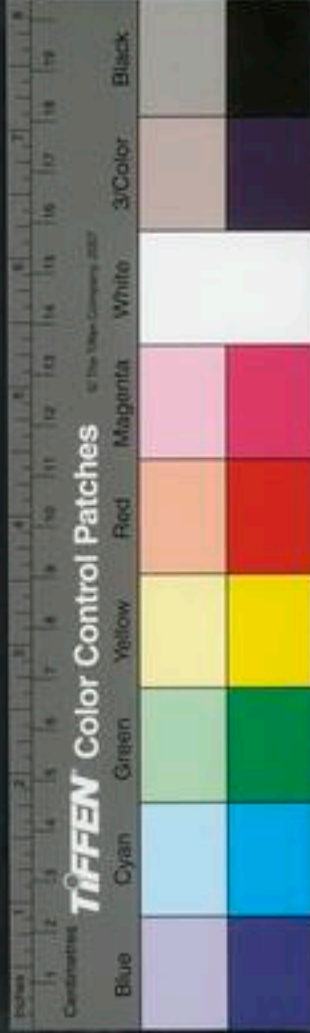
傳光武中興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明帝兼天地
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
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
方欣欣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或安車結駟告歸
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
布在廊廟故朝多儲儲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
論難術術共求政化詳覽羣言譬如振玉朝者進
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
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向
奴遣伊秩訾王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
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博士倚席不講儒
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譏譏之辭

文史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
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
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博求幽隱發
揚巖穴寵進儒雅太后納其言○永平之初拜鉅
鹿太守時饑荒之餘人庶流迸準謀督農桑廣施
方略莽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為
羌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轉河
內太守時羌復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威名大
行元初三年卒於官

陰興 字光武及明帝

陰興字君陵光烈皇后弟其先出自管仲七世孫
修自齊適楚為陰大夫因而氏焉建武中為黃門

侍郎甚見親信興與張宗鮮于袞不相好知其有
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況杜禽與興厚善以
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世稱其忠帝後召興欲
封之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並
蒙爵土誠為盈溢拜衛尉輔導太子二十三年卒
○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興疾帝親
臨問羣臣能不興曰席廣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
公卿顯宗即位詔曰興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
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其以興
子慶為軺陽侯封○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宣
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竈神形見
于方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暴至臣



富田有七百餘頃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疆大至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憲而薦黃羊焉贊曰權秩好傾后門多毀樊氏世篤陰亦戒侈
恂恂苗胤傳龜製紫

朱浮 字元武及明帝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光武拜幽州牧漁陽太守彭寵不從其令頗有不平浮密奏寵寵聞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曰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伯通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奈何以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寵愈怒攻浮

轉急會耿况遣騎救浮浮得遁走帝以浮為執

金吾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

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建武六年有日

食之異浮上疏曰日者衆陽之宗君上之位也凡

居官治民擬郡典縣皆為陽為上若陽上不明則

千動三光無示王者五典紀國家之政禮記曰

也故也既道如遠者之教也聖賢精微易之教也鴻

範別災異之文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今牧

人之吏多未補職小遺理實輒見斥罷然以充舜

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典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

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前漢書音義曰時無事

而不歸職今倉氏唐氏因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

以西不歸職即倉唐史之徒東漢書朱浮傳



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揆易
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夫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
其職既加嚴功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
有司或聘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
吏迫於舉劾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
動日月失行之應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
亟壞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
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
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
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曰陛下信
刺舉之官黜勦輔之任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茶

不聞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考為腹心而
使者以從事為耳目

使者刺
史也

是為尚書之平決於

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為能任職皆競張空
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
文不可經歲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
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闕天道乃備夫以天地
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况人道哉○浮又以國學
既興宜廣博士之選迺上書曰大學者禮義之宮
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先建太
學造立橫舍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特雍之
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舊事
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



學者勸精遠近同慕帝然之為大司空永平中有
人單辭告浮事者單辭謂顯宗怒賜死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
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
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故曾子曰君子所貴
乎道者三遵豆之事則有司存而光武明帝躬
好吏事亦以課覈三公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
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追感
賈生之論不亦篤乎謂曰賈生之論不亦篤乎其辭主上不及大大以朱浮譏諷苛察欲速之弊然
矣焉得長者之言哉

馮魴事光武

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其先魏之支別食菜馮
城有文曰馮文菜當因以氏焉光武拜郊令車駕
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羣起郊賊延褒等攻圍縣舍
魴率士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遁去帝聞郡國
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關處知魴力
戰嘉之曰此健令也褒等聞帝至將其衆請罪帝
悉以還魴誅之魴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
受誅死無所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
為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時每有盜賊竝為褒等所
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中元元年為司空

虞延事光武及明帝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長八尺六寸要帶十圍



寇軍伏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太守欲謁之章諫曰
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劄符大臣千里重
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
拔佩刀絕馬鞅迺止憲誅公卿多以交關得罪太
守韋免以此重章舉孝廉永初元年為司空鄧太
后立安帝章以衆心不附遂密謀廢太后立平原
王事覺勝自殺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常者
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使夫舉無遺
妄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圖之託武帝欲立而
賜堂光王國德之萬夫之望王魚絕天之壘地有
既安之勢而創慮於難圖希功於理絕不已悖

乎如今君寵易以下議即斗筭必能叨天業則
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
則可無伊尹之心篡矣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
贊曰朱定北州激成寵光鈔用降幣延感歸囚
鄒竇恣偶代相為仇周章反道小智大謀

梁統 事九載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音人性剛毅而好法律更

始拜酒泉太守更始敗統與竇融起兵保境謀共

立帥遂推融為河西大將軍更以統為武威太守

為政嚴猛威行郡郡建武十二年統與融俱詣京

師拜太中大夫統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為法令既

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迺上疏曰元象

未漢書 梁統傳



二帝輕殊死之刑自是以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
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
人以除殘為務政理以去亂為心刑罰在裏無取
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
肌之法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約令定律誠得
其宜文帝寬惠柔克遭世康平唯除省肉刑相坐
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蓋章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
有餘征伐遠方軍役數興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
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以破朋黨以懲隱匿宜
帝聰明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
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繼體王嘉輕為穿鑿虧除
先帝舊約成律案唐律及刑志並無其事此與
唐時代相接所引因不妥矣班固

不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
心陛下權時撥亂功踰文武德侔高皇誠不宜因
循季末衰微之執事下三公廷尉議者以為隆刑
峻法非明王急務統今所定不宜開可執復上言
遂寢不報出為九江太守吏人畏愛之子竦

梁竦 事顯宗

竦字叔敬坐事徙九真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
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賦顯宗後詔還本郡
開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
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
序而竊位素餐者慙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
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



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肅宗）納其二女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諸竇恐梁氏得志諧殺二貴人而陷竦死獄中孫商

梁商 字伯夏

商字伯夏（順帝）選商女為后拜商大將軍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己進賢辟巨覽陳寔為掾屬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京師翕然稱為良輔每有饑饉輒截租穀於城門賑與貧餒而性慎弱無威斷頗溺於內豎曹節等用事遣子冀與為交友病篤勅子歛以時服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子冀嗣

梁冀 字伯卓

冀字伯卓為人鸞肩豺目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商薨拜大將軍（冲帝）崩冀立（質帝）帝少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惡之令左右進燭加灸解帝即日崩復立桓帝（質）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嚙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質）以為媚惑冀亦改易典服之制作平上輶車埤幘狹冠（質）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壽性鉅忌能制御冀冀甚寵憚之冀大起第舍殫徃土木堂竊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窓牖皆有綺跣青瑣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蹬陵跨水道廣開園囿

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嶺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之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帝不平之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謀誅冀遂收冀印綬冀自殺諸梁無長少皆棄市百姓稱慶收冀財貨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爲賢輔宜以其地居元

淵而能以愼謹自終者乎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故乖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雌弱之期而匡朝郵患未聞上街燕碎之音載謠人口雖興業盈門何救阻饑之危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况乃傾側

孽臣傳寵凶嗣以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贊曰河西佐漢統亦定莽統與實統寢親幽

憤升高累歎商恨善柔冀遂貪亂

張純 事光武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高祖安世宣帝封富平侯父放爲成帝侍中純襲爵土建武初詣闕得復國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純在朝恩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二十三年爲大司空在位慕曹參之迹務於無爲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二十六年詔純曰稀裕之祭不行已久矣宜據經典詳爲其制



純奏曰春秋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祭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殷也漢舊制三年一禘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與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禘祫遂定○時歲仍有年家給人足純以聖主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通案七經識明堂圖七經謂詩書禮易春秋論語也河

開古辟雍記孝武泰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時議欲具奏之未及上會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而純議同榮帝迺許之○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今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宗純子奮奮子甫甫子吉自安世至吉傳國八世經歷篡亂二百年間未嘗謹默封者莫如為比



曹褒

字叔通 京及和帝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父充持慶氏禮為博士顯宗即位充上言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大漢自制禮以示百世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天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璣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詔改太樂官曰太子○褒結髮傳充業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研精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舉孝廉遣囑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他郡盜來入園畝吏捕之太守馬嚴風嚴殺之褒勅吏曰絕人命者天亦絕之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

遠不為殺嚴奏褒更弱免官○徵拜博士會肅宗

欲制定禮樂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

一以興九謂光此十謂明尚書璣璣鈴曰述堯理

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經孝

五帝號三五聖夫每見圖書中心惡焉褒知帝旨

迺上疏宜定文制著成漢禮章下太常太常以為

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遂復上疏具陳禮樂

之本制改之意詔召班固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

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諶言作舍道傍三年不

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迺

召褒條正褒迺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

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



為百五十篇上之

致堂胡氏曰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而不述禮樂之制何也禮因人情為之節文樂以勉功故難立一成不變之制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其或納周者皆不免於損益夏質殷忠而周文其不可一也明矣雖然聖人必因事以明其義蓋其數可陳祝史有司之所能預也其義難知罪仁且知則不能本人情而約之於中道也故或先王有之而不宜於今之世或古未之有而可以義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曹褒之世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未有常者故憤然欲正之而帝亦以是命之若請博徵名儒運以

年歲猶庶幾乎不大違戾或有可行者而身當重任決以獨見才數用間遞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讖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可逆以舛駁不純乎古之正禮矣一世大典既鮮克留意幸而有之其成就乃作惜哉

會帝崩和帝即位張翊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褒博物識古為儒者宗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論曰漢初天下制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探經禮泰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



慷慨歎息所不能已也資文宣之遠圖朋懿美而終莫或用故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孔子之人之未觀者會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與人與之辭聖人也子何觀焉有不盡矣言本備也

孝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夕至明也也專命禮臣撰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焉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中晏駕議黜異端謂張綱等奏

褒禮制禮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以咸望異調中都殊絕咸咸此也黃帝樂六呂咸咸此也黃帝樂六呂

制為委生送死之節古樂不同禮亦絕况物運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茲章斯固

世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變衰而新音代起律謝臯蘇而制令亟易車周蘇志土也修補舊文獨何

猜焉禮云禮云曷其然哉

鄭玄 事宣帝及獻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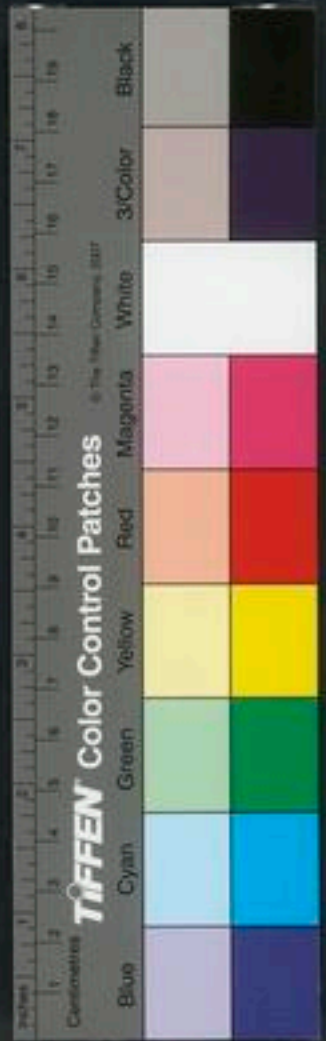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造太學受業師事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筭術又從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事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問有善筭迺召見玄因從質疑義問畢辭歸融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黨事起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義如墨程之守以難左氏膏肓如墨程之守以難左氏膏肓如墨程之守以難左氏膏肓

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

東漢書

鄭玄傳

十五



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谷劉瓌及玄荅何休義疏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徒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管仲相桓公制國為二十一鄉工過有君子軍魁王句戰中會其鄉為左石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陳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四皓有園公夏黃公者先隱耀世如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知迺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

號為通德門○會黃巾寇青部迺避地徐州後自

徐州還道過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

入縣境○時乘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

紹客多豪俊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

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

不嗟服時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泰山太守

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

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建安五年

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

北齊劉暹高才不通傳論言曰辰為龍巳為蛇寤此歲主龍蛇賢人嗟玄以識合之美謂此也既寤

以識合之知命當終其年卒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

纒經赴會千餘人凡玄所註周易尚書毛詩儀禮



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凡百餘萬言玄贊於辭
訓通人頗識其繁至於經傳洽熟稱為純儒門人
國湖任歲時並童幼玄稱湖為國冠歲有道德皆
如其言玄子蓋恩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
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
稟異端紛紜互相說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
說章句多者或迺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
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
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
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

家法

贊曰富平之緒承家載世伯仁先歸釐我國祭

章中輟禮記卷之六玄定義乖衰修禮缺孔書遠明漢

鄭興子衆事无次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

氏傳學者皆師之建武中徵為太中大夫明年日

食興上疏曰國無善政則譴見日月其要在因人

之心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多舉郭伋可為太司空

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

臣用則人位謬矣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興郊

祀事曰吾欲以識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為識帝怒



曰卿之不為識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
學無所非也帝意迺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
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識故不能任興好古學尤明
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之屬莫不斟酌焉世
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
賈之學

鄭眾事關家

眾字仲師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
兼通易詩知名於世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
事中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顯宗遣眾持節使回
眾至北廷虜欲令拜不為屈眾于怒圍守閉之
不與水火欲脅服眾眾拔刀自警眾于恐而止迺

更發使隨眾還帝復欲遣眾報之眾上言臣前奉
使不為匈奴拜眾于志恨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
誠不忍持大漢節對虜裘獨拜帝不聽眾既行在
路連上書固爭詔責眾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後
帝見匈奴來者問眾與眾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
中傳眾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召為軍司馬

范升事光武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光武徵拜博士時韓歆欲為
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升曰左氏不祖孔子而
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無因得立退而奏
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
升又上太史公遺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不可



錄三十事詒以下博士

陳元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以父任為郎建武初議欲立左氏范升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上疏曰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况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臣竊見升等所言皆斷微小文媒讀微辭以年數小差擬為臣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挾瑕撻擊掩其弘美所謂小言破道者也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方今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

惑則天下幸甚書下其議升復與元相辯難卒立左氏學○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府時江馮上言宜令司諫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師臣者帝賓臣者霸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賈逵

事顯宗

肅宗

和宗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逵傳父業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微儻有大節儻卓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顯宗重其書藏祕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召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驚鷲在岐宣帝威懷我狄



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故蘭臺給筆札使作
神雀頌拜為郎（肅宗）詔遠入講帝善遠說使發
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遠條奏曰左氏義深
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
識明劉氏為克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帝嘉之令
遠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教以左氏（和帝）以
遠為侍中內備帷幄兼領秘書甚見信用（遠所）
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稱
為通儒然不修小節當世以此譏焉故不至大官

（互註）

馬融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之曰賈君

精而不博

見馬融傳

司馬均

司馬均字少賓東萊人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
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
祝也東觀記曰爭過直者祝言不直者終無敢
言位至侍中

汝郁

汝郁字叔異陳國人性仁孝東觀記曰郁年五歲

汝亦不食母之肉為魯相以德教化百姓補

之流人歸者八九千戶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亦

徒有以焉爾雖高儒亦有不為帝所極譴以不

善識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遠能附會文致

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張霸 子 楷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年數歲而知孝讓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後博覽五經孫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舉孝廉為會稽太守郡人有業者皆見擇用郡中事屬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霸始到避賊未解乃移書開購朋用信賞賊遠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更皆休視事三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後徵遷侍中時右丞鄧

騰貴盛聞霸名行欲與交霸不答衆人笑其不識時務子楷

張楷

張楷字公超通微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借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徒避之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不就王符太尉太尉司順帝下詔告河南尹曰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輕貴樂賤竄跡幽藪郡時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裴優亦能為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



避不肯見優行霽作賊事覺引猜言從學術稽生
繁以事無驗見原子陵

張陵

張陵字處冲官至尚書梁冀帶劾入省陵呵叱令
出勅虎賁奪冀劾劾奏冀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
然初冀弟不起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謂曰
昔舉君適所以自弱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
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贊曰中世儒門賈鄭名學衆馳一介爭禮禮慢
升元守經義偏情較爾貴知止辭交戚里公超
善術所舍成市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一

列傳

桓榮

字伯

去孫興

明

車元

武明帝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以學長安貧窶無資常
容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顯宗始
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世祖召榮令說尚書甚善
之拜為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贊父曰榮文
入使當作使
每朝會輒令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
博士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
溫恭有溫藉溫藉
同及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馭一第
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後榮入會庭中詔賜
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以拜帝笑曰此真

東漢書八桓榮傳

避不肯見優行霽作賊事覺引猜言從學術稽生
繁以事無驗見原子陵

張陵

張陵字處冲官至尚書梁冀帶劾入省陵呵叱令
出勅虎賁奪冀劾劾奏冀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
然初冀弟不起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謂曰
昔舉君適所以自弱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
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贊曰中世儒門賈鄭名學衆馳一介爭禮禮慢
升元守經義偏情較爾貴知止辭交戚里公超
善術所舍成市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一

列傳

桓榮

字伯

去孫興

明

車元武

明帝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少學長安貧窶無資常
容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顯宗始
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世祖召榮令說尚書甚善
之拜為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贊父曰榮文
入使當作使
每朝會輒令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
博士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
溫恭有溫藉溫藉
同及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馭一第
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後榮入會庭中詔賜
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以拜帝笑曰此真

東漢書

桓榮傳



儒生也○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俠正色曰陛下立太子為陰氏子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俠太子太傅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三十年拜太常榮初與桓元卿同饑危而榮誦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歎曰豈意學之為利乃若是哉(顯宗即位尊以師禮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天子親自執業

每言輒曰大師在是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三雍

初成謂明堂聖神前高堂三雍拜榮為五更

子郁嗣

論曰張俠許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衆義動明后知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為之慷慨受爵不讓風人所以興歌而侯廷議戚援自居全德意者以廡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疑其子而遣之美樂羊踐之盡一孟而攻中山西巴放麀以罪作傳巴持之其母隨而呼而西巴蓋推仁審偽本乎其情君人者能以察則真邪幾於辨矣

桓郁 事顯宗 和帝



郁字仲思以父任為郎顯宗以郁先師子甚見親
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故事稍遷侍中帝自制五
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來觀記曰上親
制五行章句已復今每說一篇上謂郁
曰我為孔子飾為子夏起子看為也永平中授
皇太子經和帝即位富於春秋實憲自以外戚之
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既曰郁結髮致尚白首
好禮經行篤備宜令入教授以崇本朝由是遷長
樂少府復入侍講郁教授二帝恩寵甚篤初榮受
朱普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音直及榮入授顯
宗減為二十三萬言郁復刑省定成十二萬言由
是有桓君大小章句曾孫典輝彬

桓典

典字公雅舉孝廉為郎舉高第拜侍御史時宦官
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非貞父曰案典為御史
非教後者政官作正常乘
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典在御史七年不調後出為郎三遷羽林中郎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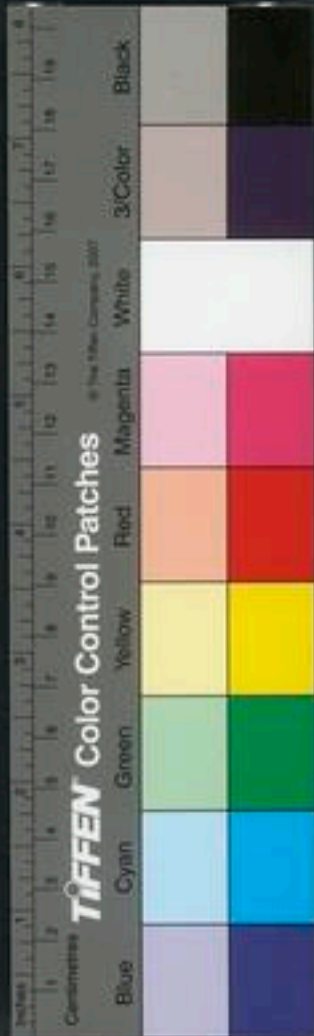
桓彬

彬字彥林少與蔡邕齊名舉孝廉拜尚書郎時中
常侍曹節壻馮方亦為郎彬屬志操與劉歆杜希
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恣之遂章言
彬等為酒黨彬遂以廢卒蔡邕論序其志以為彬
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夙與也以早成為一德彬本
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夙與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任不苟
祿絕高也辭強從眾衆聚操也乃共樹碑而頌

東漢書

桓彬傳

三



焉

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為名儒以取爵位伏氏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伏氏手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憑譽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為己乎

丁鴻 字孺宗 和帝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父緄封陵陽侯鴻從桓榮受尚書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緄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威居憐威幼小而共寒苦及緄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弟威不報既葬遮去

留書與威曰鴻身被大病不任茅土鴻初與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駿遇於東海讓之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於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乃還託國拜侍中肅宗詔與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白虎觀嗟美為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和帝即位遷司徒時竇憲擅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消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臣以為宜改故匡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收憲印綬憲自殺

論曰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
乃秦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絜情以去國並
未始有其讓也未嘗有求讓之名故秦伯稱至德伯夷
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
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至夫鄧彪劉楨
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義
不亦薄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
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
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
於忠愛予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予
徇名者焉

贊曰五更待問應若鳴鍾庭列輻駕堂修禮容

穆穆帝則擁經以從丁鴻翼翼讓而不飾高論

白虎深言日食

張宗 事九或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陽人鄧禹表偏將軍禹軍到
拘邑赤眉大衆且至禹欲引師追就堅城而衆人
多畏賊追憚為後拒宗獨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
難就逸乎一卒單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
行遂留為後拒宗厲軍士堅壁以死當之赤眉
至宗與戰卻之乃得歸營諸將服其勇

法雄 事安帝

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等
寇濱海九郡乃徵雄為青州刺史擊破之每行部

東漢書 法雄傳



錄因徒察顏色多得情偽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遷南郡太守斷獄省火戶口益增郡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為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稍息

滕撫事順帝

滕撫字叔嗣北海劇人為涿令有文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風政修明流愛于人
在事七年道不拾遺順帝末揚徐盜賊起磐牙連歲朝廷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拜九江都尉擊破之

馮緄古本反

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少學春秋司馬兵法家富好施賑赴窮急為州里所歸愛舉孝廉長沙武陵蠻寇掠江陵間拜緄車騎將軍將兵討之時天下饑饉帑藏虛盡每出征伐常減公卿奉祿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輒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懼為所中乃上疏曰勢得容姦伯夷可擬苟曰無猜盜跖可信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緄軍至長沙賊聞悉降監軍張敞承宦官旨奏緄將傳婢自隨會長沙賊復發策免

度尚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除上虞長為政嚴峻明

東漢書度尚傳

六



於發捕姦非吏人謂之神明○遷文安令遇時疫
殺貴人饑尚開倉廩給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
為荊州刺史桂陽賊卜陽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
尚窮追數百里多獲珍寶陽衆猶感尚欲擊之而
士卒驕富莫有關志尚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皆
相與從禽尚乃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還莫不
泣涕尚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
力耳衆咸憤踊徑赴賊屯破平之

楊璉

楊璉字璉平會稽烏傷人舉孝廉遷零陵太守時
蒼梧桂陽得賊攻郡縣賊衆多而璉力弱璉乃特
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

林業即今
囊袋也

及騎拜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殺弓弩剋共會
戰實父曰業已言會戰何用共字蓋乃令馬車居
本是其期字誤作其能時作共也前頃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烧布馬驚奔突賊
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
追逐梟其渠帥即境以清

論曰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攘寢橫緣隙而生
劉人盜邑者不關時月假署皇王者蓋以十數
或託驗神道或矯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長未有
聞焉猶至墨盈四郊奔命首尾若夫數將者並
宣力勤慮以勞定國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
言互及

景風王
別實行以此而推故道難乎以克

贊曰張宗祥禹敷殿後拒殿丁江淮海岱度劉



寇阻其誰清之確尚緄撫璣能用謫亦云振旅
(論曰)鍾鼓非樂云之本而冠不可去三牲非致
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冠而忘本樂之適也適
也調冠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
也修己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
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
東鄰之牲夫患水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
恥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
義養也中興廬江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張奉慕
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
檄而入喜動頰色奉心賤之自恨求國辭而去
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

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
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汝南薛
包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
包夜日號泣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
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
慙而還之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
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
使也田廬取其荒頽者頽也曰吾少時所理意
所戀也冠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
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急建光中徵拜侍
中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為行行信於心而感於
人以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以孝養也若夫



江革劉般歎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撰其行事
著于篇

劉平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本在曠時天下亂弟仲
為賊所殺後賊復至平扶侍其母遮難仲遺腹女
始一歲平抱仲女而養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
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
匿野澤中出求食逢餓賊將烹之平曰粟文少一
平叩頭曰今日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為命願得
先歸食母畢音還就死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
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相謂曰嘗聞烈
士今乃見之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建武初龐參

反攻郡守孫翦平時為郡吏疏泣請曰願以身代
府君賊乃斂兵止曰此義士也遂解去○拜全椒
長人或增贊就賊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
無繫囚惟班詔書而去

王望

王望字慈卿琅邪人遷青州刺史州郡災旱望行
部道見饑者裸行草食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布
粟給其廩音稂音給音日音文音望音也音為作褐衣事
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議罪公卿皆
以為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
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
為義談音也音可音用音此音據音上音下音文音則音不音安音也音今望懷

東漢書

王望傳

九



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嘉意議赦而不罪

趙孝

趙孝字長平河間人斷奇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糲米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

淳于恭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為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

之莽末兄榮將為盜所烹恭請代得免後榮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薰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田畊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何空自苦為恭曰縱我不得他人何傷慙焉不黷幽居養志潛於山澤舉動周旋必由禮度肅宗詔郡遣詣公車除為議郎遷侍中進對陳政皆本道德

江革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少失父獨與母居遭亂負母避難遇賊輒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懇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建武末歸鄉每歲時縣當案比革除以此心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



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
舉孝廉復舉賢良方正轉諫議大夫賜告歸元和
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孝百行之冠衆善
之始也國家每推志士未嘗不及華縣以見毅千
斛賜臣孝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

劉毅

字顯宗子位

劉毅字伯興宣帝玄孫永平元年封居業侯為屯
騎校尉帝欲置常平倉毅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
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能
得其平置之不平帝乃止

劉愷

字和帝安帝

愷字伯豫以當襲毅爵讓與弟憲迺避封久之

章和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
愷猶不出至永元十年和帝下詔聽憲嗣爵乃微
愷拜侍中愷性篤古貴處士每有微舉必先巖穴
論議引正辭氣高雅○元初三年為司徒舊制公
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
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
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
公卿議者以為不便愷曰詔書所以為制服之科
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
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宣義風俗充宜尊
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
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

不可得也。太后從之。視事五歲，補病致仕。時安帝始親政事，陳忠上疏薦愷曰：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將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愷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誠宜簡練卓異，以厭衆望。書奏拜太尉。

周磐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其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廬之舉。及母歿，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齋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術。吾親以沒矣，從物何為遂不應。

蔡順

蔡順字君仲，汝南人。以至孝稱，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順年十母望順不還，乃噉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噉指以悟汝耳。○母終，未及葬，里中火，持燭具舍，順抱伏棺，柩號哭，火遂越燒，宅室太守韓榮召為東閭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圍冢泣曰：順在此，索聞之，每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

趙咨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有孝行，盜嘗夜劫之，恐母驚，迺先至門，迎盜謝曰：老母疾病，須養居貧，朝夕東漢書。趙咨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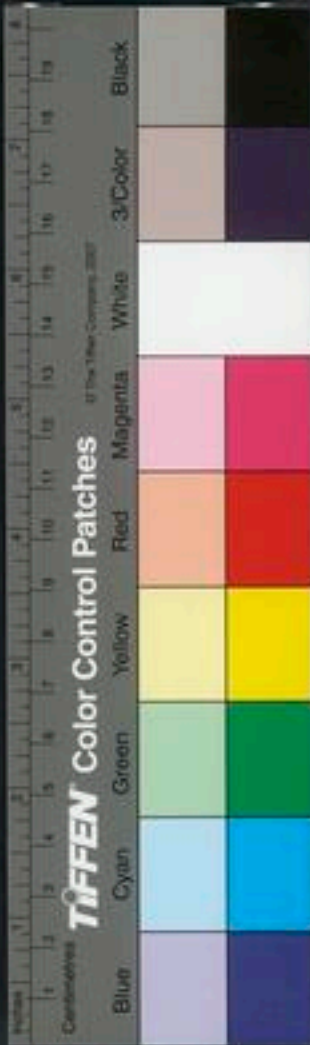
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怒辭
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進以物與之
不及由此知名○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曹
嵩迎謁不為留嵩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
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
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為時人所貴若此○咨
在官清簡計日受奉豪黨畏其儉節疾將終遺書
勅子曰棺槨之造自黃帝始周室復重以繡翼之
飾表以旌銘之儀記曰案文註招復含歛之禮殯
葬宅兆之期棺槨周重之制衣衾稱製之數秩爵
異級貴賤殊等至於戰國上下僭雜晉侯請隧秦
伯殉美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槨之奢

今我但欲制坎令容棺槨平地無墳小子其勉之
時補咨明達

贊曰公子長平臨寇讓生淳于仁惴臣孝以名
居業好讀遂承家祿伯豫遠巡方迹孤竹文楚
薄終畏朽唯速周能感親番神養福

班彪子固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性沉重好古隗囂擁衆
天水彪避難從之著王命論謂西以為漢德承
克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諫力所致欲以感之
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實融以為從事迺為融畫
策事漢總西河以拒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
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帝因



召入見舉茂才○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頌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緜其書彪乃網採前史遺事傳貫其間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議正得失其略論曰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刑世本戰國策摭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此十篇謂史記之從亡紀武功也至於採經據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踈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

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敵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贊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竝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彪復辟司徒府時東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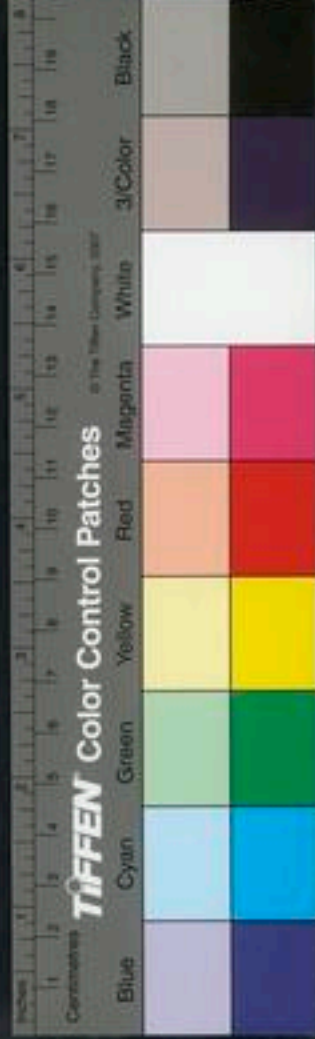


初建師保多闕彪上言曰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公史佚入則太顛闕天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漢興太宗使龔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兼簡其人孰成德苑今皇太子雖結髮學問而得相未置賢才宜博選名儒有感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傅帝納之子固

論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真不違人教文華以繹國典守賤薄而無闕容彼將以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

班固

固字孟堅九歲能屬文及長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永平初東平王蒼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於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載無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未無荆山汨羅之恨蒼納之○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顯宗除為郎典校秘書固以為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世六



未厠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
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
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
為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
思二十餘年迄成時京師修起宮室繕繕城隍而
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
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迺上兩都賦補洛邑
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佚之論其辭曰有西都賓
問於東都主人曰中興洛陽故以東都蓋聞皇
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西都賓也而弗康實
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都其制乎主人
曰未也賓曰漢之西都實曰長安橫被六合三成

帝儀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
也仰籍東井之精術攝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
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迺眷西顧實唯作京圖
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
飾以衆麗故窮奢而極侈建金城其萬雉呀周池
而成洞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雄之域冠蓋如雲
蓋以彊幹弱枝陰上都而觀萬國封畿之內厭土
千里陸海珍藏藍田美玉鄭白之沃衣食之滌隄
封五萬疆場綺分潁膳刻鏤原隰龍鱗次渠降雨
荷申成雲五穀垂穎黍麻敷荼其宮室也體象乎
天地經緯乎陰陽雕玉璣以居璣音裁金壁以
飾瑤室百僚之位蕭曹魏那謀謨乎其上佐命



則垂統鋪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
螫故令斯人揚祀樂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於
祖宗膏澤洽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講
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
發發篇章披理秘文周以鈎陳之位衛以嚴更之
署虎賁贊衣闈尹闈寺陞戰百重各有攸司周廡
千列徹道綺錯輦路經營脩涂飛閣自未火而連
柱宮混建章而外屬設壁門之鳳闕上栝椽而樓
金雀音雀張千門而立萬戶頤陰陽以開闔
於是靈草冬榮神木養生抗仙掌以承露擢堊立
之金莖跌埃墜之泥濁鮮顛氣之清英說通也埃
庶松喬之羣類時游從于斯庭爾迴盛娛遊之壯

觀奮大武乎上園

謂大陳也

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

而講事乘鑿與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廡入苑門六
師發冑雷奔電激機不虛持弦不再控草木無餘
禽獸殄夷於是天子逆登屬王之館應長楊之榭
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然後枚禽會衆論
功賜祿剗鮮野食舉燧命爵饗賜畢勞逸齊大輅
鳴鸞容與裴回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茂
樹陰蔚芳草被堤若錦布綺燭耀乎其陵朝發
河海夕宿江漢風舉雲搖浮遊普覽宮館所歷百
有餘區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採遊童
之歡誼第從臣之嘉頌于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
相屬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